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四十一回　秘笈甜言谋大利 金圈铁笔斗名山

桑青虹道：“ 你有话但说无妨，我还能不信你么？ ” 孟钊作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说道：“ 小姐对小人如此推心置腹，小人就是肝脑涂地，亦是心甘情愿的了。想这两大毒功非同小可，听说老主人当年就是因为练这两大毒功，以致走火入魔的。小姐千金之躯，实是不宜尝试，不如由小人冒一冒这个险，倘若侥幸练成，由我破那贼子的毒掌，小姐从旁便可伤他。小姐当不至于疑心小人是意欲骗取桑家这两大毒功吧？ ” 桑青虹呆了一呆，心道 :“ 原来我所顾虑的他也早已想到了。难得他对我竟是这样死心塌地，甘愿为我牺牲。 ” 要知孟钊是先把 “ 毒功秘笈 ” 交了给她，然后才提出代她练的，桑青虹自是不会怀疑他企图骗取武功。

桑青虹呆了一阵，忽地紧紧握着孟钊双手，说道：“ 孟大哥，你对我这么好，我真不知如何报答你。有个秘密，你也许还未知道，我爹爹晚年已想出了法子消除练这两大毒功的祸害，给我们留下了一套内功心法。不过，我也得对你说实话，这是未经过实际试验的，成与不成，我也不敢说确有把握，不过，懂　得这套内功心法，练那两大毒功，成功的机会总是要大得多了。我、我本来不想你代我冒险的，但我又不想违背我爹爹的禁令。唉…… ” 孟钊连忙抢着说道：“ 小姐你肯给个机会让我为你效劳，这是小人天大的福气！莫说还有练成的希望，即使当真有杀身之祸，小人曾蒙小姐青眼，也不枉这一生了！ ” 桑青虹听了孟钊这番 “ 痴情 ” 的话，不禁大为感动，紧握着孟钊的双手，说道：“ 孟大哥，难得你有这番好意，我也不想辜负你的心事，那你就代我练吧。你练功之时，我和你作伴。我将这套内功心法传授给你。 ” 说罢，将那本 “ 毒功秘笈 ” 又交回给了孟钊，孟钊大喜过望，接过 “ 秘笈 ”，说道：“ 小姐，多谢你对我如此信任，小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桑青虹低声说道：“ 孟大哥，你别再小的小的自称了。从今之后，我是把你当作哥哥看待。要是能报了姐姐的大仇，我、我一定不亏负你的。 ” 说到此处，双颊晕红，言语中己有事成之后，以身相许之意。孟钊禁不住心中怦然而动，几乎就要把实话说了出来，但随即想道 :“ 公孙奇厉害无比，我若背叛了他，立有杀身之祸。何况桑青虹也并非十分美貌，她给我的好处也没有公孙奇给我的多，我跟随公孙奇练成了绝世武功之后，何愁找不到比桑青虹更漂亮更本事的妻子！ ”

原来孟钊是与公孙奇串通了来骗桑青虹的。公孙奇老奸巨猾，他早已定下两套办法，第二套由他先来行骗，失败之后，又再利用孟钊出马，实行第二套办法。

公孙奇聪明绝顶，他得了那本毒功秘笈之后，用心模仿桑见田的笔迹，不消多久，居然给他模仿得维妙维肖，他伪造一本假的秘笈，就叫孟钊利用这本假的秘笈来向桑青虹行骗，不过在假的当中，那练功法门也有两三成是真的，所以，桑青虹看了才一点也不起疑。他伪造的秘笈，假中混真，真中渗假，倘若有人依他的法门练功，不过三月就要走火入魔。他将假的“ 秘笈 ” 交与孟钊拿去行骗，当然是为了提防孟钊背叛他了。饶是如此，他还未完全放心，在孟钊临行之时，他又用 “ 化血刀 ” 在孟钊背心大穴拍了一掌，要是孟钊在三个月的期限之内不回来见他，便要毒发身亡。

孟钊也有孟钊的打算，自从他被珊瑚唾弃之后，他不去仔细想想自己何以被人唾弃的原因，却反而怨恨耿照“ 抢 ” 了他的情人，但他自知本领低微，

决计不是耿照对手，要报复也无从报起。公孙奇知他心事，答应他若是事成之后，就收他为徒，传他绝世武功。这么一来，孟钊对他自是矢忠不二了，何况他还被公孙奇“斫”了一刀“化血刀”。

孟钊对桑青虹所说的那番谎话，就是他与公孙奇两人合编出来的。公孙奇情知桑青虹见过了蓬莱魔女之后，他自己是凶手的事实，决计不能再瞒得过桑青虹了，因此索性叫孟钊在桑青虹面前指责他是凶手，这一着果然巧妙无比，骗得桑青虹再也没有半点疑心。

他们的计划就是由孟钊完全骗到了桑青虹的内功心法之后，就拿去献给公孙奇。这样虽不及有个桑青虹在旁陪练的好，但总胜于得不到内功心法，自己瞎摸。至于孟钊，当他和桑青虹一起的时候，他可以装作练功，其实并不真练，反正桑青虹也未练过这两大毒功，不会知道真假。孟钊可以推说资质鲁钝，这两大毒功复杂深奥，练三个月未见成效，那也是毫不稀奇之事。

且说桑青虹听信了孟钊的谎话，对他是感激无比，不但答应授他内功心法，而且隐隐有以身相许之意。孟钊大喜过望，诚恐夜长梦多，连忙说道，“虹妹，既然那魔女说过还要回来，那咱们可要赶快离开此地了。”桑青虹嫣然一笑，说道：“孟大哥，你说怎么，我今后都会依从你的了。好，这就走吧。”说到此处，忽地顿了一顿，然后问道：“哦，还有一事，未曾问你，碧绢这丫头呢？她不是跟着你的么？”孟钊面上一红，说道：“可怜这丫头命薄，她已经病死了。其实我并非有意于她，只因她是小姐的心腹，我才与她亲近的。这些事慢慢我再向小姐详细陈说，如今还是赶快走吧。”桑青虹笑道：“你不必解释，我对你的心事完全明白，我也不会怪你。”

其实碧绡乃是给孟钊害死的，但桑青虹对孟钊已是样样相信，死了一个丫鬟这样的“小事”，她哪里还会再向孟钊追究？不过主婢一场，也多少有点惋借之情而已。

桑青虹此时便似飘流在水中的一根芦苇，无可依靠，逐浪随风，但求有人拉她一把，她便心怀感激，视同知己了。因此尽管她还不是真的爱上了孟钊，但却在六神无主的精神状态之中，不自觉地把今后的命运交到了孟钊手上。

当下，桑青虹携了那两个贴身侍女，也顾不得收拾东西，匆匆忙忙的便跟着孟钊走了。

待得蓬莱魔女与耿照回到这间屋子，早已是室空人去！蓬莱蛋女叫了一声“苦也！”说道：“要是让青虹再次落入她姊夫之手，却教我如何对得住她的姊姊？”耿照道：“也许还未走远，咱们再去搜搜。”

桑青虹与孟钊早已走小路去得远了，蓬莱魔女在大路上追赶一程，不见踪迹，只得颓然而返，说道：“四野茫茫，却不知她落在何方？说不定她不是落在公孙奇种，而是存心躲避我们，那就更难寻觅了。”耿照也是慨叹不已，但他有更紧要之事在身，却己是无暇抽出更多的时间去寻觅桑青虹了。

蓬莱魔女自己也有许多事情要办，权衡轻重，当前最紧要最迫切的一件事也正是要护送耿照，前往临安。于是说道：“青虹之事，暂且搁它一搁。我本来也要到临安见辛弃疾的，咱们就一路同行吧。照弟，你可知道朝廷的军官，为什么要暗算你吗？”耿照道：“我正是百思不得其解，柳女侠这么问，想必是己知道内情，还请赐告，以释疑团。”蓬莱魔女道：“内情我也还未十分清楚，不过，那背后主使之人，我已是查出来了。”耿照道：“是谁？”蓬莱魔女道：“是当朝宰相魏良臣和禁军统领王俊。另外还有一个当

权太监和他们勾结。这些人处心积虑，要 把你置之死地。”耿照骇然道：“我与这些当朝权贵风马牛不相及，他们何以要谋害我？”蓬莱魔女道：“我也不知其中缘故。但我却知道这些人都是秦桧生前的党羽，推想起来，想必是你父亲那封遗书，惹出了祸来了。”耿照道：“那封遗书我是托辛大哥转托刘锜密呈皇上的。辛大哥决计相信得过，刘锜也是一位忠心为国的将军，怎会有失？”蓬莱魔女道：“宫廷黑幕重重，外人实难猜测，且待我到了临安之后，再给你查究吧。”当下将那日她擒获两个追击耿照的军官之事，告诉了耿照，说道：“我迫问了他们的口供，从他们的口供听来，你的处境实在危险得很。你必须小心在意才好。”耿照这才知道蓬莱魔女与他同行，实是存有保护他的用心。大为感激，连忙道谢。

蓬莱魔女道：“追拿你的这些军官虽是为虎作伥，但念在他们乃是身不由己，奉命而为，咱们也无谓多所杀伤。”耿照道：“不错，冤有头，债有主。咱们要算帐也只能找幕后主使之人。”蓬莱魔女道：“咱们不走官道，绕过城池，避开关卡，可以从栖霞岭偷进临安。

计议已定，便即起程，果然一路之上再也没有碰到麻烦，第三日薄暮时分便已踏上栖霞岭。相传岭上多桃花，每当春暖花开，山色如凝霞，是故得名。此时已是初秋时分，桃花当然是不见了，但林木森森，洞壑玲珑，山泉清冽，奇石嶙峋，名山胜景，仍是处处如画，目不暇接。从山上高处望下去，白茫茫的一片西湖，亦已奔来眼底，白堤苏堤就像两条玉带，横贯湖面。蓬莱魔女叹道：“人云西湖风景甲天下，果是不差。怪不得完颜亮这厮起了投鞭渡江之志。”耿照笑道：“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柳永的一首‘望海潮’，写尽西湖景色。但我总嫌它是靡靡之音。料想辛大哥对此湖山，又当有若干新词，可以胜过柳永的了？”蓬莱魔女默念“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一首诗，不觉百感交集，神思惘然。

两人一面欣赏湖光山色，一面感慨南宋小朝廷贪图逸乐，不思振作，兴致为之大减，正在相对无言，忽听得对面的一个山峰，隐隐传来金铁交鸣之声，蓬莱魔女皱眉道：“不知是什么江湖人物，在此厮杀，当真是渎犯了名山胜景，咱们过去看看。”这时已是将近黄昏时分，暮霭含山，两人施展上乘轻功，悄悄从林木之中穿过，到了对面山头，凝眸一看，只见有个文士模样的中年人，正在与三条大汉，打得十分激烈。

那文士模样的中年人用一对判官笔，对方三条大汉，却用的是一式兵器，左手握短刀，右手拿着一只金钢圈，身材相貌差不多。那文士的一对判官笔盘旋飞舞，点穴的招数奇妙绝伦。但那三条大汉亦是不弱，他们右手那只金钢圈正是克制判官笔的武器，只要给他圈子套着，判官笔非脱手不可；左手那柄短刀，则用作近身搏斗，忽而从圈中穿出，忽而从正面劈来，招数也是武林罕见。蓬莱魔女看得出来，倘若单打独斗，对方那三条大汉，无一是他对手。但如今他们是联手围攻，三柄短刀，三只金钢圈同进同退，配合得妙到毫巅，那中年文士却是不免稍稍屈处下风了。

耿照道：“这几个人的兵器好古怪，柳女侠可知他们的来历么？”蓬莱魔女这时已看得清楚，脸上现出颇为诧异的神色，说道：“这三个人我不知道，那文士我却认得。奇怪，他怎么也来到此间了？”

耿照道：“这人是谁？”蓬莱蚤女道：“是铁笔书生文逸凡。”文逸凡在江南大名鼎鼎，耿照虽未会过，却也听过他的名字，当下说道：“听说此

人倒算得是江南的侠义道，咱们要不要上去助他。”蓬莱魔女沉吟片刻，说道：“且慢。”她心里自思：“当日在千柳庄中，他曾暗中护我，我又曾眼见他与金老怪不和，看来他这侠名不是虚声。论理我该助他一臂之力，但他是江南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物，如今他也还未有落败的迹象，我若冒昧上去，说不定他反不高兴。还有一层，他是我‘爹爹’的朋友，我要是给他发现，只怕还有麻烦。”要知蓬莱魔女对柳元甲的身份已有怀疑，柳元甲是否她的父亲，她亦已不敢断定了。因此在水落石出之前，她实是不愿回千柳庄与柳元甲相见，也不想给柳元甲的朋友发现。

正因为有这考虑，蓬莱魔女就打定主意，倘若文逸凡打得过那三个汉子，她就不出手了。不过，她也是个善恶分明的女侠，为个人的考虑虽有，究属其次，倘若文逸凡当真落败之时，她是决不肯袖手旁观的。

蓬莱魔女暗自思量：“这人骄傲得紧，须得用个什么法子助他，才不伤他颜面？”只见那三个汉子功力竟是极高，金钢圈呼呼挟风，沙飞石走，砸到之处，岩石碰上了一点边，也登时石屑纷飞。蓬莱魔女大为诧异，“哪来的这三个汉子，竟与铁笔书生旗鼓相当？以他们此等功力，我用尘尾作暗器发出，那也是难以伤损他们了。”

心念未已，忽听得文逸凡喝道：“萨老大，你找错人啦，我与你们兄弟有什么过不去的？”年纪最长的那个汉子冷笑道：“谁叫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笑傲乾坤’潜入江南，我只知道你是和他相熟的朋友，你不助我，自是助他，哼，哼，我还能让你向他通风报信么？”蓬莱魔女突然听这汉子提起“笑傲乾坤”的名字，不禁吃了一惊，心道：“怎的华谷涵在江南也有这许多仇家？嗯，我正要打听他的下落，却不知原来这文逸凡和他也是好友。”对这铁笔书生的好感又多了几分。

文逸凡纵声大笑道：“萨老大，你把我文某当作什么人了？我文逸凡岂是出卖朋友之人！嘿嘿，我倒想喝一喝你们这杯罚酒！”判官笔一紧，左笔横拖，右笔直刺，双笔倏地划了一首圆弧，只听得　　之声，不绝于耳，他竟是在一招之间，连攻萨氏三雄，迫退了老二老三，右手判官笔又在一招之间，连刺萨老大的七处穴道。蓬莱魔女暗暗赞好，心道：“铁笔书生果然是名不虚传，他的点穴功夫，足可以与武林天骄匹敌。当今之世，点穴功夫胜得过他们的，恐怕也只有我的爹爹了。”

萨老大阴沉沉他说道：“好个惊神笔法！姓文的，你既立意要喝这杯罚酒，我们也就不和你客气啦！”一声长啸，萨老二、老三两侧袭来，两柄短刀都是从圈中伸出，以金钢圈掩护短刀进攻，近身肉搏，宛如毒蛇吐信，刺铁笔书生文逸凡的双胁。文逸凡知道萨氏三雄之中，老大最强，对这两翼的侧袭，不敢全力应付，当下一笔横胸，滴溜溜一个转身，荡开两柄短刀，身形未定，人己转到萨老大身前，一招“李广射石”，右手笔其直如矢，迁向萨老大插去，萨老大蓦地喝声：“撒手！”金钢圈突然抛出！

耿照看得奇怪，悄声问道：“怎么倒是这姓萨的撒手呢？”话犹未了，蓬莱魔女已是“啊呀”一声，叫道：“不好！”急忙跳了出去。

只见萨老大抛出的那个金钢圈已是套在文逸凡的右手笔上，风车般地急剧旋转，钢铁摩擦，轧轧作响，火星都溅出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老二老三的短刀又己从两侧刺来，萨老大的那柄短刀亦已当胸劈到！老二老三虽说功力稍低，亦非寻常之辈，文逸凡左手那支判官笔无论如何也要应付他们，而且最少也得用上一半以上的气力。这么一来，

他的右手笔已是难以消解金钢圈剧烈旋转所发生的强猛力道！

他甩不开圈子，手腕也有给金钢圈碰折之虞，无可奈何，只好当机立断，连忙五指松开，只听得“ ”的一声，金钢圈仍然是套着那支判官笔，却已飞上了半空！文逸凡不但双笔点穴是门绝技，轻功亦是极高，就在萨老大一刀劈下，间不容发之际，倏地脚跟一旋，身形如箭，向后窜出。他在抛出一支判官笔之后，等于减轻了负担，左手那支判官笔力量大大增强，后窜之时，用力一划，萨老二、老三那两柄短刀也给震落，饶是他们躲闪得快，萨老三的肩头已是被笔尖划过，虽非重伤，也沁出了血珠。

萨老大喝道，“姓文的，往哪里走？”文逸凡只剩下一支判官笔，自知决计抵敌不了萨氏三雄，心中暗暗叫苦。

蓬莱魔女来得恰是时候，她窜身出林，正好碰着那金钢圈迎面飞来，她拂尘一展，卷下了判官笔，尘杆横挥，击落了金钢圈，身形一掠，已拦在萨老大与文逸凡之间。

蓬莱魔女冷笑道：“不害臊么？你们三个打人家一个，分明已是输了招了，还要死缠不休！好，你们既是不知进退，待我来教训教训你们！文先生，请你暂且歇歇，让我也来松松筋骨。”说话之间，把那支判官笔交回了文逸凡。

文逸凡自从成名以来，从未受过如此挫折，接过了判官笔，心里十分难过，本来就想走的，但因他曾经答应过柳元甲给他找回女儿，如今既己见了蓬莱魔女，事情尚未交代，自是不能一走了之，只好等待蓬莱魔女和萨氏三雄这一场的结果了。

其实文逸凡固然是受了挫折，那萨氏三雄也吃了他的亏。比对起来：萨老大的一个金钢圈和文逸凡的一支判官笔同时脱手，但另外萨老二、萨老三的短刀也被震落，萨老三还受了一点微伤，正如蓬莱魔女所说，文逸凡还可以算得是赢了招的。但文逸凡是江南武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一旦受挫，便自觉分外难堪了。

萨老大给蓬莱魔女这么一说，也不禁涨红了面，甚是难堪。蓬莱魔女刚才所露的那手天罡尘式，卷笔击圈，也令他暗暗吃惊。当下萨老大睁大了双眼盯着蓬莱魔女道：“你是何人，胆敢替文逸凡接这碴儿，伸手管我们萨氏三雄的事情？”

蓬莱魔女哈哈一笑，正想发话，忽听得“ ”的一声，原来是那萨老三和耿照交上了手。萨老三刚刚被文逸凡震退数步，且受了伤，满腔怒气正自无处发泄，这时耿照刚好从林中跑出，对着他的方向，萨老三大怒喝道：“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敢来多管闲事？”举起金钢圈，倏地就对着耿照当头砸下。

耿照见他凶神恶煞般地跑来，也早已拔剑出鞘，一招“横云断峰”向上横截，萨老三在他们三兄弟之中，功力最弱，耿照练了“大衍八式”之后，内力却己是大大增强，但虽然如此，萨老三还是稍胜一筹，耿照一剑劈去，与金刚圈硬碰硬地接了一招，登时火星飞溅，金铁交鸣之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耿照虎口裂开，血珠沁出；萨老三也给震得摇摇晃晃，倒退三步。

蓬莱魔女情知耿照不是萨氏兄弟的对手，叫道：“照弟退下！”随即冷冷说道：“你们听清楚我的话没有？你们自称萨氏三雄，我如今就要看看你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快快拾起你们的兵器，我绝不乘人之危，我让你们摆好了阵式再动手。”

蓬莱魔女这话说得尖刻无比，萨老二、老三勃然大怒，齐声喝道：“哪里来的女贼，胆敢如此目中无人？”萨老大忽地说道：“你可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人称蓬莱魔女的柳清瑶么？”蓬莱魔女来到江南之后，曾与江南的武林人物交过几次手，首先是在长江大败“闹海蛟”樊通，一剑单身，杀退数百水寇，击毁两艘盗船；后来又在千柳庄大显身手，力敌群雄。这两桩事情早已是轰动江南，威名远播了。萨老二、老三一听得他们大哥说出“蓬莱魔女”的名字，不禁都是大惊，气焰登时减了。

蓬莱魔女淡淡说道：“不错，你们既是知道我的名字，可还要与我动手么？”萨老大一言不发，先去把那个被蓬莱魔女击落的金钢圈拾了起来，面向文逸凡说道：“文先生，你我的兵器同时出手，这一场算是扯了个直，要是你不服气，咱们尽可约期后会。不过你倘若要趁这机会报一箭之仇，也尽可现在就上，连同这位朋友，咱们一对一再见过输赢。”原来萨老大最担心的是铁笔书生文逸凡中途插手，虽则蓬莱魔女说过要一人上阵，并且讲得清清楚楚是要文逸凡让她打这一场，但文逸凡未曾明白表示态度，萨老大总是难免有所担忧，是以他先用言语挤兑文逸凡，用意其实即是迫他袖手旁观。至于他扯上耿照，说什么以一对一的话，那却是拿作陪衬，故示大方、豪气的了。

文逸凡哈哈一笑，说道：“萨老大，要是你们能在柳女侠手下逃得性命，什么约期后会的话再说也还不迟。”言下之意，即是表示有蓬莱魔女出手，他们三兄弟已是必败无疑，他自然不会乘人之危。

萨老大放下了心上的石头，冷冷说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们有没有机会再会阁下，那是以后的事了。这位朋友呢？”金钢圈一指耿照，蓬莱魔女不待耿照答话，已自冷笑说道：“哪有这许多废话，你们再多三个兄弟，我也只是一人。”

萨老大心里生气，但却是哈哈笑道：“蓬莱魔女，你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我们三兄弟么，在江南也不是无名之辈，你既要掂量我们，我们也只好领教你的高招了。胜败未定，谁也不必目中无人。”他心里生气，但却也有几分欣幸，几分兴奋，心想：“幸亏这魔女心高气傲，否则别说文逸凡插手了，她若与这使剑的小子联手，以二敌三，只怕我们也难应付。这魔女的身份比华谷涵的身份又更重要，倘若我们能将她一举除掉，这功劳就更大了。”萨老大虽然震于蓬莱魔女之名，但他自恃他们三兄弟刀圈配合，妙到毫巅，出道以来，从未败过，所以还在打着如意算盘。

这时，萨老二、老三也已拾起他们被文逸凡震落的短刀，三兄弟站了一个品字形，凝神注视蓬莱魔女，候她出招。江湖规矩，主须让客，这萨氏三雄是江南大有身份的人物，不愿抢先出手。

蓬莱魔女冷冷一笑，将拂尘朝天一拂，喝道：“领情了，出招吧！”这拂尘朝天一拂，击向虚空，可以说是她已出了招了，但实在却是让回对方先占出招之利，“礼貌”之中暗含藐视。萨老大以强敌当前，十分持重，他的两个弟弟已是按捺不住怒气，齐声喝道：“你这魔女欺人太甚！”金钢圈套着短刀，已从两翼猝然袭来！

这两人猝然发难，攻势极猛，哪知蓬莱魔女出手比他们更快，她是“敌不动，己不动，敌一动，己先动。”萨老二、萨老三的短刀一亮，刚自圈中穿出，蓬莱魔女已是拂尘一展，后发先至，朝着萨者二的虎口拂来，萨老大叫声“不好”，横肱一撞，力度用得恰到好处，把老二撞过一边，却没受伤。

萨老大金钢圈一举，正要还招，蓬莱魔女蓦地一个转身，迅逾飙风，又己到了萨老三身边，一招“天河织锦”，尘尾散开，万缕千丝，向萨老三当头罩下。

萨老三霍地一个“凤点头”，蓬莱魔女忽觉背后金刃劈风之声，萨老大金钢圈亦已砸到，萨老二的短刀跟着刺来，幸而他们来得及时，蓬莱魔女这一招杀手才未敢使满。但饶是如此，只见蓬莱魔女拂尘向上一提，萨老三的一丛头发已被她绞脱，便如乱草蓬飞，随风飘散，萨老三的头皮也被撕去了一小片，沁出了血丝。蓬莱魔女拔身一耸，陡然飞起，萨老二的短刀从她鞋底划过，萨老大一招“举火撩天”，金钢圈向上便砸，蓬莱魔女喝声“来得好！”身形落下，佩剑已是出鞘，左手拂尘，右手长剑，拂尘卷去，萨老二的短刀缩回，长剑一挑，“　”的一声，却和萨老大的金钢圈碰个正着，萨老大连退三步，蓬莱魔女已是站稳身形。

但蓬莱魔女站稳身形，萨氏三兄弟亦已布成合围之势，老二老三受了教训，再也不敢鲁莽冒进，由萨老大从正面主攻，他们二人从旁配合，三个金钢圈旋转如飞，波浪般一圈圈地向前推进，三柄短刀则如毒蛇吐信，伸缩不定，待机而啮。蓬莱魔女心道：“他们的圈里套刀招数果然奇妙，怪不得铁笔书生文逸凡也要在他们手里吃亏。”

萨老大沉稳进击，强夺先手，金钢圈劈面砸来，蓬莱魔女身形微晃，长剑一招“金针度劫”，剑尖从萨老大肋旁倏然穿过，虽未刺个正着，萨老大已是吃了一惊，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的拂尘又已荡开萨老三的短刀，右手青钢剑的剑尖指到萨老二的“期门穴”。她在一招之间，向萨氏三兄弟同时使出杀手，迫得他们又不得不再次转攻为守，但蓬莱魔女也未能将他们联防之势击破。

双方越斗越烈，金光闪烁，剑气纵横，远远望去，就似一道银虹在金色的波浪之中翻腾穿刺，那柄拂尘，又似乌龙探爪，压在金波银虹之上，盘旋飞舞。双方的攻守都是快到极点，人影都已分辨不清。这一场恶战直看得耿照目瞪口呆，动魄惊心，暗暗为蓬莱魔女担忧。文逸凡却约略可以看出蓬莱魔女是踏着九宫八卦方位，在敌人环击之下，进退自如，稳稳握了先手（主动），已是立于不败之地。

文逸凡平生自负，此际对蓬莱魔女也不禁暗暗心折，想道：“怪不得北五省绿林推她为首，原来果然是有过人的本领。柳元甲这老儿倒是真好福气，有一个这样本领高强的女儿！哎呀，不妙，她武功越强，只怕祸患越大。”

你道文逸凡何以有此想法？原来文逸凡对柳元甲早已有所怀疑，他自愿出来替柳元甲寻找女儿，也是别有打算的。这时他已无心观赏这武林中难得一见的恶斗，只是低下头来暗自寻思：“我虽未拿获柳元甲私通金国的真凭实据，但他与金国的国师金老怪交往如此亲密，无论如何，总是难以自圆其说。金国大军渡江在即，倘若他们两父女来个里应外合，这可如何是好？闻说北方的武林人士，也有不少是受了金虏的威胁利诱，暗地里卖身投靠了的。她以北五省绿林盟主的身份，独自潜入江南，此事亦是可疑。莫非她与她父亲早已串同，有了预谋，此次特来与父亲同商‘大计’？”

文逸凡越想越疑，蓦地一咬牙根，心道：“常言道得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何况此事关系大宋存亡，我虽然未有他们两父女通番卖国的实据，但既有可疑之处，就不可不防！我宁可冤枉了他们，也绝不能教他们的奸谋实现！罢，罢，不如趁这机会就除了她，也等于是斩断了柳元甲的一条

臂膊！”

耿照正在看得出神，忽听得耳畔似有异声，回头一看，却原来是文逸凡正因心里紧张，不自觉地咬得牙齿格格作响，脸上的肌肉也绷紧得似拉满了的弓弦，耿照见他这副样子，吃了一惊，就在此时，文逸凡已是跨出一步，但也似乎心里还在踌躇，这一步是慢吞吞地跨出去的。

耿照慌忙将他拦住，说道：“文先生，柳女侠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她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就让她代你报仇吧。”原来耿照只道文逸凡的咬牙切齿，乃是为了刚才所吃的亏，因此痛恨敌人，想上去助蓬莱魔女一臂之力。这时蓬莱魔女已是完全占了上风，连耿照也看出来了，但他却以为文逸凡尚未看出，生怕文逸凡上去帮忙，蓬莱魔女反而不悦，令他难堪。

文逸凡呆了一呆，好半晌才弄清楚了耿照的意思，不觉脸上一红，想道：“不错，大丈夫理当恩怨分明，她如今乃是替我对付敌人，我岂可在她背后插上一刀？我即使是要除她，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这么一想，便即把跨出去的脚步又缩回去，将错就错，一笑说道：“老弟，你眼力果然高明，柳女侠的确是无须咱们相助了。”蓬莱魔女做梦也想不到文逸凡曾起过除她的念头。她全神贯注地对付萨氏三雄，对文逸凡的言语行动，根本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其实蓬莱魔女与铁笔书生乃是各有所长，但她对萨氏三雄却稳占上风，好像比铁笔书生文逸凡高明许多，这是因为两个原故，第一、萨氏三雄对了文逸凡一场，精神气力耗损不小，萨老三还受了一点轻伤。蓬莱魔女以逸敌劳，自是占了便宜；第二、蓬莱魔女武学深湛，人又聪明之极，萨氏三雄最厉害的本领乃是他们三位一体、配合得妙到毫巅的神奇招数，蓬莱魔女在旁边先看了一场，对他们的看家本领已是心中有数，因此一交上手便能应付裕如，招数上也并不吃亏。但虽然如此，她以一敌三，而能稳占上风，那也是极不容易的了。

萨氏三兄弟配合有素，虽露败象，招数仍是丝毫不乱，三个金钢圈首尾相联，俨如布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守得极为沉稳，他们那三柄短刀还不时似毒蛇吐信一般，从金钢圈中伸出来攻击。文逸凡此时已打消了乘机暗算蓬莱魔女的念头，在旁全神观战，只见那萨氏三雄固然是大汗淋漓，蓬莱魔女的俏脸也已是白里泛红，看得出她的真力亦己消耗不少。文逸凡不禁心中一凛，“如此下去，只怕要两败俱伤！”他心里刚自暗暗叫了一声“不好”，却忽地又哑然失笑，“这有什么不好？她是柳元甲的女儿，若当真是与萨氏兄弟两败俱伤，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也省得我多费气力除她。”

心念未已，忽见蓬莱魔女剑法一变，脚踏九宫八卦方位，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那柄拂尘也挥舞得矫若游龙，配合剑招，向那萨氏三雄频施杀手。原来蓬莱魔女此时已是摸透了对方的路数，想出了破敌制胜的方法，她以一柄拂尘对付萨老大，七成以上的剑招却用来攻击萨老三，意欲先击破最弱的一环。她的轻功远较萨氏兄弟高明，使出奇诡莫测的剑法，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果然不过片刻，便把对方的步法打乱，使得他们三兄弟各自为战，再也不能似初时之配合得妙到毫巅了。

激战中，只听得“　　”的一声，萨老三手腕中剑，短刀坠地，萨老大金钢圈火速砸来，蓬莱魔女长剑一指，碰着金钢圈的边缘，剑锋反弹，蓦地反向萨老大腋下的“期门穴”刺去，“嗤”的一声，把萨老大的衣襟划破，幸而他躲闪得快，剑未曾刺正穴道。萨老大一声呼啸，短刀飞出，蓬莱魔女退

后三步，横剑一削，将迎面飞来的短刀削为两段，但萨氏三雄已是一同退下，如飞疾走了。

蓬莱魔女要盘问他们与华谷涵结仇的原故，不肯就此放过他们，大喝一声：“往哪里走？”登时使出绝顶轻功，飞身掠起，向他们扑去。

蓬莱魔女获胜之后，一时也是过于轻敌，以为萨氏三雄已是黔驴技穷，故而放胆追去。哪知萨氏三雄还有最后一手绝招，而蓬莱魔女的飞身扑击也正是犯了武学之忌。就在她凌空扑下之际，萨老大猛地喝道：“咱们与她拼了！”三兄弟同时扬手，把金钢圈飞了出去。

这一手绝招名为“三转法轮”，只见金光灿烂的三个圈圈，风驰电掣般的向蓬莱魔女飞来，一上一下一中，上面这个金刚圈套向她的颈项，下面这个金刚圈套向她的脚踝，中间这个金钢圈则砸向她的背心，就像他们在平地作战一般，三个不同的方位，配合得妙到毫巅！

但若是在平地之上，蓬莱魔女还可以从容应付，此时她身了悬空，却是极难闪躲，而且金钢圈又是沉重的兵器，不比普通体积微小的暗器容易击落。

眼看金钢圈便要套上，就在这性命俄顷之间，蓬莱魔女使出卓绝的惊人功夫，身子一翻，身形拳曲，蓦地剑尖向上一指，“叮”的一声，恰恰碰着金钢圈的边缘，将它挑高少许，一个筋斗翻了过来，弓鞋一蹬，又把下面这个金钢圈撑开少许，蓬莱魔女身子悬空，就在上下两个金钢圈的缝隙中穿了过去，撑开的缝隙，恰恰容得下她打侧的身形。

但还有后面那只金钢圈亦己飞到，蓬莱魔女拂尘反手一挥，刚刚打出，文逸凡早已叫道：“柳女侠，你已胜了这场，穷寇莫追，让我与他们再决雌雄吧！”蓬莱魔女的拂尘未曾卷上，文逸凡己飞出一支铁笔，将那只金钢圈打落。

萨氏三雄在与蓬莱魔女交手之前，早已说过，他们与文逸凡之间的帐还未算了，只不过暂作扯直，未见输赢，以后还要约期再斗的。如今文逸凡是在莲莱魔女获胜追击之际出手的，虽然来得匆促，但却不算违背他的诺言，并非联手对敌。他特别揭明这点，一来是维持自己的身份，二来也顾全了蓬莱魔女的面子。

萨氏三雄在金钢圈飞出之际，亦已想到这最后一招虽然厉害，但也未必就伤得了蓬莱魔女，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反击，毋宁说是掩护逃走，所以，他们金钢圈一脱手，脚步亦已是疾走如飞，对文逸凡的“叫阵”根本就没有回答。

蓬莱魔女落下地来，只见那三只金钢圈还在地上滚动，轰轰之声，震得耳鼓都嗡嗡作响，辗过之处，留下了约莫三寸来深的轨迹。过了好一会，这三只金钢圈各自碰上了岩石，才停止转动，倒了下来。蓬莱魔女见了如此威力，心中也不禁骇然。正是：

霍霍剑光寒敌胆，金圈铁笔两争雄。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错疑侠女拼生死 始识奸谋辨友仇

蓬莱魔女对文逸凡好生感激，暗自想道：“要不是铁笔书生这飞笔一掷，我那悬空一拂，只怕未必能消解萨老大从背后砸来的那只金钢圈的猛势，即使我不至受伤，只怕最少也要损耗一年功力了。”但蓬莱魔女功力虽未受损，亦已疲累不堪。此时，在恶斗过后，蓬莱魔女真是恨不得立即找个地方休息，静坐吐纳，好恢复精神。不过，她却尚未有空闲休息，于理于情，她还必须与文逸凡叙话。

这时，文逸凡也已拾起了他那一支铁笔，来到蓬莱魔女面前。蓬莱魔女笑道：“文先生，多谢你助了我一臂之力，咱们虽然未能截住那三个恶贼，却也缴获了他们的兵器，哈哈，这三只金钢圈最少有五成金子，咱们也发了点小财了。”

文逸凡好像并不欣赏她的风趣，神情淡漠得很，冷冷说道：“我也多谢你替我接了这场。”‘一报还一报’咱们算是扯了个直，彼此不必领情。”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心道：“一报还一报，这算是什么话？这铁笔书生，那晚在千柳庄之时，对我暗中关顾，甚是热心，怎的此时在我助他脱险之后，却反而这样冷淡起来了？嗯，难道他是因为曾吃了萨氏三兄弟的一点小亏，自觉汗颜，故作倨傲么？这样的骄傲也未免太过了！”蓬莱魔女是有点儿不悦，但她毕竟是个性情豪迈的女中英杰，也不怎样放在心上，当下说道：“不错，同道中人，彼此相助，理所应当，不值挂齿。我想请问文先生，萨氏兄弟是何等样人，听他们的口气，他们是要去寻找笑傲乾坤华谷涵，似乎意欲对华谷涵有所不利，这又是怎么回事？”

文逸凡仍是那副淡漠的神气，说道：“你问我的事情，我也正要查究。至于那萨氏兄弟是何等样人，柳盟主，你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可不是江南的武林盟主，对江南的武林人物，似乎不必大过关心。”蓬莱魔女又是一怔，心道：“这铁笔书生怎的越说越不客气了？青枝绿叶，同是一家，武林一派，江湖豪杰，何分江南江北？”

蓬莱魔女正想发话，文逸凡已又抢先说道：“我倒想先请问柳姑娘一件事情，不知柳姑娘可怪我冒昧？”蓬莱魔女道：“我决无地域之见，文先生要问何事，我若知道，自当回答。”文逸凡道：“请问柳姑娘与千柳庄柳庄主是怎么个称呼？”蓬莱魔女更是不悦，心道：“这铁笔书生也未免太好管闲事了？”当下说道：“不知文先生何以要知此事？”文逸凡道：“柳庄主正要寻觅你，据说你是他女儿？”蓬莱魔女只得说道：“不错，柳庄主正是家父。文先生可是受了家父之托，故此要我证实我是他女儿么？但请转告家父，我暂时是不想回千柳庄的了。”

要知蓬莱魔女虽然业已发现柳元甲的若干可疑迹象，与他是否父女，她自己也还不敢断定，但这些有关她生身之谜的疑团，总不便与一个初初相识的人倾谈，何况在她心目之中，文逸凡乃是柳元甲的好友，她又怎能向文逸凡说柳庄主‘似乎’是我的父亲，但我还不敢断定呢？是以她只好不加一句解释，承认她是柳元甲的女儿了。

文逸凡心头一震，寻思：“她果然是柳元甲的女儿，宁枉毋纵，这可迫得我非除她不可了。”但他并未拿到柳元甲“父女”通敌叛国的铁证，却是不便就用这个题目，“名正言顺”地声讨其罪，当下，想了一想，又再问道：“你为什么不回千柳庄？”

蓬莱魔女本已有几分不大高兴，听他问个不休，心中更是不悦，“这铁笔书生怎的如此啰嗦，令人讨厌！”她生怕文逸凡继续纠缠，劝她回千柳庄去，于是不自觉的便眉头一皱，淡淡说道：“回不回去，这是我私人的事情，对不住，我还有点事情，请恕失陪了！”心想：“你不肯告诉我笑傲乾坤的消息，我只有自己到临安向辛弃疾打听了。”

哪知她刚刚迈出脚步，文逸凡忽地身形一晃，已是拦在她的面前，叫道：“且慢！”蓬莱魔女愕然止步，峭声说道：“文先生有何指教？”

文逸凡铁笔一指，说道：“不敢。我倒是想请柳盟主指教！”蓬莱魔女面色一变，说道：“这是什么意思？”文逸凡打了一个哈哈，说道：“柳姑娘，你是北五省绿林盟主，来到江南，上次在千柳庄稍露身手，技压群雄，文某十分佩服。可惜上次我未有机会向你讨教，如今幸得相逢，想柳盟主也不会吝惜几招？”

蓬莱魔女只道文逸凡是要为江南武林争个体面，寻思：“我只道这铁笔书生乃是侠义中人，却原来也是如此量窄？”便道：“我来到江南，并非以北五省绿林盟主的身份而来，未及具备拜帖，拜谒江南的武林前辈，实是抱歉之至，容后补过。文先生铁笔点穴的绝技，我是十分佩服，甘拜下风。请恕我有事在身，不能奉陪了。”文逸凡早已亮出双笔，拦住去路，说道：“你有什么事如此急？无论如何，也得请你指教几招！我最讨厌虚伪的客气，彼此未经较量，谁要你甘拜下风？”

蓬莱魔女气往上涌，几乎就要骂了出来，“你这酸丁才是讨厌！岂有此理，纠缠不休，难道我还怕你不成？”蓬莱魔女也是心高气傲之人，当下忍无可忍，便即说道：“文先生既是定要与我较量，那便请文先生赐教吧。咱们点到即止，胜败都只是乐个哈哈！”

文逸凡道：“好说，好说，但既经交手，自当各展所长。柳盟主，你大可不必客气！”笔尖一起，嘶嘶带风，一招“直指天南”，己是双笔齐出，疾点蓬莱魔女的“云台”、“璇玑”、“气海”。“涵谷”四处大穴！

蓬莱魔女大吃一惊，不仅是为了文逸凡铁笔点穴的神妙，而是因为他所点的这四处穴道，都是人身的死穴！蓬莱魔女本以为他是同道试招，最多不过好强争胜而已；哪知他一上就施杀手，竟然是要性命相搏的神气！

蓬莱魔女吃惊之下，也给他激起了怒火，心道：“岂有此理，我给你助阵，击败了那萨氏三雄，你反而恩将仇报，竟想伤我性命！不给你一点厉害瞧瞧，你只当我柳清瑶是好欺负的了。”

剑光笔影之中，只见蓬莱魔女柳腰轻摆，使了“风刮落花”的身法，文逸凡的一对判官笔几乎是贴着她的肋旁穿过，却没刺着，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已如蜻蜓点水，海燕掠波，绕到文逸凡侧面，文逸凡双笔点空，蓬莱魔女立施反击，青钢剑扬空一闪，抖出了三朵剑花，剑尖晃动，似左似右似中，左刺“白海穴”，右刺“乳突穴”，中刺“伏兔穴”，剑势之飘忽奇诡，当真是难以捉摸。但她剑尖所刺的这三处穴道，两处是麻穴，一处是晕穴，却并非致命之所。

文逸凡也不由得赞一声“好！”左笔一抬，一招“倒打金钟”，横砸出去，脚下也同时踏出“移形换位”的步法，绕过一边，只听得“ ”的一‘声，铁笔与青钢剑相交，溅出了火花点点，但饶是文逸凡解拆得宜，闪得又快，蓬莱魔女的剑锋趁着那一荡之势，倏然划到，随在那“ ”的一声之外，接着“嗤”的一响，文逸凡的衣襟仍是不免给她的剑锋刺穿了一个小洞。

按理说文逸凡已是输了一招，就该罢手，蓬莱魔女正想说声“承让！”哪知文逸凡双笔挟风，又己是迅雷闪电般地朝着蓬莱魔女戳下，比前一招更为凶狠，更为凌厉！

蓬莱魔女刚刚被他的铁笔硬碰了一下，虎口尚自隐隐作痛，恼怒之下，拂尘一甩，要把文逸凡的一支判官笔卷出手去，哪知力不从心，竟是卷它不动，文逸凡的另一支判官笔疾地点来，蓬莱魔女“霍”的一个“凤点头”，避是避开了，但听得“叮”的一声，蓬莱魔女绾发的一枚玉蝴蝶却已被他的笔尖挑落！

文逸凡叫道：“衣破钗坠，各不吃亏，再来，再来！”猱身复上，运笔如飞，笔笔指向蓬莱魔女的三十六道大穴！蓬莱魔女气怒非常，却也只好小心招架。

十余招一过，文逸凡越来越狠，杀得莲莱魔女只有招架之功，竟无还手之力。论本领其实是蓬莱魔女还胜过铁笔书生一筹的，只因她在恶斗了萨氏三椎之后，己是精疲力竭，未得时间休息，怎禁得起立即又来一场恶斗？铁笔书生文逸凡虽然也经过了一场恶斗，但他在蓬莱魔女接手之后，却得有时间休息，气力虽未完全恢复，毕竟是比蓬莱魔女好得多了。

耿照初时也以为他俩只是较技试招，越看越觉得情形不对，慌了起来，连忙叫道：“两位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认真？两位试了这许多招，不分上下，我看也可以罢手了。”

文逸凡“哼”了一声，道：“谁和她是自己人？你要是瞧着不服气，你也和她并肩子上吧！”文逸凡丝毫不知耿照来历，把耿照当作蓬莱魔女的党羽，亦即是和柳元甲同属一路的人。耿照一出场时，曾与萨老三对过一招，文逸凡看出他的武功，虽然亦非泛泛，但比起他来，那还差得太远，在蓬莱魔女已是力竭精疲的情形之下，添多这么一个耿照，也算不了什么，故而他索性把耿照也卷入漩涡，出言向他挑战。

耿照却不愿糊里糊涂卷入漩涡，他呆了一呆，又是惊奇，又是气愤，半晌说道：“文大侠，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柳女侠是什么人？她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她……”正要说出她是在敌后抗金的女英雄，忽地想起这是一个秘密，文逸凡在江南虽有侠义之名，但这不过是耳闻而已，他为人究竟如何？自己实未深知，蓬莱魔女的秘密身份该不该向他泄露，耿照就不由得不加以考虑，稍稍踌躇了。

文逸凡又是“哼”了一声，说道：“她是什么人，只怕我比你还知得清楚。你若要给她助阵，那就快上！否则，你就挟着尾巴滚吧！”耿照大吃一惊，心道：“怎么他知道了柳女侠是什么人，还要如此凶狠，看来己不是试招，而是要把她置于死地了。难道他——”耿照反而怀疑起文逸凡是私通金国的了。

蓬莱魔女冷笑道：“如今我才知道大名鼎鼎的铁笔书生原来是这么样的一个大侠！真想不到你心胸如此狭窄，好呀，我今日算是认得你了！咱们就拼个死活吧，照弟，你走吧，你见了华大侠，可以告诉他，他交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好朋友！”

文逸凡心头一动，“哦，原来他们也是认识华谷涵的。她骂我心胸狭窄，这又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他接连转了好几次念头，初时想待自己见到了华谷涵之后，查清楚了蓬莱魔女的底细，再决定是把她作友还是作敌，但又怕错过了这一机会，蓬莱魔女若真是敌人的话，以后再想除她，那可是千

难万难了。

文逸凡心念未已，蓬莱魔女已是剑招一变，着着抢攻，连施杀手。她是把最后的一点气力集中起来使用，拼着与文逸凡斗个两败俱伤，即使命丧他手，至少也要在他身上刺一两个透明的窟窿！

文逸凡在她强攻之下，无暇再去思索，急忙加紧双笔的招数，与蓬莱魔女又恶斗起来。他是个武学大行家，一看就看出蓬莱魔女是打着“两败俱伤”的念头，心想：“我已是胜券在握，何必急于与你拼命？待你这一点气力都消磨尽了，还怕你逃出我的掌心？”于是转用以守为攻的战术，双笔盘旋飞舞，遮拦得风雨不透！蓬莱魔女一鼓作气，强攻不下，锐气便衰，不久又是险象横生，比前更甚。

蓬莱魔女正要咬破舌尖，强提真气，施展最后的几招杀手，耿照拔出剑来，也正想不顾一切，冲上去给蓬莱魔女助阵，就在此时，忽听得一个十分刺耳的声音叫道：“住手，住手，文大侠，你怎么与柳女侠打起来了！”

蓬莱魔女抬眼望去，只见一个身高七尺，形容古怪的汉子，疾奔而来。蓬莱魔女认得这人，正是曾替华谷涵给她送礼的那个白修罗。

文逸凡怔了一怔，招数略缓，仍未停手，说道：“白修罗，你主人呢？”

白修罗道：“我兄弟二人，正是奉了主人之命，要分头去寻访你们二人，还有一位耿公子的。难得你们今日凑巧便在一起，快快住手，我主人有话，要我转告你们两位呢！”

话犹未了，只见又是一个怪人疾奔而来，和白修罗长得一模一样，不过白修罗是肤色如雪，后来这个怪人则是其黑如墨，蓬莱魔女虽未见过，也知此人定是白修罗的弟弟黑修罗了。这两个怪人过去横行江湖，武功奇高，对黑道白道，全不买帐，后来不知怎的，给笑傲乾坤华谷涵收服，做了他的仆人，对华谷涵甚是忠心。

黑修罗胁下还挟着一个人，是以稍后才到。文逸凡看了，不觉大为惊异，原来黑修罗胁下挟着的那个人，不是别个，正是萨氏三兄弟中的萨老三。同时，文逸凡也注意到了，白修罗与黑修罗身上都受了几处伤，白修罗因为肤色如雪，鲜血染红皮肤，更是明显。想必他们二人是与萨氏三雄交手之时，所受的伤。

文逸凡心想：“这两兄弟来得正好，且待问清楚了再说。他们是华谷涵的仆人，决没有与我作对之理。”当下便跳出圈子，但手中仍是提着双笔，注视着蓬莱魔女，小心戒备。蓬莱魔女不再理他，迳向黑自修罗发话道：“哼，你们的主人交的好朋友！”

黑白修罗不知内里情由，不敢答话，此时耿照已走过来，带点疑惑的神气，问道：“两位说要找一个姓耿的，不知是什么人？”白修罗翻起一双白眼，打量了耿照一下，见他的相貌、年龄与主人所说的甚为符合，便即问道：“阁下高姓大名？”耿照道：“小弟正是姓耿，单名一个照字。”白修罗哈哈笑道：“这可真是巧极了，原来你就是耿照，我们所要找的那位耿公子就正是你了！”

文逸凡大吃一惊，呆了半晌，忽地“啊呀”一声叫起来道：“你就是金虏所要缉拿的耿义士么？当真是失敬了，失敬了！请恕文某有眼无珠，适才言语之间，实是太过无礼了！”原来文逸凡是江南侠义道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对北方沦陷区的抗金动态，素来留意，耿照被金廷列为钦犯，绘了图形，在各处通都大邑悬挂，悬赏缉拿，南北虽因长江阻隔，消息难通，但这样轰

动一时的大事，文逸凡当然是早已知道的了。不但知道，他还得了一张绘有耿照图形的赏格告示，所以他刚才己觉得耿照的相貌有点似曾相识，不过因为那张赏格没带在身边，不能拿来对照，而且又正是在和蓬莱魔女激斗之时，无暇考查他的身份，是以虽有点疑心，却还不敢断定他就是耿照。

耿照淡淡说道："文大侠的侠义声名，我也是久仰的了，嘿嘿，久仰的了！大汉男儿岂能在金虏铁蹄之下忍辱偷生？一有机缘，自当尽忠报国，这是份所应为，值不得文大侠夸奖。晚辈如今归回故国，但愿得文大侠曲予优容，那已是感激不尽了！"耿照尚自有气，言语之中，隐隐含着讥刺。文逸凡心中暗暗嘀咕："他说的什么'曲予优容'之类的话，那自是指我刚才对付蓬莱魔女之事了，这魔女与耿照一道，她又是笑傲乾坤的朋友，哎呀，这样看来，只怕我当真是冤枉了她了。"

白修罗莫名所以，笑道："三位想必是有些什么误会了？好在都是自己人，有甚结子，都可解开。今日真是般般凑巧，主人要我们向你们三位通报消息，对文先生并有请托。我们正愁。你们三位各在一方，怕消息不能及时送到，谁知你们都已会在一起！更巧的是，与我们要办之事也有点关系的这个萨老三亦己落在我们手中了。"

文逸凡道："华大侠有何事要我效劳？"白修罗笑道："实不相瞒，敝主人因为文大侠是一位最热心的朋友，他正要请托你帮忙帮忙他的两位朋友。"文逸凡道："哪两位朋友？"白修罗哈哈笑道："文大侠还不明白吗？就是你眼前这两位朋友——柳女侠与耿公子。谁知你与柳女侠却先打了起来，这可真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了！"

蓬莱魔女满不高兴，"哼"了一声道："我要他帮什么忙？"耿照心中一动，却道："官家的人要谋害我，是否华大侠已知内里情由，故此转托知交，给我帮忙？"白修罗道："这位萨老三是当朝魏太师的心腹，两位不知因何事得罪了魏太师，魏太师正在设想方法，要把两位拿解京师呢。此事让萨老三说个明白吧。"

黑修罗解开了萨者三的穴道，喝道："魏良臣名为良臣，实是奸臣，他派你们三兄弟出来，为了何事？快说！"萨老三冷笑道："我只佩服本领比我高强之人，我今日若然没有受伤，决不至于落在你的手中。嘿，嘿，你本领未必胜得过我，却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吗？你迫问口供，我偏不说！"萨氏三兄弟是江南武林中的一流人物，这次因为在苦斗蓬莱魔女之后，丢了兵器，力竭筋疲，这才败给黑白修罗，但黑白修罗也还要受了点伤，方能把萨老三擒获。萨老三心里自是极不服气。

黑修罗怒道："我可以把你放走，待你养好伤后，再与你较量较量。但我要知道的事情，却不能让你伤好之后再说！江湖汉子可得放漂亮一些，我给你敬酒你不喝，就只能请你吃罚酒了！我的分筋错骨手法，想你也知道厉害！"

黑修罗言下之意，即是要与他公平交易，只要他肯吐出秘密，便可将他放走。这本来已是给了萨老三一个人情，但他说话太不客气，萨老三却咽不下这口气。可是黑修罗也说得清清楚楚，若然他不依从，就要用"分筋错骨"手法将他炮制，萨老三又气又惊，心里自思："'分筋错骨'比任何刑法都要残酷，倘若被他这么整治，那就当真是生不如死了。但我萨老三也是个响

的汉子，若在他酷刑威胁之下低头屈膝，以后还有何面目行走江湖？"不过，他一想到这"分筋错骨"的厉害，又不禁心头颤栗！是屈服呢？还是

硬充好汉？一时之间，实是难以决定。

正在萨老三心意踌躇之际，文逸凡忽地微微笑道，“黑修罗，这位萨老三哥本是我的朋友，请你不必插手管这件事，让我和他说说。”

当下，文逸凡拍拍萨老三的肩头，笑道：“我与你们兄弟交情本来不薄，我却不知你们已投到魏良臣门下，这次你们是奉命而来，我也不能怪你。我文某人的这双铁笔，生平还未受过挫折，今日却和你们兄弟打成平手，我对你们的金钢圈套刀的奇妙招数也是佩服得紧，决不敢把你当俘虏看待。你可愿顾念昔日交情，给老朋友说说实话，以释我心里疑团吗？”

萨老三正自害怕黑修罗的酷刑，又不甘太过屈辱，如今得文逸凡这么一说，替他保持了体面，正好藉此自下台阶，当下便道：“文大哥，多谢你把我萨老三当作朋友，你武功远胜于我，又是我佩服的人，我当然不能在我所佩服的朋友面前有所隐瞒，文大哥，你想要知道的，我都告诉你好了。”文逸凡道：“很好，那就从今日之事谈起吧。”

萨老三道：“并非我们兄弟和笑傲乾坤有甚冤仇，实不相瞒，这是魏太师的密令，要我们将他缉获，拿解京师的。”黑修罗禁 不住又冷笑道，“凭你们这三块料子，就拿得了我的主人？”

这回萨老三倒没有给他激怒，平心静气他说道：“黑修罗，你这话倒也不假，你两兄弟是他仆人，咱们彼此都是行家，说个实话，你两兄弟的武功未必胜得过我们三兄弟，但也可算得上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了。你们是他的仆人，已然如此了得，想来这笑傲乾坤自是有过人的本领。只是我门一来是从未会过笑傲乾坤，二来我们是端了别人的饭碗，不得不听别人指使，即使明知笑傲乾坤远胜我们，也是不能不来的了。”萨老三话中不但顾住了自己的身份，也捧了一捧黑白修罗，黑修罗怒气渐消，心道：“这汉子虽是在权门充当打手，说的话倒也还算爽直。”

蓬莱魔女急欲知道内里情由，说道：“萨老三，你无须多谈论武功了，先说说，那魏良臣为何要你们缉拿笑傲乾坤？”

萨老三道：“还不只是要缉拿笑傲乾坤一人呢！”耿照笑道：“还有我在内，是么？”萨老三道：“不错，魏太师一共要缉拿三个人，除了你与笑傲乾坤之外，也还有你——柳女侠。”萨家三兄弟败在蓬莱魔女手下，萨老三对她比对文逸凡还更佩服，故而改口以“柳女侠”相称。

蓬莱魔女笑道：“哦，想不到我来到江南，也惊动你们的太师了！这位名为‘良臣’实为‘奸臣’的太师，给你们的担子不也是太重了吗？”

萨老三道：“魏太师说你们三人都是从北方来的，怕有奸细嫌疑，故而要将你们缉捕。要不然我们也不会随便听他差遣的。”

蓬莱魔女冷笑道：“他才是有奸细嫌疑。”萨老三愕然瞠目，原来他们三兄弟本是江湖巨盗，最近接受了魏良臣的重金礼聘，倒不单纯是为了求取利禄，而是厌倦了强盗生涯，含有改邪归正的心意在内。

文逸凡笑道：“魏良臣是否私通敌国的奸臣，以后自会水落石出，暂且不必管他。笑傲乾坤华大侠绝非奸细，这是我可以担保的。好吧，你再说吧。”

萨老三继续说道：“我们只是负责缉拿笑傲乾坤华谷涵。奉命捉拿这位耿公子的却是另外一批人，是由禁军都指挥王大人派出去的。”文逸凡吃了一惊，道：“这王大人是否就是当年帮同秦桧谋害岳飞的那个王俊？”萨老三低下头道：“这位王大人的名字是叫王俊，他曾与秦桧串通谋害岳飞之事，我最近进了魏太师的相府之后，才略有所闻。我只道他如今已是受了朝廷重

用，也许，也许不至于通番卖国。”

文逸凡冷笑道：“不至于？你可知道这位耿公子是什么人？他是金虏所要缉拿的‘钦犯’，王俊帮忙金虏缉拿他，这还不是通番卖国？”蓬莱魔女笑道：“奉命缉拿耿照的，除了王俊的手下之外，还有听从洪太监指挥的一些内廷侍卫呢。”萨老三吃了一惊道：“你怎么知道？”蓬莱魔女道：“已经有一个内廷侍卫和一个禁军统领，是奉命缉捕耿照的，受到我的惩处了。那洪太监是司礼太监，当真是胆大包天，他还敢假传圣旨呢。”当下将她当日遭遇的那件事情说了出来，这是连萨老三都还未知道的，只听得他目瞪口呆。

文逸凡正色说道：“萨老三，我看这事情己是明白得很了，王俊、洪太监和你们的魏太师都是一党，私通敌国，谋害忠良！”萨老三面色灰白，蓦地捶胸大叫道：“这么说，我们三兄弟是糊里糊涂，受了魏良臣的利用了！我们还只道他是当朝宰相，我们投靠了他，乃是改邪归正呢。哎呀，我们变成了助纣为虐，残害忠良的帮凶，当真是没有面目再见江湖上的朋友了。”文逸凡松了口气，说道：“好，但求你明白了就好。你们是一时上当，只要以后不再助纣为虐，江湖上的朋友也会原谅你的。”

蓬莱魔女道：“你们三兄弟负责‘缉拿’华谷涵，王俊与洪太监的手下负责‘缉拿’耿照；那么，还有我呢？又是谁负责来‘缉拿’我？”萨老三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魏良臣有一封亲笔书信，是要我们送给千柳庄的柳庄主的，或许与你有关。”

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问道：“信上说的什么？”萨老三道：“信在我大哥身上，我们也不敢私自拆开来看。”

白修罗忽地笑道：“这封信已经在我这儿了！”原来白修罗善于妙手空空之技，他早已知悉萨老大身上有这么一封密件，是以在他刚才和萨老大交手之时，冒险欺身进搏，乘机将他身上的东西偷了过来，这封信就这样到了他的手中了。他也是因为如此冒险窃物，以致被萨老大打伤的。

蓬莱魔女接过信来，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日前令徒宫昭文进京，已悉一切。元翁老当益壮，心雄万丈，良臣佩服无比。行见风云际会，建业江左，可为预祝也。兹有恳者，倾闻江北女飞贼匪号蓬莱魔女者潜入江南，将有所不利于你我，不得不防。元翁领袖武林，请多加留意。若能将此魔女拿获，荆棘剪除，前途当更平坦矣。至盼，至盼。”

蓬莱魔女看了此信，又惊又怒。这封信有若干不可解之处，例如“建业江左”，不知何指，宫昭文进京向魏良臣陈述的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白的，即魏良臣与柳元甲关系十分密切，从信中的口气揣度，似乎他们还有共同的利害，因而也就有了共同的计划。蓬莱魔女对信中所提及的这个宫昭文，也引起了一段回忆，她和柳元甲“父女相认”那晚，柳元甲曾向她建议，说是要派一个弟子到她的山寨去，替她代行北五省绿林盟主的职权，主持联络义师、抗击金兵的军事。这个弟子的名字就是叫做宫昭文。柳元甲要她写一封信交官昭文带去给她侍女玳瑁，交代这些事情。

蓬莱魔女不觉出了一身冷汗，心道：“幸亏我当时没有写那封信。”文逸凡站在旁边，也看到了这封信，大为惊诧，说道：“你和柳元甲不是父女吗？魏良臣却请柳元甲来对付你，这可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文逸凡心里自思：“从这封信看来，蓬莱魔女即使真是柳元甲的女儿，他们两父女也不是同一路的了！”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这宫昭文见到魏良臣之时，想必是在我到千柳庄之前，否则这魏良臣就不会再叫柳元甲去留意我的行踪了。这魏良臣说我是阻碍他们前途的荆棘，这又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爹爹'当真是与魏良臣串通一气，私通敌国的吗？这柳元甲究竟是不是我的爹爹呢？"

白修罗也看这封信，忽地叫起来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主人不放心柳女侠住在千柳庄了。"蓬莱魔女连忙问道："你主人说些什么？"

白修罗道："主人要我们先去找寻文大侠，见了文大侠之后，便托文大侠捎个口信与你。叫你速离千柳庄，不可上那柳元甲的当。"

蓬莱魔女道："他怕我上什么当？"白修罗道："主人没有明言，但他托文大侠捎的口信，其中还有这么两句话，说是不论柳元甲讲的什么，请柳女侠都千万不要信他。详情待你见了我家主人之后，他自会告诉你的。"文逸凡道："哦，原来你们主人托我办的就是这一件事么？"

白修罗道："另一件事，就是请你暗中保护这位耿公子。"黑修罗补充解释道，"这两件事情我们本来不想麻烦文大侠的，但主人说，那千柳庄柳庄主的武功非同小可，我们兄弟决计不是他的对手，若是由我们送信，只怕一踏进庄就有不测之祸，更不要说能够会见柳女侠了。文大侠与柳元甲是熟人，可以随意进出，所以才想到请你代捎口信。至于保护耿公子之事，有文大侠暗中帮忙，我们再从旁协助，那自是稳妥得多。"白修罗笑道："这两件事情，我们以为还不知要经过多少奔波，方能办好。哪知我们今日刚出临安，你们都已到了这儿。从这栖霞岭下去，不消两个时辰，你们已是可以到了西湖的岸边了。"

事情弄清楚之后，萨老三大为懊恼，捶胸说道："我们真是该死，该死！黑白修罗，我萨老三是个直性子的人，不瞒你们，刚才我还把你们恨得要死，如今倒是要拜谢你们的大恩了。"说了便做，果然向黑白修罗各自作了一个长揖。白修罗还了一礼，说道："不敢当。"黑修罗有点尴尬，还礼之后说道："俺老黑也是个鲁莽之人，适才对萨三哥诸多无礼，你不见怪，我己领情，谢恩二字，从何说起？"萨老三道："要不是我为你所擒，焉能弄明白其中真相？我们受了那魏良臣的指使，贸贸然去'缉拿'笑傲乾坤华大侠，只怕我们糊里糊涂地死在华大侠手下，还要落个不清不白、为虎作伥的罪名！黑大哥，你我之间的恩怨就此揭过，但黑大哥若然还要赐教的话，他日待咱们彼此养好了伤，我再来领教你的分筋错骨手！"

他刚才被黑修罗以酷刑恫吓，如今大事表过，"寻仇报复"之念是没有了，心中毕竟还是有点余怒未消。黑修罗哈哈笑道："我刚才用的那记擒拿手对付三哥固然狠辣，你打我这一拳也很不轻。咱们的本领彼此都见过了，还比试什么？三哥，你这爽直的脾气很对我的脾胃，咱们交个朋友吧。这是我主人配制的小还丹，疗伤益气，具有特效。要是三哥愿意交我这个鲁莽的朋友，便请赏面收下。"黑修罗这么一说，等于是给他赔了礼，萨老三有了面子，当下也就心平气和，接过了赠药，"不打不成相识"，以后他们萨氏三雄果然和黑白修罗做了好朋友。

蓬莱魔女将那三个金钢圈文回给萨老三，笑道："咱们如今也是朋友了，我不能发朋友的横财，这几十斤金子你拿回去吧。"萨老三接过了金钢圈，又是羞愧，又是感激，说道："多谢柳女侠。文大侠不加惩处，赐还兵器，我如今就去追寻我的两个哥哥，告诉他们真相。魏良臣这笔帐，我们兄弟终须要与他算个清楚！"

白修罗道：“ 萨三哥，小弟倒有一言相劝。 ”萨老三道：“ 请 指教。 ”白修罗道：“ 这名为‘ 良臣 ’的大奸臣，固然是可恨已极，但他身为宰相，咱们又未曾拿到他通敌叛国的实据，若是把他刺杀，只怕会引起内乱。最好是拿到证据之后，再揭发他，迫使皇上将他明正典刑。再者，他久蓄奸谋，防范当然也是甚为严密，你们兄弟要和他算帐，自是应该，但还是不宜鲁莽从事。 ”蓬莱魔女摇头说道：“ 想皇上把他明正典刑，只怕是妄想。秦桧不就是一个例子吗？他祸国殃民，残害忠良，不是也做了二十年宰相，享尽荣华？何曾见国家对他有半点刑罚？不过我也不赞成你们兄弟轻举妄动，待我到了临安，见了辛弃疾之后，再作计较吧。 ”原来蓬莱魔女自到江南之后，知道了南宋小朝廷许多苟安媚敌的事情，心里十分愤慨，她是暗中作了打算，准备去刺杀魏良臣的。她不赞成由萨氏兄弟行事，那是因为怕他们本领不够。不过，因为兹事体大，辛弃疾见识高明，她是一向佩服的，所以，她也准备到了临安之后，先去听取辛弃疾的意见。

白修罗道：“ 咱们拿到证据，揭发了他，朝廷即使不加惩处，清议亦必不容。只要百姓知道了他们的罪恶，奸党就无法再欺骗国人，正气长，邪气消，更可以激愤人心，同御外祸。这不是比只刺杀一个魏良臣好得多吗？我本来也是不懂得这些大道理的，这是我主人华大侠的意思。 ”蓬莱魔女默然不语，心想：“ 这也未尝没有道理，但眼看权奸当道，残害忠良，总是令人气愤不过，且待我见了辛弃疾，再问问他的意见吧。 ”

这些道理，蓬莱魔女一时间都想不明白，萨老三当然是更不用说了。但他也不知怎么样与白修罗辩论，便只含含糊糊地说道：“ 你们的主人华大侠和柳女侠都是各有道理，你们的好意我也感谢得很。我不鲁莽从事便是。待我和大哥商量之后再行定夺吧。不过，魏良臣这笔帐，我们兄弟是始终要和他算的。 ”当下，接过了金钢圈，便即走了。

萨老三走后，白修罗笑道：“ 文大侠，你和柳女侠究竟是因何误会，如今也可以化解了吧？ ”文逸凡大是愧悔，忽地仰天大笑三声，接着左右开弓，僻僻啪啪，自己打了自己两记耳光，然后向蓬莱魔女深深一拜。蓬莱魔女倒是给他这些举动吓了一跳，侧身避开他这一礼，睁大了眼问道：“ 文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文逸凡道：“ 我如今只知柳女侠是巾帼英雄，深明大义的女中豪杰，有你到来，与咱们同御外祸，我焉能不大大高兴，至于这两记耳光，则是我自己惩罚我自己适才有眼无珠，得罪了你的！ ”文逸凡这么一说，蓬莱魔女倒是很不好意思，连忙给他还礼。

蓬莱魔女也多谢了文逸凡过去对她的好意，说道：“ 文大侠，我也有不是之处，我错怪了你，我以为你是怀有地域之见，恼恨我不按江湖规矩，擅入江南呢。 ”双方把话说开，误会消除，彼此哈哈一笑。但蓬莱魔女的心情，仍是十分沉重，因为从几方面所知道的事情看来，虽还不能说是证据确凿，但柳元甲的通敌嫌疑，己是十分重大。蓬莱魔女心里自思：“ 这铁笔书生之所以对我误会，完全因为我是柳元甲的女儿。我究竟是不是他的女儿呢？好在黑白修罗已到，我不久也就可以见到华谷涵，请他给我解答这个谜了。 ”

文逸凡道：“ 你们从临安出来，那么华大侠是早已到了临安的了？ ”白修罗笑道：“ 正是。可笑那魏良臣派人出去‘ 缉拿 ’他，却不知我们的主人就在他的眼皮底下。 ”原来华谷涵交游广阔，在临安也有他的许多好友，魏良臣、王俊等人暗中调兵遣将的行动，他早已得到了消息。

白修罗道：“ 天色己晚，咱们正好趁着天黑进城。文大侠，你若是没有

别的事情，就一同走吧。”文逸凡沉吟半晌，说道：“我本来没有别的事情的，但如今却是有了。柳元甲是武林领袖，如今已发现了他是与魏良臣一党，可能作金虏南侵的内应，这祸患就太大了。我要去告诉太湖十三家总寨主王宇庭等人，叫他们不可上柳元甲的当。然后我还要再到千柳庄一趟，假作不知其事，察看他的动静。我也很想见见你的主人，不过权衡轻重，此事更是刻不容缓。只有请你们代我告一个罪，事情过后，我便赶来拜会他。”白修罗笑道：“可惜我要给客人带路，否则我倒很想随你去千柳庄一趟，会会那柳元甲老儿，看他到底是怀有什么绝世神功？”原来黑白修罗因为主人说他们绝非柳元甲的敌手，严禁他们私入千柳庄，他们心里还颇不服气呢。

文逸凡与众人挥手道别，独自走了。蓬莱魔女叹道：“这铁笔书生古道热肠，确是无愧于侠义之名。我和他也算得是不打不成相识了。”耿照和辛弃疾最是要好，先向黑白修罗打听好友的消息。白修罗道：“辛将军在临安等候皇帝老儿的召见，我还未有机会拜见他，我们的主人也只是和他会过一次面。”耿照道：“我还以为华大侠是和他同在一起呢。”白修罗笑道：“辛将军起义归来，已是颇招权臣之忌。我们的主人又是被那魏良臣所要得而甘心的人，倘若两人同住一起，怎瞒得过奸党耳目，所以我主人与辛将军约定，若非要事，少见为佳。我们是借住在西湖旁边，小孤山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古庙之中。”他们脚程迅疾，说话之间，己是翻下了栖霞岭，西湖全景也已经在望了。蓬莱魔女心头不禁“卜卜”乱跳。正是：

山色湖光迷望眼，袖中红豆意中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谁施覆雨翻云手 巧布含沙射影图

要知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交谊虽不寻常，甚至可以说得是彼此都有爱慕之意，但却还未曾正式见过面，这次见面，不但将揭开她身世之谜，而且也将决定她的芳心谁属，蓬莱魔女怎能不情思撩乱？蓬莱魔女的习惯，想起了笑傲乾坤，就不知不觉地会联想起武林天骄，这次也是一样。在她即将会见笑傲乾坤的前刻，武林天骄的影子，又在她的心头泛起来了。蓬莱魔女暗暗盼望：“但愿笑傲乾坤与我能情性相投，他毕竟是个汉人……”她正自胡思乱想，忽地被耿照的彩声惊醒，只听得耿照说道：“柳女侠，你看好一片山色湖光，西湖风景甲天下，果然是名不虚传。”原来在她浮想连翩之际，不觉已是下了栖霞岭，到了西湖岸边了。

白修罗道：“这条是苏堤，那条是白堤。从白堤过去，便是孤山了。咱们就走白堤吧。”蓬莱魔女定下心神，想起自己面对如此湖山，却为终身大事而烦恼，实是愧对西子水秀山灵，不觉暗暗面红，随口应道：“你带路吧。”

这时己是午夜时分，昔人有诗道：“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不但是日间宜雨宜晴，晚上星月之下，更有一番清幽的情景，但见湖光如镜，云树朦胧，白堤上两边的杨柳低垂，也像睡去的样子。柳荫下不时可以发现画舫、渔舟，但因夜深人静，湖上却是一片清寂。只远处可见几星渔火，但也不知是渔舟还是夜归的游客。

这条白堤约有四五里长，他们若是施展轻功，不过半炷香的时刻，便可走完这段路程，但他们面对湖山胜景，即使是最急于要会见华谷涵的蓬莱魔女，也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了。

耿照虽然也是初到，但他早已在诗书上认识西湖，这时兴致勃勃，不觉就指手划脚他讲起白堤上的名胜来历来，说道：“这是断桥，白堤连接孤山，至此而断。民间传说中的白娘娘与许仙相会，就是此处了。”又道：“这堤名为白堤。一般人都以为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所筑，其实不然，这条堤在唐朝以前就有了。白居易曾在杭州做过三年刺史，为兴修水利，曾在钱塘门外的石函桥造过另一条堤，那条堤早已荒废，后人为了纪念他，却把这条堤叫做白堤。不过，白居易在‘杭州春望’一诗中也曾提过咱们现在走的这条堤，诗曰：‘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因此将它叫做白堤，的确也和白居易有点关系。”

蓬莱魔女笑道：“你的诗词掌故，倒是记得很熟。”正说话间，忽听得橹声伊哑，打破了湖面的寂静。那是一只装饰得颇为华丽的画舫，船头有炉香袅袅。

画舫中间有珠帘相隔，歌声透过珠帘，飞越湖面，传到了众人耳中，俨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宛转悠扬，声虽不高，夜深人静，听得十分清楚，唱的是柳永的，“雨霖铃”，已唱到最后一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耿照心道：“人言此词，宜于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果然不错。”舱中情景虽不可见，耿照想来，执板轻歌者，必是玲珑娇小的歌女无疑。

蓬莱魔女却自想道：“此人深夜荡舟，焚香听歌，端的是雅人雅事，莫非就是笑傲乾坤么？但他国事索心，身为逋客，只怕未必有此清兴？嗯，说不定也许是什么豪门公子，游兴方酣，乐极忘归，夜以断日？”想到“山外

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这两句暗讽南宋苟安的诗句，又不禁怃然兴叹。

他们正在揣度船中是什么人，小船已经靠岸，只见珠帘翠卷，一个肥得近乎臃肿的妇人娇声娇气地说道：“多谢大和尚厚赏，小女子不送啦。”这妇人身材难看，声音却是十分好听。

这一下大出众人意外。耿照以为歌者是个娇小玲珑的少女，却想不到是个肥肿的女人。这也罢了，最想不到的是有此“雅兴”的竟然是个大和尚，与蓬莱魔女揣度的什么豪门公子，墨客骚人，差了个十万八千里，蓬莱魔女不禁哑然失笑。

耿照与蓬莱魔女觉得滑稽好笑，黑白修罗见了那个和尚，却是面色倏变，这和尚肤色黝黑，高鼻深目，似乎是个番僧。蓬莱魔女察觉黑白修罗神色有异，正想问他，那和尚已在裂开大嘴笑道：“哈，你们两兄弟也到了临安么？听说你们做了一个汉人的奴仆，却不肯替我大和尚执役，哼，哼，当真是岂有此理！”声到人到，双手齐扬，倏地向黑白修罗抓下！

白修罗一个筋斗，倒翻出三丈开外，避开了番僧一抓，黑修罗也是同样打个筋斗，要想避开，但他武功稍有不如，只听得嗤的一声，上衣已给那和尚撕破。黑白修罗的武功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流的了，他们倒翻筋斗的怪异身法，更是武学一绝，想不到还是在这番僧手里吃了亏。蓬莱魔女不禁吃了一惊。

白修罗骇极而呼：“柳女侠，快——”

那番僧飞身一掠，双手再抓，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已是嗖的拔出剑来，使出“移形换位”的上乘轻功身法，后发先至，拦在那番僧面前，喝道：“哪来的秃驴？”唰的一剑便向番僧的脉门刺去！

蓬莱魔女用的是剑尖刺穴绝招，剑尖本来极为锋利，但使用这种上乘武学，练到随心所欲的境界，则可以不挑破对方的皮肤，而收点穴之效。原来蓬莱魔女之意不在伤人，而在制止这番僧向黑白修罗追击。

不料这番僧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蓬莱魔女因为是用剑尖刺穴，劲道须得恰到好处，不能太强，这番僧一听蓬莱魔女出剑无声，已知她是不想伤人，只图刺穴，立即喝道：“哪来的臭丫头，好生无礼，拿过剑来！”竟不闪避，翻掌相近，双指一伸，便来硬抢蓬莱魔女的长剑。

只听得“呼”的一声，那番僧左掌劈下，右手双指便要钳着剑柄，指尖上翘，反戳蓬莱魔女的脉门，这一招两式使得狠辣无比，蓬莱魔女若不撤剑，一条臂膊便非得给他掌力硬生生“斩”断不可，这还不算，他点向脉门的指法，也是足以断脉分筋的金钢指法。

就在这惊险绝伦之际，蓬莱魔女显出了超卓轻功，不撤剑不跳跃，一个“滑步飘身”，鞋底竟似抹了油一般，在粗糙的路面“滑”出了一丈开外，那番僧的一掌一指全都落空，蓬莱魔女怒道：“好呀，教你抢剑！”一招“横云断峰”，便向那番僧未及缩回的双指削去。她气那番僧太过狠毒，明知自己不想伤他，他却一出手便想令人残废，是以蓬莱魔女这一剑也便不再留情，心道：“你想折断我一条手臂，我切了你的两只手指也不为过。”

那番僧也是真个了得，双指未及缩回，倏地便改指为弹，蓬莱魔女这一剑只是想削他手指，也未曾用尽全力，“铮”的一声，竟给那番僧以金钢指力弹开。

那番僧哈哈笑道：“女娃子剑法不错，功力尚差，不如我把你收了做女

弟子吧。”蓬莱魔女冷笑道：“秃驴，教你知道厉害！”

取下拂尘，尘剑兼施，长剑当胸疾刺，瞬息之间，连变八招，运剑如风，激荡气流，嗤嗤作响。那番僧大吃一惊，这才知道蓬莱魔女的功力，绝不在他之下！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番僧步步后退之际，蓬莱魔女的拂尘已是当空拂下，饶是那番僧闪避得快，被她的尘尾从头顶拂过，几根尘尾拂中了他，光头登时现出几条血痕。

那番僧自到中原，未逢敌手，吃了蓬莱魔女这个亏，也禁不住无名火起，一个“盘龙绕步”，斜退丈许，已把袈裟脱了下来，大怒喝道：“丫头无礼，胆敢冒犯洒家，叫你到西湖里去洗个澡。”袈裟一抖，就似一团黑云当头罩了下来，蓬莱魔女一剑刺去，“嗤”的一声，如中木石，竟然未能将他的袈裟刺穿。

番僧这件袈裟，也并非什么宝物，只不过普通布料，但经过他内功运用，居然能抵御刀剑，蓬莱魔女也不禁心头微凛，不敢小觑，心道：“怪不得黑白修罗也怕了他，果然是有几分本领，但也未免太过狂妄了，哼，我不杀他，也要挫挫他的凶焰。”

蓬莱魔女剑法一变，只见四面八方都是剑光人影，一口青钢剑霎时间就似化成了数十百口似的，向那番僧展开了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同时以拂尘配合，起如鹰隼飞天，退如猛虎伏地，拂尘凌空击下，剑光便匝地卷来，蓬莱魔女轻功远胜于他，招数瞬息百变，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一展开来，登时教那番僧前后左右上下全都受敌。番僧之所以能用袈裟抵御刀剑，乃是上乘武学中一种“卸劲运力”的功夫，对方的刀剑触着他的袈裟，他便以巧妙的手法将对方的劲道卸去，同时运力反击，是以虽有刀剑之利，也不能将他袈裟刺穿。但蓬莱魔女以迅捷无伦的招数向他攻击，却正好是他这门功夫的克星，教他防不胜防，蓬莱魔女的剑招每每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来得又是这么迅捷，而且是虚实莫测，有隙即钻，那番僧必须打点起全副精神，处处防备，登时落了下风。

那番僧退了几步，到了湖边，蓬莱魔女心道：“好，你要我到西湖洗澡，我就请你下去喂鱼。”剑招正要加紧，那番僧忽地大喝：“下去吧！”掌力骤发，势如排山倒海而来，原来他是有意将蓬莱魔女诱到湖边，再行全力反击。

那番僧已经知道蓬莱魔女的厉害，但也还是料敌不足，蓬莱魔女随着他的掌力疾转一圈，脚步歪斜，身形倾斜，看来就似要跌倒地上，就在耿照与黑白修罗惊叫声中。只见她拂尘反手一挥，“啪”的在地上一击，陡然间一跃而起，“唰”的一剑，便刺穿了那番僧的袈裟。原来那番僧以全力发掌，袈裟上的防御力道便相应薄弱，卸不开蓬莱魔女蓄劲猛刺的这一剑了。

那番僧大怒喝道：“好，咱们再见个真章！”蓬莱魔女随着剑招而来的一招“天罡尘式”，却也给他的掌风荡得尘丝飘散，失了威力。双方再度交锋，番僧的袈裟已破，当作兵器的效用已减了几分，但辅以掌力，仍是和蓬莱魔女打得难分难解。

白修罗道，“柳女侠，此地不宜久战，请恕我们两兄弟也要来凑凑热闹了。”他们是怕蓬莱魔女心高气傲，坚持江湖上以一敌一的规矩，所以才这么说的。其实，蓬莱魔女虽是心高气傲，但却并非骄狂之辈，也知以大事为重，她如今是身在南宋的京都，倘然恋战下去，一给官军发现，那可就是大事不妙了，因此便默不作声。

那番僧大怒喝道：“好呀，你们两个竟然胳膊外弯，要与佛爹作对了？’你们眼中还有个上下吗？”黑修罗怒道：“笑话，你自号法王，我也自有我的主人，谁受你的管束？”白修罗却笑嘻嘻地道：“对不住，你来到中华，难道还不知有句俗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么？我们兄弟也不是有意与你作对，只不过一抓还一抓罢了！”黑修罗刚才被那番僧抓破衣裳，怒火正炽，一听他哥哥出言指点，立即冲上，叫道：“不错，咱们给这秃驴错骨分筋！”

“错骨分筋”之技，是各种擒拿手中最厉害的一种手法，这两兄弟心意相通，互相配合，同时施展，更见凶狠。那番僧手上的袈裟，要抵御蓬莱魔女的利剑，只腾得出一只手来应付。

黑白修罗一人一边，攻他两胁，那番僧知道白修罗功力较高，怕护身的“金钟罩”功夫抵御不了他的分筋错骨手法，当下便放松了黑修罗这边，呼的一掌，先向白修罗拍去。

蓬莱魔女忙把拂尘一拂，将那番僧的掌力消去了一半有多，饶是如此，白修罗给他的掌力所震，仍是不禁跄跄踉踉的倒退数步，那一抓也就落空了。

黑修罗的那一抓却抓个正着，但手触之处，坚逾木石，只听得“卜”的一声，黑修罗连那番僧的皮肤也没抓破，手指却几乎拗折，痛彻心肺，大叫一声，慌忙跃开，败得比他哥哥更为狼狈！

不过黑白修罗虽然落败，那番僧也是有苦说不出来。表面看来，他一招便赢了黑白修罗两兄弟，赢得似乎甚是容易，其实这一招已是使出了他的浑身本领，他对付白修罗用的是金钢掌力，对付黑修罗则是运起“金钟罩”的护体神功，还加上了闭穴的功夫。饶是如此，因他两翼作战，力量分散，被黑修罗一抓抓着了他胁下的“愈气穴”，虽没受伤，真气也已散了，急切间哪能再凝聚起来？

蓬莱魔女不知他的深浅，见他只发一招，便击败了黑白修罗，而且，白修罗还是得她助了一佛之力的，只道那番僧的全数本领还未曾拿出来，大吃一惊，唰唰唰便是连环三剑向那番僧刺去，这连环三剑是蓬莱魔女的杀手绝招，用尽了全力的。蓬莱魔女若不是料敌过高，决不至于使出这样杀手。

这一来，那番僧吃的苦头可就大了，只听得“嗤”的一声，蓬莱魔女一剑戳破袈裟，余势未衰，仍然向他胸部戳来，那番僧无可抵御，这时他已退到堤边，在这性命俄顷之际，也算他武功真是了得，只见他双足一撑，如箭离弦，身形已是倒纵出去。但下面却不是平地，而是西湖！

那只小船尚在湖中，未曾远去，可是离岸边亦已有十数丈之遥，除非插翼能飞，否则即使绝世轻功，也绝不能一蹴即至。

耿照拍手笑道：“柳女侠，你把他迫下西湖，当真是最妙不过！哈哈，大和尚，还是你下西湖洗一个澡，洗去你身上的骄气吧！”话犹未了，只见那番僧头下脚上，身形下沉，看看就要一个倒栽葱冲下湖心，忽地只见他把袈裟往下一拍，“嘭”的一声，水花四溅，就如击中实物一般，那番僧借着这一点反弹之力，身形居然又弹起少许，但还是够不上距离，小船上的舟子递出一支竹篙，那胖歌女在旁笑道：“大和尚，你怎的变成落汤鸡啦？”番僧伸手一抓，刚刚够得上抓着竹篙，随即一个筋斗，便在船头落下。他以急劲的前冲之势，抓着竹篙，翻上船头，居然未将那舟子牵倒，功力之纯，也是足以惊世骇俗的了。

那番僧站稳之后，满面尴尬，笑道：“我说过要再来看你，现在不是就来了吗？”他取过那支竹篙，亲自划船，小舟鼓浪而行，疾如奔马，转瞬间

已从“里西湖”划出了“外西湖”了。

白修罗叹道：“可惜，可惜，还是便宜了他！”要知当这番僧刚才身在半空中的时候，蓬莱魔女若发出暗器，即使不能取他性命，至少他也要掉下水去，真的变作落汤鸡了。蓬莱魔女是因为并非凭一己之力而打败了他，心里也有点儿惭愧，故而手下留情的。

蓬莱魔女道：“这番僧是什么人？你们怎的惹上了这样厉害的对头？”白修罗道：“这秃驴名叫竺迪罗，东天竺遮普郡人氏，遮普是天竺古王国戒日王朝的旧地，他便自称戒日法王。后来到了吐蕃（今西藏），做了金菩提寺的主持，结交吐蕃权贵，吐蕃国王待他以国师之礼。实不相瞒，我们兄弟，也是天竺藉人氏，我们祖父那代，移居吐蕃，在拉萨定居，传到我们兄弟，一向做珠宝买卖。竺迪罗在吐蕃开宗立派，说我们是他的国人，应该做他的助手，他迫我们削发为僧，在金菩提寺执役，替他办事。我们不愿为僧，更不愿为他执役，这才逃到中原来的。”原来黑白修罗之所以愿作华行涵的仆人，除了佩服他的侠义之外，也有托庇于他的意思。他们深知竺迪罗的厉害，但见了华谷涵的武功，却知华谷涵的武功更胜于竺迪罗，这才心悦诚服，做他的仆人的。白修罗又道：“这厮远在吐蕃，却不知怎的也到了此地，倒是奇怪。据我所知，吐蕃和金国倒是建有国交，与南宋却未闻曾通使节。”黑修罗道：“可惜主人没有出来，否则更有这秃驴好看的了！”蓬莱魔女听了，不觉心中一动。

竺迪罗何以自西域远来，并在这战云弥漫之际，还有闲情逍遥湖上，中夜荡舟，把酒听歌？蓬莱魔女觉得此中定有蹊跷，不过，她此时也无暇仔细推敲了，因为，还有另一件更奇怪的事情，和她更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由于黑修罗的那句话，她蓦地想了起来。

蓬莱魔女连忙问道：“你们住的地方是在山上还是山下？”白修罗道：“我们寄居的那座寺庙，名叫古月庵，就在山腰，你瞧，已经可以看得见了。那里有个亭子，是西湖名胜之一，林和靖居士的‘放鹤亭’。在亭子西边，林荫深处，隐约可见的那座建筑，就是古月庵了。”

小孤山以风景著名，但却并不很高，白堤四里多长，他们已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在他们现在站立之处，已经可以看到山腰的放鹤亭，那么若是有人居高临下，从山腰上看下来，自必也可以见到堤上行人的影子。蓬莱魔女不由得心中想道：“笑傲乾坤武功卓绝，耳力目力都远胜常人。他住得这样近，在这夜深人静之际，我们刚才那一场恶斗，怎的没有惊动他？他若是听到了黑白修罗的呼叫，为什么不下来一看？”

蓬莱魔女越想越是惊奇，问道：“那庵里原来还住有些什么人？”白修罗道：“有方丈古月禅师，有个小沙弥，有个别处来的挂单和尚，还有个香火和尚。”蓬莱魔女道：“这些人会不会武功？”白修罗道：“小沙弥与香火和尚，大约只会几路粗浅的拳脚，古月禅师却是个武学大行家，他和我主人切磋武功，我见他使过一套罗汉拳，功力大是不弱。那挂单和尚的深浅，我却不知。但我也曾偶尔听得他与我主人谈论武功，似乎也是个大行家。”黑修罗有点诧异，说道：“柳女侠，你仔细问这些僧人的武功作甚？古月禅师是主人的好朋友，绝不会与咱们作对的。”蓬莱魔女未曾回话，白修罗已是恍然大悟，忽地失声说道：“不错，此事确是可疑。”黑修罗道：“什么可疑？”白修罗道：“练过武功的人，容易警觉，绝不会熟睡如泥。咱们刚才那场恶斗，庙里的和尚怎的没有一人惊醒？连咱们的主人也没出来？”黑

修罗道：“ 你怎知他们没有惊醒？也许他们醒了却不出来？ ” 白修罗摇头道：“ 不会的。刚才那竺迪罗险险抓伤咱们之时，你我都曾大声喝骂，主人难道听不出咱们的声音。他轻功超卓，若是出来，早就该到了这儿了。哎呀，我看有点不妙，古月庵只怕出了什么事情？ ” 黑修罗嘀咕道；“ 咱们的主人武功绝世，他在庵中，还能出什么事情？ ”

话虽如此，也不免有点惊疑，于是由蓬莱魔女一马当先，众人也都无心再赏西湖夜景了，还有一里多长路程的白堤转瞬即已走过。白修罗带路上山，没多久，就到了古月庵前。

当时习俗，道观寺院等“ 善地 ”，为了与人方便，一般都是门虽设而常开的，古月庵也不例外，晚间大门也只是虚掩。但黑白修罗因为是带外人来到，蓬莱魔女又是北五省绿林盟主的身份，所以，白修罗仍然按照江湖规矩，向主人通报：“ 柳女侠与耿公子都已来了，请主人出来相见。 ”

这一瞬间，蓬莱魔女心头有如鹿撞，卜卜乱跳。笑傲乾坤在庵中吗？他就要和自己见面了，该怎么说呢？自己的身世之谜能揭开吗？那种既朦胧又奇异的，只是彼此心领神会的相思，又该如何诉说？蓬莱魔女在兴奋之中，忽地又似乎有点什么莫名其妙的害怕，不由得蓦地一惊，心中想道：“ 我渴欲会晤笑傲乾坤，为何到了此时，又有点怕见他了？噢，我是为了武林天骄？我该当如何，如何处置——？ ” 原来在蓬莱魔女的内心深处，武林天骄乃是与笑傲乾坤占着一般分量，她实是未曾打定主意，不知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如何抉择？

蓬莱魔女目不转睛地注视门口，等待笑傲乾坤出来迎接，哪知过了许久，里面还是声息毫无。白修罗用的是“ 传音入密 ” 的内功，他那么一通报，庵中若是有人，决不会听不见之理。这时蓬莱魔女也有点慌了，说道：“ 庵中只怕当真是出了什么事了？不必按什么规矩了，咱们进去吧。 ”

进了大雄宝殿，只见漆黑一团，平日这佛殿供案上的油灯，本来是终夜长明的，也已熄灭了。白修罗正要点燃火折，忽地脚尖碰着一团东西，从触觉上立即知道是人，白修罗大吃一惊，他还未曾叫出声来，那耿照已先叫起来了，原来他也踢着一个尸体，几乎绊了一跤。

白修罗擦燃火石，点起火折，只见躺在地下的两个人，正是那小沙弥与香火和尚，他们的身体已经僵硬，显然不是被点穴道而是死了。白修罗无暇察看他们是如何死的，连忙带领蓬莱魔女跑进内间，找方丈古月禅师与他的主人。

刚刚走出大雄宝殿，踏上回廊，忽地又见一个黑影，一足钉在地上，一足向前跨出，双臂箕张，作着扑击的姿势。白修罗拿火折上前去看，只见是那个外地来的挂单和尚，丝毫看不出伤痕，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好不骇人，白修罗尚未知他是死是活，大着胆子上前一推，叫道：“ 喂，你怎么啦？ ” 触体如冰，那挂单和尚应手而倒，原来也是早已死了的。

黑白修罗原本也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这时也不觉骇极而呼：“ 古月禅师，华大侠，华大侠！ ” 当然是没有回声。华谷涵住在后进，白修罗先到了方丈室，这时也顾不得什么礼貌了，一掌推开房门，便进去看，只见古月禅师却是端端正正地盘膝坐在床上。

只见他低眉合什，神态安详，活脱脱一副高僧坐禅的图像。蓬莱魔女这一干人走了进来，他竟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动也没有一动，白修罗松了口气，心道：“ 幸好古月禅师未曾遇难。 ” 上前叫道：“ 主持上人，客人来

了。这庵中出了事情，你知道吗？”古月禅师有如一尊石像，仍然纹丝不动。白修罗道：“哎呀，这老和尚入定了。”他虽非佛门中人，却知得道高僧，闭关坐禅，可以达到人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境界便叫做“入定”，往往两三天也不会醒来。

蓬莱魔女凝神注视古月禅师，忽地失声叫道：“不对，不是入定，老禅师也被害了！”白修罗大吃一惊，叫道：“什么，老撣师也被害了！”原来以白修罗的武功造诣，一眼就可以看出古月禅师并没有被人点穴，而在他身上，也看不到半点伤痕。蓬莱魔女说他被害，白修罗虽知她武学深湛，一时间也是难以相黑修罗叫道：“老禅师几十年功力，本领何等高强，焉能如此轻易被人害了？哎呀，不好！果真是被人害了！”原来他一面说，一面上前要把古月禅师拉起，他也是像他哥哥一般，以为古月禅师是“入定”的，心想：“庵中出了事情，拼着冒犯这位高僧，且把他唤醒再说！”哪知手指一触，其冷如冰，脉息毫无，“入定”决无如此现象，黑白修罗要想不信也已不能，古月禅师分明是死了多时了。

黑白修罗毛骨悚然，几疑置身恶梦之中。过了半晌，白修罗惊魂稍定，说道：“柳女侠，你看看他是怎么死的？古月禅师武功之高，比我主人也差不了多少，我倒想知道那人怎生能害了他？”原来白修罗还存有万一的希望，希望蓬莱魔女看出他是中了毒，他两兄弟是解毒能手，可以及时急救。

蓬莱魔女也看不出他受的是什么伤，说道：“这必定是有绝顶功夫的内家高手，以掌力震断了他的奇经八脉，外表是完全看不出来的。”白修罗仔细审视之下，也看出了古月禅师决非中毒，因为不论任何厉害的毒药，毒死之后，眉心至少也有一丝黑气，但古月神师却是神态安详，毫无异状，而且以他这样的武功，任何毒药也决不能一下子便将他毒毙，他临死之前，必会挣扎，哪还能盘膝端坐，有如“入定”？

白修罗喃喃说道：“我不信世上有谁能有如此功力，居然能一举手就把古月禅师的奇经八脉震断，杀他于不知不觉之间？”蓬莱魔女听了此言，蓦地心头一震，暗自寻思：“能有如此功力之人，以我所知，世上只有两人，一个是我师父公孙隐，他当然是决不会来到江南，暗杀古月禅师的。另一个人就是那柳、柳元甲了。他及不上我的师父，但以他的功力，只怕也还可以勉强做到。”

蓬莱魔女疑心方起，随又想道：“不对，据铁笔书生所说，柳元甲那晚迫不上我，已经回转千柳庄了。那晚他被铁笔书生缠住，耽搁了他一些时候，后来铁笔书生哄他，说是代他寻觅女儿，他还深信不疑，一再拜托呢。铁笔书生是亲眼看着他回去的，还能有假？”她又自问自答道：“焉知不是柳元甲老奸巨滑，故弄玄虚，他表面装作相信铁笔书生，托他觅我，转一个身，他又从另一条路追来，潜入临安，杀了古月禅师？”“这假设虽有理由，也还不对。我走的这条路，是最短的捷径，柳元甲的轻功还比不上我，更难及铁笔书生，我也是直到栖霞岭上才碰见铁笔书生的，他岂能走到铁笔书生的前头，便在这古月庵杀了人了？”“还有一层，倘若是他，他到来之时，除非笑傲乾坤不在此庵，否则焉能让他得手？以笑傲乾坤的本领，即使不能赢他，也决不至于败在他的手里。唉，他究竟是不是我的父亲，有没有私通金国？如今又多添了一重疑案：他究竟是不是杀害古月禅师的凶犯？这重重迷雾，只有见了笑傲乾坤，才可以云开月现了。可是，看这情形，笑傲乾坤此际多半不在庵中，唉，我千辛万苦来到临安，探求身世之谜，难道又是扑了

个空，不能与笑傲乾坤晤面？”
蓬莱魔女为笑傲乾坤的下落不明而担忧，黑白修罗也想到了这一层了。白修罗蓦地失声叫道：“不好，古月禅师已死不能复生，咱们还是赶快，赶快找主人去！”要知黑白修罗深知古月禅师的武功，与他主人也差不了多少，不禁想道：“这人能举手就杀了古月禅师，只怕，只怕主人也不是他的对手，莫要连主人也遇害了？”他们想至此处，不禁冷汗直流，也顾不得给古月禅师料理后事了，急急忙忙便跑出方丈室，直奔华谷涵所住的房间。
房门大开，一眼便看得清楚，里面并没有人。黑白修罗稍稍宽心，华谷涵未曾遇害。蓬莱魔女却不禁心头如坠铅块，果然不幸给她料中，又是不见笑傲乾坤！
正自各怀心事，忽地听得一阵笑声，就似半空中降下来似的，声音越来越是高亢，听得出那是伤心、失望、激愤、鄙夷，种种情绪混合的狂笑！声音从远处自空而降，却震得他们耳鼓嗡嗡作响。蓬莱魔女心头大震，黑白修罗已是大声叫道：“主人还在，咦，他为什么跑上山头狂笑去了？”
众人不约而同地连忙跑出古月庵，从那笑声的来处上山。笑声未止，忽又听得一缕箫声，袅弱悠扬，从山上传来，狂笑之声虽然响彻行云，却也抑制不住箫声的清亮。箫声透着一片凄凉，似是无限委屈，无限伤心，而在无可奈何之中，又透着几分气愤。众人本来都是满怀焦急的心情，听了箫声，竟不觉神移意夺，为之黯然神伤！
黑白修罗用手指堵了耳朵，心神稍定，骇然叫道：“这是武林天骄的箫声！”蓬莱魔女一片茫然，失意无神地似是回答黑白修罗，又似是喃喃自语道：“不错，是武林天骄！”蓬莱魔女不但听得出是武林天骄的箫声，还听出了他吹的是那熟悉的调子，他们第一次在泰山相遇时，他就曾向自己吹奏过的一首唐诗，“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高楼自管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消愁又几千。”这是唐诗人李商隐给一位朋友送行的诗篇。前面四句，正合武林天骄的身份，他不容于家国，挟剑漫游，曲高和寡，抱负难展，心情的寂寞凄凉，自是可想而知，是以“凄凉宝剑，羁泊穷年”就不啻为他写照了。后面四句，蓬莱魔女当初在泰山听他吹奏之时，曾为之引起惶惑，她猜想武林天骄是藉此曲来表达他的心意，他和自己第一次见面之时，已是把自己当作“新知”看待了。然而“旧好隔良缘”又何所指？她一直还是未能透彻明白，只隐隐想到武林天骄是有对自己爱慕之心。（这猜想后来又经过一次见面深谈，是更进一步证实了。但对于这一句诗的解释，她还是不便去问武林天骄，始终闷在心里。）
如今她听了笑傲乾坤的狂笑，随着又听了武林天骄的箫声，突然间心中已是透彻了悟，“是了，武林天骄实是早已对我有求凰之意，他以为我与笑傲乾坤乃是‘旧好’，因而他自叹‘良缘，阻隔，不敢对我启口求婚。”“他怎知道情形刚刚相反，我与笑傲乾坤虽然是彼此慕名在前，但却是直到如今，相互还未曾正式见过，严格说来，还未曾算得是‘相识’呢！我与武林天骄却总算是交了朋友，与他相比，笑傲乾坤倒只能算是新知了。”
蓬莱魔女在笑声震撼心灵，箫声又轻叩心扉之下，怅怅惘惘，心如乱麻，竟不知“良缘”该系在谁的身上？
这两个人都似是上天安排定了，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知道她的身世，甚至是和她的命运发生连系的人。她为了探求自己的身世，曾希望遇见两人之中的任何一个。却想不到如今两个人一齐遇上！“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但两个人一齐遇上，却倒教蓬莱魔女感到为难了。她将如何抉择，如何安置那“第三个人”？

耿照纳罕道：“咦，他们两人好怪！怎的在这山头，一个狂笑，一个吹箫？笑声如哭，箫声更是如怨如慕，比狂歌当哭，还更令人伤心！”白修罗忽地叫道：“不对，主人的笑声中已含有杀意！”话犹未了，只听得笑傲乾坤狂笑道：“非吾族类，其心必异。你杀了古月禅师，你始终还是金国的檀贝子！”正是：

非吾族类其心异！不由大侠暗疑猜。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愁听一曲箫声咽 骇见双雄剑气寒

这一句话恍如晴天霹雳，蓬莱魔女听到耳中，不由得蓦地呆了！“怎么古月禅师竟是武林天骄杀的？”只听得武林天骄峭声说道：“大丈夫不能取信于人，还何必晓晓置辩？好呀，笑傲乾坤，你定要说是我杀的，那就算是我杀的吧！”语气十分冷傲，也隐隐透出伤心。从这些话语听来，华谷涵是早已为古月禅师被害之事，责问过武林天骄的了。此时已近尾声，华谷涵对他的辩解大约不能满意，而武林天骄也因此动了气，不屑再辩了。

笑傲乾坤冷笑说道：“什么‘算’是你杀的？以纯阳罡气闭穴断脉的功夫，天下除了你武林天骄之外，还有何人？”蓬莱魔 女听了，更是吃惊，她是领教过武林天骄的罡气的厉害的，心里自思：“我只道古月禅师是给掌力震伤了奇经八脉，若然那样，柳元甲也还勉强可以做到。但若真是给罡气闭穴断脉的功夫弄死的，那就只能是武林天骄了。笑傲乾坤的武学造诣远远在我之上,他判断的当然比我准确。但武林天骄却怎会无端端地杀了古月禅师？他以金国贝子的身份，浪迹江湖，就是因为反对暴君，意图救国。完颜亮的穷兵黩武，他是一向深恶痛绝的。难道他会一改初衷，反而做了完颜亮的走狗，潜入江南，暗杀南宋的志士豪杰？”要知蓬莱魔女正是因为深深知道武林天骄的心事，对他的相信，实是不亚于对笑傲乾坤，所以她刚才在猜度疑凶之时，根本就未曾疑心到武林天骄身上。正如笑傲乾坤也 是有本领可以杀害古月禅师的一个人，蓬莱魔女也根本不会疑心到他一样。

笑傲乾坤语气十分愤激，朗声说道，“你我相识不深，但亦属神交已久。我一向只道你武林天骄是金国一个见识超卓、出类拔萃的人物，谁知你依然还是金国的檀贝子，我算是识错了你这个朋友，从现在起，你我的交情一笔勾销！”话说至此，看来就要动手，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华大侠三思而行！”

蓬莱魔女又惊又喜，原来那是东海龙的声音。蓬莱魔女想道：“东海龙也在此间，那就好了。他与西歧凤拼斗祁连老怪之时，是曾经得过武林天骄救命之恩的，想必会为他辩解？”心念未已，果然听见东海龙说道：“华大侠，金国南侵之事，不就是他、他预先透露给你知道的吗？”

蓬莱魔女心道：“呀，不错，提出这件事情，这是华谷涵亲身经受的，这话就更有力量了。可是、可是华谷涵也决非一个糊涂人，他为什么不想到这件事情？”

蓬莱魔女一面觉得奇怪，一面急步上山，她还差一小段路未曾赶到，已听得华谷涵在纵声狂笑！

东海尤与华谷涵的交情很深，但听了他的狂笑，却也有点怫然不悦，道：“华大侠所笑何来，是老夫说错了么？”华谷涵道：“不错，金国南侵的消息，他是曾向我预先透露。但金国调动百万大军，各处州县，处处征集民夫，南侵之事，又岂能长久瞒人耳目？即使他不预先透露，始终我还是会知道的！这不过是他骗我信他的手段罢了！”

东海龙皱眉道：“华大侠，这个，这个……你还请再思，依我之见……”言下对华谷涵的意见实是不表赞同，他话犹未了，武林天骄早已按捺不住，也在冷笑说道：“华谷涵，我只道你是汉人中的奇男子，谁知我也是识错人了。哼，哼，你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知道你是非杀我不能甘心，你不过是心怀妒忌罢了！”

东海龙道：“ 华大侠决不是心胸狭窄之人，檀公子，你这句话也是说得重了！ ”东海龙好说歹说，尽力设法调停，华谷涵却已在狂笑道：“ 你是君子，我是小人？哈哈，你这君子，半夜三更，在魏良臣的密室里，干的什么？你以金国贝子的身份，却怎的又忽地变作了宋朝太师的贵客了？你敢说你不是完颜亮的使者，潜入江南，策划阴谋，干那见不得天日的勾当么？ ”

武林天骄怔了一怔，怒道：“ 华谷涵，你是白日见鬼！ ”华谷涵冷笑道：“ 不错，但不是白日，是黑夜见鬼！虽是黑夜，我的眼睛可没有盲，你从太师府逃出来，你烧变了灰我也认得你！ ”

此言一出，东海龙不觉大为惶惑，他知道华谷涵是决不会胡乱赖人的，他说是亲眼见到武林天骄，那自是可以完全相信。东海龙不禁瞿然一惊，暗自思量：“ 人心险诈，这武林天骄毕竟是金国贝子，我岂能完全相信他了？ ”他既是惶惑不安，忧疑不定，当下也就闭口不言。

蓬莱魔女比起东海龙来，虽是更为相信武林天骄，但听了此言，亦是十分惶恐，心道：“ 且看他怎么解释？ ”谁知武林天骄根本不作解释，只是连连冷笑，峭声说道：“ 你可以当着我的面捏造谎言，我还有什么可以和你说的？其实你也不必捏造什么藉口，我索性揭穿你的底细吧？ ”华谷涵道：“ 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底细？ ”武林天骄纵声笑道：“ 不是见不得人，是说不出口，你是为了一个女子，所以非杀我檀羽冲不可！我说你心怀妒忌，并非是指你妒忌我的武功，你是妒忌我，怕我走在你的前头，先获得那位女子的芳心！哈哈，笑傲乾坤，我可没有说错你的心事吧？但，你、你…… ”话犹未了，华谷涵已是变了面色，大喝一声：“ 闭上你的鸟嘴！ ”折扇一张，叫道：“ 胡说八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接招吧！ ”

武林天骄横箫一吹，声如金石，似是要把满腔郁闷之气，都从洞箫中发泄出来。但这股气却是他上乘内功苦练而成的纯阳罡气，登时把华谷涵挥扇拂来的劲风解了。华谷涵更是气怒，冷笑说道：“ 你用罡气闭穴的功夫杀了古月禅师，但要想伤我，只怕还不是那么容易！ ”他口中说话，已是以掌助攻，呼呼声响，接连发出两掌，前一掌掌力未消，后一掌掌力又到，便如后浪追逐前浪，汇合一起，浪头更高，掌力之强，当真是有如排山倒海，他以掌风扫荡武林天骄的罡气，折扇一合，却当作五行剑使，扇头点穴，扇身平削，折扇两边虽是无锋，经过他的玄功妙用，倘是给他削中，实是不亚利剑！在说那两句话的当儿，他已是扇掌并用，闪电般地攻出了七八招之多，招招都是杀手！

武林天骄对付他如此强攻，可不能再好整以暇地吹箫御敌了，他退后三步，双指一弹，一缕寒风在华谷涵掌风呼呼之下，无声无息地疾射过来，华谷涵掌力虽强，竟也抑制它不下。华谷涵盛怒之中，也不由得心底佩服，暗暗喝彩：“ 好个般若神指！我华谷涵今日才是当真碰到劲敌了！ ”

武林天骄以指对掌，以箫御扇，一支洞箫使得有如神龙夭矫，解开了华谷涵折扇狂攻的杀手连环招数，形势才开始稳定下来。武林天骄凄然笑道：“ 你我神交已久，我也早有以武会友之心，可惜这次不是切磋，而是拼命！也好，我已自知无缘，能力美人而死，也何尝不是佳事！ ”

武林天骄以笑声掩饰他的凄凉之感，华谷涵只觉入耳刺心，盛怒之中，也不由得有点抱愧。心中自问：“ 我果真是为了蓬莱魔女的缘故，要杀他么？ ”在武林天骄未说穿他心事之前，他是连自己也未察觉这心底的秘密的。原来东海龙在受到祁连老怪挫败之后，来到江南，找着了华谷涵，华谷涵也从他

口中，知道了蓬莱魔女与武林天骄的交情已非一日，当时华谷涵也不免有凄酸之感，每每在无人之处，黯然神伤。但却还没有因此而想与武林天骄拼命。直到今晚，他发现了武林天骄在太师府中出入的秘密，又认定了他是杀害古月禅师的凶手，这才狠起心肠，要取武林天骄性命的。但在这“因公杀敌”之中，是否也含有私情仇怨？那就连他也分别不清了。可是，笑傲乾坤虽然因心底的秘密被人揭破，有点抱愧，随即想道：“即使我是为了蓬莱魔女的缘故，加倍恨他，但他也毕竟是金国的贝子，是我大宋的公敌，我杀了他，也绝对算不得是公报私仇。何须心中抱愧？”只是武林天骄的本领与他乃是伯仲之间，因此他杀机起后，恐防有失，遂更以全力狂攻！

东海龙惶然说道：“檀公子曾于我有恩，华大侠，请恕老朽袖手旁观了。”要知此刻他们二人相拼，实已是敌国之争，与江湖上一般的寻仇殴斗，大大不同。若是普通的江湖殴斗，按照规矩，当然是以一对一，以他们二人的武功身份，也决不想别人插手帮忙，东海龙自无须因袖手旁观，而向华谷涵告罪，告罪反而是对华谷涵的不敬；但是敌国之争，那就大大不同了，杀敌除奸，还须讲什么规矩？论什么道义？华谷涵与檀羽冲正是功力悉敌，八两半斤，东海龙若然挺身相助，华谷涵一举手就可以把檀羽冲毙了。故此，东海龙“袖手旁观”之言一出，他们二人都颇感意外，也各自有一番心思。笑傲乾坤华谷涵想道：“我虽无意要他相助，但这位老前辈平素是嫉恶如仇，杀敌恐后的。他如今却要袖手旁观，莫非是还不相信这武林天骄乃是大宋之敌？否则。岂能因个人恩怨，而不灭国仇？”武林天骄檀羽冲则是想道：“我只道他会从中劝解，却不料他要袖手旁观。看来他至少也是对华谷涵的‘鬼话’信了几分，否则，我对他有救命之恩，他实是不应如此！听他言语，他向华谷涵告罪，那当然是他认为华谷涵做得对，而他也本来是应该帮忙的了？嘿，嘿，我欲除暴政，阻止完颜亮南侵，欲与两国有识之士，共图此事，到头来却不容于本国，又见疑于宋人，悠悠我心，知我何人？”心中悲愤，不觉潸然泪下。但他心情一激动之后，招数也是愈出愈奇，越斗越勇。华谷涵暴风骤雨般的狂攻，竟是无奈他何，反而频频受他反击。

东海龙对目前的是非都不敢判断，蓬莱魔女被牵连在内，更感惶惑不安，她听了武林天骄的坦率陈辞，不觉呆了。武林天骄说的那个女子，不是指她还有何人？蓬莱魔女是又羞又喜又觉为难，羞的是武林天骄竟然毫不隐讳，直说出来，将她牵连进去；喜的是这两大高手，对她都是倾心恋慕。为难的是对目前之事，她不知该当如何？

蓬莱魔女一片茫然，但已身不由已，随着黑白修罗到了山上。武林天骄、笑傲乾坤都看见她了。这时两人正以全神拼斗，看见了她，虽然同样心头一震，却也是谁都不能分神向她说话。

在这样情景之下，这两大高手也是同样尴尬，即使可以说话，也不方便说了。

蓬莱魔女默然无语，走到东海龙身边，东海龙从她的眼神之中，已知她难过之极，想向自己探询事情真相。东海龙低声说道：“唉，我也不知此事端的如何？我不敢说武林天骄定是包藏祸心，助金灭宋，但我也相信笑傲乾坤决不至于捏造事实，诬赖好人。”蓬莱魔女也是如此心思，不过，她要比东海龙更为相信武林天骄多些。在这样情形之下，她也只好默然无语，袖手旁观了。

这两大高手，各显神通，全力施为，实是非同小可，笑傲乾坤的掌力四

面荡开，掌风呼呼，沙飞石走，六七丈内，都能波及，武林天骄玉箫吹出的罡风无声无息，威力也能到达数丈之外，触肤如炙，更是骇人。旁观者除了蓬莱魔女与东海龙可以不惧波及之外，连黑白修罗那等武功，也要远远避开，耿照的功夫逊于黑白修罗，更是不在话下了。

但耿照不知他们之间的过节，却是满腔激愤，心道：“若容一个金国的贝子，在大宋京都来去自如，那还成什么话？”但耿照也知自己的本领与他们差得太远，想要插手，也插不进去，眼看武林天骄跟着反击，笑傲乾坤脚踏九宫八卦方位，步步后退，似乎有点招架不住的样儿。耿照情急之下，忍不住就大声说道：“柳女侠，你赶快出手啊！对付金狗还用得上和他讲什么江湖规矩么？”蓬莱魔女呆若木鸡，对耿照的说话似是听而不闻，其实却是心乱如麻，莫知所措，过了半晌，方始轻轻地叹了口气，仍然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笑傲乾坤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蓬莱魔女这一声轻微的叹息，落在他的心上，就像变作了一块千斤大石，压上他的心头，不由得心中想道：“柳清瑶果然是对这鞑子有情，她不来助我，反而为他叹气！”失望之极，突然纵声狂笑，招数也突然一变，发狂般地强攻上去。原来他们二人功力悉敌，笑傲乾坤之所以步步后退，并非招架不住，而是蓄劲待发等待机会，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如今他狂气一发，未等到有利的时机，已发动攻击了！

耿照骂的那“金狗”二字，武林天骄听进耳中，更是难过非常，难过之中，不由得也是心冷如冰，失意到了极点，暗自想道：“这少年不知我是何人，更不知我的平生抱负，他骂我金狗，那也难也怪他。但清瑶她，她是深知我的心事抱负的，为何也不给我说半句话？唉，不错，不论我行径如何，和她是怎样的肝胆相照，金宋总是敌国，我在他们心目之中，也总是‘金狗’了。她与笑傲乾坤是大宋的英雄儿女，良缘天配，我檀羽冲还能有什么痴心妄念？咳，那不是自讨没趣么？”想至此处，不由得悲从中来，侧目斜睨，眼光射向蓬莱魔女，蓦地就放声大哭起来！

这两人身具绝世武功，一个狂笑，一个大哭，相映成趣。可是谁都不会感到滑稽，黑白修罗与耿照连忙堵了耳朵，饶是堵了耳朵，这两大高手的一哭一笑，兀是震得他们耳鼓嗡嗡作响！

笑声愈高，哭声愈惨，树叶纷落，远处的林间宿鸟，也惊得飞了起来！当真是风云变色，天地含悲，蓬莱魔女难过之极，几乎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武林天骄忽地收了眼泪，长叹说道：“既生瑜，何生亮？笑傲乾坤，你武功才学都胜于我，天生你又是汉人，我还凭什么与你争胜？罢了，罢了，这局棋已不能再下，我让了你吧！但愿你好好待她！”耿照大为奇怪，他虽然在武学上的造诣与这两人差得太远，但也看得出这两人正是功力悉敌，武林天骄并无落败的迹象，不知他何以便肯甘心认输？武林天骄所说的那个“她”，耿照也还未知道指的就是蓬莱魔女。耿照恐他逃走，连忙催促蓬莱魔女道：“柳女侠，这厮只怕是想要逃了？你赶快去兜截他吧。咦，柳、柳女侠，你怎么啦？”只见蓬莱魔女泪光莹然，呆立有如一尊石像，身子纹丝不动，显然是毫无上前兜截之意，对耿照的话，仍似听而不闻。耿照大惑不解，但一怔之后，骤然间明白了几分。

耿照不解武林天骄话中之意，蓬莱魔女则是深深明白的。武林天骄是因自知对她无望，故而自愿退出“战场”（其实也就是退出情场），“让”了笑傲乾坤的。他说的那句“天生你又是汉人”，这才是着重之点，这点是他

的“致命伤”，是他无法与笑傲乾坤争胜之处，至于什么武功才学，那不过是说来陪衬的罢了。

笑傲乾坤当然也是懂得他话中之意的，他狂傲之气一发，怒道：“谁要你让？”这时他也攻得正紧，一时间收不住招数，只听得“啪”的一声，笑傲乾坤的折扇已在武林天骄的肩头拍了一下。

这一拍用的是闭穴重手法，武林天骄有颠倒穴道之能，穴道未曾被封，但这一拍，他也是禁受不起，“哇”的吐出了一大口鲜血，身不由己地接连退出了六七步，惨笑说道：“好，笑傲乾坤，你不愿与我并立于世，那就来取了我的性命吧！大英雄、大侠士，来呀，来呀！”就在他吐血的时候，蓬莱魔女也情不自禁的“啊呀”一声，叫了出来！

笑傲乾坤回头一看蓬莱魔女那惊惶的神色，也不由得蓦地呆了。他只道蓬莱魔女对武林天骄的情份远胜于他，这刹那间，他的伤心难过，其实不在武林天骄之下！他当然也知道武林天骄不弱于他，这一招并不是他真的输给自己，而是在心情绝望之下，无心恋战，这才让自己打中他的。笑傲乾坤是个骄傲得紧的人，一来是由于看了蓬莱魔女惊惶的神情，不由得他不愕然止步，自感辛酸；二来也觉得胜得不够光彩，“敌人”毫无抗拒之意，叫他去取他的性命，他又怎能下得了手。

这瞬时间，一个念头也突然从他心头掠过：“这武林天骄若当真是要助金灭宋，儿女之情自当放在其次，他又为什么甘心让我把他杀了？”

武林天骄透着寒意的目光，缓缓地从蓬莱魔女面上掠过，落到笑傲乾坤身上，冷冷说道：“华谷涵，你既不来杀我，恕我没工夫奉陪你啦！”话声一收，箫声再起，如怨如慕，如位如诉，吹奏的是一首唐诗：“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这首诗寄托遥深，咏的“贫女”，实是“贫士”自况。而这“贫士”亦即是不为俗赏的“高士”，也就是作者的自况了。武林天骄借这首诗来发泄他无可奈何的凄凉况味，意思却更深了一层。他当然不是什么“贫士”，但他家国飘零，情场失意，一无所得，这凄凉的况味，却又正与诗中“贫女”的心境相同。他也正是自叹世无知音，无人赏识他的“风流高格调”，只落得孤影自伤，“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最后两句，是诗中的“点题”之句，也是武林天骄的“点题”自咏。他这凄凉之极的箫声，将这幽怨的诗篇吹奏出来，当真是有今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之感。

武林天骄就在凄凉怨慕的箫声中下山去了。蓬莱魔女目送他的身影没入林中，不由得一片茫然，莫知所措。笑傲乾坤目送他的背影，也不由得呆了。他缓缓回头来，接触了蓬莱魔女的目光，顿时间心事如潮，竟不禁是悲从中来，难以断绝！

黑白修罗上前参见主人，说道：“贺喜主人以绝世神功，打败了金国这不可一世的武林天骄！”笑傲乾坤神色黯然，缓缓说道：“不，不是我打败了他，是他打败了我！他，他不过是仅仅身上受伤！”黑白修罗似解不解，愕然地望着笑傲乾坤。他们怎知华谷涵此时的心境？华谷涵自觉他是心上受伤，这伤比武林天骄身上所受的伤更重，他是在情场上给武林天骄击败了！

蓬莱魔女是懂得华谷涵话中含意的，她的心情也正是一片紊乱，究竟是谁赢得她的芳心，这问题她自己也还未能解答！但她与笑傲乾坤乃是初会，她虽是豪迈脱俗的巾帼须眉，女中豪杰，究竟欠缺笑傲乾坤的那几分狂气，

她当然是不方便一见面就向笑傲乾坤言道：“不，你还没有给武林天骄打败！”何况她也还没有下了决心，立即就把她的芳心奉献给笑傲乾坤，承认他是个胜利者。

蓬莱魔女稍稍定了心神，上前说道：“华大侠，今日幸得会面，多谢你的礼物了。”她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一开口就觉得是近乎客套，有点生疏。但她又能怎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呢？笑傲乾坤是她“初相识”的朋友，又是彼此久已倾慕的朋友，这关系本来就是太奇怪也太不寻常的啊！

淡淡的月光之下，把华谷涵的面色映衬得更见灰白，只听得他带着十分苦涩的味道笑道：“那些礼物，还提它作甚？哈哈，哈哈，唉，唉！”笑声凄苦，是哭是笑，实已难分！蓬莱魔女心乱如麻，不知要说些什么话好？华谷涵顿了一顿，忽地又朗声吟道：“弹剑狂歌过蓟州，空抛红豆意悠悠。高山流水人何在？侠骨柔情总惹愁！”这是他第一次初见蓬莱魔女之时（那次没有交谈）曾唱过的一首诗，如今他再晤蓬莱魔女，又将这首诗再次在她面前狂吟了。伤心酸痛之情，更是今胜于昔！

蓬莱魔女惶然叫道，“华大侠，华大侠……”笑傲乾坤高亢的笑声，打断了她的话语，只听得他接着说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这是说我自己！呀，我早已知道是红豆空抛，愁惭自结的了！柳女侠，你既觅到知音，我也只有向你贺喜的份儿了，但请恕我不惯凑人热闹，你我这一见实在是已嫌多余！”蓬莱魔女谅解笑傲乾坤这份心情，但他的语锋咄咄迫人，蓬莱魔女听了，也是着实有点不大高兴，心道：“你要我怎么样？难道要我立即与你订下终身？除你之外，难道我也不能再有知心朋友？”

笑傲乾坤伤心之余，狂气一发，哪还能保持着冷静的心情考虑自己的说话是否恰当，是否会使对方难堪？这时他心中只是想道：“她的心已另有所属，我还留在这里作什么？多看她一眼，以后就多增一份相思，多增一份伤心！”想至此处，心意已决，无限凄凉地再看了蓬莱魔女一眼，转过头来，就对东海龙说道：“东园前辈，古月禅师的身后之事，就拜托你多多费心，帮忙料理了！呀，呀，我自飘零湖海去，只惭愧对故人情！”

蓬莱魔女连忙叫道：“华大侠，请你慢走，我有一事还要问你呢！”华谷涵衣袂飘飘，身形如箭，说话之间，已到半山，远远地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将声音送上来道：“我已知道你要问的是什么了。你爹爹不是千柳庄的柳元甲，是大雪山的一个老和尚。他如今武功已经恢复，正在四海云游，查访你的踪迹。你们父女早晚必能见面。关于这老和尚的事情，你的知心朋友，比我知道得也许更多，你问他去吧！”

蓬莱魔女心头一震，她自从听了赫连清霞所说的那个故事之后，本来就已起了疑心，猜想那老和尚和她定有关系，如今果然从华谷涵的口中得到了证实。她第一次得知生身之父是谁，自是兴奋之极，渴欲知道更多消息，她轻功并不逊于笑傲乾坤，可是，在这样尴尬的情形之下，她又不大愿意去追赶笑傲乾坤。稍一犹疑，笑傲乾坤走得更远了。

只听得笑傲乾坤狂歌当哭，已是从山下传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优，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怀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唐诗人李白给一个红颜知己送别的名诗，原题为“饯别校书叔云”，笑傲乾坤将之发为狂歌，听在蓬莱魔女耳中，心头自是有说不出的滋味，是难过，是委屈，是失望，是伤心，她自己也分不出来！但笑傲乾坤狂歌当哭的这份

心情，却是她能够懂得的，相思如水如愁，同样都是抽刀难断的啊！

武林天骄走了，笑傲乾坤也走了。武林天骄以箫声寄怨，自叹：“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笑傲乾坤也以狂歌当哭，歌出他“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怀消愁愁更愁”的失意心情。而蓬莱魔女则在他们的歌声箫韵之中，同样地受到痛苦的煎熬！从前她是为了难以抉择而深感彷徨，如今这两人都已离她而去，她的相思尚还不知付托与谁？耳边余音袅袅，心中一片凄清，蓬莱魔女不禁痴了。呆呆地向山下望去。武林天骄早已不见，笑傲乾坤也只见一个黑点了。

黑白修罗大叫道：“主公，等等我们！”他们也疾跑下山，追赶他们的主人去了。蓬莱魔女如同做了一场梦，在她来会笑傲乾坤之时，本是怀着许多梦想的，如今梦醒了，样样皆空！还幸得到了一个收获，她确实知道了生父未死，而柳元甲只是冒名顶替的父亲。可是她也仅仅知道生身之父已是削发为僧，就是赫连清霞所说的那个老和尚，别的就都不知道了。而这个老和尚如今又正是“云游四海”，父女能否相逢，也还渺不可期！

东海龙叹口气道：“这两人都是狂傲的脾气，其中是非也真是难说得很呢！柳女侠，你也不用难过了，咱们可还有正经的事情要办呢。先得给古月庵那几个和尚下葬。”

耿照道：“这是怎么回事？古月禅师究竟是不是那武林天骄杀的？”他看了蓬莱魔女对武林天骄那份神情，又听了东海龙说的什么是非难辨之语，不觉也有点怀疑了，不敢一下子就认定武林天骄乃是敌人了。蓬莱魔女心上也有一些疑团，问道：“东园前辈，你和华大侠今晚不是在一起的吗？这事情是怎么起的，你可否说说，让咱们大家来参详参详。”

东海龙道：“咱们边走边说吧。”说道：“我比你们先来，但也不是和华大侠同来的。华大侠今晚到那魏奸臣（他有意把良臣的名字说成奸臣）的太师府夜探，这事情我却事先知道。柳女侠，他正是为了你而去冒险的啊。”蓬莱魔女诧道：“怎么，是为了我？”

东海龙点点头道：“华大侠得南丐帮李帮主之助，魏奸臣太师府的厮役之中就有丐帮弟子在内，加以花子们在临安的大街小巷酒楼茶肆到处穿插，哪一个角落不到，因之消息自是最为灵通，他们打听到魏奸臣派出众多武士，前往缉拿你与耿照公子的消息，告诉了华大侠。华大侠昨日得知消息，立即就差遣黑白修罗出城，设法援救你们，但兀是放心不下，故此昨晚又亲往太师府中一探，他还准备演一出寄刀留简，恫吓魏奸臣的把戏呢。至于以后忽地在太师府碰上了武林天骄。这出好戏上演不成，却非始料所及了。”蓬莱魔女与耿照听得华谷涵对他们的事如此尽心，都是大为感激，尤其蓬莱魔女更是既愧且感，对华谷涵适才“出言无状”的不快之感，也就大大消减了。

东海龙接着说道：“我本来想跟华大侠一同去的，他怕人多反而不便，我自问本领也是远不及他，未必帮得了他什么忙，遂打消了同去的念头。我是在李帮主之处与他分手的。他走了之后，我就到古月庵来，准备等候他的消息。古月禅师是我二十年前相识的老朋友，我也想与他一叙契阔，作个长夜之谈，哪知我刚才来到，他已遭人毒手，如此飞来横祸，更非我始料所及了！”

蓬莱魔女听出了破绽，连忙说道：“华大侠今晚夜探太师府，他是在太师府中碰见那条武功奇高的黑影的，要么这黑影就不是武林天骄，要么杀古月禅师的就不是他在太师府碰见的人。武林天骄只有一个，他总不能同时于

两桩事情，既在太师府与魏良臣密谈，又来古月庵暗施毒手！”

东海东叹了口气，说道：“恰恰相反，倘若那黑影是武林天骄的话，杀害古月禅师的就是同一个人了！”蓬莱魔女诧道：“此话怎说？”东海龙道：“我刚刚走到古月庵前，忽见一条黑影，捷如飞鸟，从庵中飞出，惭愧得很，我竟连那人身材相貌，一点也看不清。古月禅师本领虽是高强，轻功也决计难及那人。我一想不是古月禅师，便不由得大大吃惊，就在此时，华大侠已是如飞赶到，他来不及与我打招呼，便先进庵察看，我正要跟着进去，转眼之间，华大侠又已从庵内出来，这才向我说道：‘古月庵四僧均已被害，追贼人要紧！’他顾不及再说多余的话，便直上孤山。我惊得呆了，心里还有点不大相信，遂亲自入庵去看个明白，他们的死状，你们都曾经见到，也不必我细说了。我看不出古月禅师是给敌人用什么手段弄死的，当下不敢移动尸体，准备等待华大侠回来，可以从他们的伤势查究凶手。这凶手瞬息之间，连杀四人，本领之强，世间罕有。我怕华大侠敌不过他，随即又赶上山去。”

蓬莱魔女只觉一股寒意透过心头，暗自寻思：“若然如此，那确是武林天骄的嫌疑最大了。他曾与我披肝沥胆，难道都是骗我的不成？嗯，不对，不对！”她全神思索，忽地发觉有可疑之处，这“不对”二字，就不知不觉，说出声来。

东海龙愕然止步，道：“有何不对？”蓬莱魔女道：“武林天骄、笑傲乾坤这二人的武功是伯仲之间，各自心里也都明白。倘若那条黑影真是武林天骄，他被笑傲乾坤从大师府一路追来，经过古月庵，就应该远远避开才是。怎地还有闲工夫进庵杀人？要知古月禅师也非等闲之辈，他即使想杀古月禅师，也不宜在被华谷涵紧紧追踪的时候！难道他事前便想得到如此顺利，举手便能将古月禅师杀了？万一不顺利的话，他岂非要陷入重围，他怎会干如此笨事？”

东海龙道：“照道理确是难以解释，但华大侠认得武林天骄，那黑影又确是从古月庵出来，除了武林天骄还有何人？何况以罡气闭穴断脉，又正是武林天骄的绝技？”

蓬莱魔女道：“还有一层，他为什么要杀古月禅师？他若真是如华谷涵所说，潜入临安是有重大图谋，何必去杀一个方外之人？杀一个人也无补大局。难道只因为古月禅师是华谷涵的朋友吗？我怀疑这是有人嫁祸！”

东海龙叹口气道：“这些道理我也都想到了，但我也曾眼见这条黑影，后来笑傲乾坤追到山上，便见着了武林天骄，前后相差不到一盏茶时刻，若然黑影另有其人，怎逃得这样快？逃得过华大侠的眼睛，也逃不过在山上的武林天骄的眼睛？”

蓬莱魔女也觉难以解释，东海龙又道：“总之今晚之事，大是离奇怪诞，样样都似不合常理。不瞒你说，我也怀疑不定，所以，我刚才只好袖手旁观，这倒非只因为武林天骄曾于我有救命之恩呢！”

从山顶到古月庵不过里许路程，他们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又已来到庵前。东海龙苦笑道：“且把古月禅师收殓了再说吧。”他擦燃火石，点起一把火折，蓬莱魔女与耿照跟着进去。

庵中一共死了四人，小沙弥与香火和尚是死在大雄宝殿之内，尸体仍在原来的位置，未曾移动，东海龙道：“这两个人可说是被无辜连累了。”

正想把他们的尸体移在一起，火折一照，忽地“咦”了一声，耿照方觉莫名其妙，忽听得蓬莱魔女“咦”了一声，声音比东海龙更为骇惧！耿照从

蓬莱魔女所指的方向望去，不觉毛骨悚然，竟是不由自主地颤声叫道：“有鬼，有鬼！”

东海龙在那两具尸体上发现可疑迹象，心中方自诧异，忽听得蓬莱魔女与耿照相继惊呼，连忙问道：“你们又发现什么了？”说话之时，已把眼睛朝着他们的方向看去，这一看不由得把东海龙也惊得呆了，新发现的事件比那两具尸体上的可疑迹象，还更古怪得多。

你道他们发现什么？原来那挂单和尚的尸体已不见了。他们上次进庵之时，曾见庵中共死了四个和尚，小沙弥与香火和尚死在大雄宝殿之内，古月禅师死在方丈室内，那挂单的和尚则是死在大雄宝殿后面的回廊上，而且是还未倒地，仍作着僵立之状的。如今从大殿的侧门看出去，一目了然，哪里还有那挂单和尚的踪迹？

蓬莱魔女道：“难道咱们走后，又有人来过，把这挂单和尚的尸体移走了？”东海龙道：“你去看看古月掸师的尸体还在不在？”蓬莱魔女片刻之后回来，说道：“老禅师倒是还在房中，仍如原状。”她见东海龙还是俯着腰，在那两具尸体之前，似是正在用心审视，方才想起：“方丈室不过咫尺之遥，他为什么不亲自去看？”问道：“东园前辈，你又发现了什么？可是这两具尸体也有古怪？”

东海龙缓缓说道：“正是有些古怪。他们不是给人用武功杀害的，是中毒死的。”蓬莱魔女又惊又喜，道：“中毒死的，不是闭穴断脉之伤！”东海龙道：“老朽虽然生平不喜使毒药，但对天下各种稀奇古怪的毒药，倒还知道一些，这两人中的是阿修罗花之毒，决没有看错！”蓬莱魔女道：“阿修罗花？这名字好怪！大约不是中土所产的了？”东海龙道：“阿修罗三字是梵文，佛经故事中，他是与天帝作对的恶魔，故此吐蕃（即今日西藏）的土人又把这种花称为魔鬼花。”蓬莱魔女道：“那么这种花是在吐蕃才有的了？”东海龙道：“不错，只有吐蕃境内的喜玛拉雅山上才有。用这种花的花粉配成毒药，可以杀人于不知不觉之间，要死后一个时辰，眉心上方始略现一丝黑气。但再过一个时辰，这黑气又会消失。所以，若中此毒，极难察觉。”

蓬莱魔女忙道：“咱们快去再看看古月禅师，看他是否也中此毒？”三脚两步，到了方丈室中，蓬莱魔女点燃油灯，仔细察看，可看不见眉心上有一丝黑气。东海龙在背后说道：“古月禅师确是闭穴断脉而亡的，华大侠没有说错！”蓬莱魔女心头如坠铅块，寻思：“若然如此，那么还是武林天骄的嫌疑最大了。”

东海龙接过油灯，又上前去看了一会，忽地说道：“我知道这个道理了！”蓬莱魔女莫名其妙，连忙问道：“前辈察出了什么道理？”正是：

谁施覆雨翻云手，搅起翻江倒海潮。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铸错已成甘自尽 忏情今又惹相思

东海龙道：“ 你看这位老禅师已是死了多时，颜容尚自栩栩如生，只在太阳穴旁边有一点点青紫之色，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蓬莱魔女用心细察，果然如此，问道：“ 这其中又有何古怪？ ”东海龙取出一管银针，在古月禅师太阳穴旁边轻轻一插，银针中空，抽出了一滴黑色的血液。蓬莱魔女既惊且喜，说道：“ 这么看来，古月禅师也还是中毒死的了？华谷涵—— ”东海龙道：“ 华大侠也没有说错。古月禅师是先中了魔鬼花之毒，然后被人用闭穴断脉的功夫震伤奇经八脉而亡！可惜华大侠只看出后者，没看出前者。 ”

东海龙歇了一歇，继续说道：“ 据我猜想，古月禅师由于内功深厚，那魔鬼花之毒虽然厉害非常，能杀人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古月禅师不比常人，中了此毒，却没有立即便死。于是他以上乘内功，闭目坐禅，与所中的剧毒相抗，意欲等待华大侠回来相助。哪知华大侠未曾回来，那凶手先自来了，乘他中毒之际，用闭穴断脉的功夫杀了他！老禅师内功深湛，在他死亡之前，已把毒质凝聚一处，上行至太阳穴附近，故而这一处的血液是黑色的，但因毒质蕴藏，眉心却没有现出黑气。 ”他一边说，一边用银针在古月禅师手臂上一戳，抽出的血果然是红色的。

东海龙叹道：“ 古月禅师内功之深，当真是世所罕见。要不是他早已中毒，那凶手纵有闭穴断脉的奇功，也决不能一举手便杀了他！ ”蓬莱魔女道：“ 依你看，下毒者与震伤他奇经八脉者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东海龙道：“ 这就非我所知了。但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蓬莱魔女道：“ 是哪一点？ ”

东海龙道：“ 庙中窜出的那条黑影，倘若真是武林天骄的话，他就不是下毒之人，他在那样短促的时间之内，至多只能震伤古月禅师的奇经八脉，决不能在下毒之后，再等到古月禅师坐禅之时才补下毒手。 ”蓬莱魔女道：“ 以罡气闭穴，虽是武林天骄的绝技，但也未必世上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 ”东海龙叹道“ 这凶手的武功决不在武林天骄与华大侠之下，倘若是另有其人，那就更可怕了！ ”

蓬莱魔女忽道：“ 那外地来的挂单和尚，是个什么人，东园前辈可知道么？ ”

东海龙道：“ 我曾听得古月禅师提过，只知道他是敦煌来的和尚，法名释湛，与古月禅师早就相识的。详细的来历，我就不知道了。这和尚沉默寡言，我知道他身有武功，但深浅如何，也还是高深莫测！柳女侠，你怀疑他是凶手？ ”

蓬莱魔女道：“ 他的尸体离奇失踪，此事大是可疑！ ”耿照道：“ 他不也是中毒死了的吗？ ”东海龙道：“ 他因何而死，没见着他的尸体，我可就不敢断定了。 ”耿照道：“ 但他总是死了。我曾碰着他的尸体，其冷如冰，显然已是气绝多时！ ”想起当时突然受惊的情景，犹自不禁心悸。蓬莱魔女沉吟半晌，说道：“ 这个，这个，只怕其中有诈…… ”东海龙道：“ 据我所知，天竺传来的一派内功，可以闭息多时，要诈死也非难事。但华大侠也是曾经进来察看过的，他的眼力何等厉害，若然诈死，岂能瞒得过他的眼睛？ ”

蓬莱魔女低首沉思，突然问道：“ 东园前辈，你第一次进来之时，曾否注意此人？ ”东海龙道：“ 我一发现他们三人已死，就赶紧去看古月禅师了，他是否诈死，我倒未曾详察。 ”蓬莱魔女道：“ 是啊，想来华谷涵也是和你

一样心思，最关心的只是古月禅师的生死，也就无暇详察他人了。”

东海龙忽地叹了口气，如有所思。蓬莱魔女道：“前辈想及何事。”东海龙半晌道：“没什么。不过我是在那黑影从庵中窜出之后，立即便进去的。那时古月禅师已经死了。而这位释湛和尚那时也还未失踪，虽然不知他是真死假死，总之他不可能是那黑影的了。嗯，武林天骄于我有恩，我也但愿凶手并不是他。”东海龙的话语前后不连贯，但意思是可以听出来的。既然两者不是一人，释湛禅师就至多只能是下毒的凶手，而非以闭穴断脉功夫杀古月禅师的凶手。这么样，武林天骄就仍然难以洗脱嫌疑。他说的那“我也但愿”四字，正是因他已感觉到蓬莱魔女似是竭力要为武林天骄洗脱嫌疑，有感而发的。东海龙对武林天骄颇有好感，但也不禁为笑傲乾坤叹气，心中想道：“从柳清瑶对武林天骄的关心程度看来，只怕她对武林天骄的感情，也是更在笑傲乾坤之上了。”

蓬莱魔女心乱如麻，太师府中的那条黑影，古月庵中窜出的那条黑影，武林天骄，这三者究竟是三个人，是两个人，还是同一个人？再加上释湛和尚尸体的离奇失踪，当真是迷雾重重，令人难测。不过有一点她稍感安慰的是，有了释湛和尚的离奇失踪之事，武林天骄的嫌疑总是减了几分。

东海龙道：“释湛若非诈死，那就是有人将他的尸体搬出去。这事情就更复杂，更奇怪了。”他看了看天色，接着说道：“天就快要亮了。这许多离奇之事，今晚都凑在一起，一时之间，也实是难以参透，出了如此竟外，这古月庵我们是不便久留的了。快些给古月禅师收殓吧。”这古月庵中有人施舍的义棺，当下耿照便给东海龙帮忙，装了三具棺材，安置在大雄宝殿之内。

蓬莱魔女叹口气道：“明日来烧香的善男信女，发现了这三具棺材，不知要多么惊诧？嗯，那挂单和尚与古月禅师，是个什么样的交情？”东海龙道：“这个，古月禅师倒没和我说过。但华大侠住在他的庵中，而他也放心让释湛在此挂单，当然是相信得过，交情决非泛泛的了。”

东海龙钉好棺材，问道：“柳女侠，你在临安可还需要逗留？”蓬莱魔女道：“我与耿照还要会一会辛弃疾。东园前辈，你呢？”东海龙道：“柳女侠，你若是没有别的事情，我倒有一事相求。”蓬莱魔女道：“清瑶绵力所及，当效驰驱，请前辈吩咐。”东海龙道：“实不相瞒，我这次来到江南，实是为了我那不肖的二弟。”四霸天中南山虎南宫造排名第二，东海龙口中所说的“不肖的二弟”，指的就是他了。

蓬莱魔女道：“你说起来，我倒要告诉你一件事了。我在千柳庄曾碰见过你的二弟，他和那柳元甲、金超岳似是一路，只怕也有私通金寇的嫌疑。”东海龙叹口气道：“岂止嫌疑，他结交了一股长江水寇，要待金虏南侵之时，作为内应。他早已另外拜了大哥，与我反而若不相识了。”蓬莱魔女心道：“怪不得我在千柳庄之时，听得樊通称他二哥，原来他果然是另外有了一个大哥。”问道：“他这大哥却又是谁？”

东海龙道：“是一个隐名的魔头。我几经查探，只知那人是长江口外一个小岛的岛主。他们还有一个三弟，名叫樊通，手下有数千水寇。这帮水寇的首领，名义上是樊通，实际都是听那大哥指挥的。下月初五，他们都要在那小岛上集会，商议接应金兵之事。听说那魔头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江南武林，陆路以柳元甲为领袖人物，水路就是那隐名的魔头了。我怕孤掌难鸣，这次本是想请华大侠相助的，岂料还未来得及和他一提此事，他已是走了。”

蓬莱魔女慨然说道：“下月初五，距今还有十八日之多，赶得及的。我会了辛弃疾之后，助你一臂之力便是！”

耿照忽道：“我也愿意追随。”东海龙诧道：“耿公子，你何必去冒此险？”蓬莱魔女微微一笑，说道：“让他一同去吧。南山虎有个仇人，是他的好朋友。这人到了那天，多半也会到那岛上。”耿照果然是为了挂念珊瑚，因此不愿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和她会面的机会的。耿照给蓬莱魔女说中心事，不觉黯然。

东海龙已钉好棺材，抬头一看天色，东方已现出鱼肚白，说道：“咱们该拜别老禅师了。”点起香烛，正要叩头，蓬莱魔女忽地悄声说道：“嘘，似是有人来了！”三人连忙躲藏起来，一观究竟。

只听得“卜”的一声，一颗石子落在石阶，这是夜行人“投石问路”的手法，东海龙与蓬莱魔女都是江湖上的大行家，决意静观其变，当然不露声息。

过了片刻，一个声音说道：“你刚才不听见箫声笑声？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早已走得远了。这庙里还能有什么人？进来吧！”东海龙认得是那挂单和尚释湛的声音，不由得心头怒起，想道：“这秃驴果然真是诈死。古月禅师收留了他，他却恩将仇报，哼，这回我非叫他真死不可！且先看看和他同来的又是何人？”

另一个声音接着说道：“笑话，你当我是怕了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不成？不过你的主人既然是要斗智不斗力，我也只好从他。我投下这颗石子是想试探那女娃子在不在这古月庵内？”话声未了，两条黑影已越过围墙，落在大雄宝殿外面的天井。这另一个人也是和尚，正是被蓬莱魔女迫得他跳下西湖的那个番僧——竺迪罗。

释湛道：“好，戒日法王，你把解药交给我吧。”竺迪罗道：“你须得答应助我一臂之力，擒那女娃儿。”释湛笑道：“戒日法王，你武功精强，又擅使毒，为何还对付不了一个女娃儿？”竺迪罗道：“你不知道，那女娃儿虽非我的敌手，本领也很不错。普通毒药，对她未必生效，若用剧毒，我可还舍不得害死这美貌的娇娃呢。黑白修罗，我也想收服他们作我仆人，是以要你相助。”释湛道：“看在你与我家主人的交情份上，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但你也必须卖我这个人情，把解药给我，还得给我瞒住主人。”竺迪罗道：“知道啦，别啰唆了，见了古月禅师再说。”

蓬莱魔女大为奇怪，心道：“这秃驴要讨什么解药，难道还能将古月禅师救活不成？他是个出家人，却又有什么主人，当真是稀奇古怪！”

那两个和尚走上台阶，一眼看见大雄宝殿内的三具棺材，吓了一跳。

竺迪罗道：“不妙，看这情形似是有人来过了？”释湛面如土色，一言不发，三脚两步，疾奔进去。

古月禅师的棺材头立有灵牌，东海龙点的香烛也还未熄灭，释湛看了这个情形，惊异不定，喘着气叫道：“把解药给我！”

就在说这话的时间，以迅捷无伦的手法，把棺材钉拔起，将棺盖揭开。

竺迪罗在一旁冷冷说道：“用不着我的解药了！也好，我这解药珍贵非常，比魔鬼花更为难得，我自己也只有一颗，省下来更好！”释湛茫然松手，“砰”的一声，棺材盖上。释湛伏在地上，咚，咚，咚地叩了三个响头。

竺迪罗笑道：“天下除了你的主人之外，想不到这老和尚也能受你三下响头，你也总算对得住他了。”释湛缓缓起立，走近一步，蓦地啐了竺迪罗

一口，厉声喝道：“你骗我，你是使了无可解救的剧毒，杀了古月禅师！”呼的一声，声出掌发！

只听得“镗”的一声，大雄宝殿的巨钟无人敲击，却突然响了起来，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原来竺迪罗见释湛神色愤怒，早防他突下杀手，为古月禅师报仇，一闪闪开，释湛的劈空掌力撞到了钟上，就如有人用锤敲击一般。

东海龙正是躲在悬挂大钟的横梁之上，藉着一面匾额，作为遮掩，见此情状，也不禁暗暗吃惊，心道：“这和尚的功力好纯，只有在我之上，绝不在我之下，看来是不用我出手相助了。”东海龙初时以为这释湛是害古月禅师的凶手，本拟杀他的，如今见他如此动作，情知其中定有蹊跷，遂决意再作旁观，让他和竺迪罗先打了一场再说，说不定还可以从这二人口中，探听得更多秘密。

东海龙以为这两个和尚必定有一场好斗，哪知心念未已，只听得释湛一声厉呼，“好，你下得好毒手！”已是倒在地上！

竺迪罗淡淡说道：“你现在可知道我并不是说谎了吧？”东海龙和蓬莱魔女正想跃出，听他这句话说得甚为突兀，不觉都是一怔，暂且缩手。

释湛喘着气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竺迪罗道：“我在你身上下的毒，就是魔鬼花之毒，也就是古月禅师所受之毒，这种毒粉，常人中了，立时身死。但你现在可没有死，我问你，以你的功力，大约还能支持多少时候？”

释湛吸了口气，运功御毒，试探毒性，过了一会，缓缓说道：“大约还可以支持一个时辰。”竺迪罗道：“古月禅师的功力比你如何？”释湛道：“当然是在我之上！”竺迪罗道：“着啊！他的功力既是在你之上，当然不止支持一个时辰。可见他虽是中了毒，但致死之由，却并非是由于中毒。杀他的另有其人！好，现在我把解药给你，这解药本来是想让你给古月禅师的，你可以相信我不是骗你了吧？哈哈，为了要你相信，我不惜糟蹋了硕果仅存的一颗解药，也总算对得住你了。你答应助我擒那女娃儿，这诺言可不能反悔。”

竺迪罗拈出解药，走过去正要递给释湛，释湛蓦地跳了起来，却不接解药，叫道：“且慢，你必须说个清楚，杀古月禅师的究竟是谁？”

这正是蓬莱魔女与东海龙所要找寻的谜底，两人都屏息呼吸，竖起耳朵，听竺迪罗答话。

竺迪罗笑了一笑，缓缓说道：“凶手是谁，你应该猜想得到。天下虽大，除了你的主人，还有谁能有这本领，在举手投足之间杀了古月禅师？”

释湛面色灰白，喃喃说道：“我的主人，我的主人？”竺迪罗道：“当然是你的主人。古月禅师是给他用闭穴断脉的功夫杀的，你看不出来么？”释湛一声长叹，说道：“罢了，罢了，古月禅师，我对不住你，我也不能为你报仇。我无意杀你，但我毕竟还是做了帮凶。我要想救你，而又心与愿违。我罪无可赎，只有相随你于地下了！”只听得“波”的一声，白光一闪，释湛拔出了一柄匕首，最后那一句话还未说完，已是把这匕首刺进自己的胸膛！

竺迪罗大吃一惊，叫道：“释湛，你怎可如此？”他大惊之下，忘记了手上还拈着解药，扑上去要将释湛拉起，双手一伸，那颗药丸跌落地上，骨碌碌地滚到了神案底下。

竺迪罗眼光一瞥，只见匕首插在释湛的胸膛，只露出少许木柄，在中毒之后，再受如此重伤，纵有仙丹，只怕也难救活。竺迪罗弯下了腰，想要拾取解药，忽觉微风飒然，似有暗器射到。竺迪罗挥袖一拂，说时迟，那时快，

只听得呼呼两声，蓬莱魔女从佛像后面跳出，东海龙也在同一时候，从梁上跳下来。

蓬莱魔女射出的两根尘丝给他拂落，剑诀一领，一招“玉女投梭”，剑光如练，便即向他刺来。竺迪罗腰板尚未挺直，以足作轴，倏地便转了一圈，蓬莱魔女刺得快，他也闪得巧，这一剑竟未能刺中。

竺迪罗腾地飞起一脚，踢蓬莱魔女持剑的手腕，蓬莱魔女焉能给他踢中，剑锋一转，拂尘呼呼风响，迎头罩下。竺迪罗挥袖拍出，解开了蓬莱魔女的天罡尘式。

东海龙心道：“释湛不知是死是活，必须擒住一个活口。这秃驴武功极高，只怕柳女侠未必是他敌手。”权衡轻重，顾不得先去察看释湛的伤势，便上来给蓬莱魔女助攻。

东海龙是四霸天之首，所练的混元气功，也是武林一绝，一掌拍出，热风呼呼。竺迪罗还了一掌，两人都不禁晃了一晃。竺迪罗暗暗吃惊，心道：“这老匹夫虽是不及这女娃儿，却在黑白修罗之上。想不到中上竟是藏龙伏虎，处处都有能人。”

他虽有魔鬼花配制的毒粉，但因解药已经失落，而对方蓬莱魔女的拂尘，每一拂都带着劲风，东海龙的掌力也是非同小可，生怕撒出毒粉，害不了人，反害自身，因而也就不敢使用。

耿照正是躲在神案底下，拾了那颗解药，一跃而出。蓬莱魔女叫道：“照弟，把这位大师扶进去。”要知释湛已是死多活少，倘若再受误伤，那就连万一的希望都没有了！所以蓬莱魔女要耿照赶快扶他躲进后堂。

在掌风激荡之中，耿照虽然练过大衍八式，身形也禁不住摇晃，恍如置身惊涛骇浪之中，情知插不进手去，只得听从蓬莱魔女的吩咐，把释湛抱起，避进后堂。

竺迪罗喝道：“往哪里跑？”他背向耿照，忽地反手一掌，劈空掌力，竟是对准了耿照的方向扫来，就似背后长着眼睛一般。幸而蓬莱魔女早就防他有此一着，忙把拂尘一挥，切断了竺迪罗的掌力，饶是如此，耿照也还是略受波及，身形一个踉跄，险险跌倒，跌跌撞撞地从死里逃生，进了后堂。

蓬莱魔女怒道：“你这秃驴好狠，连同伴也要杀害！”唰唰两剑，迫得竺迪罗连退三步。

竺迪罗叫道：“释湛，大丈夫死则死耳，你可不能丢了你主人的面子，泄漏机密。”东海龙运掌急攻，竺迪罗应付不暇，再也不能分神说话。

竺迪罗掌力沉雄，出手迅若雷霆，三十招之内，居然未露败象。蓬莱魔女大怒，把天罡尘式与柔云剑法的精妙招数尽数使出，一刚一柔，配合得妙到毫巅。剑光闪烁，似前忽后，似左忽右，就似有十几个人同时使剑向竺迪罗攻来，那柄拂尘，盘旋飞舞，紧紧罩着他的身形，更是厉害。竺迪罗在两大高手攻击之下，竭力支持，终是处在下风。

东海龙虽是较弱，混元气功发挥到了极处，掌力有如排山倒海，也足以裂石开碑。竺迪罗要用大部分的精神应付蓬莱魔女，一个照应不到，蓬的一声，便中了东海龙一掌，饶是他身有护体神功，也禁不住眼睛发黑，“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摇摇欲坠！

蓬莱魔女要擒活口，一剑刺他穴道，竺迪罗武功也真个精强，在受伤之后，居然还能运用上乘的卸字诀，蓬莱魔女的剑尖沾着他的衣裳，竟自滑过一边。这也是因为蓬莱魔女要用剑刺穴，剑走轻灵，劲力不能用得大强的缘

故。

东海龙道：“ 柳女侠，别再手下留情，先把他打伤再说。 ”

蓬莱魔女运剑如风，剑剑指向竺迪罗要害，喝道：“ 你还要顽抗么？赶快实话实说，还可饶你性命。 ”

竺迪罗纵声笑道：“ 你们要想杀我，只怕也未必容易！ ” 蓦地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突然一掌向东海龙劈去，掌力大得出奇，东海龙竟给他震得接连退出了七八步，兀是未能站稳脚跟。

蓬莱魔女大吃一惊，恐防他向东海龙再下杀手，连忙尘剑兼施，唰唰唰连环三剑，疾攻竺迪罗要害，拂尘一展，千丝万缕，罩将下来，经过她的玄功妙用，便如无数利针，遍袭竺迪罗全身穴道。竺迪罗喝道：“ 你当我当真怕了你么？ ” 呼的一掌拍出，把蓬莱魔女的剑点震歪，连环三剑，剑剑落空；大袖一挥，又把蓬莱魔女的拂尘也荡开了。蓬莱魔女大为惊异，心道：“ 怎的这秃驴在受伤之后，功力反而更加强了？可真是邪门！ ” 她摸不到竺迪罗深浅，一时间不敢鲁莽从事，缓了攻势，却展开身法，隔在竺迪罗与东海龙之间，防备他向东海龙追击。

哪知竺迪罗正是要她如此，蓬莱魔女攻势一缓，竺迪罗已腾出手来，把手一扬，只见一团烟雾，突然飞出，烟雾中还杂着嗤嗤声响，这是竺迪罗的一种歹毒暗器，在烟雾掩盖下足射出了一把梅花针。蓬莱魔女急忙退后，闭了呼吸，挥舞拂尘，将黑暗中射来的梅花针打落。东海龙叫道：“ 这秃驴要逃！ ” 以混元气功发出劈空掌，劲风扫荡，把烟雾吹散，只听得竺迪罗的声音已从外面传来，哈哈笑道 :“ 洒家无暇陪你们玩耍，有胆的你们就追来吧！” 他在烟雾掩护之下，早已逃之夭夭，去得远了。

蓬莱魔女见东海龙的劈空掌力不逊先前，知他没有受伤，放下了心。这时，他们一来因为摸不到竺迪罗的深浅，觉得他的武功太过怪异，追上去也未必就能将他活擒，二来也急于要给释湛施救，希望能留得一个活口，也就只好让竺迪罗逃走了。原来竺迪罗练有一门邪派的奇特内功，名为 “ 天魔解体大法 ”，在自伤肢体之后，功力可以陡然增强一倍。他第一次吐血是因受了东海龙掌力之伤，第二次吐血却是他自己咬断一小片舌尖，施展 “ 天魔解体大法 ” 喷出的血箭。所以在第一次吐血后功力大减，而在第二次吐血后却又忽地增强，就是因为这门邪法的缘故。但因这门邪法，极伤元气，只能暂救燃眉之急，绝不能长久支持，故此他在一掌击退东海龙，打开缺口之后，便要急急忙忙逃走。他说是不怕蓬莱魔女，其实正是心中害怕。

蓬莱魔女与东海龙走进后堂，只见耿照盘膝坐在地上，释湛的身子则斜靠着墙，胸口插的那柄匕首尚未拔出，面上已无一点血色。

蓬莱魔女先问耿照道 :“ 不碍事么？ ” 耿照吸了一口气，站起来道 :“ 幸没受伤。但这位大师，他不肯服药，唉，看这样子…… ”

原来耿照刚才受了竺迪罗掌力的余波，胸口发闷，也是有气无力。他盘膝而坐，乃是运那大衍八式，这才得恢复精神。

东海龙颇通医道，于耿照重浊的呼息中觉得有点不对，无暇多说，三指一扣，便搭上他的脉门，蓬莱魔女道：“ 怎么？他可是…… ” 东海龙松了口气，道 :“ 不错，你果然幸没受伤。但你可是身上有病么？ ” 耿照诧道 :“ 病？我没有什么病呀！ ” 原来耿照日前所中的公孙奇 “ 化血刀 ” 之毒，毒质深藏 “ 隐穴 ” 之中，未曾到期，外表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但这次他因受了竺迪罗的劈空掌力波及，在运功调匀气息之时，就显得较常人稍为重浊了，而且

呼出的气息也微带臭味，既然不是受伤，那就是有病的迹象了。

蓬莱魔女听了东海龙这么一问，瞿然一省，也不禁犯疑，心道：“以耿照现有的功力，虽然不足以挡竺迪罗的一掌，但那一掌我已给他消去七分力道，余波所及，他还是险些跌倒，又要运功静坐，才能恢复精神，这可真是有点奇怪了，他本来是应该禁受得起的。”当下说道：“也许你初到江南，不服水土，有了病也不自知吧？进城之后，请辛弃疾找个高明的大夫给你看看。”

东海龙心道：“他是什么病，我也看不出来，想临安的那些大夫，未必便能高明于我。不过，他既然还能运用内功，即使有病，大约也不是什么重症。”东海龙根本就不知道有“化血刀”这种邪派毒功，他把过了耿照的脉，只诊断出他未受内伤，当下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东海龙既然认为耿照的“病”无甚紧要，于是就把注意力移到释湛身上，释湛的伤势却是一眼就看得出来，他以匕首刺胸，直没至柄，伤得极重，所受的毒，身体无力抵抗，脉息已是细若游丝，纵有华忙再世，扁鹊重生，也是回天乏术的了。

东海龙叹了口气，骄指在他脑后的“风府穴”一戳，这是脑神经中枢所在，释湛还未断气，神经受了刺激，这作用便等于现代医术之给临死的人打“强心针”，可以令病人苟延残喘，获得片时清醒。

释湛缓缓张开双眼，东海龙在他耳边说道：“释湛大师，你可有什么话要交代么？今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释湛断断续续他说道：“戒日法王，他，他传来我主人的命令，要我这样做的。魔鬼花的毒粉，也是他交给我的。主人之命，我不敢违，但我实在是无意杀害古月禅师，所以我才把戒日法王找来，要他给我解药，唉，想不到的是我的主人还是对老禅师下了毒手，竟不让我知道！”他口中说的“戒日法王”即是竺迪罗，这是东海龙已经知道了的，当下连忙问道：“你的主人是谁？”释湛缓缓说道：“叛主乃是不忠，杀友乃是不义。我已负了不义的罪名，不能再犯叛主不忠之罪。我已以死自赎，请你们不要再迫我了！”

东海龙恳切说道：“大师，我不是迫你，我们只是欲明真相，不想古月禅师在死而已。……”话未说完，释湛已是眼皮阖下，寂然不动，东海龙一探他的鼻息，已断气了。

东海龙双手一摊，喟然叹道：“费了如许心力，还是得不出结果。”蓬莱魔女道：“也不是全无结果，古月禅师被害的内幕，已是逐层揭开了。”东海龙道：“可惜那真凶还是隐在幕后！”

他们将竺迪罗与释湛所透露的零星片段拼凑起来，大致可以描画出一个事实的轮廓，那不知名的凶手利用释湛与老禅师的交情，派他到古月庵卧底，事先却不让他知道要他作甚，临时才叫竺迪罗代传命令，送来毒粉，叫他下毒，杀害庵中僧众，嫁祸于武林天骄。想是刚在下毒之后，华谷涵追踪那个黑影，已是来到了古月庵，释湛不敢便走，只好诈死，随即又是东海龙与蓬莱魔女等人相继进庵，可惜对他的诈死都未觉察。

释湛不敢违背主人命令，又不愿杀害老友。他自以为想出了个“两全其美”之法，待到众人走了，他便立即去找竺迪罗，以助他活擒蓬莱魔女作交换条件，向他讨取解药，哪知早在他诈死的时候，他的主人已以闭穴断脉的绝顶功夫，取了古月禅师的性命！

蓬莱魔女说道：“从这些事实看来，给华谷涵从太师府中追出来的那条

黑影，与庵中窜出的那条黑影，都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这位释湛大师的主人了。”东海龙道：“不错，这个人可能是精于改容易貌之术，扮成武林天骄的模样，非常相像，以致连华大侠这等精明的人，也上了他的当。但这个人既非武林天骄，咱们却是添了一个真正的劲敌了！”

蓬莱魔女虽然也感到有了这么厉害的一个对手，实是堪忧，但武林天骄的疑凶之嫌，可以洗脱，她心上的一块大石头却是可以放下来了。

耿照叹道：“我道那番僧有那么风雅，会得午夜荡舟？原来他是给释湛作接应的。可惜柳女侠在湖滨交手之时，未知他的来意，手下留情。”

蓬莱魔女道：“这番僧万里远来，潜入江南，想来还不会就走，咱们以后再搜查他的踪迹吧。释湛已死，要知道谁是他的主人，只有着落在这番僧身上了。唉，可惜这些事实，不能让华谷涵知道。”言今及此，不觉黯然。

这时已是天光大白。东海龙道：“咱们可应该走了。”

蓬莱魔女点了点头，正要动身，东海龙忽又说道：“柳女侠，你等一等，你还不能这样就走！”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愕然问道：“什么事？”东海龙笑道：“你这身装束，如何去得？”要知临安乃是南宋的京都，不比冀北平原可以由江湖人物驰骋。蓬莱魔女一个美貌女子，背插拂尘，腰悬长剑；一到市区，定然惹人注目，只怕大人小孩都要围上来看她，如何还能访友？蓬莱魔女苦笑道：“这倒是我的疏忽了。只是如今仓猝之间，哪里去找男子的衣裳更换？”东海龙想了一想，说道：“有了，华大侠的房间里想必还有他的衣服留下，你就暂且借用一套吧。他是住在方丈室后进东首的第一间房间。”蓬莱魔女粉脸微红，笑道：“也只好如此了。”

东海龙道：“这位释湛大师自杀殉友，虽然一时糊涂，也还算得是个义气深重的汉子，我给他收殓，等你们换装。”

蓬莱魔女进了华谷涵的房间，只见桌子上铺着一张纸，纸上墨渖犹新，写有几行诗句，“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崇云自不知。”这是李义山一首赠别友人的诗，本是一首七律，但华谷涵只写了前面四句，就匆匆离开了。

蓬莱魔女看了这四句诗，不觉心头怅触，想道：“这本是李义山写给他的一个‘同年，的，（科举时代，同榜考中的士子互称同年。）他与那位同年，彼此欣慕对方的才名，结成知己，分手之时，依依不舍，故作此诗，华谷涵别的诗句不写，只写李义山这半首诗，看来真是含有深意。他与武林天骄齐名，‘芳桂当年各一技’，莫非就是隐含此意？但‘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崇云自不知。’不但只是伤别，还有一片迷茫怅惘的心情，这又似乎是对我而言了。”

蓬莱魔女想到华谷涵与檀羽冲本来可以成为好友，事实上他们从前也是彼此互相钦佩的，想不到如今竟忽而成了敌人，而自己插足其间，只怕也是造成他们变成仇敌原因之一。蓬莱魔女思念及此，也不觉怅怅惘惘，悲从中来，难以断绝。

朝阳已开始透进窗户了，蓬莱魔女瞿然一惊，心道：“水流花落，各自随缘，只有任它将来如何变化吧。此地不宜久留，我是应该快些换装走了。”她选了一件长衫，披在身上，虽然嫌长了一些，衫角沾地，也还勉强可以相就。再找一方巾，盖在头上，遮过了头发，结成当时儒生所常戴的头巾，装束好了把拂尘藏在宽袍大袖之中，揽镜自照，已变成了一个俊俏的书生。

蓬莱魔女走出大雄宝殿，东海龙亦已把释湛的尸体装好棺材了。东海龙笑道：“ 好，别人只会把你当作谁家的贵介儿郎，绝不会想到你是个纵横冀北的女侠了。咱们走吧！ ”

三人离开古月庵，来到湖边，湖上已有游人。蓬莱魔女眼尖，一眼望去，一只画舫中有一个胖胖的歌女，正是昨晚给竺迪罗唱曲的那个女子，蓬莱魔女道：“ 照弟快走，别要给她认出了咱们。 ”耿照笑道：“ 昨晚星月朦胧，她在湖中，谅也看不清楚，何况你又换了装？ ”话虽如此，小心为上，一行三众，还是加快脚步。但在湖滨，白日青天，虽然加快脚步，却也不便施展轻功。

那只画舫中有三个官员模样的人，其中一个道：“ 我点一首前科状元公于湖先生的西江月。 ”南宋词风极盛，客人点唱，都是选些时人所作的新词。那歌女轻启珠唇，娇声呖呖地唱道：“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 ”

耿照道：“ 看来似是三个外地来的不甚得意的小官。点这阕词发发牢骚，故示高雅。 ”

蓬莱魔女叹道：“ 金虏南侵在即，他们居然还有如此闲逸的心情，想要随遇而安，以‘ 世路而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 ’自鸣得意！张于湖有许多佳词，‘ 六州歌头 ’中的‘ 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忧民忧国，足以振奋人心，他们却不点唱。 ”耿照笑道：“ 这些‘ 雅 ’得俗不可耐的官员，但知醉生梦死，管他作甚？ ”众人加快脚步，那只小船也划到湖心，去得远了。但蓬莱魔女把眼望去，那三个官员立在船头，似乎还在朝着岸上看来。蓬莱魔女却也不放在心上。

走过了白堤，东海龙道：“ 我要回去向丐帮的李帮主报告消息，不能陪你们去见辛将军了。 ”原来东海龙就住在临安南丐帮的总舵之内，昨晚华谷涵夜探太师府，东海龙来古月庵探听结果，这件事是告诉了李帮主的。故而东侮龙要赶着回去，怕他等得心焦。蓬莱魔女道：“ 既然如此，你把辛将军的地址给我。咱们再约个地方见面。 ”东海龙沉吟半晌，说道：“ 李帮主古道热肠，本是个值得结识的汉子。但你以北五省绿林盟主的身份，潜入江南。却不方便到丐帮总舵，与一大群化子见面。这样吧，明日一早，你到六和塔脚下等我，我带李帮主来与你会见。六和塔在钱塘江边，月轮山上，远远就能望见，最易记认。 ”

说定之后，蓬莱魔女向东海龙要了辛将军的地址，便即分手。她改了男子装束，与耿照一同进城，果然没有惹出什么麻烦。辛弃疾在一条比较偏僻的横街，租了一间破落户的屋子。他们按址寻找，不多一会，也就找到了。正是：

公义私情两愁绝，武林奇女入京都。

欲知他们会见辛弃疾之后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金戈铁马悲慷气 裁剪冰绡血泪词

看门的护兵是以前服侍过耿京的马弁，认得耿照，不用通传，便带他们进去。那小护兵悄悄说道：“辛将军这几天心里很闷，我见他常常一个人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也不知想些什么，老半天不说话。茶不思，饭不想的，只怕要闷出病来。耿相公，你来得正好，劝一劝他。”

耿照走近书房，只听得铮铮声响，原来辛弃疾正在以剑击柱，按拍高吟，耿照小声说道：“稼轩想是又得新词了。咱们且别扰乱了他的清兴。”

只听得辛弃疾声音高亢，那激昂慷慨，满腔悲愤的情怀都似要从词中发泄出来，唱道：“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南宋偏安江南，正是三国时代吴国所占的疆土，辛弃疾将曹操侵吴，被孙权（仲谋）击败的故事，比拟今日的金兵南侵，缅怀古代英雄，而兴挥戈杀敌的壮志。激昂慷慨，令人热血沸腾。耿照忍不住大叫道：“好，好词！”

辛弃疾倏然收剑，踏出房门，哈哈笑道：“我道是谁，原来你来了。这位——”蓬莱魔女笑道：“辛将军认不得我了？”辛弃疾定睛一瞧，大笑道：“原来是柳女侠，你改了男子装束，我还只道是照弟结交的少年英雄呢。请进，请进。”

坐定之后，辛弃疾说道：“华大侠前几天到过这里，还说起你们。柳女侠，你可见过他了？”蓬莱魔女黯然说道：“见过了。他昨日已离开临安，我恰好赶上和他见了一面。”辛弃疾稍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但也只知华谷涵是对蓬莱魔女私心爱慕，至于武林天骄的那段纠纷，他却是毫不知情了。他见蓬莱魔女神色黯然，还只道她是伤离恨别，心里反而暗暗为谷涵喜欢，想道：“看来不只男的有心，女的也有意。”便安慰蓬莱魔女道：“华大侠热心为国，四处奔波，令人敬佩。我和他已约好将来在军中见面，柳女侠也不愁没有与他会面之期。”

蓬莱魔女不愿多谈她的私事，淡淡一笑，扭转话题，说道：“大家都是执戈御敌，见不见面都是一样。辛将军，你词意沉雄，但却似颇有心事。这是何故？依我看来，今日并非没有孙仲谋这样的英雄人物，虞允文将军名副其实，当真是允文允武，辛将军，你自己也是文武全才，上马能杀贼，下马能草露布的英雄，比之孙仲谋，也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何用慨叹？”辛弃疾唱然叹道：“你太看重我了。柳女侠，但你却有所不知，朝廷之事，言之实是令人气愤。”

辛弃疾叹了口气，接着说道：“金虏南侵的消息传来，最初廷议纷坛，主和派由魏良臣倡议，甚为得势。有请皇上迁都避敌的，甚至还有请皇上向金虏上表请罪的。后来文臣中的陈康伯，武将中的刘锜等等正直大臣，慷慨陈言，驳斥了主和谬论。皇上终于也明白了求和避敌，大宋即难免覆亡，这才起用刘锜为‘江淮制置使’，备战待敌。

“如今全国人心振奋，主和派的气焰，是被压下去了。魏良臣连一个‘和’字也不敢出口了。可是主和派诸人，仍是柄国当权，备战的将领，却受到诸多制肘！

“即以虞允文将军的处境而论，他奉命守江御淮，单骑出京，收编散兵游勇，招募民兵，短短几月，即练成一支劲旅，朝廷应如何嘉奖才对，但主

和派反而弹劾他，说他不该擅自收编其他将领的溃卒，有越职权。那些畏敌如虎，闻风先遁的将领，十九躲到后方，甚至连人影也找不到，散兵游勇，总得有个安置。刘锜上表替虞允文辩解，皇上明白了实情，这才没有加罪于他。主和派弹劾不成，却又藉口怕虞允文浮报兵额，要派什么点兵官去点过兵丁数目，这才能发足粮饷。在未清点名额之前，只能按所报的折半发给。拖延至今，过问题尚未解决，你说气不气人？”

耿照道：“好在老百姓都非常爱戴虞将军，知他军粮不足，纷纷输粟劳军。当真是要粮有粮，要人有人。我在虞将军的帐下虽然时日无多，老百姓但求有人能够为他门抗敌，不惜毁家抒难的感人事例却见了不少！”

辛弃疾又道，“再说到咱们这支义军，令叔临终之时，要我挑起这副担子。我带了这支义军渡江，请朝廷安置。朝廷如今还是未有明文发落。皇上召我进京奏对，只陛下召见了一次，说是叫我等待后命，至今一月有多，也还是没有下文。我又不敢擅自离开京都，回到军中，金虏南侵在即，我在这里度日如年，你说怎不心急？

“这还罢了，前几日我听得风声，说是禁军都指挥王俊，正在多方活动，请皇上派他去收编这支义军，做这支义军的统帅！我不是想与他争权夺位，可是这，这个王俊，实在不是好人，你可知道？……”

耿照不待辛弃疾把话说完，已是骇然说道：“王俊？不就是从前诬告岳飞的那个坏蛋？”辛弃疾叹口气道：“不是他还有何人？他内有司礼太监洪公公给他撑腰，外有魏良臣作他奥援，势力可还真不小哪！”耿照大怒道：“他敢到咱们义军中作统帅，弟兄们先就把他宰了。”辛弃疾叹道：“这可就要激起兵变了！”正自感到应付为难，说到这里，那小护兵进来禀报。

那小护兵呈上一张大红帖子，说道：“刘大人到来拜会将军。”蓬莱魔女与耿照听得“刘大人”三字，都提起了精神，眼睛瞧着那张帖子。辛弃疾笑道：“不是刘锜，是刘锜的侄子刘直夫。刘锜统兵在外，委他做‘江淮制置使’的‘京都留守’（等于现代的战区司令长官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之类职务）。此人年少得志，虽说是出于叔父提携，却并无纨锜子弟作风他不但颇有才干，而且颇有几分豪情侠义，和我很谈得来。前几天我还曾在他家里痛饮一场，饮到酣时，纵谈国事，他也曾似我一样击剑悲歌。只不知他这次到来，是回拜还是有事？

蓬莱魔女不想泄露身份，虽说这刘直夫不同于一般俗吏，见了面究竟也要多费解释，便与耿照回避到屏风后面。辛弃疾吩咐护兵请客。

刘直夫一走进来，便与辛弃疾作揖说道：“稼轩兄，恭喜，恭喜！”辛弃疾怔了一怔，道：“喜从何来？”刘直夫道：“日前兵部尚书奉圣上面谕，议订你的官职，现在兵部授你为承务郎，参赞军务，正是分发家叔军中，兵部文书已经到达，要我催你克日赴任，你不是正为出处焦虑，在京中住得不耐烦吗？这回可遂你的志愿了。”

“承务郎”是个不大不小的六品官衔，由兵部直接委任，而无须由皇帝下诏，委任的文书也是由直属长官发，而非送给本人，刘锜不在京都，故此便由他的京都留守转达这道命令了。

辛弃疾沉吟半晌，说道：“兵部文书就只是授我这么一个官衔么？还有没有其他命令？”刘直夫歉然说道：“承务郎是委屈了吾兄大才，但这个六品官儿却是由圣上交由兵部议订的，与众不同，可见吾兄的名字，也早已留在帝心了。”刘直夫这些话当然是安慰辛弃疾的。要知辛弃疾率领义师来归，

轰动朝野，论功行赏，至少也应该是个二品三品的将军，皇帝记得他的名字，那是当然之理，如今交由兵部议订，只给他一个六品官儿，那已是大大贬抑了他，决不能说是青眼有加了。

辛弃疾道：“我不是嫌官大官小，执干戈而卫社稷，作个小兵，我也是乐意之极，何况还是追随令叔呢。只是我想知道我带来的这支义军，朝廷却作何安置？”

刘直夫叹了口气，说道：“实不相瞒，家叔曾上过几封奏折，保荐吾兄作为统帅，所率的义军编为正式官军。如今兵部明令已颁，家叔此议已被废弃了。据我所知，关于这支义军，还有另外两种安排，正在等候圣上作最后的决断。”

辛弃疾道：“哪两种安排？”刘直夫道：“大臣陈康伯上疏，请圣上重用虞允文将军，赋予他以收编一切散兵游勇之专责，兼领这支义军，收编之后，拨归家叔节制。这是一种安排。第二种安排，是太师魏良臣上疏，奏请圣上，将禁军指挥王俊外调，统领这支义军。”

辛弃疾道：“第二种安排，千万不可。义军兄弟，谁不知道王俊是曾作秦桧帮凶，谋害了岳少保的奸人？若他胆敢去接帅印，定然激起兵变！”

刘直夫道：“朝中正直大臣，人人也知有这危险。但秦桧是当今圣上曾重用了十几年的宰相，他死后多年，党羽依然盘踞朝廷，大臣可以上疏反对王俊外调，但却不便向圣上提起这件旧事，作为反对王俊的理由。这么一来，大臣的反对，只怕就未必及得上魏良臣保荐的有力了。不过，圣上因为反对王俊之人甚多，如今也还在犹疑未决。”

辛弃疾叹口气道：“可惜我根本没有再次陛见的机会，否则必将犯颜直谏，痛陈利害！”刘直夫沉吟半晌，说道：“机会也还是有的。吾兄虽是个小小的承务郎，由兵部直接委派，但却是由皇上交由兵部议订的，按规矩吾兄可以上个谢恩折。对这支义军该当如何安排，吾兄在折中也可以有所献议。吾兄是率领这支义军渡江南归之人，如今又不是力争官职，向圣上进言，或许能邀天听。”

刘直夫告辞之后，耿照与蓬莱魔女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耿照说道：“这支义军是我叔父一手创立的，倘若落在王俊手中，我叔父也死不瞑目！”

辛弃疾击案说道：“当然不能落在王俊手中，我拼了一死，也将直谏。在谢恩折中，不但要反对以王俊统军，我还要揭发奸臣误国之罪！”

蓬莱魔女叹气说道：“辛将军，你勇气可嘉，但只怕你拼死进言，这一封谢恩折也未必能够上达天听。”

辛弃疾道：“你怎么知道？”蓬莱魔女道：“你想想看，耿照托你由刘锜进呈皇帝老儿的他父亲那封遗书，如今是落得个怎么个结果？”辛弃疾道：“不错，我正在奇怪，这件事怎么这许久都没有下文，照弟，你这次进京为了何事？是否奉诏而来？”

耿照道：“‘诏’是奉了，可惜却是奸人所传的圣旨。”当下蓬莱魔女与他将日来的种种遭遇告诉了辛弃疾，蓬莱魔女道：“我已查得实情，宫中的司礼太监那个叫做什么洪公公的，与魏良臣里外勾通，洪太监掌管奏章与圣谕的收发，你一个小小的官儿，所上的谢恩折，他给你扣留下来，皇帝老儿根本就不会知道！”

辛弃疾捶胸长叹道：“国事如此，夫复何言！”耿照想起自己父亲的数十年苦心，付之流水，也是十分难过，更无言语可以安慰辛弃疾了。

蓬莱魔女若有所思，半晌忽道：“辛将军，你写这封谢恩折吧，将耿老伯那封遗书被扣之事，也写进去。”辛弃疾诧道：“你不是说我这个小小官儿的谢恩折，决难上达天听吗，何以你又主张我写？皇上看不到，那又有什么用？”蓬莱魔女道：“我亲自给你送去！”

此言一出，辛、耿二人都是大吃一惊。辛弃疾道：“这个怕使不得吧？大内高手如云，禁卫森严……”蓬莱魔女笑道：“你敢拼死上疏，难道我就不敢拼死送信？深宫大内，虽是禁卫森严，只怕也还未必能够阻拦于我！那些大内高手么！嘿，嘿，要想捉我杀我，只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辛弃疾见过蓬莱魔女的本领，那次耿京被害，她帮忙辛弃疾擒拿那叛将张定国之时，张定国盘踞山头，居高临下，辛弃疾兵困峡谷，束手无策，当时就是由蓬莱魔女偷偷上了山顶，从数十丈的高峰，一跃而下，将张定国拿获的。以这等卓绝的轻功，蓬莱魔女刚才那一番豪语，确实也不是大言。

辛弃疾道：“好，既是别无良策，也只好姑且冒险一试了。柳女侠，你慷慨任侠，请受辛某一拜！”蓬莱魔女笑道：“彼此都是为了大宋兴亡，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何须拜我，赶快写吧！”

耿照给他铺纸磨墨，辛弃疾倚马才高，振笔疾书，洋洋数千言的一封奏折，不消一个时辰，也便写好了。说道：“照弟，你再给我仔细参详参详，看看其中可有什么不妥之处？”

耿照道：“吾兄这封奏折，犯颜直陈，痛陈利害，谋国之忠，溢于言表，不让贾长沙之流涕上疏专美于前，弟是不能更易一字的了。想皇上若非十分糊涂，读了也当感动。弟所虑的倒不是此疏……”

辛弃疾道：“那是何事？”耿照道：“皇宫广阔，房屋只怕不下千间，柳侠女又不熟悉宫中道路，怎知那皇帝老儿所在？”

蓬莱魔女道：“那也只有见机行事，碰碰运气了。好运气未必碰得上，但也总好过不试。”

辛弃疾道：“刘直夫曾入过宫禁，据说御花园中有座‘翠寒堂’，倚山修建，前面是一个大荷塘，周围栽植修竹，是人间最妙的避暑胜地。如今炎夏未过，皇上多半是住在翠寒堂中。你只要能够找到那座翠寒堂，将这封奏折放在书案上，即使不见皇上，那也有让他过目的机会了。”

蓬莱魔女接过那封奏折，说道：“有了这个线索，那就方便多了。如今天色不早，我先到皇宫附近蹓跶蹓跶，熟悉地形。”辛弃疾道：“好，你无暇吃饭，我给你准备一点干粮。倘若碰到意外，吃饱了也好动手。”

蓬莱魔女道：“照弟，今晚五更，我若是不能回来，你就不必再等我了。与东园前辈明早六和塔之约，你就单独去吧。也不必告诉他这件事情，免得误了他的正事。”她是顾虑东海龙性烈如火，若然知道此事，怕她陷在宫中，只怕也会闯进宫来，闹个天翻地覆，那就不但连累了东海龙，而且也会误了下月初五赴东海无名岛侦察奸人集会之事。

耿照含泪说道：“柳女侠放心，小弟省得。”要知蓬莱魔女本领虽高，但此去实是吉凶难卜，蓬莱魔女说的这番话就是预防万一，先给耿照来个交代的意思。耿照只恨自己的本领低微，无力相助。

蓬莱魔女拿了干粮，与辛、耿二人互道一声“珍重”，便即出门，这时已是天将入黑的时分了。

蓬莱魔女绕着紫禁城走了一周，走到了御花园墙外，好容易待到二更时分，便施展绝顶轻功，越墙而入。好在这晚碰巧月淡星疏，蓬莱魔女飞过围

墙，俨如一叶飘坠，落处无声，巡逻的卫护，竟是丝毫未觉。但见层楼丛叠，假山亭阁，星罗棋布，一望无涯，虽然知道有个“翠寒堂”，却不知坐落何方？蓬莱魔女只好瞎闯。走到园中深处，巡逻的卫护越来越多，蓬莱魔女虽是技高胆大，也不能不分外小心。园中有许多苍松古柏，蓬莱魔女为了防人觉察，索性飞身上树，以绝顶轻功，从这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似灵猿一般，在树上行走，找寻翠寒堂所在。

蓬莱魔女脚点树梢，“飞”过了十几棵松树，正自觉得这个办法巧妙，忽听得有人“噫”了一声，突然间一股劲风，从她身旁刮过，树叶纷纷落下。

蓬莱魔女刚刚落在一棵树上，连忙定着身形，屏息呼吸。只听得一个人笑道：“上官将军，你也大过虑了。只怕是飞鸟吧？”另一个道：“不对，不像是飞鸟的影子。”原来下面这两个人是宿卫军统领上官扶威与另一个御前侍卫。

蓬莱魔女听得他们的对话，知道他们也还不敢断定是人是鸟，便藉着茂密的树叶掩蔽身形，依然不动声息。上官扶威道：“小心为上，待我再打几掌试试。”

呼呼地接连发出几记劈空掌，蓬莱魔女周围那几棵松树，树动枝摇，树叶落了满地。

蓬莱魔女心头微凛，想道：“我只道宫中卫护都是一些酒囊饭袋，却不料也还有如此能人！”这人的劈空掌力大是不弱，他以掌力搜索，只要打到蓬莱魔女这棵树上，蓬莱魔女就决难隐藏。是依然不露声息，还是冒险立即转移，蓬莱魔女正打不定主意，忽听得“吱”的一声，一条黑影从她旁边的一棵树梢跃过第二棵松树，转瞬之间，没入林中。

那御前侍卫笑道：“原来是个猴子，和咱们开了玩笑。”上官扶威道：“猴子都是饲养在猴山之中，周围都有铁网围住的，怎能在园中到处乱跑？”那侍卫笑道：“上官将军有所不知，昨日那猴监饲猴之时，一不小心，给两只猴子窜了出来，尚未拿获，想来这只猴子就是从猴山逃出，在这里作怪的了。”上官扶威沉吟半晌，摇了摇头，说道：“不对，猴子在这么高的树上，影子似乎不应该有这么大！小心为上，咱们还是分头搜查去吧，要是偷进了刺客，事情可就大了。但也不必张扬，免得不是之时，惹人笑话。”上官扶威向那黑影逃走的方向追去，那御侍卫喃喃咕咕地说道：“疑神疑鬼，何苦来哉？”自言自语，也自走开了。

上官扶威眼力很是厉害，但也还不敢十分断定是人非猴。蓬莱魔女却吃惊不小，原来她在树顶上比上官扶威看得分明，那的的确确是一个人而不是猴子。那人的轻功本领，只有在她之上，决不在她之下，正因为那人的本领太高，所以才令上官扶威也迷惑了。

蓬莱魔女心道：“这人偷入宫中，不知所为何来？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昨晚已经走了，料想不会再折回来，偷入禁苑，而且也不像他们两人的身材，哎呀，倘若是金国派来的奸细，这可就不妙了。”

正自疑心不定，忽听得有人似在她耳边悄悄说话，声音极细，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这声音说道：“从这里向西走，走过第三座亭子，折向东走，走过一座假山，再向北走，可以看见一个荷塘，荷塘对面，山脚底下，有栋房屋，那就是翠寒堂了。”

周围树木静止，杳无人影，那人是在远处，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向她

传话的。蓬莱魔女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人的内功如此深湛，不但在她之上，只怕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比起此人，也是颇有不如，喜的是，这人既然暗中指点她的路径，想必不会是敌人了。蓬莱魔女在惊喜之外，更有几分奇怪，猜不透这个陌生人怎会知道她是要寻觅翠寒堂？

蓬莱魔女无暇仔细推敲，当下就依着那人的指点走去，果然见到了荷塘。

荷叶田田，莲花朵朵，恍如翠盖红裳，微风吹过，一水皆香。蓬莱魔女暗自叹道：“此地当真是仙境一般，这皇帝老儿也太会享福了。”

忽听得轻拢慢捻的琵琶声起，抬眼望去，只见翠寒堂外，临湖的一面平台，摆着堆满香花鲜果的几案。有个男子坐在当中，两个宫娥模样的女子随侍左右，其中一个手抱琵琶，正在开始调弄。

蓬莱魔女心道：“这男的想必就是皇帝老儿了，亏他还有如此闲情逸致。”琵琶声初起如“间关莺语花底滑”，瞬息一变而似“幽咽流泉水下滩”，颇出蓬莱魔女意料之外，心道：“怎的这乐声如此凄苦？”

手持拂尘的那个宫娥说道：“皇上，这首词是谁做的？良辰美景，奏此凄凉曲调，是不是有点杀风景了？”这男子果然是南宋的天子赵构，他叹了口气，说道：“你不必管，朕叫你唱，你就唱吧。”

那宫娥轻启朱唇，配合着乐声唱道：“裁剪冰绢，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煞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声声凄楚，赵构泪滴衣襟，蓬莱魔女也不禁心酸泪咽，想道：“他在金虏南侵前夕，听他爹爹这首以血泪写成的亡国之词，看来倒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并非全然糊涂。”

原来当年“靖康之耻”，徽钦二帝给金人掳去，（宋徽宗赵佶是赵构的父亲，宋钦宗赵桓是赵构的哥哥。）宋徽宗擅长文学，这首“燕山亭”词，就是他在被押赴燕京途中，自注“北行见杏花”而作的。这首词非常细致地描写了他的亡国哀思。初见杏花，就想起宫女，于是拿宫女来比杏花，都是“易得凋零”的，从宫女想起故国故宫，想凭双燕将这重重离恨寄回故国，可惜双燕是“何曾会人言语”。其实，即使双燕会人言语，但“天遥地远，万水千山”，它又怎知故宫何处？再想起“故宫”不能再回去了，连梦也恐怕梦不到了。当真是回肠荡气，不胜凄恻之至。

这首词写在二十年之前，宋徽宗早已死了，在金国统治下的沦陷区，这首词早已在汉人中私下传诵，但在江南则还是知者无多，更没人敢拿来演唱。蓬莱魔女心想：“这皇帝老儿若是稍有心肝，听了他爹爹这首词，也该奋起抗敌。”

琵琶嘎然而止，两个宫娥都是大为惶恐地望着赵构。

赵构深深叹了口气，说道：“朕今晚在翠寒堂听你琵琶，乐声是欢快也罢，凄凉也罢，朕都算得是享尽了帝王之福了。只怕他日羁身异域，举目无亲，北国风沙之中，只能听胡雁的哀鸣。”那两个宫娥惶然伏地，说道：“陛下何出此言？”赵构将她们拉了起来，缓缓说道：“这旨‘燕山亭’词是太上皇北狩途中的御制，（按：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当时宋人的谈话或文字纪载，为之隐讳，美其名曰‘北狩’。）有人抄了一份给我。如今金主完颜亮扬言要到临安来度中秋，胡马窥江，战云已布，朕恭聆上皇御制，能不兴

悲？”

蓬莱魔女心道：“原来这皇帝老儿乃是恐惧自己陷于父兄同样的命运。他不思报仇雪耻，却畏敌如虎，可堪浩叹！不过，只要他懂得伤心，也还不算是十分糊涂的昏君。”她在感慨之中又有几分奇怪，“是谁将他爹爹这首流亡词草抄来给他？朝中的文武大臣，未必有这么大胆？嗯，’抄这首词给他的人也真是有心之人！”

那两个宫娥面面相觑，不敢言语。有个小太监上来俯伏说道：“陛下今晚到哪座宫中安歇，还是传哪位贵妃娘娘到翠寒堂来，夜已深了，请陛下降旨。”赵构叹口气道：“朕哪还有心思作乐？今晚朕留宿翠寒堂，什么人都不宣召。你们也不要来唠唠叨叨了，让朕安静一宵。”那小太监大气也不敢透，应了一声：“是！”便退了下去。赵构道：“你们吩咐小宫娥给我焚香备茶，朕今晚在书房独宿，你们也无须伺候。”那两个宫娥道：“早已安排妥贴了，夜已三更，皇上龙体要紧，有什么奏章，明日再看吧，请陛下早些安歇。”赵构道：“好，你们倒很会体贴朕，但也不必你们多话了。这就进去吧。”

那两个宫娥陪着赵构进去，之后出来了两个侍卫，在翠寒堂外面站班。蓬莱魔女心道：“皇帝老儿今晚独宿翠寒堂，这倒是个难遇的良机。”当下折了手指般大小的一节柳枝，用重手法掷入荷塘，发出轻微的声响，那两个侍卫耳目灵敏，听得声响，赶忙到塘边来看，笑道：“原来是风飘落叶。”

蓬莱魔女乘他们注意分散的时候，早已绕过荷塘，以绝顶轻功，悄无声地进入了翠寒堂。翠寒堂中的御书房有灯光透出窗纱，蓬莱魔女很容易地就觅到了所在。她伏在屋檐的凹槽中，以“珍珠倒卷帘”的身法，足尖勾着檐角，看进屋中，只见赵构果然是独自一人，在书房里负手徘徊。忽地自言自语道：“是打呢，还是不打！打了兵败被俘，只怕连一个‘归命侯，都做不成！但若不打，束手就擒，那更是要与爹爹同一命运了。”

赵构自言自语了一会，忽地打开抽屉，拿出了一张羊皮，羊皮上有点点斑斑的血渍，又自言自语道：“这的确是我哥哥的笔迹，唉，真想不到他死得这么惨！”他唉声叹气，脸上却殊无悲戚之容，眉宇之间，似还隐有喜色。

蓬莱魔女眼光锐利，她在窗纱上用指甲刺穿了一个小孔，偷窥进去，赵构背向她坐，那张羊皮书却正好对着她。上面写的字虽是看不分明，但却可以看得出前面几行歪歪斜斜的字迹，鲜红刺目，乃是血写的草书，后面有十几行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乃是墨写的楷书，显然不是同一个人的手笔。蓬莱魔女怔了一怔，随即恍然大悟，“是了，送这张羊皮书给他的人，也定然是抄他爹爹那首词给他的那个人了。这人在他哥哥的血书之后，又续写了那么一大段，告诉他哥哥是怎么死的。”

原来赵构的哥哥，就是宋钦宗赵桓，他与父亲徽宗赵佶一同被金人所掳，赵佶年老，经受不起折磨，在被囚之后的第五年，（南宋绍兴六年，金熙宗天眷元年）病死“五国城”。赵桓却活到六十三岁，一直在过了三十多年的囚犯日子之后，其时已是完颜亮做了金国的皇帝，完颜亮生性残忍，在正隆六年，有一天忽然想起这个被囚了三十多年的宋帝，将他捉弄，竟然要这个六十三岁的老头，到校场去与另一个被囚的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赛马，完颜亮命手下用箭先后穿过耶律延禧与钦宗的心胸，钦宗坠马死，金主不准收尸，用马蹄践踏到泥中，作为葬礼。

宋高宗赵构有个心病，既怕金国兴兵灭他国家，但另一面又怕诸将北伐

成功，将他哥哥迎接回来，那时他皇位不保，是以最如意的算盘乃是与金国讲和，使他得以在江南偏安，当初他以十二道金牌，将岳飞召回，后来又听从秦桧的主意，将岳飞杀掉，就是由于这个心病。

如今他知道哥哥确实已死，他的心病已经消了。想起他哥哥死得如是之惨，虽则遂了自己的心愿，却也不由得兴起兔死狐悲之感，思念及此，心意立决，猛地击案叫道：“金虏欺我太甚，哼，哼，看来是非和他们一拼不可了！”

蓬莱魔女听了他这般言语，心头大喜，正想趁此机会，就进去把辛弃疾的奏折给他，并向他进言。忽听得赵构“咦”了一声，又自言自语道：“这并不是奏折呀，怎的也放在这里？”在书案上拿起了一本小册子来，看了一眼，惊诧之极，喃喃说道：“孤臣耿仲遗书？这耿仲是什么人？怎的我不知道！奇怪，他的遗书怎么混在我案头的奏折之中？”

蓬莱魔女曾见过耿照父亲的遗书，当初耿照与玉面妖狐同在一起，被蓬莱魔女所擒，蓬莱魔女就是因为搜出这份遗书，而知他是忠义之士的。这时从窗孔偷窥进去，只见皇帝手上捧着的那本小册子，果然是和那份遗书一式一样。耿照的父亲名叫耿仲，这名字从皇帝口中念了出来，更是不会假了。

蓬莱魔女喜出望外，心道：“这份遗书到了皇帝手中，这可 就更好了。且不要骚搅他，待他看完了这份遗书，我再把辛弃疾的奏折送进去。”

赵构聚精会神地看了几页，忽然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那本小册子跌落地上。蓬莱魔女正自觉得有点奇怪,“好端端的怎的突然打起瞌睡来了？他看了这份遗书，应该惊心动魄，分外精神才是。”

心念未已，忽觉一缕幽香，沁入鼻观，蓬莱赝女吃了一惊，只听得“蓬”的一声，已有一人破门而入，哈哈大笑。闯进御书房的这人，正是曾和蓬莱魔女两度交过手的番僧竺迪罗。

这迷香乃是江湖上常用的“鸡鸣五鼓返魂香”，虽然厉害，却是无毒，蓬莱魔女内功深湛，这种无毒的虽然厉害也还不是十分厉害的迷香，却迷不到她。只是因她刚才全神贯注，观察皇帝的动静，却没提防竟有敌方高手突如其来，如今这竺迪罗已进了御书房，皇帝也已在他掌握之中，蓬莱魔女可就不便轻举妄动了。

蓬莱魔女心念电转：“这厮用无毒的迷香，看来并非想刺杀皇帝，且看他如何？”只见竺迪罗站在赵构跟前，将他摇了一摇，赵构熟睡如泥，毫无反应。竺迪罗笑道：“你这昏君在这翠寒堂中倒是会享清福。此时我要杀你，易如反掌。只是我主公吩咐，说正因为你是个昏君，就不许我杀你。这真是莫测高深，但主公既然这样吩咐，我只有依命而行。哼，哼，就让你这昏君多享几年福吧。”他咕咕哝哝，看来是因为他“主公”的这个吩咐，以至他不能杀掉大宋皇帝而震惊天下，深感遗憾。

竺迪罗不解他“主公”的用意，蓬莱魔女却是一怔之后，立即明白,“这皇帝老儿一向是对敌求和的，敌人知道他并无大志，只恐刺杀了他，假如换了一位有作为的皇帝，更是对他们不利。这皇帝老儿倘若知道敌人是因为如此这般而不杀他，也当惭愧？可是敌人己不是想刺杀大宋皇帝，却又派这竺迪罗进宫作甚？”

蓬莱魔女这疑问立即得到解答。竺迪罗放开了赵构，眼光一瞥，看见地上的那份“孤臣耿仲”的遗书，登时又哈哈大笑起来！正是：

心怀故国多奇志，一片孤臣孽子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剑影刀光惊禁苑 菩提明镜了尘缘

竺迪罗哈哈笑道：“我只道是搜遍深宫无觅处，哪知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蓬莱魔女这才知道，原来竺迪罗是来盗取耿仲的遗书的。这份遗书有助于宋国抗金，关系非小，怪不得在金主眼中，把它看得比大宋皇帝的首级更为重要了。

竺迪罗迈步上前，正要拾取这份遗书，蓬莱魔女一抖拂尘，玄功妙运，几根尘尾已从窗孔射了进去。翠寒堂的守卫都受了迷香晕倒，竺迪罗以为百无一失，所以迳闯进房，未曾上屋巡视，哪知便百密一疏，受到了突如其来的袭击。

竺迪罗的手指还未曾触及那本小册子，忽觉微风飒然，手腕寸关尺脉，已给尘尾刺了一下，这根尘尾经过了蓬莱魔女的玄功妙用，宛如利针，竺迪罗虎口突然一痛，虽没受伤，也不由得蓦地一惊，连忙缩手，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已是从窗口跳入。

竺迪罗见是蓬莱魔女，又惊又怒，大吼一声，向赵构扑去，意欲把大宋皇帝作为人质。蓬莱匿女身法比他快捷，焉能容他得逞，早已拦在赵构身前，唰的一剑，疾刺而出。

御书房虽然比普通人家的一间房间宽广得多，但毕竟也还只是一间房间，四周又有书架杂物，剩下的地方也就有限了。竺迪罗的本领与蓬莱魔女也差不多，但在地方并不怎么宽广的房间中，他以空手应付蓬莱魔女的拂尘长剑，却是要稍稍吃亏。蓬莱魔女运剑如风，将他迫得步步后退。

竺迪罗退无可退，背心贴住墙壁，只听得“轰”的一声，墙壁裂开，按着他的身形，斧凿也没有这样整齐，竺迪罗已是身在书房之外。

蓬莱魔女将辛弃疾的奏折放在书桌上，便从缺口追出，大叫道：“有刺客，有刺客！”

竺迪罗的轻功不及蓬莱魔女，转眼间被她追上，竺迪罗大怒道：“你这臭丫头怎么老是与我作对？”蓬莱魔女冷笑道：“你不是要活捉我吗，如今可是我要活捉你了！”

竺迪罗抖起袈裟，宛如一片红云，向蓬莱魔女当头罩下，蓬莱魔女施展天罡尘式，荡开了他这一罩，运剑如风，剑光霍霍，直卷过去。竺迪罗舞起袈裟，以上乘内功卸开她的剑势，交手几招，两无胜负。竺迪罗无心恋战，解开了蓬莱魔女的剑招，转身又逃。

蓬莱魔女喝道：“还想逃吗？”身形一起，便如鹰隼穿林，倏地已越过了竺迪罗的前头，拦住他的去路。两人本领虽是半斤八两，但蓬莱魔女却胜在轻功，竺迪罗不论向哪方逃走，她总是抢快一步，拦在他的前头。

竺迪罗逃跑不了，怒道：“好呀，我与你这臭丫头拼了！”回身猛扑。两人的本领各有所长，论功力是竺迪罗稍胜，论招数与轻功则是蓬莱魔女精妙许多，若然久战下去，蓬莱魔女以轻功消他体力，可操胜券，但在竺迪罗拼死狂扑之时，蓬莱魔女却被迫得转攻为守了。

不多一会，只听得人声脚步声嘈成一片，卫士们从四面八方跑来，纷纷叫道：“决来拿刺客呀！”“刺客在这儿了！”最先跑来的正是刚才发掌击树搜人的宿卫军统领上官扶威。蓬莱魔女暗暗欢喜，“此人功力不弱，这番僧此番可是插翼难飞了！”

上官扶威见是两个陌生人在园中恶斗，倒不觉呆了一呆。转眼间卫士云

集，七嘴八舌地问道：“哪个是刺客？”“捉哪一个？”“这个是汉人，多半是那个番僧吧？”还有的道：“焉知这两个不都是刺客？”上官扶威蓦地大喝道：“把这两个人都拿下了！”要知他是身负保卫皇帝重责的宿卫军统领，深宫禁苑，半夜三更，偷进了两个陌生人，不管是否刺客，总是罪名非小。上官扶威为了万全之计，索性叫卫士一视同仁，将打斗双方都拿下来。这是他职责攸关，只能如此。

卫士们发一声喊，拥了上来，或攻竺迪罗，或攻蓬莱魔女。蓬莱魔女气得大骂：“你们好糊涂，这番僧才是刺客，我是捉刺客的人！”上官扶威道：“不管你是谁，放下兵器，束手就擒吧，你若不是刺客，审问明白了再放你！蓬莱魔女怒道：“叫我放下兵器？那就是你们有心让这刺客跑了！我不动手，你们拿得了这个刺客？”

上官扶威自视甚高，“哼”了一声，怒道：“好狂妄的小子，胆敢小觑了大内宿卫，我倒要看看你有何等本领，偏要把你先拿下来。看掌！”蓬莱魔女一闪闪开，说道：“我本当教训教训你，只是怕伤了你却便宜这个番僧。”上官扶威发大怒，呼的一掌又再打来。蓬莱魔女拂尘一拂，消去了他的掌力，从两个卫士中间穿过，正要去攻竺迪罗，却又被几个御前侍卫拦住。

忽听得“喀喇”“喀喇”接连两声，原来是两个侍卫的颈骨被竺迪罗以重手法硬生劈断！紧接着又是“扑通”“扑通”两声，竺迪罗以袈裟卷起了两个御林军军官，摔得半死不活，打开缺口，立即逃跑。

蓬莱魔女大为着急，顾不得那么多，只好挥动拂尘，拂了那几个卫士的晕穴，突围而出。只见上官扶威正在前面与竺迪罗交手，原来上官扶威也很不弱，一见竺迪罗杀伤人，立即抢上去堵截，但后面的卫士却赶不上他。

上官扶威虽然大是不弱，比起竺迪罗却是有所不如，两人“蓬，蓬，蓬！”连对三掌，上官扶威虎口酸麻，再被他袈裟一扑，不由得倒退几步，险些摔倒。竺迪罗顾不得伤他，又再逃跑。

幸好蓬莱魔女轻功超卓，及时赶上，挽剑刺他背心，竺迪罗知道跑不过她，只好回身应战。

上官扶威随后跑来，蓬莱魔女冷笑道：“这你可信了我的话吧？”上官扶威虽然很不高兴，但他吃过了竺迪罗的亏，却也知道了蓬莱魔女所言不假，倘非蓬莱魔女相助，确实擒不了这个番僧。只好低声下气地说道：“是我一时误会了，多谢壮士相助。待会儿擒了刺客，我定当禀报皇上，论功行赏。”心里却道：“待会儿擒了刺客，也得问你个私入禁苑的罪名。”蓬莱魔女是男装打扮，故此上官扶威口口声声称她“壮士”。也正因为他误会蓬莱魔女是个男人，又不禁心怀妒忌，怕蓬莱魔女力追刺客，是要抢他的官做。

蓬莱魔女道：“谁稀罕你们皇帝老儿的封赏，废话少说，快快动手！”上官扶威听她语气间对皇上大是不敬，颇为疑惑，心道：“这小子不知是什么人，既不稀罕封赏，却又肯为皇上尽力。”但如此一来，却也使他放开了顾虑，当下便挥掌助攻。

竺迪罗身陷重围，拼死力战。蓬莱魔女也精神抖擞与他周旋。竺迪罗袈裟狂舞，俨似红云罩顶；蓬莱魔女运剑如风，便如白练横空；上官扶威虽然较弱，运起排山掌力，亦是呼呼风响。这三大高手都尽了全力厮杀，周围数丈之内沙飞石走，树叶摇落，宿鸟惊飞。侍卫们哪曾见过如此阵仗，十之八九情知插不进手，只好远远围住，呐喊助威。上前助上官扶威围攻竺迪罗的，只有四个本领最高的宿卫校尉与御林军军官。

但这么一来，却胜于不中用的卫士自相拥挤，竺迪罗对付蓬莱魔女与上官扶威之时，早已是险象环生，如今又添了四个强手，更是左支右绌，应付不暇。

唰的一声，剑光过处，竺迪罗的袈裟被蓬莱魔女戳穿一孔，威力大减。上官扶威跟着“嘭”的一掌打中他的肩头，上官扶威要雪刚才受挫之辱，这一掌打得委实不轻，他的手掌虽给竺迪罗的护体神功震得红肿起来，竺迪罗的一条肩胛骨亦已被他打碎，痛得更是厉害。蓬莱魔女紧忙再补一剑，这一剑又在他手臂上划开了一道五寸多长的伤口。

竺迪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道：“想不到我竟命丧于此。”正想自断经脉而亡，免得被擒遭辱，忽听一声长啸，远远传来。

这啸声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蓬莱魔女吃了一惊，“是谁有此功力，莫非就是我初进御园之时，暗中助我的那个人？”心念未已只见竺迪罗喜形于色，也发了一声长啸，蓬莱魔女叫道：“不好，有强敌来了！快把这番僧先杀了吧，不必要活擒了！”

竺迪罗哈哈笑道：“这时你们还想杀我？你们已经是死到临头了！”话犹未了，只见附近松林之中，一条黑影已是倏地窜出，呼呼风响，人还未到，暗器先打了到来！

蓬莱魔女举剑一削，只觉那是一个软中带硬的东西，蓬莱魔女心道：“这是什么暗器？”一削将之分为两半，却原来是一朵茶杯大的玫瑰花。

上官扶威一掌打落了另一朵袭向他的玫瑰花，花朵落地，花瓣仍然完整。就在同一时候，只听得两声惨呼，围攻竺迪罗的另外两个卫士已经倒地。还有一个御林军军官与一个校尉也发出了“哎哟”“哎哟”的呼痛声！

饶是蓬莱魔女技高胆大。亦禁不住心头一凛，知道来人的 1

说时迟，那时快，那条黑影已似旋风般地扑到。这人以黑布蒙面，只露出一对精光闪闪的眼睛。那御林军军官与那宿卫校尉上前迎敌，那人冷笑道：“你们也配和我动手？”人还在一丈开外，“卜”“卜”两声弹指，上前迎敌的这两个人哼也不哼一声，登时也倒地了！

蓬莱魔女心头一震，叫道：“你是昨晚冒充武林天骄的那个人！”原来他弹指杀敌的功夫，正是暗杀古月禅师的那手以罡气闭穴断脉的功夫。看他的功力，实是不在武林天骄之下！那人冷冷说道：“女娃儿，好眼力！”一指向蓬莱魔女戳来。蓬莱魔女拂尘起处，发出劲风，消了那人的指力，虽是消了，那一缕寒风从蓬莱魔女脸庞刮过，也似严寒天时受霜风刮面一般，隐隐有点发麻。蓬莱魔女大怒，一剑削去，那蒙面人已缩了手指，转过方向，向上官扶威戳去。上官扶威力聚掌心，一掌拍出，只听得“卜”的一声，掌心鲜血淋漓。他以铁掌功夫硬接对方足以闭穴断脉的指力，只是受伤，那已很不错了。蓬莱魔女身形一晃，连忙拦在他与上官扶威之间，防他再下毒手。

那蒙面人挥袖拂来，蓬莱魔女挽了一个剑花，一招“玄鸟划砂”，斜削出去，一剑柔中带刚，一招之间，攻对方三处要害，那蒙面人竟不闪躲，赞了一个“好”字，依然挥袖拂来，只听得铿锵有声，蓬莱魔女削着他的袖子，竟似触着另一把刀剑一般，蓬莱魔女虽无怯意，也是好生骇异。不敢怠慢，忙以拂尘配合剑招，施展天罡尘式中的精妙杀手，尘尾聚成一束，当作判官笔使，攻他两胁穴道。那人双袖挥舞，劲风呼呼，把蓬莱魔女的拂尘荡得又再散开，蓬莱魔女尘剑兼施，瞬息之间，攻出了六六三十六招，那蒙面人或挥袖或发掌，瞬息之间，也是连发三十六招，将蓬莱魔女的招数一一破解。

那蒙面人赞道：“女娃子果是不凡，怪不得狂侠天骄，都要为你倾倒！”蓬莱魔女本是女扮男装，被他识破行藏，这还罢了，那人居然还识得她的来历，知道笑傲乾坤、武林天骄与她之间的纠纷，蓬莱魔女更是吃惊。但到了此时，她亦已知道这蒙面人是什么人了，这人是杀害古月禅师的凶手，是用阴谋诡计，挑起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拼命的奸人。蓬莱魔女满怀愤怒，明知不敌，也是奋勇强攻。那蒙面人袖中出指，“铮”的一声，将蓬莱魔女长剑弹开，掌劈指戳，凌厉之极，蓬莱魔女强攻不逞，被他攻势所迫，也不能不连连后退。

竺迪罗叫道：“别伤此女性命，最好是把她擒了。”那蒙面人哈哈笑道：“戒日法王，你是个出家人，却也为这女娃着迷了么？”蓬莱魔女大怒，一个回身滑步，拂尘一扬，数十根尘尾都向着竺迪罗发出。竺迪罗这时正与上官扶威厮杀，他在受伤之后，只能略占上风，蓬莱魔女以尘尾当作暗器发出，手法巧妙非常，她所站的方位又在蒙面人的斜侧，蒙面人挥袖成风，虽把她那蓬拂尘尾打落了十之七八，仍有十几根射到竺迪罗身上。竺迪罗有护体神功，受伤之后，功力大减，射中他胸腹各处的尘尾，仍是伤他不得，但有三根尘尾，恰恰射中后脑，这是护体神功难以运到的地方，被尘尾刺进，不亚利针插入，竺迪罗痛得狂嗥，上官扶威一掌劈出，“砰”的一声，将他打得四脚朝天。

可是蓬莱魔女在偷袭竺迪罗之时，却疏忽了对上官扶威的防护，那蒙面人反手一指，发出了罡气闭穴的功夫，上官扶威打倒了强敌，正自喜出望外，忽觉胸口突然如受利剑所刺，痛彻心肺，也不由得厉声狂嗥，跌了个四脚朝天。卫护们忙过来把他救起，蓬莱魔女身形一晃，也拦着了那蒙面人与他再度交锋。上官扶威虽是不及蓬莱魔女等人，内功亦颇深湛，受伤虽重，不至殒命。

上官扶威身受重伤，仍是不忘职责所在，大声叫道：“拿下刺客，拿下刺客！”竺迪罗翻身跳起，喝道：“谁敢拿我？”砰，砰两声，把近身的两个侍卫摔出一丈开外。卫士中窜出一人，大怒喝道：“番狗敢出大言，我就来拿你！”这人正是蓬莱魔女初进御园之时，所见到的那个与上官扶威同在一起的御前侍卫，名叫韩重山，武功仅次于上官扶威。远远在其他卫士之上。

韩重山抖起一条一丈二尺的长鞭，呼呼呼卷起了一团鞭影，向竺迪罗扫了过来，竺迪罗伤得已是很重，跳跃不灵，用“擒龙手”要夺韩重山的长鞭，“擒龙手”本是一等一的上乘武功，可惜他在受伤之后，功力大减，已是不能运用自如，倒是韩重山的长鞭矫若游龙，唰唰刚几鞭打下，竺迪罗的身上登时添了几道血痕。

那蒙面人道：“戒日法王，你先回去。我替你打发追兵！”一掌应付蓬莱魔女，另一只手反手一掌打出，相隔数丈开外，劈空掌力仍是恰恰打到韩重山身上，韩重山口吐鲜血，身躯也突然矮了半截，原来已是被劈空掌力打断了肋骨。韩重山一伤，另外的卫护人数虽多，已是谁也挡不住竺迪罗了。转眼之间，竺迪罗已是杀出重围，逃出去了。那蒙面人哈哈大笑道：“深宫禁苑，在我眼中，也不过视同闲庭信步。你纵有千军万马，又能奈我何哉？”声如霹雳，掌似奔雷，呼、呼、呼、呼，向东南西北连发四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汹涌而来，四周的卫士，焉能禁受得起？本领弱的给震得倒在地上打滚，本领高的也立足不稳，慌不迭地远远躲避，除了蓬莱魔女之外，在那蒙面人周围方圆六七丈内，已是无人能够立足！

蓬莱魔女大怒，豁了性命，运剑狂攻。那蒙面人叹道：“可惜，可惜！你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练成功了这一身本领，实是难得。我本来不想伤你，但擒你不易，留下你又总是祸患，没奈何也只得杀你了！”掌力摧紧，招招都是杀手！蓬莱魔女被那沉重如山的掌力压得胸口发闷，呼吸困难，招数渐渐施展不开，大有力不从心之感。

蓬莱魔女银牙一咬，正要施展两败俱伤的杀手，忽听得叮叮之声，来得有如暴风骤雨，那蒙面人似乎吃了一惊，连忙回掌防身，不敢再攻蓬莱魔女。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又是一个蒙面人从林中出来，这人撑着一根铁杖，他的右脚似是不良于行，只有左脚着地，右手撑着铁杖代步，铁杖在地上一点，人便跃出丈许，比双脚健全、轻功超卓的武林高手行动还迅捷得多。身形一现，只是眨一眨眼，便已来到，铁杖仍然点地，身躯微俯，已是发掌击敌，那蒙面人双掌齐出，挡他一掌，双方掌力一交，声如闷雷！

“蓬，蓬，蓬”三声郁如闷雷的掌声过后，先来的那个蒙面人身形摇晃，蹬，蹬、蹬连退三步，蓦地叫道：“你，你，是你？你又再出世了？”声音颤抖，似乎甚是恐惧，后来的那个蒙面人冷冷说道：“你猜到了我是谁？还要再动手么？”此人一开口说话，蓬莱魔女立即认得就是那个暗中指点她道路的异人，不由得又惊又喜。

先来的那个蒙面人一声长叹，道，“果然是你，江南无我立足之地了！”转身飞跑入林。蓬莱魔女这时已调匀气息，正要去追，忽听得“叮”的一声，一腿微肢，手挟铁杖的那个蒙面人停在她的面前，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

蓬莱魔女以为这个跛足的蒙面人必定去追那个蒙面人的，却不料他突然拦住了自己的去路，正自一怔，还未来得及说话，这蒙面人已先问她道："你是男是女？”

这问题来得如此突兀，仓猝间蓬莱魔女不知所答。要知她女扮男装，当着这许多外人，实是不好意思公开承认。再说，在这个紧张的当儿，这蒙面人不去追拿贼人，却来问她这样一个问题，也实在是太过出她意料之外，令她莫名其妙。

蓬莱魔女刚自踌躇，不知如何回答，那蒙面人已不待她回答，倏地转过了身，铁杖点地“叮叮”两声，人已到了林边，忽地又一回头，望了一望蓬莱魔女，叹口气道：“菩提非树，明镜非台。了却尘缘，应无障碍。”这四句似是佛偈的言辞，从这蒙面人口中念出，蓬莱魔女不由得心头一震，失声叫道：“你是谁？”

但听得铁拐“叮叮”点地，这蒙面人已是没入林中。蓬莱魔女赶忙去追。上官扶威伤得很重，挣扎着叫道："壮，壮士，请你留下，我给你请功封赏！”原来上官扶威接连听得两个蒙面人说她是女，他也看出有点不对来了。他最初本来怕蓬莱魔女抢他的官的，但若蓬莱魔女是个女子，这就完全不同了。上官扶威年过三十，尚未成家，碰上这样一位武林奇女子，即使他不敢存非份之想，也希望和她相识，得个亲近的机会。是以藉着“请功封赏”为词，叠声请她留下。

蓬莱魔女根本就没有把上官扶威的话听进耳朵，这时她心中所想的只是：“这蒙面人是谁？”可惜她的轻功虽然出色当行，当今之世及得上她的可说是寥寥无几，但这个蒙面人以杖代步，铁杖一点地便是掠出数丈，篷莱魔女使出全副本领，亦是望尘莫及，转眼之间，这蒙面人已是没入林中深处，

连背影也看不到了！

蓬莱魔女一片茫然，心中只是想道：“他是谁？他是谁？为什么他头上是有头发的？”原来她听了那四句佛偈之后，心中已是隐隐起了怀疑。

蓬莱魔女怀疑什么，原来她想起了赫连清霞以前对她说过的那个老和尚的故事。她怀疑这个蒙面人就是那个老和尚。

那个老和尚，据赫连清霞所说，是因为逃避金虏追捕，遁迹空门的。赫连清霞很小的时候，那老和尚已在她隐居的山上了。即是说他遁迹空门，最少也有十多年将近二十年了。这老和尚一直是半身不遂，武林天骄、笑傲乾坤都曾上山探望过他，直到他离山之前的那一年，他的半身不遂才有起色，可以走动，但仍是不良于行。

如今这蒙面人也是一足不良于行，而用铁杖代步。这铁杖的样式也像是出家人所用的那种禅杖。还有一点，先来的那个蒙面人说他“又再出世”，这是一句江湖上的切口（术语），即是说一个人隐姓埋名，人人都以为他是早已死了的，后来又再出现，等于二度为人，又再出世。这种种都符合于那老和尚的情形，只有一点不符合的是这蒙面人有头发，但头发是可以长的，焉知他原来不是和尚？

蓬莱魔女早已怀疑赫连清霞所说的那老和尚是她爹爹。后来到了证实柳无甲是个骗子，是冒充她的父亲之后，她更可以肯定，除非她的爹爹不活在世上，否则就一定是那个老和尚了。亦即是说，蒙面人、老和尚倘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她的爹爹了。可惜追之不及，又当面错过了。

蓬莱魔女惘惘怅怅，难过了好一会，心里想道：“虽是当面错过，总胜于毫无踪迹可寻。我爹爹已到了江南，他武功盖世，他若知道我是他女儿，要来寻我，那是易如反掌。他刚才问我是男是女，想是他亦已怀疑我是他女儿了。可惜我当时没有答他。不过，即使他不来找我，他已然来到了江南，也总有见面的机会。既是追之不及，那只有先回去吧，辛弃疾和耿照也等得心焦了。”蓬莱魔女越过围墙，守卫御花园的卫士此时早知道宫中来了刺客，发现蓬莱魔女的黑影，纷纷用箭射她。蓬莱魔女对这些卫士的冷箭自是不放在心上，她展开了卓绝的轻功，越过围墙，没一枝箭射得中她。不消一个时辰，又回到了辛家。这时已是将近五更时分，辛弃疾的书房中灯光通明，原来他和耿照一晚没睡，还在守候消息。蓬莱魔女悄无声地从屋顶跳下，只听得辛弃疾正在吟哦：“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耿照笑道：“稼轩兄可又得了新词好句么？我看虞允文和你就真是经纶手了！”蓬莱魔女接声说道：“不错，如今形势已经大变，你和虞将军是可以施展抱负，大显身手了！”辛、耿二人大喜道：“柳女侠，你回来了？咦，你，你，怎么啦？”原来蓬莱魔女身上沾满血迹，他们一见之下，不由得骤吃一惊。蓬莱魔女笑道：“我没有受伤，倒是给你们带了好消息回来了！”

耿照道：“什么好消息？”蓬莱魔女道：“你爹爹的遗书，皇帝老儿已经看过了。辛将军的奏折，我放在他的书桌上，这时想必也已经过目了。”当下将昨晚在宫中的所见所闻，一一说了出来，听得辛、耿二人又惊又喜。蓬莱魔女道：“看来这皇帝老儿虽是欲图苟安，但为势所迫，他父兄的命运也足为前车之鉴，胡马窥江，他还是不能不起而御敌的。他看了你爹爹的遗书和辛将军的奏折，即使还不能立即除掉魏良臣这班乱臣贼子，也应该疏远他们了。”辛弃疾道：“但愿如此。”说至此处，已是天光大白，蓬莱魔女要赴东海龙与丐帮帮主之约，她昨晚后半夜的种种遭遇，便来不及细说了。

当下即向辛弃疾告辞，便与耿照同赴六和塔的约会。

六和塔耸立在钱塘江边的月轮山上，清晨行人稀少，两人施展轻功，不消一个时辰，已到了六和塔下，只见宝塔巍峨，江潮澎湃，却是杳无人影。

蓬莱魔女诧道：“ 此时已是日上三竿，怎的他们还没有来？ ”塔中忽然走出一个人来，约有三十左右年纪，穿着一身洗得很干净、但却有许多补丁的衣裳，一出来就问道：“ 哪位是耿公子？ ”耿照道：“ 不敢，小弟便是耿照。 ”耿照见他如此装束，又如此发问，料想是丐帮中人，多半便是丐帮帮主遣来的，因而并不隐瞒身份。

那汉子道：“ 那么这位想必就是柳女侠了？ ”蓬莱魔女只觉这人似曾见过，但在何地何时见过，却想不起来。心道：“ 照弟也未免太粗心了，但有我在此，也不怕他是坏人。 ”耿照已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蓬莱魔女也就不加掩饰，迳直问道：“ 你是何人，怎的知道我们？ ”

那汉子道：“ 我是丐帮的弟子，奉帮主之命在此相候。 ”蓬莱魔女道：“ 你们的帮主和东园前辈呢？ ”那汉子道：“ 他们有点事情，恐怕要过一会儿才能到来。两位请与我上这六和塔的最高一层，一来便于了望，二来也省得在外面惹人注意。 ”

耿照听他说得有理，笑道：“ 你倒顾虑得很是周到。 ”正要举步，蓬莱魔女拦在他的面前，向那汉子问道：“ 是因了何事，你们的帮主不能如期赴约？ ”

那汉子说道：“ 柳女侠敢情是有见疑之意？这也怪不得柳女侠，我是个陌生人，柳女侠是应该问个清楚。好在有信物在此。 ”当下拿出一只金光灿烂的圈子，蓬莱魔女道：“ 这不是萨氏三雄所用的金钢圈么？怎么到了你的手中，又怎么说是信物呢？ ”那汉子道：“ 萨氏三雄昨晚深夜来到敝帮总舵，身负重伤，帮主与东园前辈正在给他们医治，故此不能及时到来。 ”

耿照失声叫道：“ 哎呀，他们三兄弟怎么受伤了？ ”那汉子道：“ 他们昨日大闹魏良臣的太师府，寡不敌众，拼死杀出重围，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耿照叹息道：“ 萨氏兄弟倒是直性子的好汉子，可惜太鲁莽了些，文大侠也曾劝过他们的，他们仍是按捺不了火气。 ”那日萨老三发现是被魏良臣利用之后，曾口口声声说要会同两位哥哥，回去找魏良臣算帐，如今这汉子说他们在太师府受伤，两相符合，耿照自是深信不疑。

那汉子说道 :“ 萨老三已将他与柳女侠化敌为友的经过对敝帮帮主说了。帮主因要给他们治伤，须得耽搁些时，恐防柳女侠久候，故此叫弟子前来禀告。但敝帮帮主也恐防两位见疑，故此借了萨老三的一只金钢圈作为信物。 ”丐帮的李帮主与蓬莱魔女素不相识，萨氏三雄则和蓬莱魔女交过手，他们的金钢圈乃是独门兵器，丐帮帮主借来当作信物，极为合情合理，连蓬莱魔女也有点相信了。

那汉子道：“ 钱塘江边，人来人往，咱们在塔下等候，实是不便。两位请随我进去吧。 ”

蓬莱魔女正要举步，眼光一瞥，忽见第六层塔上，有个人影在窗口一闪即没，蓬莱魔女何等机灵，身形一晃，即拦在耿照面前，说道：“ 且慢。 ”那汉子道，“ 柳女侠有什么话进里面说吧。 ”蓬莱魔女道：“ 你们有几个人来的？ ”那汉子怔了一怔，道：“ 还有我的一个师弟，在第六层塔顶了望。 ”蓬莱魔女道：“ 就只一个人吗？ ”那汉子道：“ 哦，里面还有一个负责打扫的香火和尚，这人己受了我的赏钱，不碍事的。我本来叫他在底下一层给我

们烹茶的，想必他做好了事，闲得无聊，也跑上最上一层看江景了。等下咱们可以将他遣开。”蓬莱魔女道：“好像有点不大对呀，我瞧见第六层塔上有两个人影，都是有头发的。”其实蓬莱魔女看见的只是一个人影，她故意说是两人，乃是试探这汉子的虚实。那汉子眉头略皱，打了个哈哈，说道：“恐怕是柳女侠眼花吧？”六和塔顶层离地有十数丈，他不相信蓬莱魔女看得清楚上面的人有没有头发，因而也就大了胆子反驳蓬莱魔女。

他驳得也很有理由，岂知蓬莱魔女本就是无中生有试探他的，早已从他的神情语气之间，瞧出破绽来了。蓬莱魔女突然又再冷冷地问道：“你究竟是谁？”

那汉子吃了一惊，笑道：“柳女侠也忒多疑了。我若非丐帮弟子，岂能知道你们今日是在此地与敝帮帮主相会？”蓬莱魔女冷笑道：“恐怕不是吧？”原来这时她已记起了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汉子的了。

昨日清晨时分，她从古月庵出来，经过白堤的时候，湖上已有游人，有一只画舫从湖心荡来，船头上坐着三个官员模样的人，其中一个正就是目前这个汉子。一个蟒袍玉带的官员，突 然改成了乞丐装束，身上穿着补丁衣裳，因此蓬莱魔女虽是觉得似曾相识，却迟迟想不起来。但毕竟也还是给她识破了。

蓬莱魔女冷笑道：“阁下是个官老爷，充作乞丐，未免有关身份了吧？咄，你因何如此，快快道来！”那汉子给她识破，立即先发制人，蓬莱魔女话犹未了，他已把手中的金钢圈飞出。

蓬莱魔女身手何等矫捷，焉能给他打中，只听得“ ”的一声，蓬莱魔女早已拔剑出鞘，将金钢圈挑开，她退步、闪身、拔剑，以至击落对方猛掷过来的金钢圈，四个动作，一气呵成，快如闪电。那汉子不由得大吃一惊，心道：“怪不得我师父吩咐说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敌。还要我会齐了六个师弟，才好用计赚她。”

蓬莱魔女也是微微一凛，她用剑挑开了金钢圈，虎口也有点隐隐作痛。可知这人的功力虽是在她之下，却也差不太远，比萨氏三雄是强得多了。

蓬莱魔女不敢轻敌，左手又取下拂尘。

当下尘剑兼施，便向那人展开攻击。那人也已抽出了一对判官笔，双笔一挥，隐隐挟着风雷之声，竟然冲破了她拂尘的封锁，一招“泣鬼惊神”，双笔横拖，疾点蓬莱魔女的四处大穴。蓬莱魔女青钢剑一招“横云断峰”，将他双笔拦过一边，拂尘一扫，那人使个“铁板桥”的功夫，双足钉牢地面，头向后弯，双笔力御单剑，避开了她这一拂，但当胸的一片衣裳给拂尘扫过，已片片碎裂。

那人固是心胆皆寒，蓬莱魔女也是吃惊不小。蓬莱魔女之所以吃惊，并不是由于那人的本领高强，那人虽非庸手，毕竟还是在她之下，这一招也是她大大占了上风；蓬莱魔女吃惊的是由于他神妙的点穴招数，这一招“泣鬼惊神”正是柳元甲“惊神指法”中的一招，不过柳元甲是以指点穴，这人用的是判官笔罢了。

蓬莱魔女未来得及喝问，塔上已“嗖嗖”地射下了暗箭，蓬莱魔女挥舞拂尘，将暗箭拂得纷纷坠地。耿照也舞剑防身，他用的是宝剑，箭杆一碰上他的宝剑，便截成两段，更是伤不了他。

那人趁着蓬莱魔女要防御暗箭，这才得以侥幸避过蓬莱魔女的杀手，当下长身而起，双笔飞舞，连连进招，与蓬莱魔女周旋。但蓬莱魔女兀是攻多

守少。耿照正要上前相助，塔中已冲出了一大群人。

耿照一剑刺出，迎面飞来了一对链子锤，锤剑相击，“　”的一声，火花四溅。耿照用的是把宝剑，正要转过剑锋，削断对手的链子，一刀一剑，已从两翼袭来；蓬莱魔女运剑如风，直指那汉子的咽喉，那汉子失了暗箭之助，冲出来的这群人急切问未能赶到，抵敌不住蓬莱魔女迅捷凌厉的剑招，慌忙后退，蓬莱魔女唰的一剑，饶是他闪躲得宜，肩头已给剑尖划破；那人侥幸躲过了利剑穿喉之灾，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叫道：“布七煞阵！”蓬莱魔女无暇追击，拂尘反手一挥，给耿照解围，从两翼攻来的那一刀一剑，被她拂尘一挥一荡，相互交击，耿照趁着这个空档，早已脱出重围，与蓬莱魔女会合。

蓬莱魔女道：“你跟着我的脚步，舞剑防身，不必攻敌。”从塔中冲出来的共是六人，连同那使判官笔的汉子，瞬息之间，已按着奇门八卦的方位，布成了阵势。七个人各用不同的兵器，刀、枪、鞭、剑、链子锤、判官笔、护手钩，从七个不同的方位，向柳、耿二人展开了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蓬莱魔女心道：“好，你要快攻，我就给你来个以快打快。”拂尘盘旋飞舞，护着全身要害，以闪电般的剑法，便向着面前的一个敌人猛下杀手，意图杀害一人，打开缺口，哪知对方的阵势转动，七个人如同一体，配合得妙到毫巅，蓬莱魔女这一剑刺出，“坎”位“乾”位的一鞭一剑亦已攻来，蓬莱魔女以拂尘招架，剑势略缓，七人中武功最高的那个使判官笔的汉子，已是一招“倒打金钟”，将她凌厉无比的剑招解了。蓬莱魔女使出浑身解数，兀是不能冲出重围。

蓬莱魔女猛地省悟，拂尘一挥，荡开了那人双掌，厉声喝道：“你是柳元甲的大弟子宫昭文么？”原来这个“七煞阵”，正是千柳庄的弟子从前曾用过来对付笑傲乾坤华谷涵的那个阵势，痓莱魔女是见过的。这汉子的判官笔点穴手法，蓬莱魔女也看出了是柳元甲的真传。她知道柳元甲最得力的大弟子是宫昭文，柳元甲曾向她推荐，要她请宫昭文去协助玳瑁，代她指挥北五省的绿林好汉的，故此她料想这汉子必是宫昭文无疑。

这汉子果然是宫昭文，他给蓬莱魔女一口道破来历，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柳师妹，你好眼力。师父正要找你回去，我是来给你促驾的。”蓬莱魔女气得柳眉倒竖，喝道：“你是来给魏良臣送信的不是？你这贼子，谁是你的师妹？”宫昭文道：“你误会了，这事咱们罢手之后，我可以和你细说，你不认同门，难道你生身之父也不要了么？”

蓬莱魔女怒道：“你们这群无耻的贼子！……”气得说不下去，“唰”的一剑，便刺宫昭文肩后的“风府穴”，她拿捏时候，恰到好处，宫昭文刚自她的面前掠过，她的剑尖便指到了他的后肩，若然单打独斗，这一剑非中不可，但七煞阵首尾呼应，攻守有度，配合得天衣无缝，浑如一体，蓬莱魔女这一剑刺出，宫昭文两侧的师弟亦已掩杀过来，一刀一剑加上一对判官笔，三般兵器，三股力量，合而为一，把蓬莱魔女这一招解了。

蓬莱魔女在追击宫昭文，对方也在切断她与耿照之间的联系，蓬莱魔女听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声，连忙转身给耿照解围，只见耿照额上的汗珠似黄豆般大小，一颗颗滴下。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道：“他怎的功力如此不济？前两天东海龙说他身有病征，怕是受了暗伤，当时诊断不出，如今看这迹象，竟似是真的了？”蓬莱魔女暗暗担忧，只好展开拂尘，兼护耿照。

宫昭文冷冷说道：“师妹，你听信奸人挑拨，不认生身之父，不认同门

师兄，我也无可如何，只好将你请到师父跟前，让师父和你说了。”蓬莱魔女大怒道：“你们才是奸人！”使开了天罡剑的杀手招数，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锐不可当，宫昭文的几个师弟同声说道：“大师兄，只怕生擒不易！”宫昭文“哼”了一声，道：“那就不必顾忌，尽可把她伤了。师父面前，有我担待。”原来柳元甲冒认蓬莱魔女生身之父的这个秘密，只告诉了大弟子宫昭文一人，其他门人，却都是不知的。柳元甲也曾吩咐过宫昭文，倘若蓬莱魔女已经识破他的骗局，不能再行哄骗的话，那就只管把她杀了。

双方越斗越烈，这“七煞阵”是按着“八卦”的方位布置的，即坎、离、兑、震、巽、乾、坤、艮八门，其中“离”门乃是“生”门，“震”门乃是“死”门，“巽”门乃是“伤门”，宫昭文这方七个人占了七个门户，阵势转动，或空出“死”门，或空出“伤”门，要把柳、耿二人迫进死门或者伤门。蓬莱魔女那晚在千柳庄曾见过笑傲乾坤如何破阵，识得此中奥秘，着着抢攻，力图抢占生门，可惜耿照功力不济，配合不上，好几次都是功败垂成。

蓬莱魔女心中焦虑，想着：“久战下去，只怕照弟难以支持。”正在吃紧，忽听得叮叮之声，远远有几条人影奔来，蓬莱魔女又惊又喜，“难道是昨晚那蒙面人来了？”心念未已，来人已近了，共是四人，前面的是个老叫化，后面的是东海龙，中间夹着的那两个人则是萨氏三雄中的老大老二。蓬莱匿女稍稍失望，但心知这老叫化必是南丐帮的李帮主，失望之中也是欢喜。东海龙大叫道：“柳女侠，请恕我来迟了！”倏地加快脚步，跑到了最前面来。

东海龙大吼一声，恍如晴天起了个霹雳，浑身排山掌力，便向这七煞阵冲击，宫昭文倒转阵势，要把东海龙也卷入阵中，蓬莱魔女出剑如电，剑剑直指要害，将宫昭文紧紧盯住，教他腾不出手来去应付东海龙。这七煞阵以宫昭文为主体，宫昭文一被盯住，阵势的变化便不能运用自如，只听得“砰砰’两声，宫昭文两侧的师弟已被东海龙的掌力击倒，蓬莱魔女迅速占了“生”门，七煞阵登时瓦解。

蓬莱魔女一招“白虹贯日”，青钢剑当胸刺去，宫昭文还了一招“双龙出海”，双笔抵御单剑，堪堪可以招架；蓬莱魔女喝声：“着！”拂尘一挥，宫昭文分出一支判官笔招架，蓬莱魔女用了个“卸”字诀，拂尘轻轻一带，将他那支判官笔带过一边，力透剑尖，那一招“白虹贯日”劲疾如箭，唰地刺到了宫昭文胸前的“璇玑穴”。这“璇玑穴”乃是人身死穴之一，倘被蓬莱魔女的剑尖戳上，宫昭文内功再好，也要命丧当场。

这刹那间，蓬莱魔女忽地心念一转，想道：“那封信我还有许多不明白之处，须得留下这个活口，盘问口供。”蓬莱魔女想到的那封信，即是魏良臣托萨氏三雄送给柳元甲的那一封，其中若干地方，如魏良臣预祝柳元甲“建业江左”这些字句，蓬莱魔女猜想到其中定有重大阴谋，但他们的具体安排，外人却是难以知道。宫昭文是柳元甲的心腹弟子，故此蓬莱魔女才临时变计，想留下活口，迫他供出奸谋。

但蓬莱魔女这一着却是错了，要知宫昭文的武功虽不如她，但也差不太远，蓬莱魔女正要改刺他的麻穴，剑势稍缓，宫昭文霍的一个“凤点头”，双笔奋力一挡，身形已是倒纵出数丈开外。七煞阵虽然瓦解，但他还有四个师弟在场，未曾受伤，这四个人合力将蓬莱魔女挡住。

丐帮帮主李元冲喝道：“你这厮胆敢冒充我帮中弟子，吃我一拐！”宫昭文双笔交叉刺出，只听得哨哨两声，火花飞溅，宫昭文虎口酸麻，一支判

官笔脱手飞出。但虽是脱手飞出，势道仍是十分凌厉，原来这是他败中求胜的一招绝招，名为“飞管惊神”，中者立死，李元冲识得厉害，只好横拐迎击，将它击落。宫昭文不敢恋战，“嗖”地从李元冲身旁掠过。

东海龙加入战团，呼呼数掌，将围攻蓬莱魔女的那四个人打退，蓬莱魔女道：“不必伤这四人生命，擒那姓宫的贼子要紧。”眼看就要追上宫昭文，忽见前面尘头大起，一彪人马已是冲杀到来。萨老大浑身浴血，咬牙切齿地指着一个军官道：“这厮便是奸贼王俊！”正是：

三字狱成千古恨，人人切齿骂奸臣。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力诛奸贼消民愤 堪笑庸医断症难

这王俊乃是当年帮同秦桧谋害岳飞的帮凶之一，如今魏良臣当政，他更得到重用，官居禁军都指挥之职。蓬莱魔女听说是他，心头火起，撇开了宫昭文，竟然孤身仗剑，便杀入了官军阵中。

王俊率领的是数百骑禁卫军劲卒，铁蹄驰骤，狂风暴雨般地卷来，倘若换了个武功稍弱的人，莫说对敌，只怕逃得稍慢，也已在铁蹄践踏之下丧生了。蓬莱魔女展开了绝顶轻功，见隙即钻，杀入官军阵中，铁蹄驰骤，连她的衣角也没碰着。王俊大骇，喝道：“放箭！”蓬莱魔女挥舞拂尘，冲开箭雨，转眼之间，离王俊己不过是十数步之遥。

王俊曾是岳家军中的骁将，膂力委实不弱，虽是养尊处优多年，功夫也还经常操练，见蓬莱魔女杀近，乱箭阻不住她，便夺过一员裨将的长矛，喝道：“哪里来的发疯女人，给我倒下！”长矛对准了蓬莱魔女掷去，蓬莱魔女一声冷笑，插回拂尘，空出了一只手来，避过矛头，抓着杆柄，唤声：“着！”呼的一声，王俊应声倒于马下，可惜准头稍偏，矛头戳穿他的小腹，只差几寸，没有插中他的心脏。

蓬莱魔女喝道：“你这奸贼，我须饶你不得！”挺剑上前，便要取他首级。王俊周围的几个军官，跳下马来，将她拦住。这几个人是禁卫军中的勇士，王俊特地选来作为自己的护卫的。其中两人使的是溜金铛和青铜锏，都是重兵器，蓬莱魔女的青钢剑在近身搏斗之下，被重兵器克制，一时间冲不过去。王俊的卫士早已把他扶上马背，拨转马头便跑。待到蓬莱魔女刺伤两个军官，冲出缺口之时，王俊早已跑得远了。

主将负伤而逃，官军登时大乱，顾不得追擒敌人，都跟着王俊一窝蜂地撤退。蓬莱魔女追之不及，连呼可惜。东海龙笑道：“这奸贼中了你这杆长矛，不死也必重伤。他还要当义军的统帅？今生可是休想了！柳女侠，咱们现在已经脱险，先给萨老大、萨老二治伤吧。”

蓬莱魔女回过头来，只见萨老大正自从地上拾起那只金钢圈，放声哭道：“三弟，你死得好惨！”蓬莱魔女大吃一惊，这才知道萨老三已经死了。

原来萨氏三雄都是火爆的性子，虽然文逸凡曾一再劝他们不可鲁莽，他们的一口怨气却是难以咽下，三兄弟会合之后，便迳回太师府准备暗杀魏良臣。而这时宫昭文恰巧在太师府中。宫昭文是来京给柳元甲送信，魏良臣将他留下，授他以四品武官之职的。蓬莱魔女那天所见的游湖的三个官员，便正是他和魏良臣的两个手下。

宫昭文所坐的那只画舫，恰巧就是竺迪罗坐过的那只，那晚竺迪罗被蓬莱魔女打落西湖，幸亏船中的歌女抛出一块木板给他垫脚，这才得以免作落汤鸡的。竺迪罗走了不久，宫昭文和那两个官儿来雇了这条船，那歌女把这当做奇闻异事，告诉了他们。宫昭文听说竺迪罗是被一个女子打落西湖，已猜想到这女子多半就是蓬莱魔女。故此他雇了这条船之后，就一直在湖中打转，和堤岸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等候蓬莱魔女出来。

第二日清晨，蓬莱魔女和东海龙等人从古月庵出来，走过白堤。这时蓬莱魔女已换了男装，但她和东海龙约定在六和塔下相会的这些言语，宫昭文武功深湛，听觉灵敏，却都给他听见了。

宫昭文赶回太师府，正好萨氏三雄也在那时来到，同受魏良臣的召见。宫昭文先禀报了所见所闻，请魏良臣派兵协助他围捕蓬莱魔女与东海龙等

人。萨氏三雄本来就是满肚皮怒气，听得他们又要害人，登时忘记了文逸凡叫他们不可轻举妄动的劝告，便即动手。意图先杀了魏良臣，再向蓬莱魔女报讯。

萨氏三雄以前未曾与宫昭文会过，不知他的厉害，一动起手来，有宫昭文保护着魏良臣，他们不能即时动手，转眼间太师府的卫士已是纷纷赶到。一场混战，萨老三当场毙命，老大老二也被宫昭文所伤，拼死杀出重围。

萨氏兄弟赶去向丐帮报讯，这一边魏良臣与宫昭文也定好计划，由宫昭文率领六个师弟至六和塔埋伏，准备计擒蓬莱魔女，冒充丐帮弟子，将她诱入塔中。倘若蓬莱魔女不中此计，他和六个师弟布成七煞阵，料想也可以有胜无败。另外一路则由王俊率领禁卫军精锐，捉拿前往六和塔赴约的东海龙与丐帮帮主李元冲。

萨氏兄弟受伤之后，跑得不快，未到丐帮总舵，在路上便遇上东海龙与李元冲，刚刚说得清楚，王俊追兵亦到。东海龙这一行人且战且走，赶来与蓬莱魔女相会，东海龙先助蓬莱魔女破了七煞阵，蓬莱魔女随后也杀入官军阵中，重重伤了王俊。也幸亏她伤了王俊，这才退了追兵。

这时萨老大拾起了他三弟的那只金钢圈，不禁放声痛哭，东海龙劝慰他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王俊如今已受重伤，魏良臣奸谋败露，看来他这权位也保不久长了。你们还怕没有报仇的机会吗？现在该是先养好你们的伤要紧。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萨老大满腔悲愤，说道：“只恨我们以前是非不明，误投奸相，受人利用，害人害己。如今我们是只求赎罪，并为三弟报仇了。”东海龙颇精医术，萨氏兄弟伤得幸而不算太重，东海龙替他敷好了伤，蓬莱魔女说道：“你们要想将功赎罪，目下倒有一个机会。”

萨老大道：“请柳女侠吩咐，愚兄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蓬莱魔女道：“你们可知道有个慷慨任侠，精忠报国的奇男子辛弃疾么？”萨老大道：“辛将军率领义师渡江，振奋人心，朝野钦佩，他的大名，妇孺都知，我只恨无缘一见。”蓬莱魔女道：“他现在尚在京中，朝廷授他以承务郎之职，命他参赞刘锜军务，在这两日就要动身赴任了。我怕他受奸臣妒忌，在路上加害于他，你们可愿意作他随从，护他上任么？”萨老大喜道：“若得给辛将军执鞭随蹬，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我们没有荐书，自行投效，只怕他怀疑我们来历不明，不肯收留。”蓬莱魔女笑道：“这个你们无须顾虑，这位耿公子是辛将军最好的朋友，他可以给你们荐书。”

耿照激战之后，浑身乏力，胸口也烦闷不堪，本来正在调匀呼吸，但听得蓬莱魔女要他写荐书，便振起精神说道：“我行囊之中带有纸笔，现在便可以把荐书给你们。”他打开行囊，手指动作不灵，微微颤抖。

东海龙一直在注意他的面色，见他如此，“咦”了一声，说道：“耿公子，且慢，我给你把一把脉。”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连忙问道：“有什么不妥？”东海龙替耿照把脉之后，缓缓说道：“耿公子，这封书信你不用写了。”

耿照惊愕无比，说道：“我并没受伤啊，现在虽是有点疲劳，这封信总还是有气力写的。”东海龙道，“我知道你有气力写这封信，但你患有怪病，只怕经不起海上波涛，你是不能和我们一道航海的了。不如你和两位萨兄都陪辛将军上任吧。在陆上骑马，对你的病影响较少。我给你十颗安神补气的药丸，你每三日服一颗，这个月之内料想可以保得你的病不至恶化。你再访医求治。”

耿照道：“我是什么病？”东海龙道：“我就是因为诊断不出，所以只

得作这样安排。”李元冲道：“两位萨兄的伤势如何？”东海龙道：“他们受的只是外伤，倒无大碍。敷了我的药，明日最少便可好个七八分。”李元冲道：“好，那么今日耿公子与两位萨兄请到舍下暂歇一日。我把京中最负盛名的两位太医绑来，要他们给耿公子看病便是。柳女侠，你把辛将军的住址给我，我派人暗中保护他。待到明日有个分晓之后，耿公子与两位萨兄再去见他。”耿照面有犹豫之色。蓬莱魔女说道：“你的身体要紧。我若见了珊瑚，以后自会带她来到刘锜军中访你。”原来耿照本来是准备和蓬莱魔女、东海龙二人前往长江口外的一个小岛，侦察一帮水寇的聚会的。这帮水寇以南山虎及一个不知名的神秘人物为首领，珊瑚与南山虎有杀父之仇，耿照就是希望在这小岛上能碰见她。但如今东海龙诊出他患有怪病，经不起海上波涛，这计划只能更改了。

耿照颇为惆怅，但转念一想，即使自己到了那个小岛，对珊瑚也是无能相助，倒不如和辛弃疾一同投军，既可以报国杀敌，又可以兼顾友谊了。

李元冲道：“我已给你们在长江口准备好了出海的船只，到时你们交出这只铁指环，我帮中的弟子便自会给你们安排一切了。”东海龙与蓬莱魔女急着要赶往那个小岛，当下接过李元冲作为信物的指环，便即告辞。

耿照与萨氏兄弟则跟随李元冲回转丐帮总舵，丐帮果是神通广大，不须多久，便把两个太医“请”了来。李元冲便叫他们入房看病。

这两个太医，一个姓黄，一个姓陆，吓得直打哆嗦。原来他们是给丐帮弟子捉上了马，便飞驰而来的，他们只道是受了强盗的绑架。

李元冲笑道：“两位先生休得惊慌，我若不是如此请你，你们的架子很大，出门就要八人大轿，岂不是把我的病人耽误了。这里是黄金百两，给你们二人，待这位公子病好之后，再给你们每人百两。”

黄、陆两太医这才知道是被“请”来看病，他们虽是太医，但给皇帝诊病，所得的赏赐也不会超过黄金百两，不觉转惊为李元冲道：“你们用心看病，医好给你们黄金，医不好要你们的命！”黄、陆二人吓了一跳，但一看耿照气色不坏，心里都是想道？“这小子大约只是伤寒感冒之类的小症，一剂不好，两剂也就好了，乐得受了下来。”便拍起胸口应承道：“是，我们一定用心，包管医好。”

黄太医先行诊脉，诊了半天，不觉眉头打结，说道：“陆兄，你来诊吧。”陆太医诊了半天，也是不觉眉头打结。李元冲道：“怎么？他到底是什么病？”

黄、陆二人面面相觑，又是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李元冲喝道：“到底怎么？”黄太医道：“陆兄，请你断脉。”陆太医道：“不，黄兄，你年高德尊，小弟不敢僭越。”李元冲大不耐烦，给了两人纸笔，说道：“不必你推我让了。你们各自断脉，各自拟方。”

这两位太医医术其实也不算坏，但耿照是受了公孙奇的“化血刀”之伤，他们如何诊断得出？哆嗦半天，这才各自拟出一条药方。

李元冲拿来一看，不觉也是眉头打结。他不懂医术，可是这两张药方的断脉和用药却都不同，一个说是什么心火旺盛，一个说是什么脾虚肝风，所拟的药方没一味是相同的。李元冲道：“到底是哪一种病？你们再仔细会诊。”两位太医都要面子，各自给自己的拟方哓哓置辩，用了许多阴阳五行的中医术语，听得李元冲头昏脑胀，李元冲道：“好，让他轮流吃你们的药，要是医不好，你们也别想回去了。”

黄、陆两太医吓得面如土色，不约而同地跪倒地上，急急忙忙地叩头道：

“大王饶命，这位相公的病我们实在是诊断不出，金子我们也不敢要了！”李元冲顿足道：“该死，该死！你们说得那样有把握，却原来都是庸医！”李元冲连声骂他们“该死”，不过是一时气急，冲口而出的习惯用语而已，这两个太医只道李元冲当真还是要杀他们，吓得浑身颤战，叫道：“大王，你千万不可杀了我们，不可，不可杀了我们！”李元冲又好气又好笑，有意再逗逗他们，说道：“为什么杀不得？你们身为太医，却不会医病，留下来又有何用？”那两个太医叩头有如捣蒜，说道：“大王，你杀了我们不打紧，可是皇上的病却没人医了。我们明日还要入宫替皇上看病呢！这位相公的病我们没有把握医好，皇上的病，我们却是会医的。”

他们这一说，倒是颇出李、耿二人意外，李元冲心道：“当今皇上虽是昏庸，但金寇南侵在即，皇上在这个时候可是千万死不得的。这两个太医既会医皇上之病，可也别要当真把他们吓坏了。”耿照心道：“这皇帝老儿，大约是那晚给刺客吓病了的。”当下便替那两个太医说情道：“死生有命，药石无灵，那也不能怪罪医生。帮主放他们回去吧。”李元冲一笑说道，“好，看在这位相公给你们说情，这一百两金子你们也不用交还了，就给你们压惊吧。”那两个太医正在抖抖索索要把金子掏出来，听得此言，大喜过望，心道，“每人有五十两金子压惊，受这一场惊吓，倒是值得之至。”忙再叩头道谢。李元冲无心再与他们歪缠，当下便叫帮中弟子，仍用快马，将他们送回家中。

送了黄、陆二人之后，李元冲道：“这两个太医是临安最有名的医生了，他们都不会医，却不知到何处再访名医了。”耿照倒是胸中坦然，说道：“我已说过死生有命，也就不必太过费神访医了。好在我有东园前辈所赐的丸药，一月之内，病情也不会加剧的。既然这是怪病，说不定到时还有变化，听其自然吧。”耿照练了大衍八式之后，精神奕奕，李元冲看他毫无病容，对东海龙的诊断也是有点将信将疑，心道：“说不定也许是东海龙诊断错了。”便道：“既然如此，但愿公子吉人天相，早占勿药。”

过了一晚，萨氏兄弟的伤口已是复合，功力也恢复了七八成。耿照便带了他们去见辛弃疾。看门的护兵是耿照叔父以前的马弁，见耿照到来，说道：“辛将军奉召入宫去了。耿相公你和这两位客人在书房待一会吧，主人一早去的，料想很快就要回来了。”耿照大是惊奇，心道：“皇上有病，怎的还召见稼轩？他又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承务郎。”但这谜底不久便即揭开，他们在书房刚刚坐定，辛弃疾也回来了。

辛弃疾见耿照去而复回，还带了两个陌生人同来，也是颇感意外。耿照笑道：“等会儿再说我的事情。稼轩，你是奉了皇上之召，入宫觐见么？”辛弃疾道：“不错，这事真是大大意想不到！”耿照道：“是呀，皇上不是生了病么？”辛弃疾更是诧异，说道：“你的消息倒真是灵通，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耿照道：“是两个太医说的。那么，皇上得病这消息是真的了？”辛弃疾笑道：“半真半假，亦假亦真！”耿照诧道：“此话怎说？”辛弃疾道：“皇上装病，骗魏良臣入宫探病。昨日就在病榻之旁，将魏良臣拿下了！”

原来高宗赵构顾忌魏良臣的势力太大，不敢在朝堂上公然下旨拿他，因此才设下这条妙计，骗他单身入深宫探病，这才能不费吹灰之力，将他拿下的。拿下之后，立即由宿卫军统领上官扶威领兵去围太师府，将太师府的武士全部收编，拨到御林军去充当中下级军官。这些武士不过是求功名利禄，魏良臣已然倒台，他们反而因祸得福，做起朝廷的正式军官，自是求之不得。

因此上官扶威进行得非常顺利，转眼间就把魏良臣的势力瓦解冰消。

耿照大喜道：“皇上这回可真是乾纲独断。这奸贼杀了没有？”辛弃疾道：“没有。”耿照道：“不错，马上就杀，还是太便宜了他。应该将他私通金虏的罪状公布天下，再明正典刑。”辛弃疾道：“他私通敌国的秘密皇上是已经知晓，但却不会公布了。皇上已准他‘告老还乡’。当然这是给他面子的一个做法。”

耿照愤然说道：“这样的奸贼，还要给他面子？那么这奸贼的党羽呢，有没有清除？”辛弃疾叹口气道：“皇上能做到这一步，已是很不容易了。你要知道，他这次是被迫抗敌的，那些主和的臣子，他还要留待后用呢。魏良臣一来是因为势力太大，二来是因为通敌罪证确凿，皇上才不能不断然处置他的。”耿照道：“但魏良臣不除，岂不是仍要留下无穷后患？”辛弃疾笑道：“这个你倒不用担忧，皇上已赐他喝了一杯毒酒，一月之后，定然无疾而终。这是上官扶威告诉我的，魏良臣还未知道呢。”

耿照听得骇然，说道：“有这样的毒酒，能不知不觉地杀人于一月之后？”辛弃疾道：“上官扶威讲得十分确实，谅是不假。”耿照心想：“天下能有这种毒酒，莫非我的怪病，也是中毒？”

萨老大、老二听到这里，猛地击案叫道：“痛快。痛快！可惜！可惜！”辛弃疾愕然道：“两位壮士可是与那奸贼有仇么？怎么又是痛快，又是可惜？”耿照这才得有机会把萨氏兄弟的来历告诉了辛弃疾。

萨老大道：“可惜我未能亲手杀这老贼。”耿照道：“如今若要杀他，那是易如反掌。但咱们还有更大的仇人，这老贼反正是不能活过一个月的了，咱们犯不着为他补上一刀而误了大事。”萨老二怔了一怔，道：“还有什么更大的仇人？”耿照道：“即将渡江的金寇，岂不是咱们更大的仇人？”萨老大拍掌道：“着啊，耿老弟说得对，咱们如今是私仇已了，应报公仇了。辛将军，请准许我们给你执鞭随蹬。”两兄弟一同跪下。

辛弃疾不待他们膝头着地，便连忙将他们扶了起来，说道：“报国杀敌，凡是大宋男儿，都该引为己任。何分彼此，论甚主从？来，来，来！辛某今日幸得结识两位豪杰，咱们且同来痛饮几杯！”这时已是近午时分，大家的肚子也都有点饿了，那小护兵早已备好酒菜，当下便端上来。

辛弃疾举杯说道：“干了此杯，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耿照道：“是啊，你还未曾说到皇上召见你的事情呢？”干杯之后，辛弃疾道：“皇上已看了你爹爹的遗书和我的奏折，已准了我的奏了。”耿照道：“可是关于义军的安排么？”辛弃疾道：“正是。本来大臣廷议，对义军有两种安排。第一种安排是大臣陈康伯的主张，请皇上重用虞允文将军，赋予他以收编一切散兵游勇之责，兼领这支义军。第二种是魏良臣的主张，要将禁军都指挥王俊外调，统领这支义军的。如今皇上听了我的进言已决意采用陈康伯的主张，由虞允文统领这支义军，王俊是再也不能和他争夺统帅之位了。”耿照笑道：“王俊如今也不知是死还是活呢？即使魏良臣不倒台，他也是做不成统帅的了。”当下将昨日蓬莱魔女重伤王俊之事，告诉了辛弃疾，辛弃疾连呼“痛快！”，众人又干了几大杯。

耿照道：“皇上一定是对你大为嘉勉了，你的职务可有调动么。”辛弃疾有点不好意思，说道：“皇上已决意分出一部义军，驻守江阴，改任我为江阴签判，仍然参赞军事。”耿照是官家子弟，懂得官制，笑道：“恭喜，恭喜，升了一级，是五品官了。但皇上也忒小气，我还以为你最少应该是个

三品的总兵呢。”辛弃疾道：“我倒不在意官的大小，江阴是封锁长江口的要隘，金寇一旦渡江，咱们驻守那儿，正有用武之地，嗯，皇上还问起你呢。”耿照诧道：“皇帝老儿问起我了？他怎知道有我这个人？”辛弃疾道：“进呈你爹爹的遗书之时，刘锜有一道附折，说明这份遗书是你带来的。我也向皇上奏明说这支义军是你叔叔手创。皇上当时叫我将你找来，准备也封你一个官职。可惜我当时不知道你会去而复回，只好留待后议。如今你可愿意请求皇上召见么？”

耿照笑道：“你别给我招惹麻烦，要是皇上以后向你查问，你也只是推说找不着便了。”辛弃疾道：“这支义军是你叔叔一手创立的，你却不肯分挑担子？”耿照道：“同样是在军中效力，受了官职，那就反而受了拘束了。你要指挥军事，不得不有个官衔。我的文才武略，都是远不及你，倒不如作个客卿身份，行事方便一些，说不定对你更有帮助。”两人是至交好友，彼此不用客套，辛弃疾也深知耿照的性情，当下哈哈笑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勉强你了，让你乐得逍遥吧。但我给你遮的，这三杯酒你可要与我喝了。”众人都喜报国之愿可酬，开怀痛饮。

辛弃疾这个“签判”，虽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但却是皇帝下旨要吏部兵部会同委派的，两部的办事人员，不敢稽延，立即遵办，当日就把辛弃疾上任所需的关防印信，以及兵部授他参赞江阴军事的文书都送了来。第二日辛弃疾、耿照、萨氏兄弟，还带了那个小护兵，一行五骑，便即动身。萨氏兄弟经过两日的调治，外伤也都好了。

一路平安无事，耿照担心的意外都没发生，心想：“大约金国派来的竺迪罗、金超岳等人，被江南豪杰发觉他们的身份之后，已是立足不住，滚回江北去了。”但一路东行，所见的弃家内迁的难民也就越多，辛、耿二人，不胜慨叹。

这日到了一个属于丹阳县治的小镇，天色已近黄昏，辛弃疾道：“赶不到县城了，就在这里歇宿一宵吧。从这里抄捷径走，到江阴不过一百多里，明日绝早动身，不必经过县城，晚上便可到江阴了。”

萨老大道：“我有个金盆洗手的绿林朋友，是丹阳县人，只不知他住在哪条乡下，要是打听得出，倒不妨到他那里住宿。”辛弃疾说道：“多结识一位朋友，固然是好，但军情紧急，咱们明早便要急着赶路，我看还是在这里歇宿一宵算了。”辛、耿都是不爱多管闲事的人，也多少知道一点绿林禁忌，既是决定在小镇找寻客店，也就不再打听萨氏兄弟这位朋友是谁了。

这小镇已是靠近前方所在，十室九空，一片荒凉，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小小的客店，只剩下两间房子，勉强可以将就。辛、耿二人同住一房，萨氏兄弟另外一间房，小护兵在大堂打地铺。众人为了要起早赶路，吃过晚饭之后，一早便睡。

可是睡得太早，一觉醒来，还只是午夜时分。耿照便不再睡，静坐练那大衍八式，只觉真气运转之际，似乎稍有阻滞，但除此之外，亦并无异状。耿照心道：“不知是什么怪病？但只要它不在这一个月内发作，我也就可以安心杀敌了。”练了一会功，忽听得有一缕箫声，隐隐传来。

箫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耿照妙解音律，听得出奏的是一首词，而且还正是辛弃疾今年春间的作品“念奴娇”。词道：“野塘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划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经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

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此词以曲笔抒情，词意双关，既是伤离恨别，怀念故人；又是对南宋舍弃国土，南渡偏安的感慨。

耿照只听了几个音节，不觉神思恍惚，一片迷茫。忽听得辛弃疾“咦”了一声，说道：“想不到这里倒有个知音之人。”原来辛弃疾也不知什么时候醒来，坐在床上。辛弃疾是当时一大词家，每有新词，即万人争诵，有人吹奏他的新词，原也不足为怪；但在这接近前方，一片战时气氛，荒凉冷落的小镇里，三更半夜，居然还有人有此闲情，而且萧声十分美妙，词中所蕴藏的感情，在箫声中表达无遗，显然是个知音，辛弃疾也不能不感到有些惊异。

辛弃疾发出惊异之声，耿照则在迷茫中给他惊醒，但仍是神思恍惚，茫然地望着窗外。辛弃疾笑道：“偏安之耻，即将前雪。此人大约还未知道皇上已决心抗敌，可惜咱们不便深夜访客，与他一谈。咦，照弟，你怎么啦？你怎么好似呆了？”

一幕前尘往事在耿照脑海之中重现，他离家南下那天，到姨父家中与表妹秦弄玉告别，秦弄玉在花圃之中曾唱过这一首词。如今虽是吹箫而非清唱，但他表妹也素擅吹箫，而这箫声，也正是他听惯了的表妹所吹的腔调！

秦弄玉与他的重重误会早已消除，但秦弄玉为了成全他与珊瑚，重逢之后，却又不辞而行，直到如今，还未见面。耿照听了箫声，不觉悠然存思，茫然若梦，呆了好一会子，蓦地想道：“莫非表妹也来到了江南？今晚也正在追忆旧情，怀念于我，吹箫的就正是她？”

耿照从窗口望出去，在这小客栈的对面，似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花园，树木高出墙头，浓绿之中隐现着红楼一角。那一缕箫声，就是从花园之内传出来的。耿照泪影模糊，幻出了他表妹白衣如雪的倩影，在月夜之下，倚楼吹箫……”

辛弃疾的问话，令他在幻梦之中醒了过来。耿照定了定神，忽地说道：“我倒想作个不速之客，去访那吹箫之人。”辛弃疾诧道：“我只是说说笑的，你却当真了？这不太冒昧了吗？”何况咱们明早还要赶路，你又不知那是什么人家？”

耿照道：“不碍事的，我只是过去偷偷一看，倘若不是，我就悄悄地回来，也不惊动她了。”他神思恍惚，心中只有一个秦弄玉的影子，与辛弃疾说话，不知不觉之间，就把心中所想的说出来了。辛弃疾莫名其妙，怔了一怔，笑道：“不即什么？哦，你是要瞧他是不是可以一谈的高人雅士？”耿照所想的其实只是要去看看是否秦弄玉，他不愿耽搁时候，听得辛弃疾误会他的意思，也就不加解释，支吾以应。辛弃疾是个豪爽的人，见他执意要去，也就不再阻拦，当下笑道：“也好，良夜何其，若然邀得高士夜谈，也是一大雅事。但你可不要吓坏人家了。”他深知耿照轻功不凡，对他越垣夜探，倒也并不担心。

耿照悄悄地出了客栈，走到那家人家墙外，忽地不由得又是一阵迷茫，“我见了表妹，却又如何？能留得住她吗？”他心中有个秦弄玉，眼前却又幻出另一个少女的影子，那是珊瑚。要知上次在误会冰释之后，秦弄玉仍是不辞而行，就完全是为了珊瑚的缘故。耿照知道，除非是自己已经决定舍弃珊瑚，对秦弄玉表明此意，并与她即订鸳盟，或者可以将她留住。可是，秦弄玉固然是他青梅竹马之交，珊瑚对他可也是情深意重……。

忽地那箫声再起，幽怨的箫声令他心弦颤抖，极是不安，自思自想道："耿照啊，你怎能做个负义之人？你与表妹虽未定婚，也早已是心心相印，不待言宣的了。珊瑚待你再不好，你也不该移情别向。而且姨父虽然不是你亲手所杀，也是因你而死。你若是不娶表妹为妻，姨父九泉之下，也难瞑目。"思念及此，心意立决，纵身跳上墙头。

这围墙不过一丈多高，耿照本以为毫无问题，可以一纵即上的。哪知竟然差了那么几寸，一足踏空，出乎意外地跌了下来，幸而耿照应变得快，立即以手撑地，一个鲤鱼打挺，便翻起身来，并没摔伤，只是也已弄出了一点声响。

耿照心里苦笑，"看来我真是患了怪病，功力竟然不到从前的七成了。"当下凝神运气，蓄好精神，再用力一跳，这回是跳上去了，但亦不禁有点气喘。

耿照在墙头上看过去，看得更清楚了。园中一座小楼，楼上倚着栏杆的，果然是个长发披肩，手里拿着一支洞箫的女子。虽然还未看得十分真切，不知是否秦弄玉，但是个女子，那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耿照心头狂跳，立即便跳下去，脚步踏得很重，刚好踏着地上一根枯枝，发出了"嚓"的一声，将那根枯枝踏断了。耿照还未走得两步，忽觉微风飒然，一条黑影已是向他扑来。

耿照期期艾艾地道："我，我是……"是什么呢？这家是什么人家，他不知道；那女子是否秦弄玉，他也还不知道。若说是来访的人，一时之间哪里讲得明白。那人也没有耐心听他解释，耿照一个"我"字刚刚出口，那人已在破口骂道："你这王八羔子！"声到人到，双臂箕张，以泰山压顶之势，掌劈耿照的天灵盖。耿照是书香门第，几曾听过如此粗言相骂，不由得心中有气，"岂有此理，即使你把我当作盗贼，也不该出口伤人。"哪知那人不但"出口伤人"还要"出手伤命"，这一掌若是给他劈中了天灵盖，耿照还焉有命在？处此情形之下，耿照只好不再打话，赶紧还招。

耿照侧身一闪，还了一招"大鹏展翅"，也是以臂箕张，但却是擒拿对方的双腕，用意只在扭住对方，叫他不能攻击，而不是像对方一样，出手便是取命的凶招。

但如此一来，一个是绝不留情，一个是心存顾忌，后者当然便要大大吃亏。那人是个浓眉大眼的粗豪少年，看来年纪比耿照也大不了几岁，武艺却很是不凡。耿照的手指已抓着他的手腕，但因气力没有用足，给那少年双臂一振，登时挣脱，耿照踉踉跄跄地倒退两步，说时迟，那时快，那少年已在喝道："给我倒下！""啪"的一掌，打中了耿照。耿照早已练成了"大衍八式"的上乘内功，如今功力虽然只及原来的七成，还是相当深厚，中了这掌，晃了两晃，居然并未倒下。

那少年见耿照招数精妙，中了一掌，又没倒下，也是大大吃惊，更不敢怠慢，趁耿照身形未稳，急步跨上，又是一招"斜挂单鞭"，猛切耿照脉门。

耿照还了一招"惊飙卷雪"，身形摇摇晃晃，就似杨柳在风中摇摆一般，却正好配合他这拳势，那少年的掌缘差半寸没切着他的脉门，只听得"嗤"的一声，衣袖已给耿照撕去了一幅。这还是耿照手下留情，要不然早把那少年的手臂扭脱臼了。

那少年顽强之极，吃了点亏，出手更凶，竟不退后，倏地便化掌为拳，变招"横身打虎"，肘锤向耿照肋下一撞，耿照跳跃不灵，又给他撞中。这

一下比刚才所受的一掌更重。痛得耿照双眼发黑。

耿照在对方暴如风雨的攻击之下，无法解释，只好把心一横，想道：“没法子，只能把他击倒再说了。”当下力贯掌心，还了一招大衍八式的招数，“蓬”的一声，双掌相交，那少年虽是功力不弱，却怎敌得桑家秘传的“大衍神功”，“咕咚”一声，登时四脚朝天。

耿照使了这招，登时身子也似虚脱一般，浑身乏力，他正要去把那少年扶起，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喝道：“你这小子胆敢伤害我儿！”

声到人到，一股令人感到窒息的掌风已是迎面扫来，耿照听这掌风，已知对方功力奇高，远远在己之上，即使自己功力丝毫未损，也是决计不能抵挡对方这凌厉的一击。耿照心中一凉，心道：“我命休矣。”但习武之人，防御敌人攻击，乃是出于本能，所以耿照明知不敌，也仍然出掌防御。

就在这性命俄顷之间，忽听得一个女子尖声叫道：“妈，手下留情！他，他是……”声音尖锐颤抖，显得无限惊惶。那女子飞快奔来，一面跑，一面叫，但亦已是迟了些儿，她那个“妈”字出口之时，只听得“蓬”的一声，双掌已是碰在一起。还幸那妇人的武学造诣早已到了能发能收，随心所欲的境界，双掌一交，掌力未吐，便立即收回，但饶是如此，耿照在力尽精疲之际，亦是禁受不起，只觉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冒。耿照一咬舌尖，提起精神，尽力维持自己不至昏倒。因为，他已听到了表妹的声音了，但他心里也在惊疑：“为何表妹叫这妇人做妈？难道只是声音相似的女子？”他要亲眼再看一看，究竟是不是表妹。

那老妇人道：“他是谁？”那女子道：“他，他是我的表哥！”耿照抬眼望去，只见那女子已跑出花径，看得清清楚楚了，果然是他的表妹秦弄玉，那支洞箫也还在她的手中。

那少年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叫道：“什么，是你的表哥？我只道是仇家呢！”那老妇人松了口气，说道：“霆儿，你没受伤？”与此同时，秦弄玉也在问道：“表哥，你有没有受伤？”那少年同时听到这相同的两句问话，心里不禁酸溜溜地想道：“你只是记挂你表哥有没有受伤。唉，尽管你把我的娘认作干妈，与你的表哥相比，我毕竟还是外人！”耿照这时，惊喜交集，心中就如波翻浪涌，也不知想的什么，只是本能地叫出了“表妹”二字，眼睛一黑，就晕倒了。

迷迷糊糊中，忽听得有一个粗豪的声音说道：“好了，醒过来了。你不用担忧啦！要不然我的罪更大了！”粗豪的声音中也明显地带着几分妒意。秦弄玉道：“霆哥，这是误打误撞，我又没有怪你。你别多心。”她口中向那少年说话，双手则把耿照扶了起来，显然她的注意力还只是放在耿照身上，故而虽是与那少年说话，却没有面对着他。

耿照慢慢张开眼睛，秦弄玉喜道：“好了，果然是醒过来了。表哥，你看你眼前是谁？”她要试试她的表哥，神智是否已经清醒。

耿照张眼一看，只见自己是处身在一间雅致的房间中。除了表妹与那少年，那老妇人也在房内。正是：

乍醒几疑身是梦，风霜历尽又重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欲逞强横凌弱寡 偏工心计骗红妆

耿照道：“表妹，我想得你好苦，我正是因为听得你的箫声，冒昧闯来的。在下耿照，这位大哥高姓大名，适才我是多有得罪了。”耿照于人情世故，不甚通晓，又因情不自禁，一开口便是向表妹倾吐思念之情，然后才是向那少年赔罪，那少年更不高兴，哼了一声，冷冷说道：“我姓孟名霆，耿大哥你本领非凡，我很佩服。以后还得多多请你指教。”

耿照听出有点不对，怔了一怔，心道：“这姓孟的外貌粗豪，气量却似有点浅窄。”正想说几句客气的话，那老婆婆忽地盯着他说道：“你可是桑见田的徒子徒孙么？”耿照不禁又是一怔，连忙说道：“不是。”那老婆婆道：“既然不是，你何以又会桑家的大衍八式？”耿照满面通红，讷讷说道：“是我无意中与一个、一个朋友切磋武功，练上手的。我、我开头实在不知道这是桑家的大衍八式。”耿照与桑青虹的一段纠纷，是他生平最引为尴尬之事，故此吞吞吐吐，不敢和盘托出，但他说的，却也是实言。那老婆婆哪肯相信，淡淡说道：“大衍八式是武林绝学，桑家秘传。你那位朋友倒很慷慨啊,肯把这等上乘的内功心法传了给你。你那位朋友是男是女？姓甚名谁？你和桑家当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么？”耿照心道：“表妹正自疑我用情不专，我与她之间的裂痕也尚未弥补，如今一见面又怎好再提青虹的事情？纵然我是问心无愧，只怕她也不能见谅。”但他又不擅于砌辞说谎，张大了口，一时之间，竟是不知如何回答。

秦弄玉也确是有点疑心，但她不忍表哥受窘，更怕孟家母子对耿照有所不利，心道：“表哥想是有难言之隐，不愿说与外人知道。”忙替耿照解围道：“我与表哥自小同在一起，他的事情，我都知道。他的武功出自家传，什么桑家，我是连听也没有听过。”

那老婆婆似笑非笑他说道：“你可从来没有和我提及有这一位表哥。”秦弄玉杏脸飞霞，说道：“妈，我不以为这是什么非说不可的事情，前几天我的精神也还未好，所以就没有提及了。”那老婆婆对秦弄玉很是疼爱，不愿令她太过难堪，当下便笑道：“我也不是想探人隐秘，既然耿公子不肯说出贵友名字，那也就算了。好了，你们表兄妹意外相逢，我老人家可不应打扰你们，你们就先叙叙吧。”

秦、耿二人经那老婆婆这么一说，倒是有点不好意思。耿照见秦弄玉颜容憔悴，果是像久病初愈的模样，终于还是他先开口问道：“表妹，你的身子可是有点不大舒泰？”秦弄玉道：“这位孟老太是我干妈。我正是病了一场，多亏干妈给我医好的。”

耿照道：“你们是怎么相识的？”秦弄玉接着说道：“干妈于我不但有治病之德，还有救命之恩呢。那日我偷渡长江，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小船肯渡我过去，不料那又是一只盗船。幸好巧遇干妈，也是同乘这只盗船。”孟老太笑道：“那梢公瞧我这老太婆没有油水，不肯渡我。是你的表妹好心，给我出了十两银子的船钱，他才肯让我上船的。”耿照道：“钱财不可露眼，想必是强盗见财起意，船到中流，就来谋害你了。”孟老太笑道：“你表妹长得如花似玉，强盗还要将她献给什么大王，作压寨夫人呢。”秦弄玉面上一红，说道：“那日大风大浪，盗船上有一个掌舵的梢公和一个撑船的助手，那梢公刚一露刀指吓，就给干妈抢过他的刀来，一刀劈死。那撑船的助手却已跳下水去，将小船弄翻。”耿照道：“这是水贼惯用的伎俩，那日柳女侠

渡江，也曾着了道儿。”秦弄玉道：“哦，你与柳女侠已经会面了。珊瑚姐姐呢？可是与她一起？”耿照道：“不在一起。嗯，还是先说你的事情吧。”提起珊瑚，耿照心里就不禁一片烦乱，即使没有孟家母子在此，他也不知如何与表妹说珊瑚之事才好。

孟老太似乎很为注意，忽地问道：“这位珊瑚姑娘是不是姓玉的？”秦弄玉道：“不错，妈，你识得这位姑娘？”孟老太道：“如果是玉珊瑚，那就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女儿了。她很小的时候，我见过她。”珊瑚的父亲生前是著名镖师，交游广阔，孟老太的丈夫生前也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识得玉家父女不足为奇，秦弄玉也就不放在心上，接着说道：“船翻之后，幸好干妈精通水性，把那水中的强盗也杀了。她把小船翻转过来，将我救起，亲自掌舵，渡过长江。我喝了几口水，又经不起大风大浪，船未上岸，已病倒了。后来我就住在干妈家中，亏得她给我尽心调护，今日方始病好。”

秦弄玉说了这段遭遇，便即住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她藏在心中，不便说的。她在孟家养病之时，孟老太的儿子孟霆，日日在她病榻之前服侍她，向她大献殷勤。秦弄玉不是个糊涂的姑娘，早就看出孟老太的意思是想要她做媳妇的了。

耿照连忙向孟老太道谢。孟老太淡淡说道：“我对你毫无恩德，你向我道谢作甚？我救的是我的干女儿。”耿照本是替表妹道谢，给她这么一说，底下的话已是不好意思再说出来，不觉满面通红。孟老太忽道：“弄玉，你有几个表哥？”秦弄玉愕然道：“就是这一位表哥。妈，你这话是——”孟老太道：“好，那么现在来的不是你的表哥了！”陡地喝道：“咄，我孟家又不是客店，什么王八羔子，也在三更半夜闯来！”

孟老太这句话颇有指桑骂槐之意，耿照听在心里，满不是 味儿，心道：“你这不是怪我冒昧闯到你家里来吗？”心念未已，只见孟老太已抄起一根拐杖，嗖地窜出，身形如箭，越过栏杆，便从楼上跳了下去，兵器碰击之声，随即也从楼下传了上来。

孟霆吃了一惊，心道：“妈居然要用起她那根龙头拐杖，敢情当真是劲敌来了。”瞬即之间，只听得叮叮　　之声，有如鸣钟击磬，震耳欲聋。孟老太的拐杖是重达四十八斤的铁杖，听这碰击之声，对方所用的似乎也是金属兵器，发出的声响甚为古怪，比钟声更为清越，但每一下的金铁交鸣之声，又令人感到十分沉重。就似敲在心上一般。孟霆武学已有相当造诣，听了一阵，心道：“毕竟是妈占了上风。”他本想下楼助战的，也就改了主意了。心道：“那人能抵挡妈的铁拐，我下去也插不进手。听来妈已占了六成以上的攻势，大约也无须别人帮忙了。”

孟霆耳朵听声，辨别交战双方的强弱，眼睛却还在偷偷注意秦、耿二人。原来他实是不放心让秦弄玉单独和耿照相对，脚步就像坠了铅块一样，想移动也移动不开。

耿照也竖起耳朵来听，忽地跳起身来，秦弄玉道：“不妨事的，干妈这根拐杖曾打遍大江南北……”耿照道：“有点不对，我去看看。”秦弄玉怕他刚刚醒转，气力未曾恢复，有甚闪失，赶忙便扶着他。

耿照道：“不用搀扶，我走得动。”孟霆心里酸溜溜的，说道：“表妹真会体贴表哥。耿大哥，你应该领受她这番好意才对。”

秦弄玉面上一红，松开了手。就在这时，只听得兵器碰击之声，越来越密，人在楼上，似乎也感到了震动。孟霆大吃一惊，听得出对方攻势加强，

他的母亲已是改取守势，当下顾不得讥刺耿照，连忙也走了出去，倚着栏杆，看下面的交战情形。

只见那人是个五十左右的虬须汉子，一手拿着一只金光灿烂的圈子，一手拿一把光芒闪闪的短刀，招数十分奇特，短刀如灵蛇吐信，时不时地从金钢圈中穿出攻敌，孟老太的铁拐碰着他的金钢圈，便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看来孟老太的沉重的铁拐，克制不了对方的金钢圈，最多不过是功力悉敌，对付对方短刀的攻势，那就有点应付不暇了。

耿照叫道：“ 萨大哥，住手！ ” 原来这人是萨氏三雄中本领最强的萨老大。辛弃疾因为久久不见耿照回来，放心不下，叫萨老大过来探听的。

耿照虽是用力叫喊，但铁拐与金钢圈的碰击之声如雷震耳，他的声音被双方兵器的碰击声音所淹没，萨老大竟似不曾听见，仍未往手。

耿照心道：“ 伤了萨老大固然不好；这孟老太于表妹有恩，伤了她我也难堪。 ” 心中着急，一按栏杆，便跳下去。

秦弄玉与他并肩而立，见他突然跳下，吃了一惊，失声叫道：“ 表哥！ ” 跟着也跳下去。她本是担心耿照跌倒，却未想到自己也是病体初愈，气力不加，脚尖着地，陡地一震，禁不住一个跄踉，自己先跌倒了。孟霆大惊，紧跟着也连忙跳下。

耿照有大衍神功的底子，歇了这一阵子，精力恢复了几分，反而比表妹强些，一着地便站稳了脚步，听得表妹惊呼，赶忙回臂一抱，恰恰将秦弄玉抱个正着。孟霆正跑过来要将秦弄玉扶起，不料慢了一步，秦弄玉已在耿照怀中。孟霆见此情状，那只手伸出去不是，缩回来也不是，心里一股酸味，大是尴尬。

耿照道：“ 表妹，可摔着了？ ” 秦弄玉满面通红，说道：“ 多谢表哥，没事。 ” 挣脱了耿照的怀抱。

耿照正要跑过去说明真相，劝双方罢战，只听得 “ 轰 ” 的一声，孟老太一拐扫过去，将一块太湖石打得四分五裂。萨老大赞道 :“ 好一招伏魔杖法！” 他本来可以趁此时机，将金铁圈横砸过去，孟老太招数使老，拐杖未及收回，不死也要重伤。但萨老大的金钢圈举在空中，却未落下。

孟老太怒道：“ 谁要你让？接招！ ” 萨老大退后一步，忽地叫道：“ 且住！你可是孟振的婆娘？ ” 孟老太怔了一怔，道：“ 你是谁？ ” 萨老大哈哈一笑，将金钢圈一晃，说道：“ 江湖上使这兵器的没有几人，孟大哥没有和你说过我们兄弟吗？ ”

孟老太瞿然一省，说道：“ 你是萨氏三雄中的老大、老二？ ” 萨老大道：“ 我正是老大萨刚。嘿、嘿，我今晚倒是误打误撞，撞着了大嫂了。我只道你们是住在乡下，却原来就住在这个小镇，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孟大哥呢，在不在家？ ” 孟老太道：“ 先夫过世已两年了。但先夫在日也曾提过那年在青州得过你们兄弟之助，今日巧遇，请进寒舍一叙。老身还要请教，你既不知此处便是我家，深夜到来，却又为了何事？ ”

这时，耿照、秦弄玉、孟霆三人已是一齐来到。萨老大笑道：“ 耿相公果然是在这儿。孟嫂子，我是找这位耿相公来的。

怎么，耿相公，你和孟家原来也是相识的吗？ ” 耿照道：“ 我也是误打误撞，在此处巧遇了我的表妹。 ” 萨老大诧道：“ 你的表妹？ ” 他以为秦弄玉是孟老太的女儿，不解他们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怎么会有亲戚关系。耿照道：“ 我的表妹是孟老太的干女儿。她父亲秦重是我姨父。 ” 萨老大这才

清楚其中关系，哈哈笑道：“这可真是巧遇了！”

孟老太将萨老大请进客厅奉茶，坐定之后，说道：“你们萨氏三雄听说一向是形影不离的，老二、老三呢？若在此地，何不也请过来一见？先夫虽然去世，老身也该为他谢一谢你们当年相助之德。”江湖人物，素重恩仇，是故孟老太有此言语。萨老大叹口气道：“我的三弟已遭横死。我和二弟早已不干这刀头敌血的生涯了。这次我是与二弟护送一位辛大人赴任，路过贵地的。”

萨氏三雄是黑道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当年的名头，比孟家夫妻还要响亮。孟老太听了诧道：“这位辛大人是什么官儿，差得动你们兄弟。”萨老大笑道：“官并不大，只是一个五品官阶的江阴签判。但这位辛大人的名声，却是通国皆知的。”孟霆道：“敢情是率领义军渡江的辛弃疾、辛将军么？”萨老大道：“正是这位辛将军。”孟老太道：“原来是他，怪不得你们兄弟愿意为他执役。但他功大官小，却是令人意想不到。”

萨老大道：“辛大人奉命参赞江阴军务，手下正要得力之人相助。我冒昧问问嫂子，你们母子如今可还干不干绿林营生？”孟老太叹道：“先夫过世之后，我早已心灰意冷，金盆洗手了。江湖上风波险恶，小儿本领尚未学成，我也不放心让他到外间闯荡。”萨老大道：“既然如此，侄儿可想图个出身么？”孟老太道：“你的意思是要小儿跟随辛大人，图个军功？”萨老大道：“不错。这位辛大人不比寻常官儿，跟他当差，绝不至于受官场的肮脏气。而且如今金虏南侵在即，你们这儿离江阴不过二百余里，早晚会作战场。即使不是为了图个功名，也该执戈御敌。”孟老太道：“你的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多谢你肯提携侄儿。但一来我已是风烛残年，母子相依为命；二来料想你也知道，你孟大哥干了几十年刀头舐血的生涯，不免也结下一些厉害的仇家，你侄儿本领还未学成，我必须在闭眼之前，多教他一点防身本领。不怕你萨老大见笑，我是自知没有几年阳寿的了，人老志短，实是舍不得让儿子离开。金兵若然杀来，那时我们母子再作打算吧。”

孟老太只有这一个儿子，舍不得让他离开，那也是人之常情，萨老大不便勉强，当下说道：“军情紧急，我们明日一早，便要护送辛大人起程前往江阴，如今得见嫂子，已了心愿，请恕我们要告辞了。”

耿照心中七上八落，终于彭起勇气，说道：“孟老太，多谢你照顾了我的表妹。她无亲无故，我想请她与我同赴江阴。”孟老太愕然道：“你是要她明早便跟你走？”耿照道：“正是此意。现下兵荒马乱，结伴同行，也好有个照料。”孟老太道：“你可知道你表妹是病体初愈么？”

耿照道：“江阴离此处不过二百里，我们一路可以在驿站换马，明日一早动身，晚上也可以到了。表妹虽是新病初愈，在马背上一日，总还可以经受得起吧？”孟老太道：“你们辛大人可有带家眷同行么？”耿照道：“没有。”孟老太道：“那么她，一个孤身女子住在官衙，也是很不便啊。倒不如在我这儿，彼此还有个照料。我是她的干娘，怎说得上她是无亲无故？”

耿照想不到孟老太如此不通情理，心道：“若是表妹允婚，我到了江阴，就与她成亲，夫妻之亲，难道不亲于你这个干娘？”可是这些话，他可没有那么厚的脸皮说出来。

萨老大虽是不知道耿照与秦弄玉的关系，但听了耿照的话，看了秦、耿二人的神情，也瞧出了几分，心道：“孟大嫂也是忒不识趣，人家表兄表妹，看来亦已是情投意合，你只可成全他们，怎可以将他们分开？”看不过去，

当下便插嘴道："辛大人虽然没携家眷，但官衙之中，总还有同僚眷属，使唤丫头，秦姑娘也不怕没人作伴。再说秦姑娘也不是普通女子，她一身武艺，难道还怕她不会照料自己吗？咱们还未曾问秦姑娘的意思呢。依我说呀，他们年轻人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作主吧。"

萨老大所说的话在情在理，孟老太不觉恼羞成怒，说道："我是一片好心。萨老大你这么说，倒像我是强留秦姑娘了。"萨老大心道："可不是吗？我看你就正是存着私心。"但他与孟老太是初次相见，却也不便坦率地直指其非，只好笑道："孟嫂子，你爱护干女儿那是人情之常。但这位耿相公是她的表哥，要照顾表妹，那也是人情之常。"

孟霆冷冷说道："妈，你别多说了。人家表兄表妹，当然是亲上加亲。你只不过是干娘，总是疏了一层。……"

秦弄玉眼中蕴泪，说道："孟大哥，你不要这么说。干娘救了我的性命，医好了我的病，待我有如亲生儿女，我是感激得很。但我、我……"孟老太道："对啦，你自己的意思怎样？是愿意留在干娘这儿还是跟你表哥？"

秦弄玉心中乱成一片，想道："我本是想成全表哥与珊瑚姐姐，但若留在干娘这儿，只怕又摆脱不了孟大哥的纠缠。"她刚才的语气，本来已想拜辞干娘，跟随耿照同去的，但被孟老太这么单刀直入地问她，她毕竟是个少女，脸皮薄嫩，一时间又不好意思明言心事，只觉左右为难。

正在局面尴尬，大家都在等待秦弄玉说话的时候，忽听得呜呜呜三声响箭，一长两短，孟老太面色倏变。萨老大悄声说道："是你的仇家来了么？"

孟老太道："这是飞龙岛的鸣镝，岛主料想不会亲临，来的多半是他的使者。"萨老大不禁大为惊异，心道："孟家在绿林中的地位也算得是第一级的了，这飞龙岛主却是何等身份，只派使者前来，就能令到孟嫂子吃惊？"

孟老太低声说道："这飞龙鸟主是长江两岸水陆两路的黑道大哥，这两年才崛起的，你大约还未知道。"萨老大道："你和他有什么纠葛？"孟老太道："目下尚未知道他的来意如何？你们暂且躲一躲吧。我不想与他结怨，倘若当真是非动手不可之时，那时再请你老大助拳。"

萨老大、耿照、秦弄玉、孟霆四人都躲进厢房，只剩下孟老太一人留在客厅。只听得她连发三次啸声，也是一长两短，啸声过后，便听得有人朗声说道："飞龙岛使者多谢孟舵主接见。"响箭与孟老太的啸声都是暗号，飞龙岛的使者，接江湖规矩，先发响箭通报，等待孟老太的答复，然后再进入孟家，看来已是给了孟家几分面子。

只见两个大汉走入客厅，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枝漆得通红的令箭，说道："这位想必是孟大嫂，请你接绿林箭。"孟老太道："先夫已经过世，你们的岛主还未知道么？"那使者道："孟舵主去世，你和令郎可还在啊。"孟老太道："先夫去世之后，我也早已金盆洗手了。这绿林箭请恕我不能接下。"

那使者哈哈笑道："孟大嫂，要改邪归正了么？但你们孟家在绿林混了几十年，说句笑话，也就等于是在绿林中有了户籍了。孟舵主去世，你和令郎也还要应卯的。岛主的绿林箭，我看你不接下也得接下。"

孟老太心中有气，但一时之间，也还未拿得定主意是否翻脸，当下说道："不知你们的岛主传这绿林箭是为了何事？"

那使者道："岛主已定下日期，下月初五在飞龙岛召集江南绿林道上的头面人物聚集。一来是彼此商量，金兵渡江之后，咱们绿林人物是该如何应付；二来也得推定一位绿休盟主。今天已是二十八，离会期还有七天。你和

令郎可得在这两天内动身，就以这支令箭为凭，到了长江口外，自有我们的船只带领你们往飞龙岛。”

耿照在厢房里听得他们的谈话，心道：“原来东园前辈所尚未查明的那个神秘人物，与南山虎及樊通结拜的那个‘大哥’，就是飞龙岛主。南山虎私通金国，这飞龙岛主料想也不是好人。柳女侠和东园前辈正要赶去粉碎他们的奸谋，却不知孟老太是否已知道他们的底细？且看她如何应付？”

孟老太道：“听说南山虎是你们岛主的结拜兄弟，这次盛会，他一定是在场的了？”那使者道：“不错，南舵主就是这次英雄会的发起人之一。孟大哥生前和南舵主交情不小，就看在南舵主份上，嫂子你这次也该来捧捧场啊。”要知南山虎在江南道上，已纵横了十有余年，飞龙岛主则不过是这两年才稍稍露面的，江南的绿林人物，自是识得南山虎的多，那使者见孟老太问起南山虎，只道南山虎与孟家夫妻定有交情。

哪知孟老太却道：“你错了，我们当家的生前胆子小，只敢做些小买卖。南山虎是黑道上响　　的角色，我们怎么高攀得上？我们与他是各走各的道，素不相识！”

耿照听到这里，心道：“原来这孟老太也已知道南山虎的底细了。要不然她不会这样说的。听她的语气，似是耻与南山虎为伍，嗯，她虽是不通情理，但在这大义上头，倒也不愧是女中豪杰。”

那使者怔了一怔，道：“怎么？你们竟是素不相识的吗？然则孟嫂子又何以有此一问？”孟老太淡淡说道：“随便问问，不可以么？”

那使者大是尴尬，咳了一声，说道：“咱们还是话说回头，言归正传吧。这枝绿林箭请嫂子接下！”

孟老太冷冷说道：“我当家的生前，在江湖上也是独往独来，做的独脚强盗，从不受人号令的。我老婆子虽是无能，先夫的这点志气，还是不敢坠了。请恕老婆子不识抬举，这枝绿林箭你带回去吧！”

那使者又惊又怒，站起来道：“你，你抗不奉命？”孟老太道：“我还要告诉你们，我已金盆洗手，不再是绿林中人了。以后你们少来登门啰嗦。请吧！”端起茶杯，也站了起来。端茶乃是送客的表示。

那使者大怒道：“你这老婆子当真是不识抬举，竟敢抗命！”拿起茶杯就摔。

孟老太说道：“怎么，你们不喝了这杯茶再走吗？”说话之时，茶杯也已掷出，只听得“　　”的一声，两个茶杯碰个正着。使者那个茶杯给拦了回来，仍然端端正正地摆在原来桌子的位置，杯中的茶水，也没有溅出半点。孟老太的茶杯则在空中打转，孟老太衣袖一卷，将茶杯取了回来。不声不响，冷冷地看着那两个使者。

这一手上乘内功一显，登时把那两个使者镇住，不敢发作。

持着绿林箭的那使者面上一阵青一阵红，摹地把那枝箭往桌上一插，说道：“奉不奉召任凭于你，我只是来传绿林箭之人。告辞了。”

那两个使者走后，萨老大从厢房出来，哈哈笑道：“孟大嫂，真有你的。哈哈，干得好！”

孟老太道：“你孟大哥生前恩怨分明，飞龙岛主与孟家风马牛素不相涉，那也罢了。但南山虎却是你孟大哥的仇人，我老婆子无能为他报仇，已然抱愧，怎还可以听他号令？南山虎如今是飞龙岛主的副手，飞龙岛主这次召开英雄会，分明是想同道推戴他为绿林盟主，事若成功，南山虎也就高高压在

我们头上了。我老婆子若也随众推戴，岂不愧对先夫？”

耿照只道孟老太是因为知道南山虎私通金国的底细，这才拒绝参加此会的，谁知她却不是为了大义，而是为了私仇。但转念一想，只要孟老太不与南山虎同流合污，结果也还是一样。

萨老大吃了一惊，说道：“孟大哥，他、他是——”只道孟振之死与南山虎有关。孟老太道：“你孟大哥倒是真的与南山虎素不相识。他是病死的。”萨老大诧道：“然而这仇又是从何结起？”孟老太道：“你孟大哥素重义气，他有一位好友为南山虎所杀；他自己的嫡亲侄儿，也给南山虎迫得弃家而逃，不知流浪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孟大哥生前有件心事，一是为友报仇；一是找寻侄儿。但南山虎到了江南之后，他们始终未曾碰上，他的侄儿，也始终未曾找到，可说是死不瞑目。”

这故事耿照似乎是在哪儿听人说过，不禁心中一动，低首冥思：“天下难道当真有如此巧事？”

萨老大身上有事，自忖不能为孟家报仇。而且这种私仇，若非主家邀他助拳，他也犯不着卷入漩涡，因此也就不仔细查问。不过，他却为孟老太担忧目前之事，当下说道：“你拒接绿林箭，那飞龙岛主岂不是要与你为难，此地还能立足吗？”

孟老太哈哈一笑，说道：“我老婆子一生闯荡江湖，如今虽是年纪老了，气志也短了，但也还不至于恋这点家业。飞龙岛主目下正忙于他的大事，料想也还不至于就来管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得已时，我老婆子毁家远走，再入江湖，那也算不了什么。”

萨老大是想劝她带了家人到江阴，那么一来可以暂避风头，二来也可以让耿照与秦弄玉相聚。待到蓬莱魔女从飞龙岛回来，那时飞龙岛之会的结果也就可以揭晓了。到时再定应付的方策也还不迟。这是两全其美的法子，耿照的心里也正有这个意思。

但他们两人的心思，都还未来得及开口说出，忽听得花园中似是有物坠地之声，声音虽然微弱，但落在孟老太、萨老大这等行家耳中，已知是有轻功颇为高明的夜行人来到。孟老太眉头一皱，说道：“难道那两个使者去而复回？还是飞龙岛另外派人来了？怎么来得这样快呀？”

萨老大等人依然退入厢房，孟老太提起龙头拐杖，将门打开，冷冷说道：“两位请进。”

只见来的乃是一男一女，都不过是二十上下年纪。孟老太怔了一怔，放下拐杖，说道：“你们是谁，到此作甚？哎呀，你、你是！”那男的道：“二婶，我是孟钊。我的二叔呢？”

孟老太又惊又喜，说道：“侄儿，我找得你好苦。你二叔已经过世了。这位是，是玉姑娘吧？”孟钊面上一红，说道：“不是玉姑娘，是桑姑娘，也是你的侄儿媳妇。”孟老太见桑青虹长得很美，更是喜欢，一手拉住一个，眉开眼笑地说道：“阿钊，原来你已是成家立室了，这我可就放了心啦。”蓦地心头一凛，说道：“桑姑娘，你是哪里人氏？”

桑青虹叫了一声“婶婶”，淡淡说道：“我自幼在孤鸾山下桑家堡中长大，我爹爹是桑见田，二婶，你在江湖走动，想必也听过我爹爹的名字。我如今是无家可归，钊哥带我来投奔你啦。”原来桑青虹在情场失意之后，得到孟钊安慰，感激他的“情义”，糊里糊涂地就和他成了婚。但她以桑家堡二小姐的身份，下嫁孟钊，心里总还是有点感到委屈，偏偏孟老太一见面又

把她误认做“ 玉姑娘 ”，她当然是更不高兴了。

她怎知孟老太将她当作“ 玉姑娘 ”，内里实有情由。原来孟钊的父亲和玉珊瑚的父亲是在同一间镖局做事的。两人交情很好，上了年纪之后，同时退休，又比邻而居。当时孟钊与珊瑚还是几岁大的孩子，亲友们知道这两家交情的，都认定这两个孩子是未来的夫妻了，孟、玉二老也有此意，不过因为孩子还小，既是比邻而居，就无须亟亟定亲，是以未曾开口罢了。

孟钊之父与孟老太之夫孟振是嫡亲兄弟，但两兄弟志趣不同，一个做了镖师，一个却做了大盗，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亲兄弟竟是十年难见一面。这也是孟振不愿让他哥哥难为的缘故，他哥哥在长江之北保镖，他就跑到江南黑道干活。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十四年前，之后不久，孟振的哥哥逝世，再过两年，玉老头也遭了凶杀。最后那次兄弟会面，孟振是和妻子一同去的，见过玉珊瑚。

南山虎本是在长江以北横行的独脚大盗，有一次劫孟、玉二老所保之镖，镖银是劫走了，但南山虎也中了一枚暗器。孟、玉二老退休之后，南山虎仍然不肯放过，赶到邛莱乡下杀了玉老头，那时孟钊的父亲已死，但屋宇也一同被焚。孟钊就是因此流浪江湖，终于投到桑家为仆的。而南山虎也因怕两家的镖行朋友报复，逃到江南为盗。

且说孟老太听得桑青虹自陈来历，这真是她意想不到的事情，不禁大大吃惊，也大大欢喜。正是：

古云齐大原非偶，魔女为妻祸未央。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惊人傲骨扬英气 绝世神功克毒刀

要知桑见田生前乃是名震天下的大魔头，死后遗下桑家堡给他两个女儿承继。大女儿桑白虹又把公孙奇招赘进来，桑家堡势力大大扩张，比桑见田生前还更兴旺，声威赫赫，当真如日在中天，江湖上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孟老太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侄儿居然会做了桑家堡的姑爷，而桑青虹说出那句“无家可归”的话，也是令她莫名其妙，一时又惊又喜，“啊”的一声，张大了嘴巴，后面的话，急切间竟是说不出来。孟老太并不是个眼孔小、未见过世面的女人，这实在是由于桑家堡的名头太大了。

孟钊道：“公孙奇害死了她的姐姐，侵夺了桑家堡，所以我和她来投奔婶婶，婶婶不必惊疑。”其实孟钊是和公孙奇串通了来骗取桑家的内功心法的，他也是有点害怕桑家老仆与他为难，识破他的骗局，故而他来投奔叔叔，不过是为了找个地方躲藏，也便于安顿桑青虹而已。同时他娶了桑青虹之后，他自己也得有个地方安住，才好专心练桑家的上乘武功。

孟老太惊喜交集，心道：“侄儿娶了这大魔头的女儿，不知是祸是福？但无论如何，这总是孟家一件极有面子之事。”“光荣”之感盖过了恐惧，孟老太定下了神，叫道：“霆儿，出来见你哥哥、嫂嫂。秦姑娘，你是我的干女儿，也出来行个见面礼吧。哈哈，萨老大、耿相公，大家都请出来、出来，我老婆子今晚家人团圆，一定要请你们喝几杯酒才放你们走。”

耿照心头卜卜乱跳，心道：“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桑青虹和孟钊竟然成了夫妻。这也好，好过她上了公孙奇的当。只是——我见她呢？还是不见？柳女侠受了她姐姐临终之托，要照顾她，但她如今已是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了，我也不必再劝她去依靠柳女侠了吧？孟钊从前把我恨之入骨，只道是我抢了他的珊瑚，如今他已娶了妻子，这仇恨也该过去了吧？嗯，从他对待珊瑚的事看来，他的心术似乎也不很好，珊瑚其实并非只是为了我的缘故而不要他的。唉，他心术好不好，与你何干？你何必为青虹担忧？”

这刹那间，耿照神思不定，心里倏起倏灭地转过了无数念头。他与孟、桑二人都有过一段瓜葛，若然见面，实在大是尴尬。但耿照又是个心地纯厚的人，尽管他一向害怕桑青虹的纠缠，但对桑青虹的终身幸福仍是不能无所关心，因此，又想把蓬莱魔女对她的好意转达。他心思不定，不觉闪闪缩缩，不敢一步就跨出房门。秦弄玉见他面色苍白，身子摇晃，不禁吃了一惊。

秦弄玉只道耿照是激战之后，元气伤损，精神不支，吃了一惊，连忙将他扶住，低声问道：“表哥，你怎么啦！”

桑青虹听得孟老太提起一个“耿相公”，心头一震，把眼望去，正瞧见耿照在门边闪闪缩缩，而秦弄玉也正在挨近去扶他的情景。不由得倏地柳眉一竖，冷笑道：“耿公子，你怕和我见面么？出来！”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大吃一惊。只见桑青虹已走上前去，哈哈笑道：“巧极啦，巧极啦，耿公子和玉姑娘都在这儿呀！”

孟老太莫名其妙，说道：“这位不是玉姑娘，是我的干女儿秦姑娘。”话犹未了，桑青虹已到了秦弄玉面前，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忽地作出惶然的神气，笑道：“对不住，我看错人啦。

原来耿公子你又换了一位姑娘了，我还只道是玉珊瑚呢。秦姑娘，你别见怪。”原来桑青虹是成心讽刺耿照，发泄一口醋气的。

秦弄玉对耿照与珊瑚的事情，早已知道，她本来就是想成全他们二人的。

但听桑青虹如此说话的语气，任谁也听得出来，她和耿照之间也一定有点瓜葛纠缠。秦弄玉无端端的受了羞辱，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她病后身子虚弱，不由得双手一撒，就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本来是她扶着耿照的，如今反过来要耿照扶着她了。

孟老太脸上变了颜色，涩声说道：“侄少奶，你识得这位耿公子的吗？他是你们桑家的什么人？我刚才见他会使你们桑家的太衍八式，还问过他，可是耿公子说他与你们桑家毫无关系。”

桑青虹冷笑道：“毫无关系？他的大衍八式，就是我传他的！婶婶，你别拧着眉毛，瞪着眼睛，我和他的事情，你的侄儿都是一清二楚的。我知道他有了玉珊瑚之后，早已与他一刀两断啦。你的侄儿是知道了这些事情，然后向我求亲的，要不然我怎会做你的侄儿媳妇？”

要知桑青虹是大魔头的女儿，父亲死后，又不用她当家，一向是给宠惯了的，当真是任情纵性，高兴怎么做便怎么做，喜欢怎么说，便怎么说，哪理你什么长幼尊卑？何况她嫁与孟钊，只是为了一时的失意无聊，对这个丈夫实在并未怎么放在心上。她气恼孟老太刚才错把她当作玉姑娘，如今为了向耿照出一口气，就索性把事情都抖出来，也气一气孟老太。对丈夫她都不在乎，对丈夫的婶婶当然更是不放在眼内了。

这一番说话惊得众人尽都呆了，场面尴尬之极。孟老太气得死去活来，心道：“要是我的侄儿娶的是玉姑娘，孟家也不会这样丢脸、受气啦。哼，都是这姓耿的小子不好，抢了珊瑚，也害了我的侄儿。”

桑青虹是初入门的侄儿媳妇，又是大魔头桑见田的女儿，因此孟老太虽然给她气得死去活来，却是不敢、也不方便向她发作。

孟老太把一腔怒气都移到耿照身上，“哼”了一声，心道：“你这小子抢走了我侄儿的好媳妇，如今又想来抢我的媳妇啦。”当下板着脸孔，冷冰冰地就朝着耿照说道：“耿公子，你表妹是我干女儿，你与我却是非亲非故，你今后别要再上我孟家的门！”

耿照呆了一呆，愤然说道：“好，我走，我走！表妹，你——”秦弄玉难过之极，颤声说道：“妈，我表哥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啦？我表哥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他——”说到这里，措辞甚感为难，尽管她相信得过表哥，但一来她不知道桑青虹与耿照之间的事实真相，二来她若是为耿照辩解，那岂不是要说桑青虹自作多情了？

孟老太更是气恼，峭声说道：“秦姑娘，你喜欢你的表哥，要跟他走，我也不敢留你！不过，我可是为了你好，请你再三思而行！”桑青虹冷笑道：“她喜欢跟这风流浪子，婶婶，你又何必多费唇舌劝她？”

秦弄玉“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耿照怒道：“你们何必把她迫成这样？表妹，你谢过干妈，咱们一同走吧。”

秦弄玉柔肠寸断，心想若是留在孟家，和这泼辣的桑青虹朝夕相对，怎受得了？何况还有孟霆的纠缠？但在这样的尴尬场面之下，要她跟着耿照出门，她也还是感到进退为难。

孟老太见秦弄玉口吐鲜血，心里也颇有悔意，但她要维持自己的尊严，仍是冷冰冰的不肯说一句安慰的话。

萨老大道：“孟嫂子，何必这样？留得一线，日后也好相见嘛！”孟老太道：“萨老大，你于先夫有恩，我感谢你。但我孟家，却不欢喜外人扰乱。”

萨老大见孟老太无可理喻，他也急着要回客店，便道：“嫂子，既然如

此，那我也告辞了。”

耿照替秦弄玉抹干了嘴边的血迹，低声说道：“表妹，此地你怎么还可再留？”秦弄玉心意已决，甩开耿照的手，说道：“干妈，多谢你这半月来照顾的恩德。你的大恩大德，我是难以报答了。”跪下去给孟老太磕了一个响头。

孟老太又是气恼，又是心酸，拧过了脸，不受她这个大礼。萨老大忽道：“孟嫂子，这枝绿林箭，你准备如何处置？”

在这样尴尬的气氛之下，萨老大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和当前的事毫不相干的说话，孟老太正自一肚皮没好气，拔起绿林箭道：“你问这个干嘛！”便要将箭折为两段。

萨老大忽道：“孟嫂子，你不要，给了我吧。”孟老太怔了一怔，道：“你要这枝绿林箭？”萨老大笑道：“你不接我给你接，我也领你的情，岂不是两全其美？”孟老太欠了萨老大之恩，正愁无可报答，听说他想要这枝绿林箭，便交了给他，也不去问他的用意。

萨老大道：“多谢，多谢。孟嫂子，你的干女儿跪久啦。”原来秦弄玉未得她干娘理睬，兀是跪在地上，不敢起来。

孟老太也觉有些过份，心肠一软，回过头来叹了口气，将秦弄玉扶起，说道：“秦姑娘，你喜欢这样选择，你要走，我老婆子也不便勉强你了。你的病还未大好，可得好好保重。”秦弄玉眼眶红润，说道：“干娘，你也保重。”萨老大笑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好了，可以走了吧？”这时已是天蒙蒙亮的时候了，萨老大怕辛弃疾在客店里等得心焦，赶着要走，他已是先跨出了客厅了。

耿照正要跟着他跨出客厅，孟钊忽地拦在门口，冷冷说道：“且慢！”

耿照愕然道：“孟大哥，你有何指教？”就在此时，忽地隐隐听得有一声长啸，远远传来。萨老大吃了一惊，他听得出这是他兄弟的啸声，他们兄弟曾经约定，谁人若遇意外，即以啸声示警的。那间客店与孟家相距不远，用上传音入密的功夫，啸声可以相闻。

萨老大道：“耿相公，不着紧的事情以后再说吧。”他却未想到，这是孟钊与耿照有意为难，而非耿照要与孟钊多说闲话。

萨老大展开轻功，越墙而出，只道耿照随后就可跟来的，哪知孟钊却不肯放耿照过去。

孟钊双掌一错，淡淡说道：“不敢，不敢。我孟钊正是想请你耿公子再指教个一招半式！”耿照急道：“这却是为什么来由？请恕我无暇奉陪啦。”

孟钊冷笑道：“为甚来由？你忘记了在桑家堡打我的一掌了么？孟某领受了足下的恩惠，武功幸有寸进，今日相逢，岂能不请足下再予指教？哼，你无暇奉陪也得奉陪！”

耿照这才知道他是记着当日桑家堡的一掌之辱，皱眉道：“孟大哥，当日便算是小弟不是，如今给你赔罪啦。”

孟钊道：“谁要你赔罪！你不必害怕，咱们只是较量较量，一掌还一掌而已，我不要你性命。”双掌平胸推出，已是抢先向耿照发招。

耿照是个内心强傲的人，给孟钊迫得没法，心中也是有气，而且孟钊这一招“双撞掌”向他平胸推来，势道凌厉，若然不接，胸骨只怕要给他打折。耿照无可奈何，双眉一轩，说道：“孟大哥苦苦相迫，小弟只好从命了。”单掌划了一道圆弧，便即还招。

孟钊与桑青虹成亲之后，也练了桑家的大衍八式，而且还骗取了练那两大毒功的内功心法，武功当然也是今非昔比，但他练的时日还短，论到基础之坚实深厚，尚不足与耿照比肩。不过耿照因受了毒伤，功力已减了几分，此消彼长，却恰好是旗鼓相当。

双掌相交，“蓬”的一声，孟钊倒退三步，耿照晃了一晃。

桑青虹道：“以已之长，制敌之短。你从前是怎么输的，现在就怎么赢回来。”

孟钊大吼一声，退而复进，左拳右掌，呼呼挟风，掌劈面门，拳打肋胁。耿照使出“蹑云步法”，避招还招，不道孟钊竟似早已料到他的身法，拳头虚晃，蓦地便踢出连环飞脚，正是朝着耿照闪躲的方向。耿照身躯一斜，掌削他的膝盖，那一脚已从他的腰胁擦过，虽没踢个正着，亦已隐隐作痛。孟钊接着一掌，恰好又与他的掌心碰个正着。这一次对掌，耿照是在躲闪之中出掌的，下盘不稳，吃了点亏，轮到他连退三步，孟钊则不过只晃了一晃。

原来耿照的内功是桑家的大衍八式，拳掌招数，则还是他家传本领。他耿家是“蹑云剑”的一脉嫡传，招数以轻灵翔动，步法灵活见长，缺点是下盘不够稳固。从前在桑家堡，孟、耿二人第一次对掌之时，孟钊曾以仗虎拳法占了上风，后来是耿照得了桑青虹的指点，才打败他的。如今桑青虹倒转来指点她的丈夫了，耿照的功力胜不过孟钊，若然仍依旧法，站着不动，与他硬拼，时间一长，必然落败，所以明知对方是攻击自己的弱点，也不能不与孟钊游斗。

孟钊一占了上风，下手便毫不留情，趁着耿照立足未稳，又扑上来。他的拳脚招数，曾得过公孙奇的指点，非比寻常，以伏虎拳，配合了鸳鸯连环腿，拳打南、脚踢北，按着五行八卦方位，拳脚的方向相反，耿照不论走到哪个方位，都要碰上他的拳脚，也即是孟钊每一招都得了先发制人之利。

秦弄玉看得心惊胆战，只好向孟老太求情道：“干娘，你叫他们别打了吧。我表哥他刚才曾晕了过去，如今精神似乎也还未复原的呢。”桑青虹冷笑说道：“秦姑娘，你可不必为他这么着急，我的钊哥不会要他性命的。再说，你心上有他，他心上也还未必有你呢。”秦弄玉又是着急，又是气恼，眼中含泪，几乎哭了出来。

孟老太心道：“刚才我的霆儿也曾被他击倒地上，却不见你如此关心。”孟老太也想看看他侄儿这些年来练了些什么本领，当下便淡淡说道：“彼此切磋武功，事属寻常。谁胜谁败，不过落个哈哈，你也不必太认真了。”可是她说得轻松寻常，场中的孟钊。却是认真得很。几乎招招都是杀手！

激战中只听得“咚”的一声，耿照中了一掌，孟钊得意笑道：“你知道厉害了么？认不认输？”耿照咬实牙根，呼呼还了两拳，他怒火中烧，尽力而为，虽是强弩之末，竟也把孟钊迫退两步。秦弄玉颤声叫道：“表哥，你，你就……”话犹未了，孟钊早已退而复上，“蓬”的一脚，又踢中了耿照的腰胯，耿照晃了两晃，似是摇摇欲坠，但却没有倒下，只见他双眼火红，孟钊踢的“鸳鸯连环腿”，左脚踢中，右脚跟着续来，耿照“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却毫不退缩，一掌就朝着他的膝盖削下，孟钊胜算在操，倒不愿和他硬拼，一个“十字摆莲”，脚尖划了一道圆弧，迅即收回。耿照掌法精妙，但跳跃不灵，一掌削过，只是稍稍擦着他的膝盖。但饶是如此，孟钊也已感到火辣辣地作痛。

孟钊怒道：“好呀，你这小子还要倔强。我非打得你跪下求饶不行！”

登时拳掌兼施，狂风暴雨般地狠狠扫来，攻势比先前更凌厉几分了。

秦弄玉知道表哥的倔强脾气，决计难以叫他认输，只好忍着羞辱，求孟老太道：“孟大哥说是要还他一掌，如今已是还了一拳一脚了。”

桑青虹刚才怀着一肚皮怨气，指点丈夫痛打耿照，但如今耿照当真已是受了痛打，桑青虹爱恨交织，又不禁失声叫了出来。她跨出两步，想把丈夫拉开，但想到孟钊毕竟已是做了她的丈夫，若然帮着情郎，拉开丈夫，纵然她一向不把这丈夫放在眼内，也觉得有点难以为情。她听得秦弄玉已在求她婶婶，第三步就不再跨出去了。

孟老太也觉得孟钊实是“过份”了些，本来也想出声喝止的，但见桑青虹如此神态，显然是对耿照还有无限情意，孟老太又不禁心头生气，想道：“这小子是该受顿痛打。”登时板起了脸孔，对秦弄玉的说话，只当是听不见。秦弄玉又是气急，又是伤心，心道：“原来干娘对我施恩，不过是为了自己打算，并非真的疼我。”

孟钊大喝道：“给我跪下！”一招“弯弓射雕”，双臂横伸，将耿照的双掌封住，叫他无法招架，一脚就向他膝盖踢去。他气量浅窄，刚才膝盖险被耿照掌锋削着，这回就有意踢碎他的膝盖骨头，叫他非跪倒不行。

秦弄玉一声惊呼，跳出去正要拉开耿照。忽听得一个柔媚的声音说道：“耿相公，你别害怕，这人无礼，我叫他给你磕头！”声到人声，只听得“咕咚”一声，跪到地上的果然是孟钊而非耿照。他是给一个突如其来的女子点中了膝盖的“环跳穴”，不由自主地跪下的。

耿照脚步未稳，怔了一怔，猛地叫道：“你这妖狐！”声音中充满气愤，一掌就向那女子打去。就在此时，秦弄玉与桑青虹也都大声喝骂，双双拔出剑来，向那女子攻击。原来这女子是“玉面妖狐”连清波。

秦弄玉是为了杀父之仇，桑青虹则为了连清波是公孙奇的情妇，公孙奇害死了她的姐姐，实是连清波的主谋。因此不约而同地拔剑向连清波攻击。

秦、桑二女切齿报仇，剑势来得凌厉之极。耿照使出大衍八式，虽属强弩之末，亦是不可小觑。那女子连忙叫道：“你们都认错人啦！”可是三方面的攻势都已是如箭离弦，她这一句话哪里拦阻得住？

那少女无可奈何，只得还手，她身法也是快到了极点，只见她一飘一闪，耿照一掌打空，她已掣出了一口月牙弯刀，“　”的一声，恰恰迎上了秦、桑二女的兵刃，把她们的双剑荡开。

耿照这时已看出那女子似乎比连清波年轻一些，又见她使的月牙弯刀，蓦地想起了蓬莱魔女和他说过的赫连一家三姐妹的故事，不禁失声叫道：“你是赫连清霞！”他给孟钊伤得很重，本来就已是筋疲力竭的了，这时一发觉不是仇人，劲一松，气一散，登时支持不住，“咕咚”一声，倒了下去。

就在此时，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也跑了进来，大呼小叫的嚷道：“这些是什么人，你和她们交手？”这人是赫连清霞的情侣耶律元宜。原来他们急着北归，日夜赶路，恰巧经过此地，听得厮杀之声，进来探视的。他们与耿照曾见过一面，当时耿照是在天目山上的关卡受官军围攻，正在全神应敌，哪有余暇注意过路之人，是以他们认得耿照，耿照却认不得他们。

孟老太大怒道：“岂有此理，我孟家又不是开客店的，什么人都胡闯进来！”提起拐杖，就要去打耶律元宜，赫连清霞叫道：“宜哥，快把耿公子救了出去！”

耶律元宜亮出佩刀，刀锋一偏，将孟老太的龙头拐杖带过一边，他使的

是上乘武功的“卸”字诀，但孟老太拐重力沉，虽是八成以上的力道已给卸开，耶律元宜仍然不禁退了一步。

孟老太拐杖被带过一边，身体失了重心，也险些栽倒，大怒之下，用千斤坠的重身法站稳了脚步，拐杖舞得呼呼风响，她的拐杖长达八尺有余，耶律元宜的佩刀不过二尺八寸，以短敌长，甚是吃亏。耿照倒在地上，正是在他们两人的中间，耶律元宜抢不过去，而孟老太的拐杖纵横挥舞，却很有一个失手打中耿照的危险。

赫连清霞喝道：“你们住不住手？”秦弄玉此时亦已看出她不是连清波了，便即退过一边。桑青虹却仍在冷笑道：“你是玉面妖狐的妹妹吧？姐妹一丘之貉，总也不是好人。玉面妖狐杀了我的姐姐，我就杀她妹妹，这又有何不可？管你是好是坏？”

口中说话，剑招丝毫不缓，满肚皮怨毒之气，似乎都要发泄在赫连清霞身上。

赫连清霞顽皮刁钻，脾气也是不容别人欺负的一个姑娘，她听了桑青虹骂她，眉毛一拧，便回骂道：“胡说八道，你更不是好人，给我撒手！”月牙刀划了一道弧形，向桑青虹劈去，桑青虹看她这一刀的来势乃是斜劈自己的肩膊，便还了一招“金雕展翅”，青钢剑向左斜方削去，解招还招。还本来是一招上乘的精妙剑法，哪知赫连清霞的月牙刀是弯的，使出的招数与一般刀法不同，中途一个拐弯，那新月形的刀尖，突然从桑青虹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刺桑青虹的穴道，桑青虹忙不迭地回刀招架，已是慢了一步，只听得“ ”的一声，桑青虹的剑柄已给她的弯刀勾住，夺出手去。桑青虹一个“风刮落花”的身法，斜飘出六七步之外，穴道未给刺中，亦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赫连清霞笑道：“凶婆子，你也撒手吧！”一个盘龙绕步，到了孟老太身边，呼呼呼连劈三刀，刀法快如闪电。孟老太功力深厚，身手却不如她灵活，而且她还要分出精神对付耶律元宜，登时给杀得手忙脚乱，只听得“嗤”的一声，刀光过处，孟老太的衣袖竟也给赫连清霞削去了一大幅，但她的拐杖没有给打落，败得总算不及桑青虹之狼狈。

孟老太给赫连清霞迫开，耶律元宜这才得有机会，把耿照背了起来！立即便向外跑。孟老太大怒道：“小贼，往哪里跑！”龙头拐杖打出，直捣耶律元宜的背心，赫连清霞抡刀架住，孟老太冲击三次，冲不过去。她堵不住大门，耶律元宜早已背着耿照越过围墙了。

秦弄玉不知耶律无宜是何等样人，怎放心耿照被他“劫”走，连忙便追。孟霆叫道：“玉妹，你身体要紧！”他是怕秦弄玉新病初愈，孤身追“敌”，危险太大，连忙也赶上去，想把她拉回来。哪知孟钊还躺在地上，他一不小心，踢着了孟钊，孟钊“哎哟”的大叫起来，孟霆也踉踉跄跄的立足不稳，赫连清霞突然到了他的身边，横足一勾，“咭”的一声笑道：“你也倒下吧！”孟霆果然应声倒下，与孟钊滚作一团。

孟老太只道儿子遭了毒手，这一惊非同小可，她赶到之时，赫连清霞早已出了大门，孟老太忙着把儿子扶起，看他有没有受伤，当然也顾不得追赶敌人了。

秦弄玉追上去叫道：“你是什么人，快把我表哥放下！”耶律元宜在前头停下了脚步，赫连清霞在后面追了上来，笑道：“耿公子是你表哥吗？”耿照受伤不轻，但神智尚还清醒，便即说道：“表妹不必担心，他们是柳女

侠的朋友。”赫连清霞笑道：“还是让他为你代劳，背你的表哥吧。”秦弄玉放下了心上的石头，这才向耶律元宜道谢。耶律元宜道：“耿相公，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耿照道：“我就住在对面这家客店。”赫连清霞惦记着蓬莱魔女，问道：“柳女侠呢，是否也在此地？”耿照道：“不，她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耶律元宜与赫连清霞有要事在身，必须早日赶回江北，听说蓬莱魔女不在此地，也就无心再向耿照查根问柢。耶律元宜看那客店的围墙不过一丈多高，笑道：“咱们不必拍门了，我把你悄悄送回房中，免得惊动了酣睡的客人。”

走到了那条街道，离客店还有十数步之遥，忽听得有刀剑碰击的声音，正是从那客店隐隐传了出来。耿照吃了一惊，心道：“怪不得萨老大听得他兄弟的啸声，匆匆便赶回去，原来是来了敌人。”他受了重伤，但听声辨器的本领还在，听得出对方只有一人，使的似是刀剑之类的兵器，所以和萨氏兄弟的金钢圈相碰，发出了悦耳的金属声响。耿照稍稍宽心，想道：“萨氏兄弟是江湖上一等一的脚色，兄弟联手，对付一人，料想不至于落败。”

耶律元宜也是心中一凛，笑道：“这可真是巧了，又碰上了一场厮杀。这三个人的武功听来实是非同小可，似乎还在那孟老太之上，耿相公，咱们待一会儿，待到那些人打出一个结果，散了之后，再进去吧。”

耿照虽然不很担忧，毕竟也还是挂虑着辛弃疾的安全，当下说道：“我的一位好朋友在这店中，看来这贼人是冲着他来的，现在正和他的两个随从交上了手。咱们还是过去看一看吧。”

耶律元宜自己有要事，不大愿意卷入漩涡，说道：“好，那咱们就过去先看一看。耿相公，你受了伤，还是不必忙着进去。”

这间小客店建筑简陋，那面土墙也有许多年月了，墙上受风雨侵蚀、白蚁损蛀，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窟窿。耶律元宜等人到了后墙，将耿照放了下来，各人都找了一个合宜的窟窿，将眼睛贴上去看里面的情景。

耿照本来不很担心的，这一看，登时把他吓得呆了，原来和萨氏兄弟交手的不是别人，正是那蓬莱魔女的师兄公孙奇！

耶律元宜、赫连清霞二人吃惊更甚，要知耶律元宜是曾经吃过公孙奇的大亏，险些在他毒掌之下丧生的。他虽然恨极了公孙奇，但自忖自己加上了赫连清霞，也决计不是人家对手，何况还要照顾耿照。

耶律元宜抽了一口凉气，皱皱眉头，说道：“耿相公，这人是江湖上最为心狠手辣的魔头，咱们还是暂且避开了吧。你的朋友未见在场，想来他也早已溜了。”耶律元宜不知道耿照的朋友是什么人，但萨氏兄弟的独门兵器金钢圈他却是认得的，料想不是耿照所说的那位少年将军。

耿照甚是为难，要知他与耶律元宜不过是萍水相逢，初初相识，还谈不上什么交情。耶律元宜之所以救他，不过因为彼此都是蓬莱魔女的朋友而已。萨氏兄弟更是间接而又间接的朋友，耿照岂能要耶律元宜为毫不相干的人拼命？来这样一个不情之请？但耿照却又怎能在萨氏兄弟危难之中，弃之而去，只求苟免？虽然他自己业己是受了重伤。

正自进退为难，忽听得辛弃疾焦躁的声音说道：“耿照怎地还不见回来？”原来辛弃疾早已在场，他是站在墙边一棵黄皮树下。由于墙外的人，从窟窿看入来，只能看到院子里正面的景象，辛弃疾站立的地方，是侧边的“死角”，所以，耿照等人看不见他。

就在此时，只听得“唰”的一声，萨老大的肩头中了一剑，连忙叫道：“辛大人，你赶快逃吧，你身负重任，不可再顾我们公孙奇哈哈笑道：“你还能逃到哪里去？你们的坐骑早已被我毒毙了。我杀了你们两个，再去追他，谅他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姓辛的官儿，我看你也是个有胆气的男子，反正你是逃不了的，不如你就讲点义气，自己束手就擒，我倒可以饶了你这个随从，否则你们一个也休想活命！”

原来公孙奇暗中一直是跟踪着孟钊夫妻的，孟钊骗得桑青虹委身下嫁，本来就是公孙奇所策划的毒计，用意只是在骗取桑家的内功心法，好让公孙奇练成那两大毒功。在孟钊来说，他虽然一步登天，做了桑青虹的丈夫，其实不过是公孙奇的一个工具，一切都要听命于主人。孟钊记性甚好，桑青虹每次给他讲解了桑家的内功心法之后，他就一字不漏地转告公孙奇，要知公孙奇既是暗中跟随着他，一日之中，他总能找到个藉口，离开桑青虹片刻，与公孙奇会面。

这次孟钊来投奔叔叔，公孙奇当然也随着他来，而且他还是先到孟家，察视了孟家的情形的。他到孟家之时，刚好听到耿照劝他表妹同到江阴，相助辛弃疾之事。公孙奇听得辛弃疾也在此地，不觉大喜，心中想道：“金人恨这辛弃疾有如刺骨。金主完颜亮答应让我在山东自立为王，我若能将辛弃疾活擒，送给完颜亮，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礼物了！”

这小镇上的客店没有几间，公孙奇很容易地就找到了辛弃疾的所在，幸而有萨老二拼命抵挡，不多久，萨老大又己回来，两兄弟联手与他苦斗！辛弃疾这才未曾遭他毒手。

萨氏兄弟以短刀配合着金钢圈，两兄弟攻守呼应，有如一体，公孙奇的毒掌难以打到他们身上，只好用剑攻击他们。公孙奇武功远在他们兄弟之上，斗到了五十招开外，饶他们兄弟配合得妙到毫巅，也只能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且说耿照在墙外偷窥，见萨老大中剑受伤，兀是苦战不退；又听得公孙奇咄咄迫人，定要生擒他的好友辛弃疾。不禁怒气填胸，忽地“蓬”的一拳击出，将那面土墙击穿了拳头大小的窟窿。

耶律元宜大吃一惊，道：“耿公子，不可鲁莽。”便要拉他逃跑，耿照道：“耶律大哥，多谢你救命之恩，今生我是无可报答的了。目下之事，与你无关，你们走吧。请别理我！”耶律元宜拉着他道：“你要怎么？”耿照毅然说道：“这恶贼如此猖獗，耿某岂能不为国尽忠，为友尽义？”原来他自忖跳不过这一堵墙，一时情急，便要将墙打塌，硬穿进去。他有大衍神功的底子，虽然业已受了重伤，这一击使尽了浑身气力，仍是不可小觑。不过，也只是打开了拳头大小的窟窿，要想打塌这堵土环，那还是力所不及。

耶律元宜也是个性情中人，侠义之心陡然被他激起，一时血脉偾张，竟把本身利害抛之脑后，突然反手一点，点了耿照的麻穴，制止他的鲁莽，说道：“秦姑娘，你与你表哥逃跑，让我来对付这个恶贼！霞妹，你助我报这一掌之仇！”赫连清霞道：“好，元哥，你说怎么便怎么吧！”两人一声长啸，双双跃上墙头。

公孙奇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早听出了土墙外面这几个人的声音，哈哈笑道：“清霞妹子，你怎的老是与你姐夫作对，你不怕我再给你的宜哥一掌么？还有耿照那小子呢？是不是不敢进来了？”

公孙奇知道赫连清霞本领不弱，若给他们和萨氏兄弟联手，自己虽然不

惧，究竟亦是有点麻烦。当下抱定了个速战速决的战术，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唰”的剑光一闪，倏地便指到了萨老二的咽喉，萨老二慌张疾退，萨老大的金钢圈连忙砸下，哪知公孙奇这一招乃是虚招，迫退了弟弟，好单独对付哥哥的。他背后就似长着眼睛似的，陡地使出一招“星横斗转”，头也不回，剑柄向后一撞，萨老大受伤在先，闪避不灵，正正撞中了他腰肋的“愈气穴”，闷哼一声，便倒下了。萨老二发觉不妙，回身攻来，公孙奇剑走轻灵，只是一剑，剑尖又刺中了他的穴道。

这几招快如电光石火，耶律元宜还未越过墙头，萨氏兄弟已然一齐倒下。公孙奇的目标是在辛弃疾，无暇伤害萨氏兄弟，立即便向辛弃疾扑了过去。

这时耶律元宜、赫连清霞刚好跳下，脚步也还未稳，眼看公孙奇的大手已堪堪抓到了辛弃疾面前，要跑过去援救，那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的了。

辛弃疾兀立如山，双眸炯炯，毫无惧色，横剑当胸，厉声斥道：“你是金人还是宋人？”凭着公孙奇的武功，要杀辛弃疾那是易如反掌，但说也奇怪，公孙奇给他这么一喝，却不禁陡然一窒。他畏惧的不是辛弃疾那柄长剑，而是辛弃疾那股正气。俗语说“邪不胜正”，公孙奇虽然早已丧心病狂，但面对着大义凛然的辛弃疾，他就不能不为这股浩然正气所慑了。

但也不过是窒了一窒，他那邪恶的念头，毕竟还不是辛弃疾一句“当头棒喝”所能喝醒，一窒之后，仍然一抓向辛弃疾抓去，不过，他可不敢正面与辛弃疾的目光相对，而是侧身向辛弃疾发招了。

辛弃疾的长剑给他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打落，眼看再一抓就要抓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听得“呼”的一气，公孙奇突然感到一股大力向他袭来，公孙奇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但却还未发现敌人，这股力道已然袭到，而且大得出奇，显然是功夫在他之上。

公孙奇大吃一惊，他本领确也不凡，在突然遇袭的情况之下，居然临危不乱，使出了上乘的卸力功夫，掌心一翻，将那股力道引过一旁，但饶是如此，也禁不住斜窜三步，才稳得住身形。

耶律元宜莫名其妙，“咦”了一声，心道：“怎的这恶贼却乱抓一气？”正要趁此机会，赶去救援，心念未已，忽听得“叮”的一声，一条人影，捷如飞鸟般地越过墙头，正好落在辛弃疾面前，拦住了公孙奇。耶律元宜定睛一瞧，这才看清楚是个破了一腿的老和尚，他挟着一根拐杖，那“叮”的一声，就是拐杖触地所发的声音。

赫连清霞大喜道：“宜哥，这和尚就是我说的那个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山上的老和尚了。有他来了，可用不着咱们出手啦。”

在赫连清霞说话的时间，公孙奇早已唰的一剑向那老和尚刺去，他用的这招也用得真损，是向着老和尚那条跛足刺去的，老和尚哼了一声，斥道：“年纪轻轻，心术太坏！”杖头一翘，恰恰碰着公孙奇的剑锋，“　”的一声，公孙奇虎口受震，长剑险险脱手，不由自主地又退了三步。

公孙奇又惊又恐，喝道：“你是何人？”那老和尚叹了口气：说道：“你认不得我，我却知道你的来历。看你使的这一掌一剑，正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平生绝技。咄，看你年纪不会超过三十，你一定是公孙隐的儿子了？可叹！公孙隐竟生下你这样一个不肖的儿子！”

那老和尚只从他发的两招，就认出了他的家数，公孙奇更是吃惊，他吃惊的不但是老和尚本领高强，还因为那老和尚是他爹爹的朋友。

公孙奇暗自寻思：“倘被爹爹知道了今晚之事，他定然不能饶我。这老

和尚我非杀他灭口不可。”趁着那老和尚说话的当儿，突然扑上，闪电般的便是一掌拍出！他深知这老和尚的本领远胜于他，因此，唯有出奇不意地用毒掌偷袭，才有制敌于死命的可能。

这老和尚行动不便，必须用拐杖代步，才能施展轻功。公孙奇这一掌闪电般地打来，他果然来不及闪避，也来不及举起拐杖招架，只好发掌相迎，一切都如公孙奇之所料。

但公孙奇料不到的是，这老和尚功力之高，还在他想象之上，双掌相交，只听得“蓬”的一声，公孙奇的身子，登时似皮球般的抛了起来，直撞到了墙上。这面土墙，本来就给白蚁蛀空了的，经不起他这一撞，轰隆一声，登时塌下了一大幅，秦弄玉与耿照还在外边，幸亏不是当着倒塌之处。

这老和尚喝道：“自作孽，不可活！你别以为你练成了桑家的化血刀，就可以任意作恶了。我看在公孙老儿的份上，如今饶你一命，你若仍然怙恶不悛，终须受到报应！”

耿、秦二人见土墙突然倒塌，公孙奇飞了出来，大吃一惊，连忙双剑刺出，公孙奇闷哼一声，鞋尖朝着秦弄玉的剑尖一点，秦弄玉的青钢剑脱手坠地，公孙奇借着这一点之力，半空中一个筋斗，落下地来，已在三丈开外，身形一稳，立即便又拔腿飞奔了。

原来公孙奇受伤亦已不小，心里想道，“那老秃驴受了我的毒掌，料他也不能活命。且待我养好了伤，再来收拾这几个小子。”他为了逃命要紧，因此也就无暇去伤害耿照了。

秦、耿二人从缺口跳了进来，辛弃疾又惊又喜，道：“照弟，你回来了。”耿照道：“稼轩兄，你没事么？”辛弃疾道：“幸亏了这位大师。”

正要上前道谢，只见那老和尚取出一管银针，摇了摇头，叹口气道：“桑家的化血刀竟给他练到了第七重的功夫了。早知如此，我至少应该废去他的武功，免得他多害人。”

耿照曾听蓬莱魔女说过“化血刀”的厉害，大惊问道：“大师，你着了化血刀么？”

那老和尚道：“不错，但他的化血刀要想伤我，尚还不能。”将银针在中指一刺，点点腥黑的血液，滴了下来，阶前有一蓬乱草给毒血溅上，绿草也登时枯萎。众人见此形状，都不禁相顾骇然。

赫连清霞上来施了一礼，说道：“老和尚，你那日救了我的性命，我还未曾谢你呢。这位耶律大哥，他是——”那老和尚笑道：“我已知道他是谁了。武林天骄正在隔江等着你们，你们快快走吧，别在这里多耽搁时候了。”辛弃疾见是两个胡服少年，不觉有点惊愕。

耿照说道：“这两位是柳女侠的朋友，小弟刚才遭逢强敌，就是多蒙他们相助，才得脱险的。”辛弃疾方始去了疑心，抱拳与他们重新见过了礼。耶律元宜取出一面绣有雄鹰的小旗，说道：“这是小弟的旗号，他日若在沙场相遇，请你认明旗号，说不定彼此可以有个相助。”辛弃疾愕然道：“壮士，你是……”耶律元宜道：“金主完颜亮与我有家国之仇。我的来历，你将来问柳女侠便可得知，此时无暇多谈了。”辛弃疾收下那面小旗，耶律元宜与赫连清霞便匆匆走了。

那老和尚忽地双眸炯炯，盯着耿照，问道：“你说的柳女侠，她叫什么名字？”耿照道：“便是人称蓬莱魔女的柳清瑶。”那老和尚似是吃了一惊，说道：“你是几时与她相见的，如今她又到哪里去了？”

耿照心道：“这老和尚将公孙奇打跑，想必与柳女侠亦是相识的，告诉他料也无妨。”便道：“十天之前，我与柳女侠还同在临安。后来分道扬镳，我随辛将军来江阴，她则与一位老前辈往长江口外的飞龙岛去了。”

那老和尚道：“你与她曾同在临安，那时她是否男子打扮？”耿照诧道：“你怎么得知？”那老和尚叹口气道：“这可当真是当面错过了！”耿照心中一动，道：“大师：你可就是柳女侠在皇宫所遇的那第二个蒙面人？”那老和尚道：“不错。哎，那时我是俗家打扮，她则穿男子衣裳，彼此都错过了！”耿照道：“大师，你已经找了柳女侠多时了吗？你是……”

那老和尚道：“往事恍如隔世，老衲不愿多提。耿居士，今日你我相逢，亦是有缘，你知不知道，你已受了重伤？”耿照道：“大师法眼，明鉴秋毫。晚辈刚才与人相斗，是曾受了点伤。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请大师先救这两位吧。”萨氏兄弟给公孙奇点了穴道，仍然躺在地下不能动弹。耿照深知公孙奇点穴的厉害，自忖没有本领给他们解穴，故此求这老和尚相助。

秦弄玉心思细密，想道：“照哥所受的伤，人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为何这老和尚却郑重地问他知不知道？”连忙问道：“老禅师，你看他受的是什么伤？”

那老和尚替萨氏兄弟解开穴道，说道：“耿公子，你受的伤，比他们两位重得多。你受的是公孙奇化血刀之伤！”耿照吃了一惊，道：“我刚才并未曾与他动手！”那老和尚道：“让我替你把一把脉。”一摸耿照脉搏，不觉皱了眉头说道：“你是两个月之前受的伤，是谁给你医的？”耿照心道：“我上次与公孙奇交过几招，并没给他打中身体，而且那也只是上个月的事情。这老和尚眼力虽然很是厉害，却也还不是看得很准。”

但耿照却不便说他看得不准，只回答他的问题道：“是东园前辈给我医的。”那老和尚道：“东园前辈？是不是东海龙？”耿照道：“不错。大师可是和他相识？”那老和尚道：“三十年前，见过一面。他是否给你服了阳和固本丹？”耿照道，“东园前辈给我十颗药丸，说是功能补气安神，叫我每三日服一颗，如今已是服了三颗了。却不知是否就是阳和固本丹？”

那老和尚叹口气道：“错了，错了！”耿照怔了一怔，道：“东园前辈给错药么？”那老和尚道：“他给你的是阳和固本丹，但可惜药不对症！”耿照半信半疑，心道，“我每次眼了药九，精神都好一些，他怎的却说药不对症？”

那老和尚接着说道：“东海龙医道本来也很高明，但看来他却不知道你是受的化血刀之伤。这阳和固本丹功能固本培元，若用来医治寻常的内伤，那是最好不过的灵药，但用来医治毒伤，毒质给药力凝聚丹田，服药之时，你会觉得很好，这个月内，你的病况也不会恶化，但毒气凝聚丹田，即使保得住性命，也难免终身残废。”

辛弃疾、秦弄玉都是大吃一惊，辛弃疾道：“大师能洞悉病源，想必会医，请大师慈悲则个。”

那老和尚稍稍踌躇，然后说道：“耿公子受的伤，老衲自当尽力。耿公子，你受的伤，依老衲判断，是公孙奇以指力透入你的穴道，并未接触你的身体的。应该在三个月之后，毒发身亡。如今你服了三颗阳和固本丹，毒质凝聚，外弛内张，毒发的日期要提早一个月。幸亏你今日碰上了老衲，要不然再过几天，那就进入第三个月，无法医了。”耿照仍然是疑信参半，说道：“如此厉害？可是我受的伤是……”那老和尚道：“如今我已知道其中缘故

了。你是在一个月之前受伤，但因服了东海龙之药，毒发要提前一个月。所以老衲初初给你诊脉的时候，误会你是两个月前所受的伤了。”耿照见他说得如此确凿，这才完全信服，不禁骇然，连忙求治。

那老和尚道：“我先用银针刺穴之法给你拔毒，但因毒质已有大部凝聚丹田，却不能拔除净尽。随后我还要授你一种内功吐纳之法，才可以得免后患。”耿照料不到因祸得福，连忙给那老和尚磕头，那老和尚道：“我给你传功，是为了治病。你我并无师徒之份，你日后成为武学高手，只须紧紧记着‘侠义’二字，也就算是报答了老衲了。”原来老和尚所准备授与耿照的吐纳法，乃是一种上乘内功，而他又不想收徒，所以刚才曾稍稍踌躇。

那老和尚将耿照扶了起来，就在这时，听得一片嘈杂的人声、脚步声。正是：

治病传功何所望？只需侠义作酬劳。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遍访天涯寻弱女 横跨怒海会伊人

原来是店主与一些客人出来观看究竟，他们是早被惊醒了的，直到厮杀之声沉寂了许久之后，才敢出来的。

萨氏兄弟受的只是外伤，穴道解开之后，已能行动自如，他们阅历极丰，老于世故，不待客店主人发问，便先迎上去道：“是昨晚来了贼人，意图抢劫我们的官长，已经给我们打跑了。

毁坏了你们的地方，这损失我们的官长答应赔偿你们。”掏出了一锭元宝，足够修补那面土墙之用，给了店主。店主又惊又喜，要知朝廷命官若是在他店中受劫、受伤，关系可是不小，如今萨老大以官长随从的身份，丝毫不加追究，反而代长官赔偿银子，店主人可说是因祸得福，大喜过望。

这时已是天光大白，在这客店投宿的客人，见发生了如此意外之事，生怕受到牵累，纷纷离开。萨老大拉着店主人问道：“你们镇上可以买到马匹么，我们的坐骑坏了。”那店主人道：“这个……，现在兵荒马乱，有马的人家，也要留着逃难，恐怕很难买到。”

萨老大掏出了一把金子，说道：“我们愿意出比平常多三倍的价钱，你知道哪家人家有马匹的，请他出让。”萨氏兄弟本是江湖大盗出身，出手豪阔之极，店主人看在钱的份上，奉命唯谨，便带他们出去选购马匹。萨老大又吩咐店中伙计，说是他们的官长需要歇息，不许骚扰，这才与店主人一同出去。辛弃疾暗暗好笑：“他们做我的随从，没受我半点好处，却反而累他们替我赔钱了。”

店主和客人都走光了，店子里一片清静，倒是便利于那老和尚替耿照疗伤。当下，进了辛弃疾的房间，老和尚叫耿照躺了下来，取出一管银针，便即动手替耿照刺穴拔毒。

耿照道：“多谢老禅师大恩大德，未曾请教法讳，不知如何称呼？”那老和尚笑道：“我早已忘掉我的名字了，好吧，你就称我为无名和尚吧。”耿照满腹疑团，心道：“这老和尚可真是古怪。他对柳女侠似乎甚是关心，却怎的我从未听得她提过曾认识这么样的一个老和尚？”原来蓬莱魔女与耿照虽然交情不浅，但因无甚渊源，所以从未和他提过自己的身世，这老和尚的故事，耿照也未听过。

老和尚刺了耿照十三处穴道，最后刺破他的中指，挤出了几滴俨如浓墨的血液，腥臭扑鼻，辛弃疾、秦弄玉二人在旁观看，不禁相顾骇然。那老和尚随后说道：“你练过桑家的大衍八式，内功已有根基，想必知道运气之法，如今我传你另一种吐纳功夫，你每日练三次，持之以恒，可以与你原有的内功配合，不但可以免除毒伤的后患，而且在几年之后，可以练成正邪合一的内功，不难成为当世一流高手。”当下传了口诀，并详释其中奥义，耿照记性甚好，听了两遍，已是熟记心中。

那老和尚拿起拐杖，意欲告辞，耿照想起一事，忽道：“大师，请暂留步。弟子还想请教……”那老和尚道：“你有什么地方还不明白么？”耿照道：“不是。弟子想向大师打听一个人。”那老和尚道：“哦，你要打听一个人？谁？”耿照道：“武林天骄。”那老和尚微有诧意，说道：“你也识得他么？”耿照道：“不。弟子是代朋友打听的。”那老和尚道：“什么样的朋友？何以他要打听武林天骄？”似乎有点怪耿照多事。耿照道：“就是柳清瑶、柳女侠。”那老和尚颇感意外，失声说道：“清瑶，她已经见过武

林天骄了么？他们的交情如何？为什么她要访查武林天骄的下落？”

耿照道：“我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相识，也不知他们是何等样的交情。但我知道她在临安之时曾碰到一件意外之事。她的两位朋友在孤山打了一架，此事似乎与她有点关系，事后那两人都飘然远引，不辞而别。柳女柳心里甚感不安……”那老和尚连忙问道：“其中之一想必是武林天骄了？另一个是谁？”耿照道：“是笑傲乾坤华谷涵、华大侠。不知老禅师可曾相识？”

那老和尚似乎吃惊不小，眉头拧成一线，说道：“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打起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耿照将那晚的事情尽他所知的都告诉了这老和尚，然后说道：“柳女侠见他们两人伤了和气，很是惋惜。华大侠当晚力证武林天骄是杀害古月禅师的凶手，柳女侠当时没有为他辩解，但过后她与东园前辈反复推敲，她是不相信武林天骄会下此毒手的，可惜武林天骄走得不知去向，她已不能向他问个明白了。柳女侠虽没对我说过，但我知道她对这两位朋友都很关心。老禅师既是知道武林天骄的消息，可否说与我听，让我转告柳女侠。”

那老和尚忽地悠悠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这可真是意想不到之事，倒教老衲为难了。”耿照莫名其妙，不知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打架，却何以会令得这老和尚为难。那老和尚歇了一歇，缓缓说道：“怪不得笑傲乾坤日前见过，一句话也没有提及清瑶。好吧，关于他们两人的消息，让我亲自去告诉清瑶吧。耿相公，多谢你对清瑶的关心。老衲告辞了。”拐杖在地上一点，飞身从窗口跳出，转瞬间已是踪影不见。

耿照疑团满腹，说道：“这老和尚可真怪，听他的语气，竟似是柳女侠的亲人。”辛弃疾道：“简直就是父亲的口吻。你可知道柳女侠的身世么？”耿照道：“这恐怕不可能吧？我听得珊瑚姑娘说过，柳女侠是个被抛弃的孤儿。父亲多半是已经死了。”辛弃疾道：“乱世最多意外之事。说不定她父亲还在人间，正是出家做了和尚。”

秦弄玉道：“这老和尚倘若真的是柳姐姐的父亲，那就真是太好了。”众人正在议论，只听得门外马嘶，辛弃疾道：“萨老大兄弟回来了。照弟，你今天可以走得了么？”耿照吸了口气，舒舒筋骨，笑道：“我精神爽利，气力充沛，似乎更胜从前。咱们这就走吧。”辛弃疾行李简单，拿起就走。军情紧急，他要赶着上任，耿照既然可以动身，他也就不想耽搁，等待萨氏兄弟进来了。

出了店门，只见萨氏兄弟带了五匹马回来，虽然比不上他们原来的军马，也很壮健。辛弃疾笑道：“萨老大，多亏你办事得力，咱们今晚可以赶到江阴啦。”他不知道，萨老大是花了五十两金子的高价才买来了这五匹马的。

那店主人道：“你们原来那四匹坐骑呢，如何处置？”萨老大道，“就烦你把它们杀了，免得它们多受苦痛。但千万记着，这马肉不能吃，吃了会害死人。你把它们埋了吧。这一锭银子给你作酬劳。”原来他们那四匹军马给公孙奇下了毒，奄奄一息，萨老大已经去看过了。

萨老大道：“那老和尚呢？”耿照道：“走了。”萨老大道：“可惜，可惜。这老和尚绝世武功，我生平从未遇过如此高人，我也还未得向他道谢，向他请教，他就走了。”耿照道：“这老和尚大约要到飞龙岛去走一趟。”萨老大笑道：“他一个出家人，也要去凑这场热闹，会会江南黑道上的人物么？”耿照道：“不，他是要去会柳女侠。此事甚奇，咱们路上边走边说吧。”

萨老大道：“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好，也在路上说吧。耿相公，

恭喜，恭喜，我刚才还担心你今天不能骑马呢。”原来萨老大武学深湛，早已看出耿照不但痊愈，而且双眼神光湛然，内功显见是比从前更胜一筹了。

出了这个小镇，耿照道：“萨大哥，先说你的事情。”萨老大道：“我以为你不会这样快就治好了的。在买了马匹之后，我曾抽空到孟家走了一趟，想向孟大嫂辞行。只见大门打开，我进去一看，院子里停着一辆驴车，昨晚和你打架的小子似是伤了腿，正在慢吞吞地跨上驴车。他那浑家在旁边服侍他。我一问，原来孟家母子已先一步走了。那小子似是满肚皮闷气，对我直瞪眼睛，叫我告诉你，他和你这笔帐非要算清不可，叫你当心。这小子令人一见就起憎厌，不是看他已受了伤的原故，我当真想再揍他一顿。当下我一笑置之，孟大嫂既然弃家避仇，见不着她，我也就走了。耿相公，这小子和你结了些什么深仇大恨，如此恨你？”耿照道：“他是公孙奇的仆人，我也不知道他为何恨我，大约是因他主人的原故，敌视我吧。”其实耿照当然是知道个中原因的，不过他不想和萨老大说罢了。

耿照念及桑青虹对他的情意，心中想道：“我只道青虹终身有靠，谁知仍是所托非人。”不觉怅然。要知耿照虽然不能接受她的情意，但总还是盼望她前途幸福，有个美满姻缘。想到孟钊品格如此卑下，怎不叫他为桑青虹惋惜？

萨老大道：“现在该你说那老和尚的奇事了。”耿照将刚才之事说了一遍，萨氏兄弟也不禁大为奇怪，怀疑那老和尚即使不是蓬莱魔女的父亲，至少也是个非常亲近的人。萨老大笑道：“柳女侠与那老和尚都要到飞龙岛去，这一场热闹可真有得好瞧了。说不定是先演一场大打山门，然后还要再来一场父女相会。”萨老二道：“孟家嫂子把那飞龙岛主说得非常了得，若是碰上了那老和尚不知如何，可惜这一场热闹咱们是看不着了。”

一路无事，当晚果然便到了江阴。江阴知州早已接到驿报，知道来的是辛弃疾，自是大为欢喜。论官职，签判是佐助知州的僚属，但辛弃疾名动朝野，江阴知州对他也是十分钦仰，不敢以僚属之礼相待，亲自出迎。签判本无特设的官衙，但一来因为辛弃疾兼职参赞江阴军务，二来知州又对他十分钦仰，是以早为他备好了一座官邸，供他使用。耿照、萨氏兄弟等人都搬了进去。

第二日，辛弃疾便即正式接任视事，江阴属下的各地团练乡勇的首脑人物，得到辛弃疾来此参赞军务的消息，早已不待他用文书相召，前两天便都聚集江阴，辛弃疾一视事，他们便纷纷前来请见了。辛弃疾问了各地江防情形，拟了军事上的应兴应革计划，并抽了一班乡勇，驻扎城中，由他亲自练兵。虽然忙个不停，但办事却是意外的顺利。江阴以往并无特派的军事长官，一向由知州兼理，如今辛弃疾来此参赞军务，名为“参赞”，实际已是全权主持。

不过数日，诸事已是井井有条，耿照等人都宽了心，为他高兴。耿照武功虽高，但对于军事却是外行，也不长于事务，帮不了辛弃疾什么忙，每天只在衙门里与表妹练武。

秦弄玉重会耿照之后，精神舒畅，歇了几天，身体已是完全恢复。一晚，与耿照在后园练武，耿照练了大衍八式，秦弄玉也练了一套“蹑云剑法”，耿照笑道：“玉妹，想不到你剑术精进如斯，使的剑招也道劲有力，比以前强得多了。”

秦弄玉道：“这都是拜柳姐姐之赐。”将当日蓬莱魔女如何给她打通三

焦脉之事说了，耿照道：“ 怪不得你的内功也是突飞猛进。柳女侠对咱们的恩德，咱们真是不知如何报答？ ”

秦弄玉若有所思，忽他说道：“ 照哥，我与你商量一件事情。 ”

耿照道：“ 什么事情？ ”秦弄玉道：“ 我与柳姐姐许久未见，十分思念。如今你我已经身体复原，辛将军这里暂时又用不着我们，我想，我想和你到飞龙岛去走一趟。 ”

耿照心头一震，半晌说道：“ 玉妹，这个，这个——恐怕还要三思而行。 ”

秦弄玉道：“ 你有什么顾虑？ ”耿照讷讷说道：“ 一动不如一静，你又不是惯经风浪的。以咱们的武功，到了飞龙岛，也未必帮得上柳女侠什么忙，何况，这里，这里，辛将军…… ”

他正要再堆砌一些理由，秦弄玉忽地“ 噗嗤 ”一笑，打断了他的话道：“ 照哥，你这些理由都是找来的藉口，我明白你的心事，我知道你顾虑什么。”耿照甚是尴尬，勉强笑道：“ 你明白什么了？ ”

秦弄玉道：“ 我知道珊瑚姐姐定然会到飞龙岛去，向南山虎报她杀父之仇。你是不想与我一起，在那儿碰上了她。 ”

耿照正是有此顾虑，他怕再次卷入感情的漩涡。要知珊瑚曾与他千里同行，好几次在他遭遇危难之时，舍身相救，实可说得是情深义重，意气相投。尽管他如今已有了取舍，但总是不能忘怀。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见了珊瑚，除了引起彼此的伤感之外，那还有些什么好说？何况他也怕她们二人，见面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前的一幕，彼此退让，避开了他。这就真是“ 相见不如不见 ”了。

耿照给表妹说中心事，默默不语。秦弄玉叹口气道：“ 照哥，这就是你的惜了！ ”耿照茫然道：“ 我怎么错了？ ”

秦弄玉缓缓说道：“ 大丈夫当有光风霁月的胸怀，珊瑚姐姐曾护送你千里长途，恩义如山，如今她去报杀父之仇，你怎可置身事外，全不理她？咱们武功虽不高，但事急之时，也总还可以助她一臂之力。何况，咱们只要尽一番心意，总胜于袖手旁观。咱们三人之间的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商量，你也不必怕我小心眼儿，就不敢去见珊瑚姐姐。 ”

耿照给她说得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其实他也何尝不在想念珊瑚？这几日来，他每念及珊瑚即将孤身犯险，而自己却袖手旁观，也何尝不内疚于心？ ”

耿照踌躇片刻，心意已决，说道：“ 你说得不错，飞龙岛上，敌众我寡。虽有柳女侠、东园前辈等人去了，但多一个人帮他们就多一分力量。不过，不过这里虽然暂时无事，也总得提防军情有变。我不知辛大哥有了些什么布置，能不能放我离开此地十天八天？总得问过他方可以定夺。 ”

正说到这里，忽见萨老大匆匆而来，说道：“ 辛将军正在找你，原来你们是在这儿。 ”耿照道：“ 辛将军找我何事？ ”

萨老大道：“ 听说是采石矶虞将军那儿有人来。 ”萨老大所说的“ 虞将军 ”即是虞允文，耿照叔叔耿京所创建的这支义军如今就是由他指挥的，耿照初到江南之时也曾在他军中做过水师见习，听说是他派有人来，大喜道：“ 原来虞将军已经与辛大哥联络上了，有他们同心合力，守着江防，何愁金寇南侵，只不知他是来报甚军情？ ”

当下耿照便与萨老大去见辛弃疾，秦弄玉以为他们有军机大事要商，问候了辛弃疾之后，便要告退，辛弃疾笑道：“ 此事与耿照有关，你也可以听

得的。而且我也还想问一问你的意思呢。”

耿照诧道：“是甚事情，与我有关？”秦弄玉也甚奇怪，说道：“我对于军国大事是一点也不懂的，哪有什么主张？”

辛弃疾笑道：“秦姑娘，耿照的身体已经完全复原了没有？你给我说实话。”秦弄玉道：“比从前还强壮得多。那老和尚所授的内功心法的确是功效非凡。”

辛弃疾道：“好，是你说的，我就信了。有件差事，我想叫照弟去办，他身体好了，我就放心让他去了。”

耿照道：“我以身许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大哥尽管吩咐。”

辛弃疾道：“虞将军使人来，谈及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想调你去帮他的忙，统率那支义军，如今已是正式编为官军，号称飞虎军了。”耿照吃了一惊，说道：“我哪里挑得起这样的担子，我又没学过兵法。”辛弃疾笑道：“你跟着虞将军，慢慢也就可以学会了。虞将军说这支义军本是你叔父创建，我既不能去助他统带这一支军队，那就只有你最合适了。不过，这事还可以稍迟一步，第二件事情却是要马上动身的。”

耿照道：“可是军情有了变化，金寇在哪里渡江了？”

辛弃疾道：“这倒不是。金寇如今已集中北岸，形势的确十分紧张。不过他们正在大举征调民夫船只，大约总还得一个月的准备工夫，才能大举渡江。这件事情是要比防御金寇渡江更危险的。”

耿照道：“是什么事情？”辛弃疾道：“虞将军得到消息，水寇樊通在长江口外一个小岛招集黑道人物聚会，日期定在本月初五。今天正是初一，还有四天就是会期了。”耿照道：“怎么是樊通？哦，我明白了！”笑道：“虞将军的消息还没有我知得详尽呢。他们这个会的盟主是飞龙岛主，飞龙岛主与南山虎、樊通是结义兄弟，樊通只是老三。大约因为他在长江为寇历史长久，所以由他出面。”辛弃疾以前也曾听得萨老大谈过这一件事，点点头道：“不错，这么看来，那个什么飞龙岛主与樊通所招集的群寇之会，实在就是一桩事情。”

辛弃疾接着说道：“虞将军送来了一份水域图，原来那飞龙岛离咱们这儿很近，从江阴城外的获港开船，顺风三日可到，逆风顶多也不过五日。虞将军的意思是想我选派一个机灵勇敢的人，到那飞龙岛去探听消息，看那帮水寇意图如何，是否与金人有所勾结，参加聚会的首脑是哪些人等等。此事乃是深入龙潭虎穴，非同小可，照弟……”

耿照大喜道：“我去！大哥，实不相瞒，我刚才正是与玉妹商量此事，就是你不叫我去，我也要去呢！”

辛弃疾道：“秦姑娘，你们经过许多磨难，方始重逢，你放心让他去吗？”

秦弄玉道：“为国家出力，不单是男儿的事情。我正要向将军请令，我也想与照哥同去。”

辛弃疾喜道：“难得秦姑娘深明大义，此事乃是深入龙潭虎穴，危险非常，我的意思本来也是想派两个人一齐去，好有个照应，说句泄气的话，有一个失陷了，也还有另一个回来报讯。不过，秦姑娘……”

秦弄玉道：“正是因为危险，我才要与照哥同去。”

萨老大道：“辛将军，依我之见，还是让我们兄弟去的好。耿相公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当。那支义军，虞将军不是要他去帮忙统带吗？”

辛弃疾道：“我的意思是要你与耿照一道去。你的兄弟留在这儿，我身

边也需要一个得力的人相助。飞龙岛之事，乃是当务之急，耿照回来之后，再往虞将军那儿，也还不至于耽误。”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原来辛弃疾乃是顾虑到事情危险，只怕有甚不测之祸，萨氏三兄弟已有一人为国捐躯，他不忍再把他们两兄弟一同遣去。当然，他也爱惜耿照，不过，总要有个取舍，因此，他决定萨老大与耿照同去，耿照有胆有识，虽然稍欠机灵，性情却是十分沉毅，可以担当大事，而萨老大则江湖经验十分丰富，可以补耿照之不足，所以辛弃疾经过了周密的考虑，下了这样的决定。

萨老大深懂人情世故，也体会到辛弃疾这番用意，心里十分感激。辛弃疾已然下了斩钉截铁的命令，他也就不再为兄弟争去了，当下和耿照一同接过令箭。

秦弄玉嚷道：“我也一定要去。”心中想道：“照哥倘若有甚危险，难道我还能独自活吗？”她要与耿照“共死同生”的心意，虽没说出口来，但辛弃疾已是从她的神色语气之间，深深懂得。当下说道：“好，难得你们都是赴义恐后，那么你们三人就一同去吧。”

计议已定，辛弃疾便拨了一条镶有甲板的小船给他们，第二日一早，便即开船。

第一天天朗气情，波平浪静，航行很是顺利。萨老大是水陆俱能，操舟有如策马，船遇顺风，如箭疾驶，比马还快。耿照在虞允文军中当过水师见习，也懂得驾驭船只，不过不如萨老大的纯熟，他们两人便轮流掌舵。秦弄玉帮不上忙，在船头观赏海景，只见阳光之下，波涛不兴，海面似抹了一层金色的锦缎。天空是沙鸥翔集，水底是各种怪鱼游泳，有一种飞鱼，还能跳出水面，似鸟儿一样在空中飞舞片刻，然后再钻进水中。秦弄玉看得啧啧称奇，笑道：“上次我渡江之时，遇上狂风大浪，弄得我躲在舱里发闷作呕，如今才知道海上的景致，原来这样好看。”萨老大笑道：“要是天气变坏，海上的波涛，那是要比长江的更为险恶呢。”秦弄玉道：“我经过了那次晕船，多少有了点经验，再遇风波，大约不至于那样难受了。当然，最好还是不要碰上的好。”

第二天有一点风，但却是顺风，秦弄玉也不觉得怎样，她闲着无事，有时还磨着耿照教她驾船的技术。到得章昏时分，萨老大取出水域图一看，笑道：“明天若然也是这样顺风，就可以提早到飞龙岛了。”耿照想起即将见到珊瑚，心里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第三天上半天也还是风平浪静，航行很是顺利，哪知到了中午时分，天色突变，转眼之间，旋风卷起海浪，将他们这只小船抛上抛落，萨老大吃惊道：“不好，咱们碰上了海上的大风暴了！”

片刻之后，阳光顿敛，天黑沉沉，浪涛似一个个小山般打来，萨老大与耿照合力掌舵，小舟仍是东倒西歪，起落不定。秦弄玉倒在舱中，已是要想呕吐，幸亏萨老大早准备有预防晕浪的药丸，给她服下，她昏昏思睡，这才减少了难受的感觉。

耿照道：“风向如何？”萨老大叹口气道：“这是逆风，船不翻已是大幸，能否如期到达飞龙岛，那更是要听天由命了。”

忽见一只大船驶来，船头张着一面大旗，绘着骷髅，在阴沉的天色之中，波涛大作的情况之下，更显得狰狞可怖。萨老大吃了一惊，说道：“快拨转船头，避开他们。”

耿照道：“怎么，遇上盗船了？”心想：“这本是水寇聚会，遇上盗船，

何足为奇？”萨老大道：“这不是普通的海盗船只，这是长江水寇首领闹海蛟樊通的座船，咱们虽是他的客人，但在这里遇上了总是不好，宁可碰上他的手下，不能会他本人。”要知萨老大那日取了孟老太的那枝令箭，本来就是准备到飞龙岛之用的，若是碰上樊通与飞龙岛主的下属，见到这枝令箭，当然会以礼相待，将他们引进。但若是遇到他们本人，他们请些什么“客人”，当然心中有数，一见是两个陌生的面孔，自必会加以盘问了。

耿照与他合力扳过船头，转舵向另一个方向前进。但风狂浪猛，哪容得他们操纵如意，一个山头般的大浪压来，将他们的小船抛起，俯冲而下，再被急流一卷，只见那面骷髅旗就在眼前，他们要想避开那只盗船，岂知距离更加近了。

耿照道：“要是当真无法避开，我上盗船与他们厮杀，你照料秦姑娘，赶快逃走。”他是准备牺牲自己，掩护他们，以免表妹落在贼人手中。

萨老大忽道：“咦，有点不对。且慢，且慢！”

耿照道：“怎么？”萨老大道：“明日便是群寇聚会之期，樊通是主持人之一，他应该在飞龙岛上接待宾客，怎有闲情出海？而这只船却似远航归来。”

耿照道：“你又说这面旗帜乃是他的座船标志？”萨老大道：“我明白了。看来是他手下用他的座船去接贵宾的。”

耿照精神一振，说道：“倘若不是樊通本人，那么，咱们就不用惊惶了。你有飞龙岛主的令箭。”萨老大道：“不错，但却不知是什么有来头的贵客，樊通要用自己的座船接他。”

说话之间，那只张着骷髅旗的大船，与他们的距离已是不过十数丈之遥，推波助澜，把他们这只小船打得更是飘摇不定。就在此时，忽听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叫道：“那不是照弟吗？咦，照弟，你们这只小船要沉啦，快快上我们这只大船！”

声音入耳刺心，耿照大吃一惊，抬头看时，只见那盗船船头上站着一个少女，正是玉面妖狐连清波！

更令得耿照吃惊的是，只是连清波也还罢了，在她旁边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那是金国的国师、“祁连老怪”金超岳！耿照这才明白，怪不得樊通要用自己的座船去迎接他们。

金超岳哈哈一笑，说道：“祁连郡主，原来这小子就是耿照吗？他父亲曾受我们大金的恩典，他竟敢杀了蓟州的守备，偷来江南，与我们大金为敌。哼，哼，也当真是太过胆大妄为了。”

连清波娇声说道：“国师，你不要吓唬他，他是我的好朋友。”金超岳道：“好，看在郡主、你的份上，他只要乖乖地来投顺咱们，我也未尝不可饶他。”

连清波招手叫道：“照弟，你上船来吧！你已知道我的来历，我也不想瞒你。我是大金皇帝御赐的郡主。但如今你是有性命之危，金国国师即使不与你为难，你们的小船也禁不起这场风浪。恩怨暂且撇开，我对你总是一番好意，你不必我去扶你上船吧？”

耿照气得眼睛发黑，正要破口大骂，秦弄玉早已替他骂了出来：“你，你这妖狐，你害得我们还不够吗？你简直是人面兽心！”

原来秦弄玉在昏昏沉沉中听得连清波的声音，蓦地一惊，突然醒了，她怀着血海深仇，如今面对仇人，焉能不气怒交加？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气力，

她爬了起来，就走出船头来了。

耿照见她颤巍巍的模样，脚步也似站立不稳，吃了一惊，连 忙说道：“ 玉妹，你回去。待我来对付她。 ”

连清波冷笑道：“ 秦姑娘，你这么快就忘记了你的杀父之仇，竟与仇人卿卿我我了？ ”

秦弄玉气得大骂道：“ 妖狐，你还想骗我？你才是我杀父的仇人！照哥，你的母亲也是她害死的，咱们绝不能放过她了！ ”她太过冲动，话犹未了，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连清波面色陡变，哈哈笑道：“ 哦，原来你们都知道了？好吧，且看你们如何对付我？ ”

金超岳道：“ 这小子不识抬举，还与他多说作甚？郡主，你要活的还是死的？ ”连清波道：“ 还是活的好。 ”金超岳大笑道：“ 群主毕竟还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大笑声中一条长绳蓦地飞出。

绳子缠上了船头的桅杆，惊涛骇浪之中，耿照这只小船竟给他拖得向大船靠近。耿照拔出宝剑便斩，金超岳左手一挥，“ 呼 ”的一声，又是一条长蝇飞出，天矫如龙，耿照一剑削空，“ 啪 ”的手臂已着了一下，宝剑跌落，幸而没有给他缠上手腕。

萨老大喝道：“ 老怪休得逞能！ ”双手齐出，抓着了两条绳子，双方较量内力，萨老大稍逊一筹，小船仍是给他拖得缓缓向前靠近，但萨老大用千斤坠的重手法定着身形，却也还能站稳脚步。

幸亏耿照的功力已是今非昔比，要不然着了那一下只怕手臂也要折断，如今却不过稍感疼痛，并未受伤。耿照拾起宝剑，刷涮两剑，将那两条绷紧了的绳子斩断。

小船失了牵力，一个浪头打来，登时抛起，秦弄玉立足不稳，便要跌倒。耿照连忙将她抱进舱中。

萨老大突然失了重心，饶是他使用了千斤坠的重身法，也不禁在船头上打了几个盘旋才稳得着身形。那一边金超岳双手所发的力道突被截断，却不禁“ 咕咚 ”一声，屁股着地，坐在船板上了。

这时正碰着一股逆流，耿照那只小船落了下来，被水流一冲，倒是离开那只大船远了。金超岳站了起来，大怒说道：“ 追上去，撞沉它！ ”

樊通那只座船有三十二个水手，一齐划桨，疾如奔马，冲开逆流，追上前来。

耿照道：“ 拼了吧！ ”放下秦弄玉，拔出宝剑，准备两只船一靠近，便跳上大船厮杀。萨老大沉声说道：“ 不能！ ”耿照道：“ 难道眼睁睁的给它撞沉，葬身鱼腹？ ”萨老大道：“ 要拼也不是这样拼法。 ”说话之间，那只盗船已经追了到来，相距不过数丈。

以金超岳的本领，本来可以居高临下，跳落他们这只小船。萨老大与耿照都已筋疲力竭，决非他的对手，要活捉也非难事。

但在这狂风骇浪之中，金超岳也怕有失，万一落在海中，那不是自找晦气？故此他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叫水手加紧划桨，要撞沉这只小船。

连清波道：“ 他们这只小船看来不久也要沉了，不如尾随着它，待它沉了，再把这几个人捞上来。活的总好过死的。 ”要知樊通这只座船比耿照那只小船大十倍有多，以泰山压顶之势撞过去，只怕小船要片片碎裂，船上的人只怕也难以幸存。

金超岳笑道：“ 郡主，你别忘了咱们在今晚要赶到飞龙岛呢，明天就是会期了。还是快快了结省事。再说，你若收留这个小子，只怕公孙奇，……哈哈，只怕公孙奇也不愿意呢！”

连清波面上一红，说道：“ 国师，说笑了。我只不过想为皇上生擒钦犯而已。”金超岳道：“ 还是赶到飞龙岛要紧。不能为这小子的死生多耽搁时候。”连清波道：“ 好，那就随国师的主意吧。”说时迟，那时快，大船小船又靠近了许多，几乎已是首尾相衔，连清波叫道：“ 耿照，你死亡已在指顾之间，还不听我劝告吗？”

耿照正要不顾一切，跳上大船，忽听得萨老大叫道：“ 用重身法在左舷站稳！”突然拨过船头，不向前逃跑，反而向大船的船尾部份撞去。

只听得“ 轰隆 ”一声，激起了数丈高的浪柱，这一刹那，这只小船陡地抛了起来，就似腾云驾雾一般，上了半天。萨老大站在右舷，耿照站在左舷，都以千斤坠的重身法稳定船身，小船兀是东歪西倒，但也幸而萨老大预先吩咐，有了准备，各在一边，定着船身，才不致有覆舟之险。

瞬息之间，小舟已在几个洪峰之上滑过，这次他们是顺着水流，狂风催浪，也催送小舟，当真有一泻千里之势，不消多久，浪没有这么大了，小舟稍稍稳定下来。耿照抬眼望去，只见那只大船远远的只剩下一个黑点，似乎在海面打着圈圈。

萨老大吁了口气，说道：“ 算是过了一关了，你快去看看秦姑娘。”

只见秦弄玉面如白纸，手足冰凉，耿照惊道：“ 玉妹，你怎么啦？”秦弄玉颤声道，“ 我倒似好了一些，胸口没那么闷了。就是有点觉得冷。”

幸好这时风力已大大减弱，小船也过了水流湍急之处，渐渐慢了下来。没那么颠簸了。秦弄玉虽说无事，耿照却很不放心，叫道：“ 萨大叔，请你进来看一看秦姑娘。”

萨老大察看水纹，知道无甚危险，暂时不用掌舵，他稍通医理，进去给秦弄玉把了把脉，笑道：“ 秦姑娘身体不适，还是因为晕浪与精神疲倦所致，并非受了内伤。她刚才是一时激怒，口吐鲜血，吐血之后，胸中积闷发散，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耿相公倒可放心。”

耿照放下了心上的石头，发觉小船走得很慢，不觉又有点忧虑，说道：“ 他们那只大船比我们快得多，难关还是没有渡过。咦，怎的不见他们追来？”原来他凝眸远察，却连那只大船的影子都看不见了。

萨老大笑道：“ 他们决计赶不上我们了，如今他们即使不是丧身鱼腹。只怕也要比咱们狼狈得多。”

耿照诧道：“ 为什么？”萨老大道：“ 咱们的船只虽小，船头却是包着铁甲的，刚才那么一撞，我是对准他们船尾最薄的那一部份撞去，少说也要撞他一个窟窿。”耿照这才明白，适才两船遭遇之时，萨老大何以禁止他跳上大船冒险，原来他是深明双方船只的构造，早已成竹在胸。

耿照喜道：“ 倘若如此，那就真是邀天之幸了。萨大叔，你歇一会，我替你掌舵。”这时小船又有倾侧摇荡的现象，但萨老大察看水纹，却知正是顺流而下，论理不该有此现象，心中甚感诧异。

秦弄玉道：“ 照哥，给我一口水喝，我口渴得很。”

耿照抬眼一看，这才发现盛有淡水的皮袋，以及贮备的粮食都已无影无踪。原来在刚才两船相撞，他们这只小船被抛起之时，船中的一切杂物，都已被风浪卷去。船中空荡荡的，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是再也没有一件东西

了。

耿照暗暗叫苦，忽听得秦弄玉道：“那不是水吗？”只听得汩汩声响，原来他们的船，右侧的船舱板壁也给震裂了一个小孔，海水正在渐渐地侵进来。秦弄玉神智还不是十分清醒，只道那是皮袋的水泻在地上。

耿照这一惊非同小可，无物可以堵塞，只好伏下去用掌封住小洞，说道：“这可怎么办？玉妹，这是侵进来的海水，不能喝的。”秦弄玉定了定神，这才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情。

秦弄玉叹口气道：“照哥，都是我累了你了。”耿照微微一笑，说道：“你还记得大明湖畔那次，你要与我同归于尽吗？那时你我倘若真是同时死了，你心中充满恨意，我死了也不得安宁；如今最多也不过一个死，情景可是大大不同了，你为我感到歉意，我更为你感到欢喜。”耿照处此绝境，自忖难以生还，因此顾不了萨老大在旁，便说出了心中言语。秦弄玉苍白的脸上泛起一圈红晕，嗔道：“照哥！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说笑。”他似嗔实喜，脸上晕红，心中无限甜意。

萨老大道：“还有一线希望，你我必须打起精神，掌稳了舵，堵住漏洞，只要碰上渔船经过，就有救了。此时万万松懈不得。”耿照道：“是，玉妹，你忍着些儿。”这时船舱板壁的缺口已是渐渐扩大，耿照一掌难以封闭，索性把整个身子堵上去，忍受那海水入侵的压力。秦弄玉口渴如焚，但见耿照如此情形，心想照哥所受的痛苦比我更大，也就不觉得怎么难过了。

风暴过后，瞑色四合，在海上又过了一个白天，明日就是飞龙岛的会期了。但这时萨、耿等三人死生难卜，萨老大的水域图也早已湿成一团，无法展读，不知航线对是不对，只好都不管了。

一弯眉月，似是从海中升起，这时已是风平浪静，月色柔和，“海上生明月”，本来是诗人咏叹的幽美境界，但这时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心情却是极不安宁。

他们在海上经过大风浪，经过大厮杀，又漂流了整整一天，没水喝，没东西吃，秦弄玉本来就已晕浪，不用说了；萨、耿二人，饶是耿照以身体堵住缺口，又冷又饿，又要抵受海浪冲击的压力，初时还有痛苦的感觉，渐渐连感觉也麻木了，似乎身体已在僵化，脑中空荡荡的，但觉一片茫然。

萨老大也渐渐没有气力把船，忽听得耿照呻吟之声，他回头一看，只见耿照似是瘫在船上，身子被水冲开，原来那缺口愈来愈大，耿照已是挡不住水力的冲压。萨老大这一惊非同小可，要去抢救。祸不单行，他把舵不稳，轰隆一声，又撞着一块礁石，小船搁浅，船板破裂，海水大量灌了进来，小船渐渐下沉。

耿照一咬舌头，陡地振作精神，抱起了秦弄玉，但这时哪还有逃生之望？耿照苦笑道：“玉妹，咱们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回却是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眼看就要同归于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听得风帆猎猎，一只快船箭一般地驶来，靠近了他们这只小船，有个女子的声音说道：“将他们救起来。”船中走出六个少女，两个拉一个，把他们三人都拉上了她们那一条船。正是：

却喜沉舟凶化吉，风波过后玉人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若有情时来入梦 于无声处起沉雷

船中挂有官纱灯笼，房舱布置得似富贵人家小姐的闺房，珠帘半卷，檀香缕缕，透过帘拢，令人精神一爽。耿照等人上了这条船，当真是有如脱苦海而登仙境，几疑身在梦中。

一个少女从舱房走出，问道：“你们是些什么人？”耿照抬头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秦弄玉则已叫了出来，猛地骂道：“你这妖女，你……”原来站在他们面前的少女，竟是与玉面妖狐连清波一模一样。

丫鬟骂道：“岂有此理，我们的小姐救了你，你还骂她。”那少女怔了一怔，随即微笑道：“你们不要怪她，她想必是神智还未清醒，唉，这么娇弱的一位姑娘，泡在水里全身都湿透了，这可怎么了得，快扶她进房间里替她换过一身衣裳。”

耿照定了定神，他起初以为是赫连清霞，但赫连清霞比连清波小了五岁，口音形貌仔细一认，便知不是。这女子和连清波差不多年纪，简直就是她的化身。不过，她手中是拿着一支笛子，和连清波的装束完全不同，而且她端庄的神态，也绝不是连清波可能假冒的。耿照虽是惊疑不定，但心中想道：“管她是谁，这次绝处逢生，也只有靠她救助了，看来她也不似怀有恶意。”当下悄悄在秦弄玉耳边说道：“她不是妖狐。”秦弄玉气息奄奄，有气没力，骂了两句，已是骂不下去，听了耿照的话，她情知耿照绝不会骗她，心头一松，也就不再挣扎，让两个丫鬟，将她扶进舱房。

萨老大在三人之中功力最深，江湖经验也最丰富，此时他虽然也是有气没力，但神智却十分清醒。凭他的理智判断，他立即便可断定这少女绝不是连清波。要知连清波所坐的那只大船，即使不至于沉没，也绝不会赶在他们的前头，而且还有余暇容她换过装束，换过座船？

萨老大道：“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那少女道：“这里是飞龙岛，你们是些什么人？”萨老大又惊又喜，想不到随波逐流，居然走对了航线，走到了飞龙岛来。当下便拿出了那枝令箭，说道：“我们是接了岛主的绿林箭，来此参加英雄大会的。”

一个丫鬟道：“哦，你们是岛主的客人，令箭倒是对了。但我们不是接待客人的，却不敢将你带到岛上。好在南宫舵主的船就在附近，我送你们到他船上，让他招待你们吧。”这一个丫鬟说得委婉一些，另一个丫鬟插口道：“不错，我曾听得知客的李大哥说过，令箭对了，也还要经过盘问，才许踏上岛上的。他们是怕有人拿了令箭，假冒客人的身分。”耿照听了大吃一惊，心道：“她们说的南宫舵主，定是南山虎无疑。这回可真是刚脱灾难，又落虎口了！”

耿照正自忧心忡忡，那少女忽道：“不必将他们送去了。你不见他们快要冻得僵硬了吗？船上没有姜汤给他们沐浴更衣，南宫舵主的船虽然离此不远，送过去也得耽搁好些时候，救人要紧，我带他们回去，有甚么事情由我担待好了。”那几个丫鬟见他们持有岛主的令箭，又有小姐出头为他们担当，谁也不敢多话，连声应道：“是！”掌舵的、划桨的各就各位，便要开船。

那少女道：“且慢”我还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在海上可碰见一艘张着骷髅旗的大船？”萨老大怎敢实说，含糊答道：“今日海上起了风暴，天色沉暗，我们虽碰上几条船，距离太远，也看不清楚是否挂有骷髅旗。”那少女沉吟半晌，自言自语道：“岛主也另外派了几条船出海接应了，若有意

外，那也是急不来的。好吧，先把你们带回去再说。”这才下令开船。

上了岸，那少女换乘一辆马车，叫耿照等三人和她同坐，两个丫鬟驾车，其他四个丫鬟另乘一辆较小的马车，便把他们载回自己的住处。丫鬟们都有点奇怪，心想：“这女的也还罢了，小姐何必把两个男人带回去要我们服侍？就近把他们交给哨所的弟兄救护，虽然地方没那么舒服，但却可免了许多麻烦，不更好吗？”但她们却也不敢干涉她们的小姐。有几个丫鬟自作聪明，见耿照相貌颇为英俊，只道小姐看上了他，相互作会心的微笑。

耿照等人躲在那少女的车上，一路上自是无人盘问。那少女将他们带回自己的住址，秦弄玉实在太过疲劳，心情松懈之后，在马车上便已昏昏睡去。那少女也不惊动她，悄悄地叫丫鬟抬她到内房让她安睡。然后吩咐另外的丫鬟道：“给这两个人准备姜汤沐浴，再照他们的身材，给他们找两套男子衣裳。然后再给他们准备稀饭、小菜。”丫鬟们领了命令，分头办事。

耿照、萨老大洗了一盆滚热的姜汤，精神稍稍恢复。丫鬟请他们在外院的一间房间进食，热腾腾的稀饭，配上可口的小菜，对他们来说，胜过了海味山珍。萨老大笑道：“饿得过度，不宜多吃，适可而止。”话是如此，他们每人还是进了三大碗。半饱之后，不觉昏昏思睡。

萨、耿二人得此奇遇，心中也着实有许多疑问。但因有丫鬟在旁边服侍，却是不敢畅所欲言。吃过稀饭之后，耿照打了几个呵欠，很希望那丫鬟叫他们去歇息，那时他与萨老大就可以私自商量了。虽然这时他们也实在有点渴睡，并非做作。

不料那丫鬟却道：“这位相公，我们小姐请你去见她。”耿照吃了一惊，道：“就只叫我一个人吗？”

那丫鬟道：“是。请相公随我来。”耿照无可奈何，只好随着那个丫鬟，走进内院。途中耿照问道：“你家小姐，可是岛主的女儿么？”那丫鬟道：“不是。是外地来的客人。”耿照听她以客人称那少女，问道：“那么，你们不是她带来的了？”那丫鬟道：“我们本来是服侍岛主夫人的，如今奉命来伺候这位小姐，也就等于是我家小姐了。”耿照道：“你家小姐姓……”那丫鬟抿嘴一笑，说道：“小姐姓甚名谁？她既然请你前来会晤，自会亲口告诉你的，你急什么？”说话之间，已到了绣房外面。那丫鬟敲门报道：“婢子奉命将客人请来了。”房中传出那少女的声音道：“好，请他进来，你可以不必在此伺候了。”那丫鬟应道：“是。”推开房门，让耿照进去之后，她随手把门掩上，便自走耿照惊疑不定，说道：“多谢小姐救命之恩，不知有何赐教？”那少女微笑道：“耿相公，你的胆子也真不小啊！”

耿照听她一口说出自己的姓氏，大吃一惊，跳将起来，不自觉地手摸剑柄。那少女笑道：“耿相公，你不用惊慌。我若是有加害之意，还何必救你？你是抗金义士，我佩服你还来不及呢！请坐。”耿照听她这么一说，这才恍然大悟，想必她曾见过全国悬赏缉拿自己的图形。

耿照稍稍安心，但还是疑团满腹，问道：“你是谁？你将我唤来，这——”那少女笑道：“耿相公，你大约十分惊诧我的相貌和你认识的一个人相似吧？我们姐妹自小就很相似的。我就是你们所骂的那个‘妖狐’的妹妹。”

原来这个少女正是赫连家三姐妹中的二姐赫连清云。她自从与武林天骄分手之后，武林天骄去临安寻觅蓬莱魔女，她则走遍江南各地，找寻她的大姐赫连清波。后来，她探听到确实的消息，知道飞龙岛主招集群盗聚会，将迎接金超岳与她姐姐来作贵宾，她就先来飞龙岛相候。她的相貌和姐姐一模

一样，不必她说出姓名，飞龙岛主已经知道她是赫连清波的妹妹了。飞龙岛主正要结纳她的姐姐，因此待她优礼有加。拨了一幢房子给她，还送了几个丫鬟给她使唤。明日就是会期，派去迎接金超岳与她姐姐的那条船入黑都还未到，故此赫连清云也驾船出海，准备接她姐姐，不想姐姐未接到，却接到了耿照等人。

耿照听了她自报姓名身份，不禁又是暗暗吃惊。赫连清云似是知道他的心意，笑道：“我姐姐的行事，我也略有所知。我们姐妹自小分散，不料她误入歧途，我此来用意，正是要找到她劝她改邪归正的。耿相公，你们骂她‘妖狐’，莫非你们与她之间也有甚仇冤？可以看在我的份上，将它化解吗？”

这一问耿照实是难以回答，赫连清云于他有救命之恩，但她的姐姐却于他有杀母之恨，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如何可以化解？

耿照想了一会，委婉说道：“请小姐见谅，在下实是有难言之处。倘是小姐不能容我，我也任凭小姐处置。”

赫连清云叹了口气，说道：“耿相公既有难言之隐，那也就不必说了。我姐姐的所作所为，原是难以教天下英雄见谅。你是抗金义士，不论如何，我总是把你当作客人看待，请勿多疑。”

赫连清云光明磊落，耿照深为感动，一揖到地，说道：“既然如此，小可告退了。”赫连清云道：“我想多耽搁耿相公片刻，请问耿相公是否从临安来？”耿照道：“不错。小姐可有何事垂询？”赫连清云道：“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柳清瑶柳女侠听说与耿相公相熟，不知她可在临安？”耿照道：“不错，我在临安的时候她也正在临安。但现在也已经离开了。”赫连清云道：“我有一位姓檀的师兄上个月赶往临安找她，不知他们可曾见面？耿相公知否？”

耿照知她所说的师兄乃是武林天骄檀羽冲，说道：“他们见过了面，但还没有交谈又分手了。”赫连清云诧道：“哦，有这样事情？这——”耿照不愿谈论别人私事，而且他对蓬莱魔女与华谷涵二人的情怨纠纷，也只是略有知闻，并不十分清楚，于是说道：“这个我也不知其中原因。”

耿照以为她还要追问事实经过的，赫连清云却是若有所思，半晌说道：“时候不早，耿相公连日劳累，请早安歇。明朝一早我要去会岛主，也许不再与你相见了。我有一事奉劝，我不知你此来目的如何，你也不必告诉我，但请你多加小心，切勿轻举妄动。”耿照道：“是。小姐好意，耿某感激不尽。”赫连清云将原来带领耿照前来的那个丫鬟唤来，仍然叫她带耿照前去安歇。

耿照见是单独一间房间，问那丫鬟道：“与我同来的那位萨大叔呢？”那丫鬟道：“我只道他是你的下人，已另外给他安排了住处了。这是小姐吩咐的，婢子不敢擅作主张。如今午夜已过，耿相公，你若不是有紧要事找你同伴，那就早些安歇吧，反正明早便可见面。”耿照听她如此说，也不愿因此小事再去见赫连清云，便道：“好，这里没事了，你也早去安歇吧。明早若我不知醒觉，请你叫我。”

丫鬟去后，耿照和衣而睡，辗转反侧，难以入梦。心里自思：“倘若玉面妖狐今晚回来，她知道我就在此处，她妹妹能拦阻她不害我吗？”一时又想起了明日也许便可见着珊瑚，不觉心事如潮。

但耿照日间在狂涛骇浪中挣扎了一整天，毕竟是太疲劳了，恐惧的心情

也抵挡不住倦意的袭击，思路渐渐模糊，终于沉沉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咚咚鼓响，耿照给鼓声惊醒，跳起身来，望出窗外，只见已是日上三竿。

昨晚服侍他的那个丫鬟推门而进，笑道：“相公醒来了，请用早点。”拍一拍手，另外两个丫鬟端了八式点心，一锅稀饭进来，又给耿照递了一条洒了香露的毛巾。

耿照匆匆擦了把脸，连忙问道：“刚才那鼓声是——”那丫鬟道：“今日岛主召开英雄会，击鼓聚集群英。”耿照道：“哦，英雄会已经开始了？”那丫鬟道：“不错。但小姐吩咐，相公精神未曾恢复，今日还是请你留在这里再歇一天吧。”

耿照道：“不，我要去的。和我同来的那位萨大叔呢？”那丫鬟笑道：“你要去也不必如此匆忙，吃了早点再去吧。”耿照道：“那位萨大叔——”那丫鬟道：“你先用早点。嗯，我们小姐对你真是照料周到，生怕饿坏了你呢。她一早出门，也没忘记吩咐我们给你准备点心——”

耿照无心听她说话，狼吞虎咽地把几碟点心一扫而光，唏哩呼噜又喝了两大碗稀饭，那丫鬟在旁边掩着嘴笑。

耿照抹了抹嘴，说道：“好，现在我是遵命吃过早点了，你可以说了吧，那位萨大叔究竟如何？”那丫鬟笑道：“也没什么，那位萨叔已出去了。他精神很好，你不用担心。”耿照道：“他怎么不等我？”那丫鬟道：“这我怎么知道？或者他是不愿惊醒你吧。”

耿照忙又问道：“那位秦姑娘呢？”那丫鬟道：“我是奉命来伺候你的，那位姑娘昨晚和我们小姐同寐，伺候她的另外有人，我不知道。”

耿照心急如焚，也顾不得礼议，便往外跑。那丫鬟道：“相公，你是要找那位秦姑娘吗？我替你去先问一声，看看她起床没有？”耿照边跑边道：“不用了，我自己去叫她。”那丫鬟摇了摇头，心道：“看来他的心上只是记挂着他的那位秦姑娘。倘若我们小姐真的是看上了他，那可是不幸之至了。”

这幢房子共分三进，有中门隔断内外，耿照要闯进去，却给一丫鬟拦住。耿照道：“我昨晚来过的，我想找那位秦姑娘。”那丫鬟沉着脸道：“昨晚是小姐请你来的，今日你是自己来的。没得小姐允许，请恕我不能让你踏进此门。”心中甚怪耿照不懂礼貌。

其实耿照不是不懂礼貌，他是害怕一件事情，害怕玉面妖狐已经到来，秦弄玉落在她的手中。他不便向丫鬟打听，给她一顿抢白，不觉脸上发烧，只好停下脚步，说道：“那么就请姐姐代我请她出来吧。”

耿照以为自己不进去，只是请那丫鬟代唤，她总可以答应了。哪知这丫鬟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吐出两个字：“不行！”

耿照怔了一怔，道：“为何不行？”那丫鬟道：“小姐刚刚吩咐，不许任何人进房去打扰她。”耿照大吃一惊，连忙问道：“你们的小姐不是一清早就出去了吗？哪里又来的小姐？”那丫鬟淡淡说道：“就是又来了一位小姐！她是我们小姐的姐妹。”

耿照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就在此时，忽听得里面传出一声尖叫，正是他表妹秦弄玉的声音。

那丫鬟道：“相公，你、你不能……”原来耿照已从她身边窜过去，硬往里闯，那丫鬟赶来拦阻，一面叫嚷，耿照反手一指，点了她的穴道。

耿照“砰”的一掌打开房门，只见一个女子面床而立，背向着他，背影与玉面妖狐十分相似。她的表妹则正在欠身而起，脸朝着他，脸上惊骇的神色还未消逝。

耿照正要冲过去，就在此时，只听得那女子笑道：“秦姑娘，不用惊慌，是我！分手尚未十天，你就不认得我了吗？”

秦弄玉化惊为喜，说道：“霞姐，原来是你。”那少女道“耿相公，我正想叫丫鬟去请你呢，你已先来了。”这少女回过头来，正是赫连家三姐妹中最小的那个赫连清霞。

原来赫连清霞那日与耿照等人分手之后，便随同耶律元宜一同渡江，到了江北，武林天骄恰巧早一天走了，碰不上头。

耶律元宜本是奉了金国元帅完颜郑嘉努之命，往江南探听宋国虚实的，既然碰不上武林天骄，就回到军中缴令。他拣了 一些已成事实、可以公开的消息，例如魏良臣被黜，虞允文兼统义军这些消息报告了郑嘉努，郑嘉努也接到了其他探子的报告，核对属实，对耶律元宜大为嘉奖。

郑嘉努不知他在暗中策划恢复辽国、密谋反金，只道他受了金朝的高官厚禄，确是矢志效忠。他回到军中，席未暇暖，郑嘉努又差他到飞龙岛去，作金国的耳目。因为虽有金超岳以国师的身份前往，但正因为他是国师，身份崇高，不必向郑嘉努报告，郑嘉努也只是知道有此一事，还未与金超岳接过头，故此郑嘉努又把耶律元宜作为自己的心腹派去，其中也含有监视金超岳的作用。要知郑嘉努与金超岳彼此在金主完颜亮之前争宠。本来就是早已勾心斗角了的。

耶律元宜与赫连清霞也是在海上碰上风暴，拂晓时分方到。赫连清霞的相貌与两个姐姐亦甚相似，上岸之后，立即便有人告诉她，她的二姐赫连清云正在这儿。

耶律元宜留在客栈稍息，赫连清霞便来找她姐姐。不料赫连清云已赴飞龙岛主之约，离开住所，两姐妹没碰上头。但赫连清云早已对侍女有了交代，她的一众丫鬟也知道她的姐妹要来。赫连清霞相貌与姐姐相似，那些丫鬟也不知她是主人的姐姐还是妹妹，见她有岛上的头目陪来，料无假冒，当然殷勤奉侍，将她请进内房。

秦弄玉睡在赫连清云的房间内，清霞见了，意外的欢喜，丫鬟告诉了她昨晚的事，清霞便吩咐丫鬟不许放人进来。她自己在床前守候。秦弄玉一醒，最初也是把她误认作玉面妖狐，以致失声尖叫。

旦说耿照见表妹安然无恙，又与赫连清霞意外相逢，也是欢喜无限。但他已无暇叙话，连忙问道：“玉妹，你身体如何？”秦弄玉试试运动手足，笑道：“好得很，就是气力差些。”耿照道：“你快吃些东西，咱们好去赴会。”

赫连清霞道：“早预备好了。”递过了一盅鸡汤，笑道：“你身子尚还虚弱，不宜用饭。我叫她们用两只鸡给你熬了这盅鸡汤。”秦弄玉多谢了她的细心照料，喝了鸡汤，匆匆梳洗，便与耿照、清霞一同出门。

赫连清霞笑道，“耿相公，你一定是心急闯进来，委屈了这位姐姐了。”耿照替那丫鬟解开了穴道，赔礼道：“我赶着赴会，姐姐恕罪。”那丫鬟本是满肚皮闷气，但得了主人的妹妹向她慰问，又受了耿照的赔礼，深感荣宠，化怒为喜，忙道：“折煞了婢子了。小姐、相公、你们回来吃中饭吗？”赫连清霞一笑道：“不必等候我们了。”行前带路，匆匆赶赴会场。

岛上有一座山，会场就在山下的一大片草地上。只见黑压压的草地上坐满了人，围成了三个圈圈，山坡上也站了不少人。赫连清霞小声说道：“我与元宜是以金国主帅的使者身份来的，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的真正意向。等下倘是有甚事情发生，我也只能假作置身事外，你们要原谅我才好。”耿照道：“这个我懂，我们也只是来探听消息，非到必要之时，绝不出手。”赫连清霞道：“如此，我们分头进去。”赫连清霞进去，在前排特别为宾客设置的座位找着了耶律无宜。耿照二人则在山坡上挤进了人丛之中。

这时樊通正在说话，说到了最后一段，道：“飞龙岛主是此会主人，现在就请岛主与大家见面，商量大计。”与会群英有一大半是未见过飞龙岛主的，当下人人注目，候他出场。耿照小声问旁边的人道：“刚才樊舵主说了些什么？”那人道：“他说金兵渡江在即，请咱们长江南北、水陆两路的各方豪杰共商大计，先要推定一位盟主。嘘，别说话了，岛主出来啦！”

场中有一块光滑如镜台的大青石，约有二丈来高，只见那飞龙岛主乃是个髯须如戟的粗豪汉子，飞身跳上石台，缓缓走了几步，走到中央立定，石台上留下了鲜明的足印，靠近石台的人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每一个足印的深浅都是一般。

在石头上踏出足印并不十分困难，但这块石台，光滑如镜，离地面又有二丈多高，飞龙岛主是用轻身功夫跳上去的，轻功火候稍差，就未必能够立足得稳。这也罢了，难的是他既用轻功，而又能在石上踏出足印。

要知以武学常理而论，施展轻功，脚尖沾地之时，力度必须用得十分巧妙，讲究的是轻灵迅捷，脚步决不能踏得重了。但在石上踏出脚印，则又非用重身法使出内家真力不行。如今飞龙岛主在石台上踏出的每个足印都是一般，可见他的轻功身法与千斤坠的重身法，已是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在那脚尖沾地的瞬息之间，便可以立即转换，这种本领就是世所罕见的奇功了。有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看见他使出的功夫与武学常理相反，都不禁瞠目结舌。武功高明之士，则不禁大声叫好。他的党羽，轰然喝彩，那更不在话下了。

飞龙岛主待喝彩的声音平静之后，向四方作了一个罗圈揖，说道：“多谢各位赏面，光临敝岛。如今金兵渡江在即，樊舵主说得对，必须先推定一位盟主，才能应付此一非常的变局。我现在就提出一个人来，这位老英雄德高望重，我说出来，大家一定心服！”

接到飞龙岛主令箭，来此聚会的群豪，人人都以为飞龙岛主是想盟主自为，只等旁人推戴的。哪知他却先自提出，推戴别人。这倒是颇出众人意外之外的事情，众人都在凝神静听，听他要提的是何人。

只听得飞龙岛主缓缓说道：“这位老英雄就是千柳庄的柳庄主。”柳无甲本来是江南的武林领袖，但他的名字，若是由别人口中提出，那就毫不稀奇，由飞龙岛主提出，不知内幕的大部份与会群豪，则仍是十分意外。

飞龙岛主的党羽与柳元甲的一干亲信，是知道今日的安排的，都在欢呼鼓掌，不知内情的其他人，有些人本来是佩服柳元甲的也在随声附和，另外有些人则怕飞龙岛主是在故意试探他们的心意，不敢作声。

飞龙岛主似是知道他们的心意，哈哈笑道：“柳老前辈是宗某最佩服的人，他这些年隐居林下，宗某则在江湖胡混，浪得虚名。有些兄弟，或者有所误会，以为我想作武林盟主，其实我每有大事，都是要请教柳老前辈的。尤其今日处此非常变局，更非请柳老前辈出山不行！”

柳元甲本来是德高望重的武林领袖，群雄听得飞龙岛主对他推崇备至，不似假意奉承，那些原来心存顾忌的人，也就敢于鼓掌欢呼了。

柳元甲缓缓走出场心，也不见他作势跳纵，身子就笔直地“ 飞 ”上石台，这手炉火纯青的轻功，实是武学之上梦寐以求的境界，而在他不过是轻描淡写地施展出来，丝毫也不显得有“ 卖弄 ”的成份。比之飞龙岛主刚才的做作，虽然同样是演出了绝世神功，而他的身份却又是高了一筹了。

柳元甲捋捋胡子，哈哈笑道：“ 宗岛主盛情可感，只可惜老夫老矣，无能力矣。我看这盟主一席，还是该宗老弟义不容辞，老夫愿尽绵力，辅助盟主。 ”

樊通说道：“ 柳庄主和宗岛主不要彼此推让了。依我之见，处此非常局面，应该有正副盟主，管辖水陆两路，才好照顾全局。咱们就公推柳庄主作正盟主，宗岛主作副盟主，兼作水路的总舵主。诸位想必赞同？ ”

两家的党羽都在叫道：“ 好，好，正该这样。 ”柳元甲满面堆欢，说道：“ 各位以大义相责，我只好为宗老弟分担重责，替各位尽力了。不过，今日群英毕集，若是有更适当的人…… ”樊通叫道：“ 柳庄主毋再推辞，我们都是一致拥戴你老。谁还能与你老争这一席盟主呢？ ”

话话未了，忽听得有人高声叫道：“ 且慢！ ”群豪愕然，目光齐集，向那人望去，原来是铁笔书生文逸凡。

柳元甲打了个哈哈，说道：“ 对啦，我们怎能忘了文大侠了？文大侠的武功人望…… ”

文逸凡也是哈哈一笑，立即打断他的话道：“ 请勿误会。我不是来与你们两位争盟主来的。我只是有一事在心，非得先向柳庄主请教不可。 ”

柳元甲心道：“ 谅这酸丁也不敢与我为难。 ”当下说道：“ 请教不敢。文大侠请说。 ”

文逸凡道：“ 刚才樊舵主说得好，金寇南侵在即，这是个非常的变局，必须应付得宜。请问金寇若然渡江，柳老英雄是准备如何应付？这件大事，必须先说清楚，这才好定盟主之位，各位以为可对？ ”

与会群豪，不乏热血满腔的爱国之士，听了这话，都在说道：“ 不错，不错，言之有理。咱们先听柳庄主的主张。 ”

柳元甲料不到文逸凡临时有此一着，但他毕竟是老奸巨滑，镇定如恒。打了个哈哈，说道：“ 兹事体大，文老弟不问，我也想与各位商量的了。依我之见，咱们是既要为自己打算，也要为老百姓打算才是。盗亦有道，难道咱们还能趁着兵灾，骚扰百姓么？ ”

文逸凡道：“ 话说得不错，但不知柳庄主是怎么样为老百姓打算？ ”

柳元甲手捋长须，沉吟片刻，缓缓说道：“ 这个么？依我之见，也不外乎‘ 保境安民 ’四个大字。古语有云：‘ 兵凶战危 ’，一旦打起仗来，胜也好，败也好，总是苦了百姓。如今金宋两国的大动干戈，看来是难以避免的了，咱们只能稍尽绵力，减少灾祸。我以为不如在咱们的地盘之内，另树一帜，两不偏帮。人不犯我，我也不必犯人。咱们水陆两路，有三十三家兄弟，凑合起来，兵力虽是不及金宋两国，也很不弱了。料想他们也得对咱们顾忌三分。诸位若是赞同此议，合力同心，我就致函两国主帅，申明此意。在咱们地盘之内，他们假道可以，但必须秋毫无犯，也不能在咱们的地盘内打仗。”

说到这里，大湖十三家总寨主王宇庭问道：“ 那不等于是自成一国了么？ ”

柳元甲道：“要这么说，那也可以。俗话说得好：时势造英雄，何况诸位本来就是英雄，岂能终生在见不得天日的黑道上厮混？所以我说，趁此时机，做一番事业，既是为老百姓打算，也是为咱们自己打算了。”

飞龙岛主拍掌道：“盟主高瞻远瞩，确非吾辈可及！宗某唯盟主马首是瞻！”两家党羽，摇旗呐喊，喝彩奉承，自是不在话下。

耿照心道：“怪不得魏良臣给这老贼的那封私函，预祝他什么‘建业江左’，原来是包藏着这么样天大的祸心！”

文逸凡“哼”了一声，正要说话，忽听得有人纵声长笑，把场中那些阿谀奉承的声音压了下去，群雄抬眼望时，只见一个白衣少年，从山坡跃下，在空中翻了个筋斗，落在场中，当真是有如天外飞来，震慑全场。在柳家庄见过此人的失声叫道：“哎，是笑傲乾坤来了！”

只听得笑傲乾坤华谷涵朗声说道：“这不是保境安民，这是祸国殃民！诸位都是大汉男儿，金寇南侵，是要灭咱们的国，毁咱们的家，奴役咱们的父老兄弟！有血气的男儿，安能置身事外？倘是和金寇也讲什么互不侵犯，那岂只是开门揖盗，简直是助纣为虐了。再说，你要保境安民，但金寇灭宋之后，可容得你苟安一隅之地么？那时你们是不是也打算跟这位柳庄主做金寇的奴才？”

这一番话激起了群豪同仇敌忾之心，有人把性命置之度外，对柳元甲就骂了起来，有的较为“客气”，也在说道：“不错。柳庄主，你这话是有欠思量了！”柳元甲与飞龙岛主的部下，有的不敢作声，有的则在给他强辞争辩，场中吵成一片！

柳元甲拍了一下手掌，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冷冷说道：“别吵，别吵！我只想问华先生一句话。华先生，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参加此会的？这是咱们江南的绿林之会，包括长江南岸水陆两路的英豪。其他的江湖人物，则都是由主人邀请的。你一不是绿林中人；二未得主人邀请。我们的事情，何用你来插嘴？”

华谷涵冷笑道：“你们商议的有关国事，我是一个百姓，我就可以说话。”

柳元甲“哼”了一声道：“你不请自来，藐视主人，无礼孰甚！我们的英雄会不许外人参加，这里也就不许你说话。把他轰了出去！”

飞龙岛主早已蓄势待发，听了此言，把手一扬，呼的一声，便向华谷涵抓去。双方距离还有数丈之遥，华谷涵展开折扇，轻轻一拨，只听得发出闷雷也似的声响，两人中间的泥土砂石，突然如遇飓风，卷起了漫天尘雾。双方较量了内家真力，表面上不见输赢，但飞龙岛主胸口作闷，他己是自知稍逊一筹。

柳元甲的大弟子宫昭文率领六个师弟，对华谷涵采取了包抄形势，双方剑拔弩张，正要大打出手，忽听得鼓乐之声大作，场中让出一条路来，原来是金超岳和连清波来到。

他们坐的那条船，昨日被萨老大的船撞穿船舱，幸而船大人多，在众人抢救之下，一时不致沉没。后来得遇飞龙岛派出去迎接他们的船只，终于安然抵达。虽是迟了一些，但却来得正是时候。

当日曾在千柳庄给柳元甲祝寿的人，认得金超岳，不禁窃窃私议。其他不知道金超岳身份的人，纷纷向知道的人探询。一时大家的注意力又都转移到金超岳身上。华谷涵和飞龙岛主、宫昭文等人，也暂时住手。但华谷涵在强敌包围之下，需要全神应付，对金超岳的来到，也只能暗中戒备，而不能

冲出去与他骂战了。

金超岳曾在笑傲乾坤手下吃过点亏，一见是他，心头火起，和柳元甲见过了礼，便道：“ 又是这小子来捣乱吗？我今日来到，没备礼物，就把这小子拿来当作见面礼吧。 ” 金超岳深知飞龙岛主之能，自忖他若出战，只要有一个飞龙岛主相助，擒笑傲乾坤便非难事。

柳元甲道：“ 不敢有劳金先生，有宗岛主坐镇，他闯不过我门下弟子的七煞阵。 ” 原来柳元甲是怕金超岳出场，更会引起众人的议论。

宫昭文正要将阵势合围，忽又听得有人叫道：“ 且慢！ ” 声音清脆，竟然是个女子。众人抬头看时，只见山头上一个少女手挥拂尘，严若御风而降！正是：

冲破波涛来赴会，兴亡哪得不关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劫火未消来异士 神功无敌慑群魔

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蓬莱魔女柳清瑶。

柳元甲从宫昭文那次铩羽而归的报告，早已知道蓬莱魔女识破他的奸谋，不再认他为父。但却还未知她究竟知道了多少。

柳元甲心头一震：“她敢单身到此，莫非是有恃而来？”但心中虽是隐隐恐惧，仍是装作笑脸说道：“瑶儿，我找得你好苦。我给你引见各位英雄。这是小女——”

蓬莱魔女柳眉倒竖，戟指便骂：“老贼！”华谷涵忙以传音人密的内功说道：“不可动气，先说大事！”

蓬莱魔女点了点头，冷峻的声音接着说道：“老贼，你骗我上当的私仇，以后再和你算帐。今日我可不许你欺骗天下英雄！”柳元甲面色倏变，喝道：“瑶儿，你疯啦！”柳元甲认她作女儿，她则指着柳元甲骂老贼。不知底细的人，都是大为骇异。

樊通面色一沉，上前说道：“柳姑娘，你若是以柳庄主千金的身份而来，我做世伯的自当招待。但你如今不知受了何人蛊惑，不认父亲，我就只能公事公办啦，这是我们江南的绿林之会，你是以什么身份来的？”

铁笔书生文逸凡忽地纵声笑道：“樊舵主，你这是明知故问了。咱们今日之会，也包括长江北岸的水陆英豪不是？柳女侠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

与会群豪，有好些是早已知道蓬莱魔女的身份，不知道的也听人说过北五省的绿林盟主是个少女，只不知道就是她而已。登时有半数以上拍掌欢呼，表示欢迎。

樊通面色灰白，犹自强辞夺理地大声说道：“长江北岸的同道可以参加，那只是指沿岸一带而言。金国治下的北五省可不在邀请之列。绿林中疆界分明，我们江南的绿林道要推自己的盟主，可不欢迎江北的什么盟主来管我们的事情！”

太湖十三家总寨主王宇庭站出来说道：“樊舵主此言差矣！红花绿叶，本是一家，江北江南，何分彼此？樊舵主你刚才说得好，如今金寇南侵在即，咱们正要同心合力，应付这个局面，北五省的绿林盟主肯屈驾来此，正是请也请不到的呢！”蓬莱魔女拂尘朝着金超岳一指，冷笑说道：“这位是金国的国师，他怎么也来参加你们江南的绿林之会了？”

群豪刚才互相探询，十有八九己知金超岳是什么人了，但这“金国国师”四字第一次从蓬莱魔女口中公然说出，还是不免全场骚动，大众哗然。

柳元甲连忙说道：“我刚才不是说过我的主张吗？咱们只求保境安民，对交战双方都是只求人不犯我，我请金先生前来，不过是让他知道我们的意思罢了。”饶他极力诡辩，声音已是微微发抖。

飞龙岛主见柳元甲下不了台，帮腔说道：“柳庄主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我忝属地主，我喜欢请哪一位客人，不容外人过问。谁要是看不顺眼，缴出令箭，离开便是。但未曾经我允许的，嘿，嘿！我这飞龙岛虽不是金城汤池，也决不能容外人要来便来，要去便去！”言下隐隐含有胁迫之意。

铁笔书生文逸凡哈哈笑道：“柳女侠虽是不速之客，但她可是北五省绿林盟主的身份。宗岛主先前不是也说过今日之会要集思广益吗？北方的绿林同道前来，咱们若是摒之门外，那岂不是显得咱们江南的豪杰气量太窄了么？”

太湖十三家总寨主王宇庭接着说道：“不错。我想：金国国师都可以来此参加咱们的绿林之会，柳女侠是北方的绿林盟主，那更是可以的了。我们正想听听柳女侠的高见！”

文逸凡是侠义道中的领袖人物，王宇庭在绿林中的地位更是非同小可，飞龙岛主近年的势力虽然大大扩张，论声望也还稍不如他。飞龙岛主听了他们两人的说话，心知他们不过份攻击邀请金超岳之事，已经是给了柳元甲与自己面子，一时也就不敢作声了。

蓬莱魔女笑道：“容许我说话了么？好，那么我就坦诚相告我今日的来意。”

这两句话一说，登时全场肃静无声。蓬莱魔女声音转为高亢，说道：“北方的绿林豪杰，身在绿林，心怀故国。金寇一旦南侵，我们定然奋起杀敌，令他处处难行。我此来就是要求江南豪杰，与我们同心合力，共抗金虏！保境安民的谬说，华大侠已予痛斥，说得很清楚了。想诸位都是黄帝子孙，大宋的英雄儿女，岂能为虎作伥，反助敌人？亡国之惨，北方的百姓曾经身受，恨不得早日驱逐金虏，光复神州，诸位难道反而愿意身受亡国之苦么？”

这一番说话得群豪热血沸腾，轰然叫道：“不错，北方的兄弟都已起来抗金了，咱们岂可置身事外，甚而为虎作伥？”

王宇庭大声说道：“天下绿林都是一家，要应付目前的危局，咱们也不能再分南北了。我倡议就奉柳女侠作我们的盟主！”文逸凡首先鼓掌赞成，但也还有许多人在柳元甲的积威之下，不敢表示意见：飞龙岛主的党羽则鼓噪反对，不在话下。

蓬莱魔女道：“不，我们只是愿与南方的绿林同道结盟。江南的绿林盟主，我是决计不敢担当。依我之见，最适宜的莫如王寨主。”

柳元甲被冷落在台上，大是尴尬，不由得老羞成怒，杀机陡起！

柳元甲陡地喝道：“你这不孝女儿，气死我也！自古有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天下哪有不孝父母而能为国尽忠的道理！你老父在此，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还不快快给我跪下！”

蓬莱魔女大怒道：“老贼，你……”正想把真相和盘托出，指斥柳元甲的奸谋，柳元甲已从台上跃下，“呼”的一掌，就向蓬莱魔女拍了过来！

柳元甲已知蓬莱魔女不能再予利用，这一掌全力施为，掌力有如排山倒海，汹涌而来，蓬莱魔女挥舞拂尘，兀是不能抵消他的掌力，只觉胸口俨如压上了一块石头，哪里还能再说半句话？

文逸凡大喝道：“柳元甲，你好不要脸，你……”柳元甲“哼”了一声道：“狂徒无理，胆敢辱我！把他也拿下了！”

文逸凡大怒道：“要拿下的是这金国国师！”金超岳冷笑道：“好，有本领你就拿吧！”连环双掌拍出，左掌发出的掌风如寒飙刺骨，右掌发出的掌风如热浪炙人，一冷一热夹攻之下，文逸凡登时也不能说话。

王宇庭义愤填胸，明知自己的武功与柳元甲差得太远，拼了性命，振臂疾呼：“他们是否父女，咱们不去管它，但柳女侠所说的却是为国为民的大义，柳元甲即使真的是她父亲，也不能杀她灭口，请天下英雄主持公道！”

柳元甲道：“岂有此理，我管教我的女儿，要你主持什么公道？我的保境安民的主张，又有什么不对了？”远远的一指遥戳，使出凌空点穴的功夫，王宇庭只觉人中的“闻香”穴一麻，登时也变了哑巴。

太湖的十三家寨主一齐出来，说道：“王总舵主，道不同不相为谋，咱

们回去各行其是！”这十三家寨主见首领被辱，人人怒愤，但他们想到是在人家的势力之内，处境极危，说话的语气，不敢太过决裂。只求保得总寨主平安离开飞龙岛，至于蓬莱魔女是死是生，他们已无力顾及了，哪知他们想各行其是，飞龙岛却容不得他们。这时宫昭文已展开了“七煞阵”，将笑傲乾坤困在阵中，飞龙岛主腾出身来，嘿，嘿冷笑：“我早已说过，我这飞龙岛不能随便让人要来便来，要去便去。我是唯柳盟主的马首是瞻，诸位背叛盟主，我可不能与诸位客气了，哪一个要离开的，都给我拿下！”

飞龙岛主属下有十二个大头目，个个武功高强，不必岛主亲自出手，由他们对付这十三家寨主已是绰绰有余。这么一来，局势更是不可收拾，大分裂，大混战，已是无可避免了！

王宇庭人中的麻痒稍减之后，嘶哑着声音说道：“大丈夫当为玉碎，不作瓦全，屈膝事仇之事，咱们是决计不能做的！飞龙岛主，你要留我们，除非是把我们尽都杀了！”这几句话说得大义凛然，不属于千柳庄与飞龙岛的各路豪杰，振臂齐起，都是说道：“不错，大丈夫死则死耳，焉能受人胁逼？姓柳的，姓宗的，你不怕天下英雄唾骂，我又何惧血溅尘埃！”群雄激怒，对柳元甲的敬畏，早已变为愤恨，迳直以“姓柳的”相呼了。

柳元甲冷笑道：“王宇庭，你好大胆！”使出凌空点穴的功夫，又是一指遥戳过来。太湖西洞庭山李寨主挡在总寨主身前，被他一指点倒。

蓬莱魔女武功不及柳元甲，但相差亦非太远，岂能容柳元甲腾出手去对付王宇庭？当下，将生死置之度外，唰唰唰连环三剑，剑剑指向柳元甲要害。柳元甲权衡利害，也是先擒蓬莱魔女要紧。便让飞龙岛主去对付群豪。

飞龙岛主笑道：“你们要死，可没那么容易！”一声唿哨，调来了大批挠钩手，由他手下的十二个大头目率领，分成了十二个小队，布成阵势，围困群豪。要知王宇庭这班人都是绿林中的一寨之主或头面人物，倘若把他们尽都杀了，他们的部下必定与飞龙岛誓不两立，故此在飞龙岛主的如意算盘，上上之策，最好是把他们捉住，胁迫他们的部下。群雄有若干人被挠钩手捉去，兀是前仆后继，且战且走。

笑傲乾坤踏上飞龙岛之后，虽然未曾与蓬莱魔女交谈过一句话，但见她怒斥柳元甲，矢志抗金，已知她素心未改，对她的疑虑也已一扫而空。他急于去救助蓬莱魔女，在“七煞阵”中大施刚勇，宫昭文全力施为，兀是困他不住。华谷涵大笑声中，出手如电，击倒了他的一名师弟。

飞龙岛主喝道：“姓华的，往哪里走！”身形疾起，堵住了六煞阵的缺口，一招“裂石开碑”，向华谷涵当头抓下！

华谷涵折扇一挥，只听得“嗤”的一声，折扇被他的指甲抓破了一道裂缝，但这一抓却也被他的折扇荡开了。

飞龙岛主使的是“大力鹰爪功”，华谷涵竟然用一柄竹制的折扇把他荡开，功力之高，实是足以震世骇俗。但飞龙岛主能够将他的折扇抓破一道裂缝，亦大是不弱了。

飞龙岛主填上了七煞阵的空缺，他对七煞阵的阵法又是尽皆知悉的，配合了宫昭文等人施展起来，威力比之原来何止增强一倍。华谷涵登时从上风变作下风，自顾不暇了。

另一对铁笔书生文逸凡对祁连老怪金超岳，也是十分吃紧，险象频生。

双方都有独到的武功，但金超岳的“阴阳五行掌”乃是将两门最厉害的邪派功夫合而为一，左掌是“雷神掌”，右掌是“修罗阴煞功”。倏而一掌

劈来，热浪四溢，倏而一掌发出，冷气侵肌。文逸凡练的虽是玄门正宗内功，毕竟还未曾到达登峰造极的境界，在寒热夹攻之下，既要运功抵御，又要应付对方的杀手招数。数十招过后，只觉得胸口烦闷，牙关打战，而又大汗淋漓。

文逸凡暗叫“不妙。如此下去，即使还可以支持几百回合，过后只怕也要大病一场。”战略一变，陡地以攻为守，一对判官笔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猛袭金超岳的三十六处要害穴道。文逸凡的轻功远在金超岳之上，配合了他神奇莫测的点穴招数，攻得金超岳也有点手忙脚乱，非得将掌力撤回防守不可。这么一来，攻守易势，文逸凡虽然还是稍处下风，已是没有刚才那样吃紧。

华谷涵、文逸凡在敌人围攻之下，虽然未脱险境，也还可以勉强自保。蓬莱魔女则已到了性命难保的关头。

本来若论本领，蓬莱魔女也早已到了一流境界。武林中可以与她并肩的寥寥可数。但她的对手实在太强，这就难免相形见绌了。

柳元甲的内功固是深湛之极，点穴的手法更是世上无双。蓬莱魔女掌剑兼施，以天罡拂尘三十六式和柔云剑法攻他，刚柔互济，变化神奇，这已经是武林中罕见罕闻的功夫了。哪知柳元甲双手空空，对付她的两般兵器，使出的功夫更是神奇。只见他大袖飞扬，宛如鹏鸟展翼，挥袖卷起的狂飙，把蓬莱魔女的拂尘吹得飘飘四散，转眼之间，蓬莱魔女的天罡三十六式，尽都被他破解。

柳元甲占了上风，越攻越紧。袖中藏指，倏地弹出，“铮”的一声，正中蓬莱魔女右手长剑剑脊，蓬莱魔女虎口发热，脚步踉跟。

柳元甲喝道：“还不撒手！”铮的又是一指弹出，蓬莱魔女连退三步，仍是紧紧握着宝剑。她素性好强，柳元甲要夺她宝剑，她偏偏不肯放手。哪知这正中了敌人之计，她要运功紧握剑柄，防御便难以周全。柳元甲大袖虚拂，引开她的目光，蓦地，欺身一戳，点了她的穴道。

柳元甲哈哈大笑道：“看你这好强的丫头，你还敢不认父亲么？跪下！”大笑声中再出指点她膝盖的“环跳穴”。意欲迫她跪下，她不能言语，一旦屈膝，旁人只道她当真是认了父亲，战意即使不登时瓦解，也要涣散无疑。

就在此时，柳元甲的手指即将戳出之际，忽听得铁杖触地的叮叮之声，来得快极！

柳元甲面色倏变，如遇鬼魅，不由自主地向后直退，一颗颗黄豆般粗大的汗珠，突然问“涌”了出来，身穿的青布长衫无风自皱，显然他的身体也在发抖！

本来那人来得虽然快到极点，但柳元甲就在蓬莱魔女面前，也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整治她的；但这个人是他平生最害怕的人，是他只要一听到他的名字，就魂梦难安的人，是他自以为已经害死了的人。却不料在今日这样的大场面中突如其来，他焉能不闻声落魄？在骤然吃惊的情况下，他向后直退乃是一种不自觉的本能反应，哪还能分出心神去整治蓬莱魔女？

这一刹那，柳元甲与蓬莱魔女都是心头大震。柳元甲心道：“我只道是武林天骄吓我，谁知他真的活在人间。这可如何应付？……”蓬莱魔女心道：“是谁能把这老贼吓得面无人色？哎呀！难道是，是……”她被点了穴道，看不到背后，但听到了铁杖触地的叮叮之声，已猜想到是什么人了。

两人心念未已，那突如其来的怪客，已到了他们中间，是一个相貌清癯

的老者，一足微跛，以杖代步。蓬莱魔女认得是她在御花园遇见的那个给她解围的蒙面人，耿照认得是救了他性命的那个老和尚。相隔十余日，这老和尚已蓄起短发，似乎是在“还俗”了。

那怪老头子举起拐杖，指着柳元甲缓缓说道：“你是她的叔父，你要把她当作女儿看待，那也未尝不可，但我还未死，你却大可不必冒充她的父亲。”拐杖反手一点，解了蓬莱魔女的穴道，说道：“瑶儿，今日咱们是阖家团圆了，你来见过你的叔父。”

蓬莱魔女知道这次绝不会认错父亲，不禁“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爹爹！女儿好苦！女儿不能认这个叔父！”这老头子是她父亲，她是早已猜想到的了。猜想不到的是，柳元甲竟是她的叔父。她本来要父亲杀掉柳元甲的，知道是她叔父之后，这话就说不出口了。

这老头子叹了口气，说道：“元甲，论你的所作所为，你是禽兽不如，我本当杀你，但我在空门二十年，而今虽然还俗，也还是皈依佛法，佛法慈悲，你当年害我，我也还没丧命，三房只剩你一个人，咱们毕竟是同一个曾祖，我就饶了你吧，瑶儿不肯认你，那我是无法勉强的了。”蓬莱魔女松了口气，原来柳 元甲是她父亲的堂兄弟，不是亲兄弟。

蓬莱魔女道：“爹爹，私仇可以不报，正义必须伸张。他如今是欲勾结金寇，叛国求荣。他还未悔改，你怎能就饶了他？”

这老者面色一沉，目光如剑，盯着柳元甲道：“此话可真”柳元甲连退三步，不敢回答，王宇庭叫道：“令媛之言，一点不假。今日与会的天下英雄，俱可作为见证！”

这老者双眸炯炯，霎时间低眉菩萨变成了怒目金刚，峭声说道：“你杀嫂害兄也还罢了，叛国附敌，却大是不该！我柳元宗没有你这个弟弟，……”拐杖缓缓举起。

柳元甲道：“大哥息怒，小弟知错了！”柳元宗道：“知错就好，你给天下英雄赔罪；叫你这些狐群狗党放下兵刃。”

柳元甲道：“是。我先给大哥赔罪。”弯腰合掌，忽地大喝一声，双掌齐发，猝击柳元宗下盘。他蓄势而发，掌力有如排山倒海。柳元宗跛了一腿，下盘不固。他攻击的又正是柳元宗的弱点，当真是狠毒之极！

柳元宗“哼”了一声，骂道：“畜牲！”铁杖点地，身形疾起，一掌拍出。

双方掌力相撞，发出了闷雷也似的声响。站在旁边的蓬莱魔女，也觉得立足不稳，不禁退了两步。

柳元宗以单掌对付他堂弟双掌之力，旗鼓相当。柳元甲趁着他还在用铁杖支地。身子悬空之际，蓦地又化掌为指，五指轻舒，一齐戳出，如弹琵琶，一招之间，遍袭他足少阳经脉的十处穴道。

柳元宗拢指一划，只听得嗤嗤声响，柳元甲似皮球碰在墙壁上一般，弹了回来，但他的身法仍是最上乘的轻功，只见他一个筋斗倒翻，使出“覆雨翻云”的身法，斜斜掠出三丈之外。看来是一个还击得妙，一个是躲闪得宜。但武学高明、眼光锐利的场中几位高手，包括蓬莱魔女在内，己看出了是柳元甲技逊一筹，他的青布长衫上已现出了五个指头戳破的小窟！

柳元宗冷冷说道：“你的穴道铜人的三十六种指法还未学得到家，希夷老祖的‘指元篇’，你也还未找到下半篇吧？”

柳元甲面色灰白，叫道：“大哥不肯见谅，咱们只好各行其是了！”他

门下弟子众多，在他驱使之下，登时布成了合围之势，各式各样的暗器，冰雹一般地飞来，飞龙岛主也在叫道：“用毒箭将他们射杀！”

金超岳掌力催紧，正要对铁笔书生痛下杀手，准备杀了文逸凡之后，与柳元甲联手对付他的哥哥。柳元宗大袖挥舞，近身的暗器、毒箭给他拨得纷纷坠地。铁杖一点，叮的一声，到了金超岳面前，冷笑道：“二十年前，柳某人侥幸在你们围攻之下未死。难得你今日也来了。你的阴阳五行掌练成功了么？柳某再来领教领教！”铁笔书生跃出数丈开外，金超岳双掌立即便移转方向，向柳元宗打来。

金超岳掌力一吐，登时热风呼呼，热浪四溢。柳元宗铁杖支地，一掌拍出，一股非常柔和而又非常坚韧的内力，便似撒下了一张无形的大网，慢慢向中心收束，任金超岳的掌力有如惊涛骇浪地卷将过来，也被这张无形的大网包没，威力发挥不出。金超岳喝道：“好！”左掌相继发出，这次掌力一吐，却如寒潮疾涌，登时似从炎炎的夏日一步踏进肃杀的隆冬。

柳无宗长须飘拂，头上发散出热腾腾的白气，只见他那根铁杖，已入地数寸，脚步却未曾移动分毫。金超岳攻过去的修罗掌力，竟似冰雪在和煦的阳光之下渐渐消溶。

金超岳暗叫“不妙！”一咬牙龈，拼着耗损元气，将双掌的威力发挥到了十足，一冷一热，合而为一，寒潮热浪，涌将过来，冲破了柳元宗掌力的包围。

柳元宗的铁杖又陷地数寸，头上的白气也更浓了。蓬莱魔女在旁边看得惊心动魄，要知金超岳的内功虽然不不及柳元甲的深厚，按说更比不上她的父亲，但他这一冷一热的奇功，却是两门极厉害的邪派功夫，十分霸道，以前笑傲乾坤与他对掌，虽然稍胜一筹，过后也有好几天不舒服，险险生病。她那次战胜金超岳，则是全靠武林天骄的暗中相助。蓬莱魔女心中想道：“爹爹年迈，功力或者胜过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气血则定然不及少年人的旺盛。只怕这一场较量的结果，即使打败了金超岳，也得大病一场。”

蓬莱魔女担心老父，正拟上前相助，忽见她父亲展袖一拂，单掌自左至右地划了半道弧形，登时发出了闷雷似的声响，金超岳的身躯似皮球般地抛了起来，在空中接连翻了几个筋斗，“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这才双足落地。

原来柳元宗是以登峰造极的内功使出个“引”字决，把对方发出的两股掌力，牵引过来，令它们相撞对消。金超岳的掌力一被消解，哪还挡得住柳元宗的掌力。幸亏他功力还算深厚，虽是内伤不浅，还不至命丧当场。

蓬莱魔女又惊又喜，过去问道：“爹爹，你没事么？”柳元宗微笑道：“祈连老怪这点伎俩如何伤得了我？我总算报了二十年前的一掌之仇了。”原来他当年给金超岳率领十八名金国高手围攻，寡不敌众，他那条腿就是给金超岳打成残废的。

不过柳元宗虽未受伤，也禁不住微微气喘，他望过笑傲乾坤那一边，笑傲乾坤在七煞阵中还未曾冲得出来。柳元宗道：“我给王寨主开路，瑶儿，你去助华世兄吧。飞龙岛主武功不俗，切不可轻敌了。”

蓬莱魔女听得这“世兄”二字，从她父亲口中吐出，怔了一怔，随即恍然大悟，心道：“哦，是了，原来华谷涵与我家乃是世交，我的年庚和那幅染有爹爹鲜血的破旧衣裳，想必是爹爹给他的了。我爹爹是托他打听我的下落，以这两件东西作为信物。”不但如此，她还猜想得到父亲的另一用心，

闺女的年庚是不能随便给与外人的，“莫非，莫非是我的爹爹已把我的终身……”蓬莱魔女明白了她爹爹的用意，不禁脸上一片晕红。

但这时已不是她害羞的时候，她心中还有一些疑团也无暇去仔细推敲了，当下便挥尘舞剑，匆匆赶去解救华谷涵之危。

宫昭文是柳元甲的大弟子，已得了乃师的七八成本领，他主持的“七煞阵”威力之强比起华谷涵第一次在千柳庄所遭遇的七煞阵不可同日而语，更加上有个也是精通阵法的飞龙岛主相助，阵势合围，当真是有似铜墙铁壁，华谷涵左冲右突，杀不出来。正在最危急的时候，忽见蓬莱魔女杀到，华谷涵精神大振，一声长笑，折扇一拨，拨开了宫昭文等人同时攻来的三般兵器，稳住了脚步。

蓬莱魔女运剑如风，冲入了“七煞阵”，飞龙岛主双钩一拦，运足了内力，“　”的一声，竟把蓬莱魔女的长剑弹开。

飞龙岛主喝道：“贱婢，你也来找死么？”蓬莱魔女大怒道：“我非杀你这绿林败类不可！”拂尘一挥，将侧面攻来的一柄长刀卷出敌手，一招“白虹贯日”，青钢剑又朝着飞龙岛主疾攻过去。宫昭文要转动阵势去围困蓬莱魔女，却被华谷涵紧紧钉住。他们二人合力同心，由蓬莱魔女与飞龙岛主单打独斗，华谷涵对付其他的人，登时把这七煞阵的部署打乱。

飞龙岛主以为蓬莱魔女比较容易对付，一上便施杀手，他的武功也确是十分了得，双钩一个盘旋，倏如双龙出海，把蓬莱魔女的青钢剑卷在当中。他这双钩有锁拿兵刃的一路招数，正是克制刀剑的一种奇门兵器，双钩交锁，便要勾夺蓬莱魔女的长剑。

哪知蓬莱魔女的剑法是柔中寓刚，与各家剑法都不相同，手腕一翻，青钢剑突然反弹起来，唰的一下，又从双钩交锁之中，递出招去。

飞龙岛主左钩一指，右钩一拉，将蓬莱魔女的剑引出外门，蓬莱魔女的拂尘己是当头罩下。

这一招是“天罡拂尘三十六式”中的精妙杀着，拂尘聚成一束，竟是如同判官笔一般，“　”的一声，把飞龙岛主的一柄胡钩敲得下沉数寸，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剑光一闪，直指他的咽喉！

飞龙岛主的武功的确是不同凡俗，蓬莱魔女剑尖指到他的咽喉，他双钩已来不及遮拦，就在这千钧一发、性命俄顷之际，他忽地把口一张，“■嚓”一声，竟用牙齿把剑尖咬住。

蓬莱魔女的剑刺不进去，正要再加把劲，飞龙岛主的双钩己是左右齐来，刺她腰胁，蓬莱魔女一柄拂尘，左挥右拂，堪堪化解了他的三招杀手，但以一柄拂尘对付双钩，却是甚为吃力，剑尖上的力道便难免松了下来。

飞龙岛主狠劲一咬，蓬莱魔女手腕一颤，抽出宝剑，荡开他的双钩。只见飞龙岛主“呼图”一声，嘴巴张开，吐出了两枚牙齿、一股血箭，血箭中还冲出一枚亮晶晶的碎片，原来蓬莱魔女的剑尖，已给他咬断，吐出来当作暗器，反打蓬莱魔女。

蓬莱魔女见他如此凶顽，也不禁吃了一惊，不自觉地退了两步，衣裳被他喷出来的鲜血染得点点斑斑。

飞龙岛主断了两枚牙齿，也是暗暗胆寒，不敢恋战，他把蓬莱魔女迫退，趁着华谷涵未曾杀到，立即跳出圈子。

笑傲乾坤一声长笑，一掌将宫昭文的一个师弟打翻，折扇一挥，又在宫昭文的肩头划了一道伤口，宫昭文也急急忙忙逃走，“七煞阵”登时瓦解。

蓬莱魔女定了定神，骂道：“恶贼，可恼！”还想去追飞龙岛主。华谷涵见她身上点点斑斑的血迹，大吃一惊，道：“怎么，你受了伤了？”蓬莱魔女道：“伤倒未受，只是我这把剑却给他咬断了剑尖，不能用了。”华谷涵笑道：“这恶贼咬断剑尖，失了牙齿，也算得是大大吃亏了。就让这无齿之徒去吧。今日敌众我寡，咱们须得保护众人脱险，尽快离开此岛。”

蓬莱魔女见华谷涵对她关怀备至，芳心一荡，却又不禁感到有点茫然。她总是习惯将笑傲乾坤与武林大骄连在一起想的，此际笑傲乾坤在她面前殷勤问候，而周围又正是一片血雨腥风，但武林天骄的影子仍是突然在她心头一晃。

华谷涵道：“恭喜你们父女重逢，咱们去与他会合吧。”

蓬莱魔女道：“是。”两人并肩杀出。蓬莱魔女与他靠得很近，心头卜卜乱跳，“不知我的爹爹是否已把我许配于他？”

忽听得“轰隆”一声，原来是柳元甲已到了山上，将一块大石头向王宇庭那一班人抛下，东海龙飞身赶到，双掌把那石头推过一边，幸喜没有打伤一人。

可是飞龙岛的这帮人与柳元甲的党羽，也纷纷撤上山去，跟着柳元甲将石头乱打下来。

这是两峰夹峙的一个山谷，谷底是块盆地，进口处却只是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整个地形，就似一个喇叭。飞龙岛这班人抢着先占了两边山头，将石头打下，登时打得鬼哭狼号。王宇庭这一方要冲出去的，被乱石打伤打毙的固然不少，柳元甲这方还未来得及走上山的，也有许多人被自己人乱石误伤。当下群豪争着要杀出那条狭窄的通道。

柳元宗大怒道：“元甲，你简直是丧心病狂！”飞龙岛主磔磔狞笑道：“谁叫你们不服从柳盟主的命令？”柳元甲叫道：“各家寨主留下，你们的从人我可以放走。大哥，你要走也可以，侄女留下来！”言下之意，即是要扣留这些人作为人质，若不依从便将一网打尽。

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到了柳元宗面前，柳元宗无暇叙话，立即便吩咐他们道：“你们带一小队人攻上山去，赶跑敌人。掩护兄弟们冲出峡谷。”这次应邀赴会的各路英雄，连同各家寨主的随从，将近千人；飞龙岛与千柳庄这两帮合起来则有四五千人；客人虽然人数较少，但本领高强的人却是甚多，当下立即选出几十个轻功超卓的头目，由华谷涵、蓬莱魔女率领，分成两队，攻上两面山头。

柳元宗铁杖一顿，猛地喝道：“叫你们也尝尝石头的滋味。”他用的是佛门“狮子吼”功，乱石滚下的轰轰隆隆的巨响竟也淹没不了他的声音。

山头的群盗被柳元宗的“狮子吼”功震得耳鼓嗡嗡作响，尽管他们占尽优势，也禁不住有了几分怯意。柳元宗抄起一把石子，双指连弹，石子一颗颗直飞上山头。那里正有六七个飞龙岛的大头目将巨石推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柳元宗竟有这样的弹指神通，把石子打上数十丈高的山头，除了一个最为机灵、立即和衣滚下背面的山坡之外，其余几个头目都给石子打中了穴道，骨碌碌地滚下山来，登时给乱石压毙。

柳元宗喝道：“谁再掷石伤人，我就打谁！”本来掷石伤人的群盗有数千之多，柳元宗实是打不胜打。但群盗被他所慑，倒有一半人不敢再掷石头。不过一会，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亦已分头攻上，驱赶群盗，那另一半人也顾不得再掷石头了。

群豪高呼酣斗，冲出峡谷，山上山下，都展开了混战。

耿照也秦弄玉也并肩杀出。耿照挥剑扫荡飞来的碎石，掩护表妹。石雨稍止之后，他游目四顾，看见许多认识的人，但却没有他所要找的珊瑚。

秦弄玉道：“ 珊瑚姐姐难道没有来？她矢志报仇，照理是应该来的。 ”耿照道：“ 奇怪，连南山虎也一直不见露面。唉，还有萨老大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正是：

红颜知己心悬挂，血雨腥风目怵惊。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清浊两分心自苦 恩仇惧了意难忘

秦弄玉道：“ 咱们冲出了峡谷，倘若珊瑚姐姐陷在这儿，那可就失了照应了。咱们回头再找她吧。 ” 耿照以宝剑开路，本来只差一段路就可以杀出谷口的，闻言不觉踌躇。

秦弄玉道：“ 柳女侠已经从山上杀下来了，咱们前去与她会合。请她帮忙寻觅珊瑚姐姐。 ” 耿照见不着珊瑚，心里也是忐忑不安，想了一想，说道：“ 柳女侠领袖群雄，她要为大众着想，越早离开险地越好。这件事情不必麻烦她了。咱们回去自己找吧。 ”

话犹未了，忽听得天崩地塌似的，山谷里响起巨大的雷声，震耳欲聋，原来飞龙岛主早已在谷口两边的山峰上堆积了许多巨木，这时预先埋伏在山峰上的人，斩断了系着一堆堆巨木的粗缆，千百根巨大的木头滚了下来，堵塞了那狭窄的喇叭形的谷口！秦、耿二人，只因稍一踌躇，已被关闭在峡谷之中。

出口道路断绝，要冲出去，除非翻过山头。但飞龙岛的人扼守山上，且有无数碉堡，乱箭从碉堡中射出，要从山下攻上山头，翻山越岭，谈何容易？这次赴会的各家寨主，各路英雄，连同部属，将近千人，其中虽然不乏轻功超卓。本领高强之士，究竟也还是少数，岂能只顾自身，忍令大众成为瓮中之鳖？于是有的从山下杀上去，想要拔除碉堡，打开一条生路；有的却从山上杀下来，这些都是身为一寨之主的人物，杀下来为的是照顾他们的部属，混乱中步骤不能齐一，伤亡是越来越多。

山上碉堡星罗棋布，要想一一拔除，那是决难办到。即使只是拔除要冲之地的数十个碉堡，恐怕也得伤亡迨尽。柳元宗叫道：“ 咱们的人先集合起来，再想办法。 ” 山上山下，都在展开激烈的混战，客方人少，要集合起来，急切间也是难以做到。

秦、耿二人回头杀入重围，秦弄玉忽道：“ 照哥，你看那边山坳，那女子是不是—— “ 耿照道：“ 是谁？ ” 他只道秦弄玉发现的是珊瑚，哪知跟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不觉吃了一惊，只听得秦弄玉尖声叫道：“ 是那妖狐！ ” 这时他也看得清清楚楚了。

玉面妖狐赫连清波本是与金超岳一同来的，金超岳受了伤，早已逃进山头的碉堡养伤，连清波独自一人逃上山去，这时还在半山。她似乎听得秦弄玉的叫声，向她这边看了过来，发出了一声冷笑，叹口气道：“ 是你来自投罗网，我也救不了你了。 ” 脚步不停，仍然向前行去。

秦弄玉与她有杀父之仇，咬牙说道：“ 照哥，咱们追上去与她拼了。 ” 耿照道：“ 我也想报仇，但这一大段距离，如何追得她上？追过去危险太大。依我看—— ”

秦弄玉道：“ 你看如何？ ” 耿照道：“ 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 ” 言下之意，即是劝秦弄玉不可轻举妄动，先要保全自己，脱了今日之险，再徐图后计。秦弄玉道：“ 就这样放过了她不成？ ” 正在踌躇，忽见一个女子，翠带风飘，手持玉笛，从山坳闪出，与赫连清波迎面碰个正着。秦弄玉道：“ 咦，这不是昨晚救了咱们的那个女子么？ ” 耿照道：“ 不错。她是妖狐的妹妹赫连清云。 ” 秦弄玉念及赫连清云的救命之恩，说道：“ 也罢，看在她妹妹份上，今日暂且不与她算帐。 ”

且说赫连清波突然看见一个相貌与自己十分相似的女子迎面而来，怔了

一怔，赫连清云道：“ 姊姊，你还认得妹子么？可怜我们找得你好苦！ ”

她们三姊妹的父亲本是辽国的羽林军统领，金国灭辽那年，她们父亲誓死报国，事先遣散妻女，独自留在京都守卫。母亲带她们三姐妹回乡，途中碰上乱兵，赫连情波就在兵荒马乱之中失散。

那一年赫连清波七岁，清云五岁，清霞三岁。七岁的孩子多少也懂得一些人事了，何况她们姐妹相貌十分相似，赫连清波见了妹妹，在她张口叫“ 姊姊 ”之前，早已知道她是妹妹了。当年姊妹失散的一幕往事，登时在她脑海中重现出来。

赫连清波又惊又喜，道：“ 呀，原来你们还活在人间！你是二妹还是三妹？母亲呢？她可还健在？ ”

赫连清云道：“ 我是清云。妈已在今年正月去世了。她临死时还惦记着你。要我和三妹务必把你找回来。大姊，这里不是说话之所，你和我一同走吧，翻过山头，快快离开此地！ ”

赫连清波想起了母亲，还依稀记得她小时候母亲是怎样疼爱她，不觉心里一酸，说道：“ 我不能给娘送终，很是难过。好在我如今己有安身立命之所，你不必走了，就跟我吧！ ”

赫连清云道：“ 姊姊，你有什么安身立命之所？ ”赫连清波道：“ 我如今已是金国的郡主，你们无依无靠，正好跟我共享荣华！ ”言下极为得意。

赫连清云叹口气道：“ 大姊，你知不知道？—— ”赫连清波道：“ 知道什么？ ”说犹未了，忽见又是一个相貌与她相似的少女，从树林中跑出，接声说道：“ 爹爹是被金寇杀死的，你知不知道？你还甘心为虎作伥么？ ”

赫连清云道：“ 三妹，你也来了。有话好好说，对大姊不可如此无礼。 ”

赫连清波皱了皱眉头，道：“ 哦，你是清霞。爹爹死了，此话可真？你是哪儿来的消息？ ”赫连清云道：“ 城破之后，爹爹浴血苦战一日一夜，杀了金国数百武士，可怜他寡不敌众，终于死在敌人乱箭之下。 ”

赫连清霞道：“ 爹爹的部下有逃出来的，把这消息传到乡间，还说金国要搜捕爹爹的家属，我们逃上山去，在荒山上过了十五年。 ”

赫连清波道：“ 我知道的和你们不一样。爹爹在城破之日，知道天命归于大金，就交出兵权，愿意做个百姓。他还写了一张劝谕百姓安份守己的告示，盖有他的官印。这是我后来亲自见到的。金国皇帝对他优礼有加，也没有说要逮捕家人。 ”

赫连清霞怒道：“ 这是一派谰言，爹爹的部属亲眼看他被金兵的乱箭射杀的。爹爹是铁铮铮的汉子，岂能投降敌人？ ”

赫连清波冷笑道：“ 焉知那报讯的人说的不是假话？ ”赫连清霞道：“ 那是跟随了爹爹数十年的老家人！ ”

赫连清云道：“ 你们且慢争执。大姐，依你说，爹爹城破未死，还受金主优待，那么，你可曾见到他了？ ”

赫连清波道：“ 我失散之后，碰上金国的追兵，主将是金国的一位王爷，他收养了我。三月之后，我随他班师回到本国京城，不幸得很，爹爹恰巧在几天之前逝世，但他们还曾开棺，让我看过爹爹的遗容，这还有假吗？ ”

赫连清霞冷笑道：“ 你这是活见鬼了！ ”赫连清云也极是怀疑，说道：“ 此事蹊跷，你当真看得清楚，确是爹爹？关于爹爹为国牺牲之事，我也曾听得金国一位贝子说过，他所说的和咱们那个老家人说的，完全相同！ ”赫连清波眨眨眼睛，道：“ 你所说的这位贝子，想必是武林天骄檀羽冲。你可

知道，他是想和当今的大金皇上争夺皇位的？”其实武林天骄只是反对金主完颜亮的暴政，并无争夺王位的企图。赫连清波听信金国贵族对武林天骄的诬蔑，将之转述，这也是不相信武林天骄的意思。

赫连清云道：“以武林天骄的身份以及他与咱们两家的渊源，我相信他说的绝非假话。但这也无须争执，我只要问你，你确实是看到了爹爹遗体，看清楚了是他？”

赫连清波给她这么一问，倒不敢斩钉截铁地说个“是”字了。原来她那时只是个七岁大的小女孩，别人揭开棺盖，她闻到尸臭，根本就不敢走近去看。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似乎很似她的爹爹。

赫连清波本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此事在她长大之后，也曾隐隐感到怀疑，但她已经安于荣华富贵，也就不愿意去查根究底。此时，被她妹妹一问再问，心里不禁想道：“不错，要找一个人冒充爹爹还不容易，我不是也曾冒充过秦弄玉，杀过天宁寺的阖寺僧众吗？”

赫连清云猜得不错，金国的种种布置乃是欺骗她的姐姐的。不只是欺骗她的姐姐，而且是欺骗辽国的百姓。

她们的父亲，确是如那老家人的报道，是在城破之后，激战一日一夜，杀了数百金国武士，力战不屈而死的。正因如此，金国官方深怕他的英勇事迹传扬开去，激愤民心，增强抵抗，因此施用阴谋，找一个相貌与她们父亲相似的人冒充，向外宣扬，她们的父亲已经投降。至于辽国御林军统领的印信，则是他们缴获的。人都可以假冒，假的布告盖上真的印信，更是可以假冒了。

真相当然不会没人知道，但谣言多少也收到一点效果。不过这种以假当真的手法，只能欺骗一时，久了就会给人拆穿的。例如如何让这冒牌将军在公众地方露面，就是一个难以应付的问题，初时还可推说他在养伤，日子久了，总不能让他永远都不露面。金国官方为了不让秘密泄露，待到京城秩序大致恢复之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冒牌将军也拿来毒死，然后给他隆重开丧。

无巧不巧，赫连清波恰又落在金国主帅檀道隆的手中，做了他的义女。檀道隆知道了她的身份之后，告诉金国皇帝。君臣合谋，索性再来一个骗局，将赫连清波封为郡主，说是以酬她父亲降金安民之功。实则是拿来作个榜样，以招降辽国的文武官员，表示金国对降臣之“宽厚”，没有儿子，连女儿也可受封郡主。

金国的这种作法，可说是“便宜”了赫连清波，也可说是害了她的一生。她从小就过这种“尊贵”的生活，久受薰陶，不知不觉，越来越是恋慕虚荣，死心塌地受敌人利用了。

且说赫连清波被妹妹追问得难以回答，刹那之间，心中转过无数念头，尽管她也相信了妹妹的话，怀疑金国是她的杀父仇敌了，但终于还是想道：“全国对我可并不薄，我身为郡主，何等尊荣？若然跟这两个妹妹过亡命生涯，那不是太不值得么？”

赫连清云见她眼神不定，叹口气道：“姐姐，你还是下不了决心么？”赫连清波把心一横，说道：“下什么决心？休说你这只是一种怀疑，即使爹爹当真是战死的，战争中伤亡也是难免。如今天命归于大金，宋国亡在旦夕，咱们女流之辈，难道还能与它作对么？我劝你们不如跟我的好。”

赫连清霞在三姐妹中年纪最小，性也最刚，赫连情波话犹未了，她已勃

然大怒，“ 呸 ” 地啐了赫连清波一口，骂道：“ 你、你、你，这样的话你也讲得出口么？你认贼作父，我们也不能再把你当作姐姐了！ ” 赫连清波面色灰白，又是气愤，又是羞愧。

赫连清云道：“ 三妹，你少说一句。 ” 正想对姐姐再作一次最后的劝告，赫连清波银牙一咬，已是冷冷说道：“ 你不认我作姐姐，我也不希罕你这个妹妹。不过，咱们究竟是一母所生，我放你过去，你快快走吧！ ”

赫连清霞怒道：“ 我要你放我过去？你既然要做金国的郡主，我就不领你的情！ ” 赫连清波道：“ 你要怎么？ ” 赫连清云忙道：“ 大姐，这是人兽关头，你再三思！三妹，你也别说气话，让大姐先想一想。 ” 赫连清波道：“ 我不用再想！…… ”

她们是在山坳险峻之处说话，站在一块形如刀口，横空突出的岩石上，飞龙岛的人撤退上山，都不敢从这儿经过，所以，她们说了将近半炷香的时刻，都没有人前来打搅。

可是却有暗中注意她们的人，赫连清波正在说话，忽听得有人笑道：“ 赫连郡主，怎么你们姊妹在吵架么？ ”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柳元甲。赫连清波大为惊恐，心想：“ 好在我没答应跟她们同走！ ” 但她究竟也还有点姐妹之情，忙向她的两个姐妹抛了一个眼色，示意叫她们快走。

可是己来不及了！柳元甲倏地就来到她们中间，他眼光何等锐利，一眼就认出了赫连清云两姐妹，都是曾经到过他的千柳庄的，哈哈一笑，说道：“ 原来你们是赫连郡主的妹妹，以前光临敝庄，我真是失敬了！姐妹总是团聚的好，你们还何必跑呢？ ” 双臂倏张，倏的一招“ 左右开弓 ”，左抓赫连清云，右抓赫连清霞。

两姐妹也早有准备，齐声喝道：“ 老贼，我与你拼了！ ” 赫连清云挥出玉笛，点他“ 肩井穴 ”，赫连清霞拔出月牙弯刀，斩他双腿，弯刀刀尖，又刺他膝盖“ 环跳穴 ”。

这块石头，四个人在上面站立，已经是没有多余的地方，动起手来，那更是间不容发。柳元甲大喝一声，竟然不理赫连清云的笛子点穴，伸手便抓她的琵琶骨；对赫连清霞的弯刀，则腾地飞起一腿，踢她手腕。

柳元甲使出了上乘的闭穴功夫，赫连清云笛子点中了他的“ 肩井穴 ”，“ 卜 ” 的一声，一股力道反震回来，柳元甲已是一抓抓到。赫连清云笛子点穴无效，难以护身，只得把全身功力凝聚掌心，硬接他的一掌。赫连清霞虎口没给踢中，但月牙弯刀却给他踢出手去，柳元甲大喝道：“ 下去！ ” 左掌拍出，赫连清霞失了兵刃，也发掌相迎。柳元甲双掌分敌赫连清云两姐妹，三人就在悬岩之上搏斗。幸亏柳元甲曾经过一场与他堂兄的恶斗，柳元宗虽是手下留情，他也耗了几分功力，还未曾完全恢复，赫连两姐妹以二敌一，恰恰是旗鼓相当，谁都不能把对方推下悬这形势惊险绝伦，只是柳元甲身躯微弯，力向外推，双足牢牢钉在地上，但背后己是毫无凭藉的虚空；赫连两姐妹各自在他一边，清云右脚脚跟己露在横空巨石之外，清霞更险，一只左脚已无立足之点，只能撑着一根石笋。她们的全身气力，都集中在右手掌心，与柳元甲对抗，虽然还空下一只左手，已是不能运劲伤害敌人。

这块石头之上，还有一个赫连清波，在这样形势之下，只要她向柳元甲轻轻一击，就可以把他打下悬岩。相反来说，若是她帮助柳元甲的话，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两个妹妹杀掉。

三个人的性命都操在她的手中，是顾念姐妹之情呢？还是只顾自己的富贵荣华而助纣为虐？赫连清波踌躇不决，善恶交战于胸，瞬息千回，竟茫然不知所措！柳元甲与赫连姐妹都是全神应付对方，在性命俄顷之间，反而心元杂念，丝毫也不知道害怕了。

这情形却急煞了耿照与秦弄玉二人，他们本要下山去的，忽回头见此情形，都吓得一颗心都似乎要从体腔内跳了出来。两人只交换了一个眼色，不待商量，便不约而同地向前冲去。从他们起步之点到那块岩石，要经过好几个险峻之处，要杀退无数敌人，只怕在他们远远未曾到达之前，那一边早已决了雌雄，判了生死了。他们跑去救人，实在是于事无补。但在此时此际，他们也无暇考虑了。

忽见一条人影，捷如飞鸟地向那危崖奔去，是个女子冷峻的声音：“老贼敢尔！”她来不及跳上那块石头，在危崖之下，手臂已经扬起！

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蓬莱魔女柳清瑶。她把堂叔柳元甲斥为“老贼”，显得她的心中己是愤怒到了极点。她正在扬起拂尘，施用她的独门功夫，把数十根尘尾，当作暗器射出。

柳元甲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若在平时，他当然不怕蓬莱魔女的袭击，但在此际，他只要给一根尘尾射中，立即就有杀身之祸。尤其蓬莱魔女的尘尾都是向他面门射来，射瞎眼睛，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柳元甲识得侄女的厉害，当机立断，陡然间双掌一松，身形后纵，赫连两姐妹的掌力去了障碍，都攻到了他的身上。

柳元甲也真了得，只见他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蓬莱魔女射来的尘尾根根落空。但虽然如此，柳元甲被清云姐妹掌力的冲击，额角也碰着了岩石，头破血流。他手按石笋，又是一个翻身，越过危崖，跳上了山坡去了。赫连清波呆了一呆，不敢再与她的两个妹妹说话，也跟着柳元甲跑了！

赫连清霞拾起月牙弯刀，跃下危崖，喜极而呼：“柳女侠，多谢你啦！这是我二姐清云。”赫连清云也跳了下来，面对着蓬莱魔女，只觉她容光照人，不禁有点自惭形秽之感，怔了一怔，心道：“蓬莱魔女果然名不虚传，不但武功绝世，而且美若天仙。怪不得武林天骄檀羽冲也要为她倾倒！”跟着她妹妹，说了一声：“多谢。”

蓬莱魔女笑道：“清云姐姐，你救了我阖寨弟兄，我还未曾多谢你呢。”她指的是赫连清云从前在她离开山寨之时，给玳瑁报讯，因而得以击败金兵的偷袭之事。赫连清云淡淡说道：“金寇灭辽攻宋，乃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彼此相助，理所当然。报一个讯，毫不费力，值不得姐姐一提。”

蓬莱魔女无暇叙话，把手一指，说道：“那边有条小路，可以翻过山头。老贼已经打跑，这正是你们脱险的绝好时机。咱们后会有期。”原来蓬莱魔女与东海龙潜入此岛，走的正是这条偏僻的小路，地势虽然险峻，但以赫连姐妹的轻功，料想可以通过，故此指点她们。

各家寨主与及他们的随从，正向山下聚集，为了减少伤亡，他们是不能率领部属越山逃走的。蓬莱魔女身为北五省的绿林领袖，来到此地，遇上危难，当然也得与江南同道，共死同生。

赫连清云道：“我姐妹俩身份已经暴露，也不怕与这班贼子作对了。柳女侠不顾自己，我们也甘愿执鞭随镫。大伙儿一齐往山下闯吧！”于是由蓬莱魔女仗剑开路，又从山上杀下。

且说耿照、秦弄玉二人，见她们已经脱险，放下了心。正想过去与她们

相会，但距离颇远，山上山下，正是一片混战，蓬莱魔女也未曾发现他们。耿、秦二人刚转过一个山坳，便给六七个人堵住了去路。

这几个人是飞龙岛的小头目，武功平平常常，但耿照不愿滥开杀戒，只是施展蹑云剑的飘忽剑法，转眼之间，已刺中了三四个敌人的穴道。余众惊呼而逃。

耿照正要大步下山，忽见那几个逃走的敌人又回过身来，就在这时，只听得有个粗豪的声音喝道："好呀，你这小子胆量可真是不小，在长江淹你不死，居然又敢到飞龙岛来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哈哈，这回是定要你来得去不得了！"

声到人到，来的正是长江水寇的领袖人物——闹海蚊樊通。他是听得手下头目的呼叫，赶忙过来，发现了耿照。

樊通是飞龙岛主与南山虎的把弟，三兄弟中他本领最弱，但比之耿、秦二人，却还是高强得多。

樊通使的是柄铁桨，比普通划船用的桨短，但也有七尺来长，比秦、耿二人所用的青钢剑长了一倍有多。声到人到，铁桨挟风，一招"翻江倒海"，朝着耿照的天灵盖便击下来。

耿照还了一招"横架金梁"，"　"的一声，火花四溅，他用的乃是宝剑，樊通的铁桨损了一个缺口，但他桨重力沉，却把耿照的虎口震得隐隐作疼。秦弄玉一招"大漠孤烟"，剑直如矢，刺樊通小腹。这一招是她家传"蹑云剑法"的精妙招数，剑势凌厉之极，可惜还是出手稍慢，剑尖堪堪刺到之时，樊通已是把铁桨挡在身前，剑尖刺中铁桨，一股大力反震回来，秦弄玉打了两个盘旋，险些立足不稳。

樊通大喝一声，铁桨横扫出去。耿照平剑拍下，他身具"大衍神功"，虽然还是不及樊通，但已把他的猛劲卸过一边，秦弄玉这才没有给他所伤。

秦弄玉气力不济，轻功却是甚高，滴溜溜一个转身，"风刮落花"，剑光闪烁，倏忽之间，在樊通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一口气刺出了八剑，每一剑都是乍发即收，虚虚实实，避免和他的铁桨硬碰，但只要他稍一疏神，"虚"招又立即可以化为实招。

樊通抡圆铁桨，全身遮个风雨不透。但他攻守兼顾，对耿照的威胁也就减了几分。可是桨长剑短，耿照与他正面对敌，掩护秦弄玉的侧攻，双方兵器，仍是难免有时碰上。耿照功力不及樊通，时间稍长，渐渐气喘、汗流。

樊通手下的头目招来了一队挠钩手，在数丈之外封锁了耿、秦二人的退路。他们插不进手，但对樊通却有很大帮助。要知秦、耿二人长于轻功，本来打不过樊通，还可以逃走的，但如此一来，他们若是转身一逃，数十柄挠钩便会一拥而上，即使耿照的宝剑可削挠钩，但樊通随后赶上，只怕他还未能削断几柄挠钩，便要给樊通的铁桨打成肉饼。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之下，耿照只好豁了出去，拼死苦斗。再过十余招，耿照气力不支，招架也有点招架不来了。

樊通哈哈大笑，一声喝道："好小子，想要性命，抛剑磕头吧！"耿照大怒，力透剑尖，唰的又是一剑。他用的力大，反弹之力也大，樊通铁桨护身，俨似盾牌，反手一按，把耿照震得脚步踉跄，连退三步。

樊通喝道："好，你不肯降，我要你的命！"铁桨挟风，仍是那招"翻江倒海"的杀手，朝着耿照的天灵盖击下。耿照初交手时，还勉强可以招架，如今气衰力竭，哪里还能抵御？眼看性命不保……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见一道金光，疾如闪电，但不知从何处飞来，倏然间就和樊通那柄铁桨碰上。金铁交鸣，“　”的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樊通那柄铁桨飞上了半空。

樊通大叫一声，身不由己地抛了起来，半空中一个元宝翻身，恰恰向着那队挠钩手冲击过去。这几下连续性的动作来得太快，那队挠钩手陡遇意外，见是有人冲来，也来不及看清是谁，数十柄挠钩便都伸了出去，勾拿来人。

樊通大喝道：“你们瞎了眼吗？”双臂一振，反手一拉，勾到他身上的三柄挠钩折为六段，还有两个挠钩手给他拉得四脚朝天，碰得头破血流。但樊通的手脚也被钩尖刺入，挠钩折断之后，钩尖还是深陷肉中，血流如注！

金光落下，却原来是一个金光灿烂的圈子，它与铁桨对撞之后，余势未衰，兀是在地上滚动，碾过之处，泥土飞溅，石子裂开，轰轰之声，震得山鸣谷应。那队挠钩手几曾见过如此威势，人人都怕给这圈子碰上，哄然四散，樊通更是狼狈，和衣滚下山坡。那金钢圈碰上了岩石，滚动方才停止。

耿照又惊又喜，叫道：“萨大叔！”来人已到了他的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膊。耿照回头一看，果然是萨老大，但见他身上一点点斑斑的血迹，头面也是一片血污。

耿照惊道：“萨大叔，你怎么啦？受了伤了？”萨老大跳过去拾起了金钢圈，说：“没什么，快随我来！”耿照满腹疑团，萨老大一早失踪，如今突然出现，“他去了什么地方？有什么急事要这样催我快跑？”这许多疑问，也只好暂且闷在心中，跟着萨老大先跑了。

飞龙岛那班人十之八九已撤退上山，萨老大走的那条路山势又极险峻，根本无人堵截。这时蓬莱魔女、笑傲乾坤所率领的那两队好汉，也都已到了山下与群雄会合了。可是萨老大却并非向他们聚集的那个方向跑去。

耿照道：“萨大叔，柳女侠在那边呢！”萨老大把手一扬，“嗤”的一声，发出了一支蛇焰箭，一溜蓝火升上空中，萨老大大叫道：“向这边来！”蓬莱魔女正与群雄商议如何冲出峡谷，突然发现了蛇焰箭的讯号，看清楚是耿照、秦弄玉与萨老大三人，蓬莱魔女心中一动，说道：“萨老大是绿林的老前辈，他发这蛇焰箭招唤我们，其中必有原故。”便带领众人，向他们那个方向杀过去。

耿照道：“萨大叔，他们来了，咱们可要过去接应？”萨老大道：“等不及他们来了，你赶快和我去救人。”

耿照吃了一惊，问道：“救谁？”萨老大急声说道：“你跟着来便是。你不认识的人，无暇与你细说了。”说话之间，他已迈开大步，超越了耿照十数丈之遥。耿照猜想是个绿林中的重要人物，便不再问，连忙追赶。

耿、秦二人跟着萨老大走进一处荆棘丛生的荒谷，他们轻功虽然不弱，也觉难行。幸而耿照持有宝剑，仗着宝剑开路，这才亦步亦趋地跟上了萨老大。

忽地隐隐听得似是有金铁交鸣之声，耿照四顾无人，而这声音郁闷，就似在他站立的地底下传出一般，方觉奇怪，忽见萨老大停下脚步，说道：“到了！”

耿照朝着他所指的方向着去，只见在一处高逾人头的荆棘茅草丛中，露出一个洞口，当着洞口的荆棘已被折断，茅草亦被斩除，想必是曾经来过的萨老大与他的朋友所为。耿照心道：“原来飞龙岛上还有一个这样秘密的山洞，若非萨老大指引，决难发现，却不知是谁人在洞中受困？”当下便舞剑

防身，随着萨老大冲进山洞。秦弄玉也跟了进去。

洞中光线黯淡，人影幢幢。好在耿照是自小就练过暗器的人，视力要比常人好得多，聚拢目光，一眼看去，已看出了两方形势。是两个尼姑装束的光头女子与一群贼人厮杀。一个是捉单厮杀，另一个则在挥舞拂尘，堵截一群要攻过来的强盗。

堵截群盗的那个中年尼姑也还罢了，捉单厮杀的那个少年尼姑，耿照一看就觉得非常眼熟，再看一眼，禁不住心头大震，又喜又惊，失声叫道："珊瑚！"就在这时，萨老大也在叫道："贤侄女放心，大伙儿都来了！"

这少年尼姑正是玉珊瑚，与她厮杀的那个人则是南山虎。珊瑚左手拂尘，右手长剑，南山虎则只是一双空手。但他打出了罗汉神拳，拳风虎虎，却把珊瑚迫得近不了身。

耿照便要挺剑上前，助她杀敌。萨老大道："耿相公，你给她压阵。我侄女要亲报父仇！"耿照瞿然一省！应道："是！"站在数丈之外，剑尖对准南山虎的后心，却不动手。萨老大与秦弄玉则助那中年尼姑，冲击群盗。

耿照虽然并不动手，但给南山虎的威胁却是甚大。珊瑚得了蓬莱魔女的真传，天罡尘式与柔云剑法，都使得出神入化，只差功力稍欠而已。南山虎心神一乱，登时便给珊瑚反客为主，占了上风。

要冲过来的那群强盗，其中本领最强的是龙隐大师，萨老大举起金钢圈便与他硬碰，龙隐大师的禅杖有五六十斤，打出来的力道本是非同小可，但萨老大外家功夫登峰造极，却比他还要高强！

金铁交击，　　之声，比敲起大铜锣还更震耳，尤其是在山洞之中，声波碰着四面石壁，反射回来，回声隆隆，震耳欲聋，有好几个贼人，耳膜震裂，发声狂呼，抛下兵器便跑。

两人各以气力硬拼，力强者胜，力弱者败。转眼之间，龙隐大师那根禅杖已是弯曲如环，那形状和一个缺了口的金钢圈也差不多了。萨老大哈哈大笑："好呀，咱们就使相同的兵器，再斗几十回合！"金钢圈滴溜溜一转，猛地套着了杖头，龙隐大师哪还有气力和他们斗几十个回合？一声厉呼，他那根弯曲了的禅杖已是被萨老大猛力一拉，脱手飞去！身形不稳，立向前倾，恰好凑上了秦弄玉的剑尖，一剑穿心而过！

那中年尼姑，挥舞拂尘，内功的精妙，更在萨老大之上，但因她是出家人，心有慈悲之念，拂尘挥出，或是卷对方的兵器，或是拂对方的麻穴，只是要敌人消失战斗的能力，轻易却不施展杀手。山洞中的群盗亦非太多，大约有几十个，一见龙隐大师死于非命，跟着又有数人被拂中麻穴倒地，余众纷纷逃跑。

南山虎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也自慌了。就在此时，只听得山洞外面的人声、脚步声，已是似潮水一般，越来越近。南山虎心道："那魔女与我大师兄来到，只怕我死无葬身之地。"奋力一拳，将珊瑚冲开几步，转身便逃。

他这一转身，恰好碰上了耿照，他也早就想好了应付之法，一转身便是"虎尾脚"交叉踢出，跟着迅速一拳，这一拳双腿，乃是他平生绝学，杀手神招，他知道耿照武功不算太强，只道这一下便可制他死命。

哪知耿照是今非昔比，他得了柳元宗所传的内功心法，与他原有的大衍神功结交，比从前至少强了一倍。南山虎双脚踢来，耿照一个盘龙绕步避开，宝剑已是唰的刺出，南山虎的百步神拳之力，只是将他的身形冲击得晃了一

晃，却未能将他冲退，他这一剑仍然是迳疾如矢，刺中了南山虎的手腕，南山虎大叫一声，斜跃三步，珊瑚赶上，振臂一剑，南山虎未及回头，这一剑已是穿过他的腰腹。

珊瑚拔出长剑，说道：“爹爹，女儿今日报了仇了！”正要去割下南山虎的首级，蓬莱魔女等人已是涌入山洞。

东海龙走在前面，南山虎奄奄一息，尚未气绝，滚到了他的脚边。东海龙心殊不忍，道：“你这是自作孽，不可活。来生好好做人吧。玉姑娘，请看在老夫份上，赐他一个全尸。”轻轻给南山虎加上一掌，免他再受苦痛。南山虎气绝身亡。

珊瑚走上前来，合什说道：“贫尼妙真，多谢耿相公。”她以前与耿照万里同行，一直是兄妹称呼，如今一个是削发为尼，一个是与未婚妻子同来，在这样的境遇下重逢，真是恍如一梦。珊瑚低声说出“耿相公”三字，声音已是不禁微微颤抖。

秦弄玉叫道：“珊瑚姐姐，你，你，怎可削发为尼？”紧紧握住她的双手，珊瑚淡淡一笑，合什说道：“从来处来，向去处去，各有前因，随缘而住。造化安排，莫招烦恼。”似偈非偈，似答非答。耿、秦二人都是聪明人，不必她再加解释，已是明白了她削发为尼的用心，两人都是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片辛酸，一阵难过。

蓬莱魔女和王宇庭等十数家寨主，都已走了进来。她见珊瑚削发为尼，也是好生诧异。但这时大事要紧，却是无暇问她，先朝着萨老大说道：“萨老前辈，这里是怎么回事？”

要知对蓬莱魔女而言，当前最紧要的事情，乃是如何率领众人突围脱险。南山虎尸横地上，她一看就知是什么事情，但她那一句问话却是另有意思，心里想道：“萨老大是绿林前辈，做事当知轻重。若然只是为帮珊瑚报仇，他不该发出蛇焰箭讯号，把众人都招了来。”

这时群雄络绎进入山洞，有好些人把荆棘斩下，扎成火把，点燃起来，洞中景象已是看得清清楚楚。这一瞬间，众人都不禁发出惊喜赞叹的声音。

只见洞中无数千奇百怪的石笋，如珊瑚、如玛瑙、如宝石、如白玉，给神工鬼斧，雕塑成如狮、如虎、如美女、如夜叉等等景物，奇丽无比。

但惊喜赞叹，瞬息即过。群雄身处险境，关心的毕竟还是如何脱险，景物虽然奇丽，他们也是无心欣赏的了。这山洞一眼望不到头，也不知有多深多大。各路英雄，各家寨主以及他们的部属，在混乱中大约伤亡了三成以上，这时还有六七百人，都已进了山洞，也不觉得怎样拥挤。大家心里都有同一疑问：萨老大将他们招来，这是什么用意？

萨老大在众人眼光注视之下，把声音提高，一个个字清清楚楚地说道：“这山洞的另一头通到海滩！”

此言一出，群雄都是喜出望外，轰然欢呼！谷口被封，有了这么一条捷径，他们就不必冒着重大伤亡的危险，攻上山头，找寻出路了。

珊瑚与那中年尼姑到了蓬莱魔女身旁，蓬莱魔女无暇问那中年尼姑是什么人，赶忙打过了招呼，便即仗剑开路。至于萨老大是怎么样发现这个山洞的，她更无暇问了。

原来萨老大昨夜经过海上的风涛，虽然也很困倦，但他毕竟是个绿林的老前辈，江湖的大行家，身入虎穴，岂能安枕无忧？打坐了两个时辰，恢复了精神之后，天还未亮，他就悄悄溜了出来，察看岛上地形。

今日之事，早已在柳元甲与飞龙岛主意料之中，他们的计划就是先以利诱，再以威迫，群豪若然还是不肯服从，就把谷口堵死，将他们一网打尽。但这周密的计划之中却有一个“漏洞”，“漏洞”亦即这个山洞。

这山洞是岛上土人，以前当做避难之用的，洞口故意种上荆棘，年深月久，高逾人头，外人很难发现。飞龙岛主也是在大会的前几天，因为要围困群雄，对全岛地形作了一个详细的勘探，这才发现这个山洞的。

时间短促，洞又太大，要将这洞堵塞，已来不及。于是临时作个安排，由南山虎与龙隐大师带了一部份喽啰，看守此洞。料想如此隐密，群雄也未必能够发现。派人看守，不过是预防万一而已。

哪知无巧不巧，萨老大在今早天蒙亮的时候，溜出来察看地形，却碰上了南山虎手下的两个头目。这两个头目正要到那山洞去担当守卫。

他们已知今日可能会有一场恶战，以为奉命驻守山洞，那是最安全不过的了。于是一路眉飞色舞，忍不住和同伴谈论。却不料萨老大跟在他们后面，将他们的话都听去了。

萨老大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不知道被邀请来与会的群雄住在什么地方，时间急迫，也无暇去找群雄报讯，于是只好暗暗跟踪那两个头目，先探听清楚这个唯一可以令群雄脱险的山洞的所在。

萨老大本来不想进入那个山洞的，他远远跟踪那两个头目，看见他们进了山洞之后，正想回头，却不料又碰上了珊瑚与那中年尼姑。萨老大和珊瑚的父亲乃是至交好友，她父亲被南山虎害死之后，珊瑚与他还曾见过面的。那中年尼姑，萨老大则不认识，珊瑚说是她师父，萨老大虽觉有点诧异，也无暇细问根由了。

珊瑚一知是南山虎看守那个山洞，坚持要进去刺杀仇人。萨老大一想，如今有了两个帮手，倘能把南山虎除掉，那也可减少意外的变化。否则若任由他们在洞中布置，只怕又要给群雄增加了脱险的障碍。于是同意了珊瑚的主张。

却不料洞中除了南山虎之外，还有龙隐大师与几个武功颇高的头目。一场混战，萨老大受了点伤，杀了对方几个头目，一看形势，珊瑚与那中年尼姑勉强可以支持，而这时他又听到了惊天动地的大石滚下，堵塞谷口的声音，知道外面群盗已经施展辣手，时机紧促，只好抽出身来，向外间报讯。

且说群雄听得另一边洞口竟是通向海滩，这当真是绝处逢生，人人喜出望外。洞中残敌，都已逃走净尽，一路前行，再无阻碍，洞长约六七里，不过半个时辰，就走到了另一边的出口。

只见海阔天空，惊涛拍岸。出了山洞之后，横在他们面前的果然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海滩上也并没有敌人埋伏，可是群雄一见这个景象，都不由得暗暗叫苦，一天的欢喜，都化为乌有。

你道为何？原来在港湾停泊的船只，一只都不见了。没有船只，仍然是插翼难逃！

群雄都是又惊又怒，王宇庭道：“飞龙岛主使的好个阴毒手段，把咱们的船也都开走了，他要围困咱们，咱们可不能束手待毙！”

就在此时，只听得有人哈哈大笑，山头上出现了一队贼兵，飞龙岛主与樊通二人站在前面，立足危崖，向他们纵声狂笑。

王宇庭道：“咱们与他拼了！”飞龙岛主大笑道：“不怕死的你就攻上来吧！”把手一挥，箭如雨落！

临海这一面山势更陡，要攻上去谈何容易？只怕未到半山，就要伤亡殆尽。飞龙岛庄等人所在的山头，离地数十丈高，群雄所发的箭射不到他们，他们居高临下，乱箭射将下来，群雄却是只有挨打的份儿，毫无还击的力量。

幸好距离太远，贼众射下来的乱箭，难以取准，群雄受伤的也并不多。可是如何脱困，则是束手无策了。文逸凡大叫道：“是好汉子下来决一雌雄！”飞龙岛主笑道：“是好汉子你上来分个胜负！”文逸凡气怒交加，就想凭着绝顶轻功，冒险上山，与他厮拼。蓬莱魔女道：“文大侠不可中他激将之计，咱们这边，即使有几个人可以攻上山头，但毕竟还是寡不敌众，枉自送命。”

飞龙岛主大笑道：“你们也知道害怕了么？我并不想要你们的命，你们抛下兵器，一个个上来，我决不伤害你们。你们肯依从柳盟主的，我会好好款待你们。不肯依从的，我们也不勉强，只委屈你们当几天俘虏，待大事定了，便释放你们回去。”

王宇庭冷笑道：“你想我们跟从你卖国求荣，那是做梦！大丈夫死则死耳，死得轰轰烈烈，胜于你苟且偷生！”

飞龙岛主大怒道：“好吧，你们自己求死，那我就成全了你们吧。我也不来杀你，就让你饿死滩头。哼，哼，这样的死法，滋味可不好受呢！也不见得是什么轰轰烈烈。”

王宇庭道：“柳女侠，与其饿死，倒不如真个与他拼了。”商议未定，忽听得华谷涵道：“你们瞧，那是什么？”正是：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不觉坐行皆梦梦 无端啼笑尽非非

众人随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海上点点帆影，渐渐豁然显露，竟是一大队船只，乘风破浪而来。王宇庭道：“难道他们想来个水陆夹攻？”华谷涵道：“未必是飞龙岛的船只。他们将停泊港湾的船只都开出去，用意就是困毙咱们。他们自以为胜算在操，何须再出此下策，不怕咱们抢他的船吗？”王宇庭道：“但看来又不似是官军的船。在金寇即将渡江之际，朝廷的长江水师全力防御敌人还怕不够，怎会拨出船队到这儿来？”

议论未定，那一大队战船已经迫近海岸，有五六十只之多，其中有十几只还是太湖各家寨主来时所乘的座船。王宇庭怒道：“这一定是飞龙岛的贼子所为，掳了咱们的船只，如今又开回来攻打咱们了。”

蓬莱魔女道：“王寨主，你看那一面旗。”只见当中一只大船越众而出，船上张着一面大旗，用金线绣出一头猛虎，迎风招展，十分抢眼。王宇庭道：“这是翻江虎李宝的旗帜。翻江虎，李宝与闹海蛟樊通乃是长江上合股的水寇，同是一丘之貉。好，只怕他不来，他来了，咱们即使抢不到船只，好坏也杀他几个解恨。”

话犹未了，船队已经靠岸，只见当中那只大船，突然又扯起了一个长江水师的旗号，罩在翻江虎的旗帜之上。船头站着一个戎装佩刀的军官，正是翻江虎李宝。蓬莱魔女与耿照都曾在长江上见过他的，认得确实是他。

众人正在惊疑不定。只听得李宝朗声说道：“各位不用惊疑，俺李宝是奉了虞将军之命，前来迎接你们的！”王宇庭道：“只怕有诈，虞允文将军在采石矶，离这儿远着呢！他怎知道咱们在这儿受困？”耿照道：“不，虞将军早已得到讯息，知道飞龙岛群雄聚会之事。”蓬莱魔女也道：“我看决不是假！”

李宝不带随从，便跳上岸来与群雄相见，说道：“柳女侠也在这儿，我的心迹想来柳女侠是知道的了。俺李宝昔日是长江水寇，如今是虞将军麾下的裨将。虞将军早已料定有今日之事，密令李宝前来接应。请恕来迟了！”

原来李宝那次在长江碰上虞允文的水师，本来难逃覆败，虞允文却不损他们一条船，不伤他们一个人，向他们晓谕了要共抗金寇的大义，就把他们全都释放了回去。李宝深受感动，后来就与虞允文暗通款曲，终于弃暗投明，接受了虞允文的收编。这次他奉了密令前来，一路上仍然打着翻江虎的旗号。他本来是樊通的合股兄弟，飞龙岛之会，他也接有请帖的，所以船队浩荡而来，并没受到拦阻。

到了飞龙岛的海域十里之内，两方的船队方才碰上。李宝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一举击溃了飞龙岛的船队，将各家寨主被动的船只也抢了回来，及时赶到。

飞龙岛主定下周密的计划，本以为可以一网打尽，哪知半路里突然杀出个李宝，接应群雄，不由得咆哮如雷，戟指大骂。樊通道：“且待我劝一劝他。”站上一块高耸的石头，扬声说道：“二弟，你我合伙了十多年，江湖上讲的是义气为先，你怎可吃里扒外，反助外人。这——”飞龙岛主沉不住气，接过话来就骂：“这、这不是卖友求荣么？”

李宝朗声答道：“你说我卖友求荣，我说你才是卖国求荣！大哥，你我也曾在长江上抗过金兵，说到‘义’字，应以大义为先！你本是一条好汉，如今与这班卖国奸徒同流合污，有何面目以对天下英雄？樊大哥，请你再思

三思，回头未晚！”

樊通那日在长江被金国水师所擒，只因贪生怕死，一念之差，变节投敌，其实也是内疚于心。如今听了李宝一番言语，不由得愧悔交并，神色沮丧，竟是说不出话来。

飞龙岛主忽地发出一声冷笑，樊通猛地回头，只见飞龙岛主面似寒霜，阴狠的眼光正在对着他。樊通吃了一惊，道：“宗大哥，我——”飞龙岛主道：“你怎么啦？你结拜的好兄弟！哎，小心，站稳了！”掌心一翻，一股劈空掌力陡然发出，樊通一个筋斗，从石头上摔了下来，嘶声叫道：“你好狠！韩三——娘子……”底下的话未能说出，已是碰在尖削的石笋之上，登时气绝身亡。

李宝嗟嗟太息，说道：“樊大哥，你死得太不值了。你好好去吧，这两个陷害你的仇人，做兄弟的必定尽力为你报仇便是。”旁人听不懂樊通临终的言语，李宝则是心中明白。他第一句“你好狠”骂的是飞龙岛主，第二句，“韩三娘子”则是指一个布下圈套陷他于不义的恶毒女人。这人以后再表。

救群雄脱险紧要，李宝无暇伤感，便与众人上船。蓬莱魔女父女与耿照、秦弄玉，珊瑚、萨老大等人，同上李宝的那条船。笑傲乾坤与铁笔书生文逸凡是好朋友，两人多时未见，文逸凡拉他一道，上了太湖十三家总舵主王宇庭的那一条船。群雄为了预防在海上还有意外，高手不能都在一条船上。柳元宗虽然很想笑傲乾坤与他同乘一条船，但见他已被文逸凡拉去，也就不便把他拉回来了。

众人匆匆忙忙上船之后，萨老大道：“侄女，你那师父呢？”原来那中年尼姑并没有与珊瑚同上这一条船。

秦弄玉自从见了珊瑚之后，一直拉着她的手不放，与她叙话，珊瑚见了她们二人，也是心神恍惚，一片茫然。所以那中年尼姑是什么时候离开她们的，她也毫未发觉。这时听了萨老大问她，方始瞿然一惊，游目四顾，果然不见了师父。

珊瑚暗暗诧异，心道：“师父在这里没有熟人，怎的不与我同上这一条船？难道——”心念未已，只听得萨老大说道：“人多忙乱，一个招呼不到，就分散了。好在这不是各自逃难，你师父总是在咱们的船上，上了岸自然可以见面，现在也不必忙着去找寻她了。玉侄女，咱们将近十年不见了吧？你叔叔可把你想苦了。咱们找个地方说话去。让他们两小口子也单独叙叙吧。”

萨老大只知道耿照与秦弄玉是未婚夫妻，却不知珊瑚与耿照也有过一段儿女私情。他见珊瑚削发为尼，甚是诧异，心中有许多疑团，要问珊瑚，故此就把她拉开了。

这一队船只都已开拔，珊瑚不知那中年尼姑上的是哪一条船，要找也无从找起。同时她也不愿多与秦、耿二人同在一起，自招伤感，于是便和萨老大走开。

他们上的这条船是李宝的座船，也是全队船只中最大的一条船，上中下有三层之多。秦弄玉叹了口气说道：“珊瑚姐姐为你削发为尼，我心里难过得很，只觉对不住她，”耿照道：“事难两全，这样也好。你我成婚之后，再劝她还俗。”秦弄玉面上一红，黯然说道：“我也想过无数次了，姻缘之事，再让给别人也是让不来的。也只好如此了。咱们找柳女侠去。”耿照笑道：“他们父女相逢，定有许多话说。咱们也不必忙着去打扰她。”

耿照猜得不错，蓬莱魔女此时正是与老父静室私谈。李宝早已知道他们

父女是劫后重逢，特别给他们父女安排了一间船楼上的房间，让他们歇息。

柳元宗听女儿说了在千柳庄受骗的经过，苦笑道：“我一生的经历，元甲已经替我说了个七八成了。金宫盗宝，江湖避祸等等情事，都是真的。只是这些都是我的经历，他却对你冒充是我罢了。不过，他却瞒着了后来的一段事情，我如今对你补说吧。”

柳元宗想起痛心的往事，眼中含泪，说道：“这些事情我本来不愿提起，但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应该让你知道咱们的国仇家恨，也让你知道你妈是怎样死的。

“元甲说得不错，当时我拖妻带女，一路不断有金寇追踪。但他却漏说了一人，当时一同走难的，还有他自己。”

柳元宗接着说道：“元甲是我堂弟，自小聪明，他的武功就是我亲自传授的。我在金宫盗宝，杀了金国十八名大内高手，这是抄家灭族之罪。因此当我弃家出走之时，元甲也随我同行，一来是为了避祸，二来给我做个帮手。当时，他倒是慷慨激昂，心怀故国，愿与我共死同生的。

“追兵杀了一批又来一批，随后来的一批是金国四个御林军军官，厉害非常，我抱着你单掌应敌，金国四个高手，二死二伤，给我和你妈击退了。但我身上也伤了七处，几乎变成了血人。你妈伤得比我更重，我还可以走路，她在受伤之后又病倒了。所幸的是你和元甲都没有受伤，我们夫妇知他本领不济，每一次和追兵接战，都是极力掩护他的。

“那一次恶战之后，元甲忽地问道：‘哥，你和嫂子都受了伤，要是再有追兵到来，如何应付？’我不知他的意思，叹口气道：‘那只有听天由命了。先得找个地方暂躲几天，待我和你嫂子养好了伤再走。这几天内，可得靠你多多照顾啦。’

“他是知道我平素倔强的脾气的，听我说出了这么丧气的话，立即知道我已是伤得很重。当下突然反脸，一手抓着你的母亲，说道：‘哥，不是做兄弟的不照顾你，我可不愿跟你们一同送命！逃生的机会微乎其微，与其三人都死，不如走出一人，日后还会有给你们报仇的机会。哥，你们留在这里吧，把那穴道铜人图解与《指元篇》给我。’

“我本来也曾想过这个主意，但他抓着你的母亲，来威胁我交出这两件武功秘笈却是我绝对意想不到的。我这才知道他是人面兽心，在困难最严重的时刻，真面目就露出来了。我虽是受了重伤，他对我也还有点忌惮，怕我不肯应承，因此抓了我的妻子来威胁我。

“我呆了半天，知道他已是无可挽回了，我心中难过之极，只好说道：‘也罢，你说得不错，我逃生的机会微乎其微，与其这两件武功秘笈给敌人再抢回去，不如现在就给了你。但愿你学成绝世武功之后，可要用来对付敌人。’

“元甲得遂心愿，便即走了。可怜你妈受了重伤，又遭了这场侮辱，伤心气愤之下，一病不起，当天就死了。

“元甲走了，你妈死了，我自忖无力保护你，只好脱下长衫，把你包裹起来，放在路旁。希望有过路的仁人君子将你收留，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你碰上了天大的造化，巧遇了武林的大宗师公孙隐，公孙隐将你拾了回去，收为徒弟。”

听到这里，蓬莱魔女有点诧异，说道：“爹，我的遭遇你也知道了？”

柳元宗点了点头，说道：“华谷涵早已和我说了。我曾托他访查你的下

落，交给他两件东西作为证物，他不是已经给了你么？”

蓬莱魔女脸上飞红，说道：“爹，你给他的可就是女儿的那张生辰八字和当年包裹我的那件长衫的的一幅破布？”柳元宗道：“一点也不错。你没有仔细问他吗？”

蓬莱魔女道：“他是差遣他的仆人白修罗当作礼物给我送来的。后来我和他也曾见了几次面，但来去匆匆，未得和他详谈。

爹，你、你为什么把我的八字交给外人？”

柳元宗笑道：“谷涵可并不是外人。他的父亲华紫桐是我的好朋友，当年金国的鞑子皇帝用威胁利诱的手段，网罗天下的武学名家、杏林国手帮他研究那穴道铜人和陈抟的武学秘笈。我和他就是抱着同一目的，要想把穴道铜人的图解与《指元篇》盗回来，因而应了鞑子皇帝之聘混入金宫的。

“后来他们从金宫逃走之时，在大内高手围攻之下，唉，只剩下我一人侥幸逃脱，华紫桐和另外几个一同逃走的朋友，则都是被杀被俘了。华紫桐是为了掩护我而给杀死的，我欠他这份恩情无可报答，他有一个儿子，就是华谷涵，我只希望将来可以在他儿子身上，报答他了。

“可是当时我也受了很重的内伤，只得逃入深山，削发为僧，一来养伤，二来避人耳目。饶是如此，我侥幸保存了性命，也终于落了个半身不遂。不能亲自去访寻朋友的遗孤了。

“过了十多年，想不到有一天，华谷涵却找到了我。原来他长大成人之后，学成了家传绝技，为了要打听他父亲的消息，是死是生，因而也在到处找寻我。可怜他从我口中听到的只是他父亲的死讯。而我未能报答他，还要麻烦他给我办事。

“那时我的半身不遂之症还未治好，只好托他代我访查你的下落。我把你的生辰八字交给他作为证物，其中正是有着一片深心，你竟未能领会么？”

蓬莱魔女脸红直到耳根，原来她父亲果然是有将她许配给华谷涵的意思。她父亲还未知道，华谷涵除了把那张生辰八字和那幅血衣作为礼物之外，他自己还加上了一件礼物——一双红豆。那就是说，华谷涵不但领会了她爹爹的意思，他自己也藉这双红豆表示了本人的心意，愿与她联姻的了。

柳元宗哈哈笑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可害羞的？”蓬莱魔女低声说道：“爹，现在正是国难当头，咱们父女也是刚刚在劫后重逢。这事暂且搁下，以后再谈吧。”柳元宗怔了一怔，随即又笑了起来。蓬莱魔女道：“爹，你笑什么？”

柳元宗道：“我笑你们年轻人都是一样脸皮嫩薄。我把你的生辰八字交给谷涵，本来是要他亲自去送给你的，他却派仆人送去。据你所言，后来你们也曾见了几次面，他都没有和你细说根由。他是个聪明人，难道不能领会我的用意？不知是故作糊涂还是为了害羞？不过，你也说得对。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暂且搁下，待这场战事过了，再提婚事也好。”

蓬莱魔女芳心历乱，情思迷惘。她是习惯了把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连在一起的，他父亲提起了笑傲乾坤，她又想起了武林天骄来了。这两人武功相若，性情相似。但相同之中又有不同。笑傲乾坤是更多几分倨傲，而武林天骄则更为纵性任情。论相知的深浅，她与武林天骄更深一些；但她与笑傲乾坤则同是汉人，今后并肩御敌，也必将更为接近。他父亲属意笑傲乾坤，她也几乎就想答应的了，但武林天骄的影子毕竟还是不能在她心头抹掉，因而她一时间也还未能作出最后的抉择。

她是知道笑傲乾坤何以没有对她细说根由的缘故的。起初他是误会自己包庇师兄公孙奇，后来则完全是为了武林天骄的缘故，他以为武林天骄已获得了她的心。但这些曲折复杂的恩恩怨怨、儿女私情，即使是在老父面前，她也不便和盘托出。

蓬莱魔女心中想起了武林天骄，口中不说。可是她的父亲却先说了。

就在蓬莱魔女胡思乱想的时候，她的父亲忽地叹了口气，接着说道，“说来惭愧，我纵横半世，劫后重生，却欠下了两个后辈的恩情，未能报答。一个是谷涵，另一个却是金国的少年侠士。”蓬莱魔女不觉冲口而出，接声问道：“爹，你说的这人，可是，可是武林天骄？”

柳元宗道：“不错。瑶儿，我知道你已经见过这个人了。是么？”蓬莱魔女道：“爹，你欠了武林天骄什么恩情？”

柳元宗道：“我这半身不遂之症，就是多亏了他，才能够这样快好的。要不然只怕还要再过十年。”蓬莱魔女诧道：“武林天骄懂得医道的么？”

柳元宗道：“这倒不是。他有个师父是金国人。嗯，说到这里，我可先得给你说一个武林奇人的故事。”蓬莱魔女笑道：“爹，这故事我已听人说过了。有个金国的武林奇人，他收了三个弟子，一个是宋人，一个是辽人，还有一个是他本国金人，这人就是武林天骄的师父。”柳元宗怔了一怔，“哦”了一声道：“原来武林天骄将这个秘密也对你说了。”心想：“如此说来，瑶儿与檀羽冲的交情也很不浅了。”

柳元宗接下去说道：“武林天骄师徒继承师祖遗志，反对本国暴政。当金国皇帝礼聘天下武学名家入宫之时，他们并没有应诏。

“那穴道铜人的图解共有二十七张，陈传的内功心法‘指元篇’也分为上下两篇。我只到手了穴道铜人的十三张图解和‘指元篇’的上篇。

“我逃走之后，武林天骄的师父自行投到，愿意助金主研究这两大武学的秘奥。他是本国人，金国皇帝当然是信任他了。不料他把剩下的十四张图解与‘指元篇’的下半篇拿到手之后，在一个晚上突然卷宝潜逃。原来他也是别有用心，为了不愿见这两大武学秘笈落入坏人手中，助纣为虐，因而屈志入宫的。

他知道我的事情，很想与我见面，使穴道铜人的图解与指元篇合成全璧。可惜天不假年，他未曾找着我，便逝世了。

我隐居在荒山古刹，附近有一家也是避难入山的人家，这一家复姓赫连，正是那位武学奇人所传的辽国一脉。男主人战死之后，他的妻子携了两个女儿避难荒山。我知道她们身怀武功，她们却未看破我的行藏。

武林天骄檀羽冲受了师父遗命，要找寻宋辽两国同门，有一天终于找到了这个山上，认了他的两个师妹。其时华谷涵早已走了，他们两个在这山上并没碰头。

他听说古庙里有我这么一个古怪的老和尚，前来求见，第一次我闭门不纳，第二次他深夜前来窥探，我行动不便，正在禅房打坐，我只道他是金虏鹰爪，当下使出最上乘的隔空点穴功夫，指力透过窗纱，点他穴道。

他并没有给我点倒，可是也已半边身子酥麻，好一会才能复原。但这一下我也泄了底子。我使的点穴功夫是从穴道铜人的图解来的，他立即便知道了我的身份。

于是他说出他师父生前渴望欲与我一见的心愿，末了他说他要为师父了却心愿，愿意把剩下的十四张图解与‘指元篇’下篇都赠给我。

我本是不相信的，可是他已把东西抛了进来，我把图解与‘指元篇’打开一看，一看就知的确是真，这才相信了他。我和他也结成了忘年之交。

我正需要这‘指元篇’下篇的内功心法，来自行治疗半身不遂之症，乃接受了他的赠与。果然不到三个月，我的宿疾霍然而愈，除了一腿微跛之外，已是可以行动如常。”

蓬莱魔女道：“怪不得武林天骄曾到千柳庄向柳元甲索取秘笈，说是受了你的委托，原来你们有这段渊源。”柳元宗道：“他对我倒是一片好心。”说至此处，忽地长长叹了口气。

蓬莱魔女道：“爹爹为何叹气？”柳元宗道：“檀羽冲也是后辈中出类拔萃的俊杰，文才武功都不弱于华谷涵，只可惜他是金国人！”他长长叹了口气，忽又喃喃自语道：“也幸亏他是个金人。”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她爹爹可惜武林天骄是金国人，这层意思她是懂得的，但为什么跟着又说“也幸亏他是个金人”呢？她怔了一怔之后，随即恍然大悟，“不错，幸亏他是个金人，才减除了爹爹许多烦恼。要不然，他们两个都曾对爹爹有恩，只怕爹爹也难以抉择，不知要把我许配谁了？”思念及此，不觉惘然。

柳元宗也是若有所思，眼睛望着他的女儿，忽道：“我听得耿照说，华谷涵与檀羽冲在小孤山打了一架，当时你也在场，这是怎么回事？”

蓬莱魔女粉脸泛起一片红晕，说道：“这是为了一个误会。”柳元宗“哦”了一声道：“什么误会？”蓬莱魔女道：“古月庵的古月禅师被人暗杀，是给人用闭气断脉的功夫致他于死的，华谷涵怀疑这个人是檀羽冲。那晚华谷涵夜探魏良臣的太师府，又发现一个很似檀羽冲的人从太师府出来，因此越发怀疑他了。”当下将那一晚所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父亲。只是隐瞒了他们二人都曾向自己表示过爱意，因而在当晚的言语之中，也都是双方隐含妒意的事情。蓬莱魔女心中明白，这才是他们两人之间最大的误会，他们都以为自己爱上了另一个人。

柳元宗道：“这倒是华谷涵的不是了。他认错了人，那人是冒充武林天骄的。”

蓬莱魔女道，“这人是谁？”柳元宗道：“就是你那晚在御花园碰见的那个蒙面人。”

蓬莱魔女喜道：“果然如我所料，好在爹爹知道其中底细。要不然檀羽冲可就含冤莫白了。这个蒙面人是何等样人物？”

柳元宗见了女儿如此神情，心里又是暗暗叹了口气，想道：“看来瑶儿对檀羽冲的感情，只怕最少也不在对华谷涵之下。”当下说道：“这人名叫完颜长之，本是金国的御林军统领，后来辞了官职，销声匿迹二十年。”

蓬莱魔女道：“这却为何？”柳元宗道：“他躲在金宫中苦研穴道铜人的图解与指元篇的内功心法。他是御林军统领，当年网罗天下武学名家，研究这两大武学秘笈之事，就是由他主持的。我们每个人分得的都是割裂的断简零篇，只有他抄有全份副本。他现在重出江湖，来到江南，想必是自以为已学成了，所以再出来为本国效力。”

蓬莱魔女道：“怪不得他会闭穴断脉的功夫，某些武功路数也与檀羽冲相同，原来都是从那两大武学秘笈来的。”

柳元宗笑道：“可惜他还未学得到家。他以为我早已死了，哪知我还活在世上。那晚他和我交手三招，始知他的所学未足。”蓬莱魔女道：“怪不

得他那么惊慌，说什么江南已无他立足之地。”柳元宗道：“此人武功深湛，又长智计，他逃回江北，助金主为虐，终是一个大患。他虽未学得到家，但当世可以制服他的，恐怕也只有我和你的师父公孙隐二人。还有一个，现在武功不及他，将来可以胜过他的，就是你的师兄公孙奇。”

蓬莱魔女不觉黯然，说道：“可惜我那师兄也没走上正路。唉，只怕将来最大的祸患，还是我这师兄。偏偏他又是我师父独生儿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

柳元宗道：“半个月前，我在江阴附近的一个小镇曾碰上他，我知道他是公孙隐的儿子，才没下杀手。待这次战事过后，我准备去拜访你的师父，一来谢他这些年养育你的大恩，二来，我想，他儿子这件事也不好再瞒他了……”蓬莱魔女插口道：“我师父性情刚直，若是知道他这些事情，只怕会一掌毙了他。但他只有这个儿子，毙了之后，必将悔恨终身，我、我又觉得不忍。”柳元宗道：“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亲自拜访你师父的原因了。我可以劝他废了他儿子的武功，但留下来续他家香火。”蓬莱魔女叹口气道：“也恐怕只有这样，才是两全之策。”

柳元宗也叹口气道：“可惜我也是来迟一步，误了许多事情。例如谷涵与羽冲的事情，我若是早到临安一天，他们就不至于有小孤山上的那一场打斗了。”这两人于他都有恩惠，他耿耿不能忘怀的也就是他们两人失和的事情。

蓬莱魔女道：“好在如今已是水落石出，上岸之后，你就可以和华谷涵说个一清二楚的。”柳元宗“嗯”了一声，道：“是只好如此了。”心中却在想道：“只怕误会虽可消除，他们两人还是不能和好。”

他们两父女一席长谈，不知不觉已从白天到了黑夜，李宝禁止人打搅他们，晚饭也是送进房中给他们的。经过了这席长谈，长期来存在蓬莱魔女心中的许多疑团都已得到了解答，许多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也都理清了来龙去脉，吃过晚饭之后，蓬莱魔女心中有事，便请父亲早些安歇。她独自出甲板上溜达，藉那清冷的海风，吹散她心中的烦闷，好让自己冷静下来，仔细想想。

这一晚月色很好，月光下看大海扬波，惊涛骇浪，恰似跃起玉龙，卷起千堆雪，这景象端的是雄奇之极。但蓬莱魔女的心情却是不能平静，涛声入耳，忽地竟仿佛变成了笑傲乾坤的狂吟：“弹剑狂歌过蓟州，空抛红豆意悠悠。”一个浪头过后，又似武林天骄的箫声呜咽，吹奏出令她心弦颤抖的古诗：“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高楼自管弦。……”

蓬莱魔女正自怅怅惘惘，忽见一个白衣女子，倚着船舷，正是珊瑚，面向着她。蓬莱魔女与她情如姐妹，只是上船之后，一直未有机会与她倾谈，此时方始相见。蓬莱魔女瞧她头上牛山濯濯，心中恍然，走过去道：“妹子，你怎的削发为尼啦？”

珊瑚道：“小姐，请恕我不能服侍你了。我、我烦恼太多，无从解说，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三千烦恼丝付之并州一剪的好。”

蓬莱魔女心里一片辛酸，颇有同病相怜之感。想道：“珊瑚是逃禅，也是逃情。唉，她与我都是同样的受到情孽牵连之苦。”

蓬莱魔女轻轻拉着她的手，说道：“妹子，你为了解除烦恼，暂且削了头发也好。我爹爹也是做了将近二十年的和尚，如今方始还俗的。”

珊瑚叹口气道：“小姐，你爹爹是因为还有你这个女儿，自该还俗重聚

天伦之乐。我在世上已无一个亲人，我是决心不还俗的了。”

蓬莱魔女道：“你是立誓不嫁人了。嗯，也好，这也乐得个清净。不过，我可不赞同你从此遁入空门。”

珊瑚道：“我身在空门，对尘世之事，也并不是就此全不理会的。小姐，我并没忘记你要我行侠仗义的教导。”

蓬莱魔女微喟道：“我也曾起过削发为尼的念头，但不是这个时候。也许待我年纪老了，我会与你在青灯古佛之前，再来作伴。”

珊瑚笑道：“小姐，你千万不可起这个念头。我是命薄如斯，无话可说。你有当今之世文才武艺最超卓的两个少年任凭你选，你若削发为尼，只怕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都不肯依你！”

蓬莱魔女粉脸微红，经珊瑚这么一说，她心中更觉烦恼，说道：“妹子，别提这个了。我还未问你呢，你那师父是什么人，你是几时拜她为师的。”

珊瑚若有所思，半晌说道：“小姐，你不想我提那两个人，可是我还是不能不提。这，——”蓬莱魔女嗔道：“我是问你师父的事情，你怎么又把话题拉回来了？”

珊瑚说道：“小姐，我正想告诉你。我这师父法名慧寂，但她俗家身份却是武林天骄的姐姐。”

蓬莱魔女颇感意外，问道：“你是怎么遇上她的。”

珊瑚道：“那日我与耿照在公孙奇的魔掌下逃了出来，我知道他是来江南找他的秦姑娘的，他们是青梅竹马之交，早已是心心相印的了，我插在他们中间算什么呢？因此我又和他分手了。这件事，耿照大约已经对你说过了吧？”

蓬莱魔女道：“说来凑巧，你那日走了不久，我也碰上了耿照，并赶走了公孙奇。我正想问你后来的事情。”

珊瑚道：“公孙奇被你赶跑，但他却又赶上了我。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并不是有心放我走的。当时他要迫婚他的小姨桑青虹，有意让我与耿照同走，以断绝他小姨的念头。到我单独一人走路之时，他又追上来了。

他要用“化血刀”伤我，幸亏小姐你传了我三十六路天罡尘式，他的毒掌一时之间，尚未能打到我的身上，可是也危险极了！

正在我性命俄顷之间，忽听得一缕箫声，从山上飘下！”

蓬莱魔女道：“是武林天骄到了？”

珊瑚道：“不错。是武林天骄到了！可是就在武林天骄将到未到之际，那贼子猛发三记劈空掌，将我打得重伤晕到，人事不知。后来才知道若不是武林天骄恰好及时赶到，我已在他毒掌下丧命了。”

蓬莱魔女叹口气道：“我真是惭愧，有这样的师兄。后来怎么样？”

珊瑚道：“后来，我也不知过了多久。醒来一看，已是身在庵堂之中，武林天骄与一个中年尼姑在我身边，这尼姑就是武林天骄的姐姐，也就是我现在的师父慧寂神尼了。”

蓬莱魔女道：“武林天骄是金国贝子——他的姐姐怎么到江南来当了尼姑？”

珊瑚道：“她们姐弟二人，感情极好。武林天骄反对金主暴政，金主要拿他问罪。派来拿他的那个人，正是他的姐夫。”

蓬莱魔女道：“她知道这件事情，定是伤心透了。”

珊瑚道：“她的丈夫自知不是武林天骄对手，要设计诱捕。他准备用一

种极厉害的麻药混在酒中，给武林天骄喝下。可是这件事必须假手于他的妻子才行，因为他做了大官之后，他们郎舅二人，已是久不往来的了。

他妻子见丈夫忽然要请她弟弟，起了疑心，再三盘问，他丈夫终于说出这个秘密。并加以解释，说是用意只在使她弟弟改邪归正，担保可以劝金主不伤他弟弟的性命。又说此事若然成功，他可以有大大的富贵与妻子同享。夫妻如一体，希望她为了丈夫的功名，暂且委屈她的弟弟，助他实行诱捕之计。”

蓬莱魔女道：“她姐弟手足情深，定然是不肯依从的了？”

珊瑚笑道：“不，她在丈夫面前，倒是一口应承了。”蓬莱魔女诧道：“怎么？……”珊瑚道：“她知道若是不肯应承，丈夫定然把她囚禁起来，不让她与弟弟暗通消息，然后再施毒计。所以她详作依从，去请弟弟……”蓬莱魔女笑道：“哦，原来如此。就此她一去不回？”珊瑚道：“不，她虽然很是伤心，但也还舍不了丈夫。她通知了武林天骄之后，若无其事地回来。稳住她的丈夫。到了约好的那天，她丈夫不见武林天骄到来赴宴，大为着急，要她去催。她这才把实在情形告诉丈夫，告诉他，她的弟弟早已走了。”蓬莱魔女道：“她丈夫怎样？”

珊瑚叹了口气说道：“她丈夫听了大怒，大骂妻子误了他的前程，说是有负皇上所托，降罪非轻。既是拿不到她的弟弟，就要把她缚去向金主请罪！她伤心到了极点，这才知道在她丈夫心中，夫妻之情竟是远不及功名利禄的诱惑。绝望之下，束手就擒。”

蓬莱魔女道：“怎的束手就擒？这样的丈夫，不要也罢。”

珊瑚笑道：“她甘愿束手就擒，但她丈夫还未来得及缚她，武林天骄已经跑来将他姐姐救出去了。原来武林天骄也早已料到会有此一幕，他其实还没有逃走的。”

珊瑚接着说道：“经此一事，他们夫妻已是恩断义绝。武林天骄的姐姐心如死灰，好在她没生儿子。无所牵挂，她不愿再见丈夫，从此削发为尼，远离伤心之地，来到了江南。有个释湛和尚是武林天骄的旧友，又是江南佛门硕德古月禅师的知交，经过古月禅师的安排，她在一座尼姑庵出家，后来就作了主持。”蓬莱魔女道：“原来武林天骄姐弟与古月禅师、释湛和尚有这么一段渊源。这两人都已被人害死了，他们知道了么？”

珊瑚道：“都知道了。”接着说道：“回头再说我的事情。我受了公孙奇所伤，幸亏武林天骄的姐姐给我小心医护，我病好之后，就拜她为师，跟她做了尼姑。”

蓬莱魔女道：“她可知道你的来历？”

珊瑚道：“我都告诉她了。师父知道了我的身世，又知道我是你的侍女之后，对我更是怜爱有加。原来她也有着一重心事。”

蓬莱魔女面上一红，说道：“我猜得到她的心事。”

珊瑚笑道：“小姐，我也知道你的心事。我已隐约向师父透露，说是你心中恐怕早已属意他人。但她深知她的弟弟对你相思之苦，还是念念不息，曾一再托我把她弟弟的情形告诉你呢。”蓬莱魔女脸上发烧，但也禁不住问道：“武林天骄怎么样了？”

珊瑚道：“也没什么，只是他从临安归来之后，病了一场，就在他姐姐庵中养病。我给他侍奉汤药，有那么两天，他病得迷迷糊糊，不省人事，老是叫着你的名字。”

蓬莱魔女听得武林天骄如此痴情，心里也不觉一片辛酸，好生难过，问道：“他的病好了没有？”珊瑚道：“身体的病是治好了。心上的创伤，这可就难说了。他姐姐曾给他百般开解，但他病好之后，也还是形容憔悴，终日不言不语。我也不敢和他提起你的名字。”

蓬莱魔女轻轻叹了口气，心道：“都是我的不好，累得他们二人，都是如此烦恼。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安慰他们，我总不能同时嫁给他们二人？”只觉心如乱麻，难以自解。

珊瑚接着说道：“在他病中，耶律元宜曾来看过他，告诉他飞龙岛主定期大会群雄之事。他病好之后，就离开慈云庵，说是要到飞龙岛来会会江南的武林朋友。”

蓬莱魔女诧道：“那何以今日却没见着他？他是和你们同来的吗？”

珊瑚道：“不是。他单独一人走的。他走了之后，我忽然想起飞龙岛之会，南山虎多半在场，而小姐你也很可能潜来赴会。我一来是为了报仇，二来也想和你见上一面。我就和师父说了我的心事，向她告辞。

我知道此会危险极大，本拟独自来的。不料我师父听得我说你或许也会赴会，她也要与我同来。她说她也想见一见你，看看你是何等样人，令得她弟弟如此倾倒？”

蓬莱魔女粉脸微红，笑道：“既然如此，你师父又何以不上这一条船？”

珊瑚道：“是呀，我也弄不明白。在海滩上她起初本来是和我同走，后来不知怎的，我也没有留意，却不知她上了哪条船了。我这师父为人很好，但她也是个红颜薄命之人，性情也就难免有点怪僻，她的心意，行事，有时我也猜想不透。”

刚刚说到此处，忽听得有啸声隐隐传来，沉郁苍凉，令人也不禁有“悲从中来，难以断绝”之感。蓬莱魔女怔了一怔，低声说道：“这是笑傲乾坤的啸声。”

甲板上有人走来，是蓬莱魔女的父亲柳元宗。柳元宗笑道：“瑶儿，夜已三更，你还没睡？”

蓬莱魔女道：“爹，你听，这可不是华谷涵的啸声？”柳元宗道：“不错，是他的啸声。这么晚他还未睡，豪兴也是不小呢。”扣弦也自微吟道：“短发萧疏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弦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吟罢也发出了一声高亢清冷的长啸。隐隐与华谷涵的啸声相和。蓬莱魔女笑道：“爹爹，你可要惊醒别人了。”

柳元宗笑道：“今日江南豪杰破了奸贼的阴谋，你我又得父女重逢，我心里高兴得很。谷涵在那边扣弦独啸，想必是豪情万丈，因之我也不禁与他相和了。你说得对，斗转星横，已是三更过了，咱们不该惊醒别人，你也早些安歇吧。”

蓬莱魔女心道：“爹爹满怀高兴，他只道华谷涵也是与他一样心情，把他那苍凉沉郁的啸声，都当作豪情胜慨了。”她是懂得华谷涵的心情的，但她不愿父亲为女儿之事忧伤，因之也没有说破。可是这一晚她在船上卧听风涛之声，却是整晚不能入梦，华谷涵在另一条船上，也是整晚不能成寐。

他与好友铁笔书生文逸凡同在一条船上，文逸凡不知他的心事，话题老是绕着他与蓬莱魔女的事情。文逸凡最爱管闲事，他夸赞了蓬莱魔女，又怂恿笑傲乾坤向她求婚，他自告奋勇，愿意给他们作伐，把个笑傲乾坤弄得啼笑皆非，心情越发沉闷，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好不容易等到文逸凡睡了，他

自己却是辗转反侧，怎么样也睡不着。

华谷涵披了衣裳，悄悄起来。他满怀心事，也想到船边吹吹海风，看看海上的夜景。

涛惊波紧，华谷涵的心情也似随着海浪翻腾，一幕幕的往事翻上心头。送金盒以红豆寄相思，桑家堡的初次相会，小孤山上与武林天骄的一场恶斗，在他们旁边的，那蓬莱魔女的茫然不知所措的目光……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这些都是他与蓬莱匿女遇合的情景。可是在他与蓬莱魔女之间，偏偏又插进了一个武林天骄！

笑傲乾坤倚舷看月，心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可叹我如今与她同在海上，并非天涯，却也是对月怀人，这相思欲寄无从寄！”

正自怅怅惘惘，忽听得一个女子的清冷声音说道：“这位可是华大侠么？幸得相逢，请恕贫尼冒昧了。”

华谷涵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中年尼姑在他面前。华谷涵认得她是与蓬莱匿女那个心腹丫鬟同在一起的尼姑，有点诧异，心道：“难道是柳清瑶有什么心腹说话，透露给她的丫鬟知道，她的丫鬟又告诉了这个尼姑，要与我说的？”当下还了一礼，说道：“小可正是华谷涵，大侠二字，愧不敢当。”要知华谷涵虽是性情狂傲，但对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尼姑，总不能不谦虚几句。

想不到这本来平常的客套说话，却引起那尼姑的讥刺。她冷冷地笑了一笑，说道：“人家都称你为笑傲乾坤，原来你也还有自知之明。”正是：

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海上狂歌伤逝水 山头怅立盼归帆

笑傲乾坤怔了一怔，剑眉一扬，说道，“我不配称大侠，但于侠义之道，却是不敢有违。不知我做错了什么事情，致遭大师讥刺？”

那中年尼姑道：“你为了一个女子，公报私仇，于友不义。如此心胸狭隘，这是侠义所为么？”

笑傲乾坤心头一震，变了面色，说道：“你是指我在小孤山上，与武林天骄动手这回事情？”

那中年尼姑道，“不错。武林天骄本来是你的朋友不是？”

笑傲乾坤叹口气道：“本来是的。但他也是金国的贝子，那一天，我，我……”这其中错综复杂的原由，笑傲乾坤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

那尼姑冷笑说道：“你怎么啦？你要说是误会不是？”笑傲乾坤道：“正是。我，我因为他是金国贝子，总提防他对大宋不利，恰巧那晚又发生了几件意外的事情，我误会他是另一个人。”

那尼姑道：“你说是误会，我说你分明是怀恨在心，在找个藉口除去你的眼中钉、心头刺，我说你这是以怨报德！”

笑傲乾坤面色大变，不觉愤然说道：“大师，你也未免把华某说得太过不堪了！我自问还不是这样的小人！请问我是怎么以怨报德了？”

那尼姑道：“金人南侵之事，是武林天骄最早告诉你的不是？”笑傲乾坤道：”不错。”那尼姑道：“你自命是为国为民的侠士，那么他告诉你这个消息，使宋国及早有所防备，这对宋国百姓来说大有好处，对你来说，也该算是大恩大德了吧？”笑傲乾坤心头刺痛，一想确是自己理亏，只得低声说道：“你说得对，我的确不应该对他怀疑的。这是我一时糊涂，我并非有心，有心……”

那尼姑冷冷一笑，又打断他的话道：“有心无心，这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把他打得重伤，则是事实。好，我再问你，你刚才说你误会他是另一个人，那么你已知道那晚的那个蒙面人不是他了？”

笑傲乾坤颓然说道：“知道了。但也是昨天一位老前辈告诉我，我才知道的。我，我后悔己迟！”

那尼姑辞锋咄咄，又迫紧了一步，说道：“很好，那我问你，武林天骄的本领比你如何？”笑傲乾坤道：“不相上下。”那尼姑道：“那蒙面人呢？”笑傲乾坤道：“未经较量，深浅难知。但看他那等身手，倘若当真较量，只怕我也未必胜得了他。”那尼姑冷冷说道：“着呀，那么倘若那晚武林天骄与那蒙面人联手，你华大侠早已活不到今天啦。他宁愿单打独斗，而且手下留情，让你打得重伤，你也早该知道他是冤枉的啦。你惭愧不惭愧？”

笑傲乾坤给她说得面上一阵青、一阵红，问道：“你是谁？怎的这许多事情，你全都知道？”

那中年尼姑道：“还有你不知道的呢！柳清瑶的父亲，当年在金宫盗宝，受了重伤，半身不遂，二十年来，未曾医好，为什么今年突然好了？你可知道这是谁的功劳？”

笑傲乾坤茫然道：“难道也是檀羽冲给他治好了的？”他知道柳元宗这二十年来苦练内功，想以上乘内功，打通奇经八脉，自疗这半身不遂之症，功效虽有，但直到去年秋天，最关紧要的阴维、阳维两道经脉，尚未打通，估计最少还得三年。所以他对柳元宗复原得如此之快，也颇感奇怪。但他也

知道，武林天骄并不懂得医术。

那中年尼姑淡淡说道：“柳元宗的病症虽不是他用医术治好的，但也差不了多少。檀羽冲是把他师父留给他的，那十四张穴道铜人图解，和‘指元篇’的下半篇，都送给了柳元宗，柳元宗这才能够在三个月的时间之内，打通了阴维、阳维经脉，行动恢复如初！”

笑傲乾坤吃了一惊，要知那穴道铜人图解与指元篇乃是武林人士的稀世之珍，当年汉族的英雄豪杰，费了不知多少心力，才由柳元宗盗出金宫，而所得的也还不到一半。倘若这尼姑说的是真，那么这个恩德，可比檀羽冲用医术医好柳元宗更大得多了，岂只是“差不多”而已。

那中年尼姑冷冷说道：“你不相信么？好在她爹爹就在船上，明天上了岸，你就可以亲自问他！嘿嘿，她爹爹是你世交，原来这件事情，他也还未曾告诉你呀！”

柳元宗一心想把女儿许配给笑傲乾坤，为了免他多心，这件事情确实未曾告诉他。其实若由柳元宗亲自告诉他还好一些，此际笑傲乾坤从旁人口中知道之后，却不禁更多猜疑了。心里想道：“这么说来，他们父女重圆，这都是出于武林天骄之赐了。他们对武林天骄还有不感激的吗？嗯，柳伯伯不告诉我，莫非是有意把女儿许配于他，却不愿在事成之前让我知道？”

笑傲乾坤难过之极，颓然说道：“不必问了，我相信你的话。但你怎么每一件事情，都知得这么清楚，你究竟是谁？”

那中年尼姑这才说道：“我是檀羽冲的姐姐。我还知道我弟弟一心一意爱她，她和我的弟弟也早已心心相印！怎么？你是妒？是恨？还是难过？你那日要杀我弟弟，如今我伤了你的心，你也尽可杀我泄愤！但我说的都是事实，事实你是抹不掉的！”

笑傲乾坤神态如狂，蓦地一声长啸，惊得海鸥远飞，浪花高溅！

这中年尼姑（慧寂）当然是明知笑傲乾坤不会杀她，但在笑傲乾坤突然狂啸之下，也不禁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笑傲乾坤狂啸过后，嗒然若丧，缓缓说道：“你回去告诉你的弟弟，这一局棋我是自愿输给他了。”声音沉闷，无限苍凉。

慧寂是有心助她弟弟争胜情场的，她最初本来是想藉珊瑚的关系，求见蓬莱魔女，为她的弟弟暗通款曲；但后来一想，与其游说蓬莱魔女，不如行个“釜底抽薪”之计，激使笑傲乾坤退出情场。如今笑傲乾坤亲口说出自甘推枰敛手的话，这意思已经是非常明显，今后不再与武林天骄争夺蓬莱魔女了。慧寂目的已达，便合什说道：“早抽慧剑，早除烦恼。华大侠毕竟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如此，贫尼告辞了。”

慧寂心满意足而去，剩下笑傲乾坤扣弦独啸，一片茫然。

文逸凡听得啸声，赶忙出来看他，接着王宇庭也来了，只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文逸凡笑道：“谷涵，你独自在这里发什么痴？我还只道你碰上什么意外呢？”

华谷涵这才如梦初醒，说道：“没什么，我一时兴起，发出啸声，惊动你们两位了。”

文逸凡瞧他有点神色不对，问道：“你可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么？”华谷涵道：“没，没什么。我只是在看波翻浪滚，颇感于人事无常。”

文逸凡怔了一怔，笑道：“这无端怅触，却为何来？”心中隐隐猜到几

分。王宇庭是个粗豪的江湖汉子，却不会体味华谷涵的话意、心境，当下也笑道：“ 没有什么就好。夜已三更，你再发啸，那就要惊醒全船人了。 ”

就在这时，柳元宗的啸声也远远传来，隐隐可闻。王宇庭笑道：“ 柳老前辈也是豪兴不浅。你明日再和他切磋内功吧，如今，可是应该睡了。 ”心想华谷涵行为古怪，这“ 狂侠 ”二子，果然是名不虚传。

柳元宗的啸声充满欢愉，华谷涵听了，心中更为难受。想道：“ 他们父女重逢，这都是多亏了武林天骄！ ”刚才慧寂对他说了那许多话，有两件事情最令他抱愧、伤心，一是武林天骄慨赠武学奇书，医好了柳元宗，姑不论是为了私情还是由于侠义，总是难能可贵之事，相形之下，他不禁暗暗抱愧于自己的心胸狭窄；二是她所说的蓬莱魔女与武林天骄早已“ 心心相印 ”的这一句话，他在小孤山上也早已有此感触了，如今再听武林天骄的姐姐说了出来，这一份难过伤心，就更不用提了。这一晚他也是似蓬莱魔女一样，卧听涛声，整夜未曾合眼。

只觉舟如奔马，原来这一晚恰遇顺风，就在他思如潮涌之中，他们这个船队已是顺流而下，一晚之间，航行了三百里的海程。

第二日中午，船队驶入了长江口，陆路的各家寨主、各路英雄在此上岸，各奔前程。水路的各家寨主则仍留在船上，计划分为两股，一股随王宇庭回太湖，联结太湖十三个水寨共抗金兵，一股协助李宝，在长江游弋，与虞允文的水师作桴鼓之应。

蓬莱魔女父女与耿照、秦弄玉、珊瑚等人都在此上岸。秦弄玉想邀珊瑚同往江阴，珊瑚道，“ 不，我已是佛门弟子，我当随我师父。 ”秦、耿二人明白她的心事，也只好听她去了。

珊瑚找着了她的师父，说道：“ 师父，你不是要见一见柳女侠么？她就在那边，我和你过去与他们父女叙叙再走吧。 ”慧寂道：“ 不必了。我已经解开了心上的一个结，用不着再见她了。 ”珊瑚怔了一怔，心道：“ 她解开了什么结？ ”眼光一瞥，只见笑傲乾坤默默地在人群中随众而行，神情显得十分落寞。珊瑚七窍玲珑，心中登时明白了几分，心道：“ 这个结师父说是解开，但只怕在小姐心上还是难以解开吧？情之为物，犹如乱丝，剪不断，理还乱，用外力去解情人的心头之结，岂能轻易解开？ ”她从蓬莱魔女的身上想到自己，伤感不已，当下不愿多说，便与师父走了。

就在这时，柳元宗也已看见了笑傲乾坤，说道：“ 瑶儿，你如今该与他以兄妹之礼相见了。 ”

蓬莱魔女道：“ 是。 ”她虽然还未作出最后抉择，但对笑傲乾坤的一向爱护她的情意，也是心中有感，愿意与他接近，至于以后如何，再听其自然的。所以她父亲一说她便应了，丝毫也没有想到要避开笑傲乾坤。

可惜她虽是这么想，笑傲乾坤却立定了主意，要避开她。

柳元宗满面堆欢，上前说道：“ 贤侄，多谢你为我寻觅女儿，听说你们已经见过，但瑶儿从前还未知道你我两家的渊源，如今是知道了。你们重新见过兄妹之礼吧。瑶儿，上来拜见世兄。 ”

蓬莱魔女裣衽一礼，说道：“ 多谢世兄几次暗中相助之恩。多谢、多谢你的礼物。 ”说到“ 礼物 ”二字，想起他送来的那双红豆，不觉脸上泛起红霞。

笑傲乾坤见她提及自己所送的“ 礼物 ”，脸上又是如此神情，心中也不禁怦然一动，但随即想道：“ 她早已属意武林天骄，华谷涵啊华谷涵，你可

莫自作多情，自招烦恼了！”当下还了一礼，淡淡说道：“我并没有帮上什么忙，但好在你们父女今日已得重圆，我也算是有了个交代，不致内疚于心了。柳老伯没有别的吩咐了吧？请恕小侄失陪了。”

柳元宗怔了一怔，心道：“谷涵何故如此神情落寞，难道他还不知道我的心事么？”听他有告辞之意，连忙说道：“华贤侄，你没有什么紧要的事吧？虞允文将军在采石矶，正是要人相助，你就和我们同去如何？”虞允文要人相助，那是真的，但柳元宗也是有意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与自己的女儿接近。

笑傲乾坤迟疑道：“这个，这个——”柳元宗笑道：“我与你父亲生前乃是八拜之交，咱们就似一家人一样，你们如同兄妹，也不必避嫌。咱们一路同行，也正可以藉此机会，切磋武功。”

笑傲乾坤道：“多谢老伯好意。但小侄已与一位朋友有约，虽不是紧要之事，但我已答应了他，也不可言而无信。只有留待他日，若有机缘，再来向老伯领教了。”

柳元宗甚是不悦，但华谷涵既是如此说了，他总不成将他拉住，只好说道：“既然如此，你的事情了结之后，还望你早日到采石矶一叙。瑶儿，送你大哥一程。”

华谷涵道：“不用了。柳姑娘，有一事我甚是不安，要向你告罪。那日在小孤山上，我言语无礼，如今已是知道其错在我，请你恕过。”

蓬莱魔女甚是尴尬，勉强笑道：“过去了的事情还提它做什么？”笑傲乾坤道：“不错，柳姑娘既不介怀，那我也就可以安心走了。”回身一揖，立即前行，追上了铁笔书生文逸凡。文逸凡诧道：“你，你怎么跟我来了，你应该和柳家父女在一起的。”笑傲乾坤道：“别多问，我和你比赛轻功，我敢说你比不过我！”文逸凡只好发力追他，柳元宗隐隐听得他们争吵的声音，但他们轻功何等了得，转瞬之间，影杳声消，已是去得远了。

蓬莱魔女一片茫然。她知道华谷涵是对她有所误会，认为她已经选择了武林天骄，所以对她难以谅解。但她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何况又是女孩儿家身份，怎能没有一份少女的矜持？她当然也不便就坦直地对华谷涵解释，说是自己其实还没有作最后的决断。

柳元宗摇了摇头，叹口气道：“真不知你们少年人闹些什么？谷涵也未免性子太急了。”

原来柳元宗本是打算为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二人作个调解人的，他并不知道他们纠纷的症结所在，只道是因为武林天骄乃是金国的贝子，故此笑傲乾坤把他当作敌人。他准备在路上与笑傲乾坤说明真相的，却不料笑傲乾坤匆匆便走，根本就不让他有细谈此事的机会。

蓬莱魔女目送笑傲乾坤的影子没入林中，心中也是一片茫然，甚为难过，说道：“爹爹，让他去吧。女儿愿意一生陪伴爹爹，这婚事么，不提也罢。”

柳元宗心中一动，说道：“谷涵刚才提及小孤山之事，他似乎已经明白真相，要不然以他的脾气，不会随便认错的。可是他对你道歉，说什么言语无礼，冒犯了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蓬莱魔女不禁面上一红，支吾说道：“没，没什么，他、他以为我偏袒了武林天骄。”柳元宗昨晚与女儿谈过之后，已明白了两三分，刚才听了笑傲乾坤赌气的说话，又多明白了五六分，如今再听女儿这么一说，内里情由，已是明白了七八分了。柳元宗不觉又是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你们的事

情真是令我心烦，也罢，这是你自己的终身大事，只能让你自己拿定主意了。但你说什么终身不嫁，这却是孩子的话。”

蓬莱魔女笑道：“咱们父女生离了近二十年，今日幸得团圆，我正要承欢膝下，补偿你所受的苦难，你就让我多陪伴你几年，不很好吗？”她一来是想消解她父亲心里的愁烦，二来这也确是出于她肺腑的说话。骨肉之情乃是至情，听得柳元宗老泪纵横，而又破涕为笑，揽着他的女儿，说道：“不错，我得回女儿，已是夫复何求。但你总不能陪我一辈子，所以我还是盼望你早点拿定主意。不过，你若是现在心中烦乱，那就随你喜欢，暂且将儿女之情，撇开不理，待战事过了再去想它也好。”他终于也明白了他女儿的心事了。

蓬莱魔女哄得她父亲欢喜，但她自己心中的烦闷却是并没解消。笑傲乾坤临走之时提到武林天骄，她又不禁想起了珊瑚告诉她的事情了，“珊瑚说武林天骄也是要来飞龙岛赴会的，而且是比她们早一日动身。不问可知，他来赴会至少有一半原因是为了见我。可是，何以在飞龙岛上没有见他？他到哪儿去了？”

蓬莱魔女怎会知道，武林天骄此时正在附近的一座山上，盼望她的归来。不过他只想远远地看一看她的影子，便已心满意足，却是不打算与她会晤的了。

不错，武林天骄初时打算到飞龙岛去，是为了她；但后来改变了主意，也是为了她。

原来他在觅舟出海之时，蓦然想起，若是往飞龙岛参与此会，固然可能见着蓬莱魔女，但也可能碰上了笑傲乾坤！飞龙岛之会关系重大，笑傲乾坤交游广阔，定然得到风声，焉有不去之理？

他想起了那日在小孤山上的情景，当他与笑傲乾坤动手之时，蓬莱魔女在一旁是何等痛苦，这样的一幕难道还能让它重演？

波涛澎湃，心事如潮。武林天骄在海边徘徊终日，终于下了决心，“不，不能让它重演！”“一个是我所倾心的红颜知己，一个是我所佩服的道义之交。与其三个人都受创伤，何不让我一人默默忍受？”

他决意打消了飞龙岛之行，本来就想回转家乡，从此避开与蓬莱魔女、笑傲乾坤相见的了。可是紧系在他心上的那缕情丝，还是剪不断，解不开，心中想道：“飞龙岛我是不去的了。但我也要看到他们平安归来，我才能放心离开。”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他躲在附近的山头，日夜盼望着海中帆影，盼望着能看到笑傲乾坤与蓬莱匿女渡海归来，只要能远远地看她一眼，看到她的影子，那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一日他在山头上远远看到海中帆影，不觉坐立不安，船队渐渐向岸边靠拢了，至多一个时辰，蓬莱魔女就可能从这山下经过了，“她是否已与笑傲乾坤言归于好，一同归来呢？”“这船队打着宋国的旗号，往飞龙岛赴会的则都是江湖汉子，不知那帮人是否就在这些船上？哎，蓬莱魔女该不至于在岛上遇险吧？”

他心中烦躁不安，于是走入林中吹起箫来，想平静自己的心情，待半个时辰之后，再上山头了望。蓬莱魔女、笑傲乾坤若在船中，那时也应该上岸了。

一曲未终，忽听得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檀公子好个闲情逸致啊！”武林天骄吃了一惊，箫声戛然而止，回头看时，只见是一个四旬开外的青衣

汉子，双目炯炯有神，手里拿着一根青竹杖。全身上下一片青色，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以武林天骄的武功，虽说他心神不属，但这人到了他的面前，他才发觉，则这人的本领至少也不在他之下了。

武林天骄一惊之后，定睛一瞧，又是一怔，失声说道：“你是完颜将军么？”

那青衣汉子冷冷说道：“檀公子，你还记得我？”原来这人正是从前做过金国御林军统领的完颜长之。当年广邀天下武学名家，入金宫研究那两大武学秘笈之事，就是由他主持的。

武林天骄道：“完颜将军，你来江南作甚？”完颜长之冷笑道：“这句话该我问你，你是金国的贝子，偷偷来到江南？干些什么？”

武林天骄道：“我无官无职，我喜欢到哪儿便到哪儿，你管得着？”完颜长之道：“你是金国的贝子，我就管得着！金宋乃是敌国，你放着好好的金国贝子不做，又不是奉皇上的差遣，你私自逃奔敌国，简直是形同叛逆，我不该管你么？”

武林天骄道：“我根本就不赞同你们穷兵默武，侵入国土，我也并不把宋国当作敌国。”完颜长之喝道：“檀羽冲，你反啦？”武林天骄道：“完颜长之，你是利禄薰心，导君于暴虐。这一场仗打下来，对宋人固是祸害，对咱们金国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处？”

完颜长之冷笑道：“原来你果然是背叛皇上，私通敌国！哼，你是不是把‘指元篇’的下半篇抄本送给柳元宗了？”武林天骄道：“那本是他们宋国陈传的遗著，即使我送给了柳元宗，那也是归还宋人。柳元宗给你们害得家破人亡，我给他送书治病，老实说，还是给你们赎罪呢！”

完颜长之大怒道：“你私通敌人，证据确凿，居然还是你有理了？好，你有理你向皇上说去！”要知完颜长之最恼怒的就是这件事情，他苦心攻研那两大武功秘笈，自以为已有所得，可以天下无敌了，哪知柳元宗也得了全本，本领在他之上。宋宫一战，害得自己狼狈而逃，有辱君命。追源祸始，这都是武林天骄送书与柳元宗之故。他这一口怨气，当然也就要发泄在武林天骄身上。

武林天骄剑眉一扬，亢声说道：“我不去又怎么样？”完颜长之冷笑道：“你若还是金国贝子，我敬你几分。如今你已是背叛皇上，私通敌国，早已不把你自己当作金国贝子了，你以为我还能对你客气么？”

武林天骄冷笑道：“好呀，完颜将军，那你就动手吧！”

完颜长之道：“你不束手就擒，还要我动手么？好，别人怕你武林天骄，我偏要看你是如何‘骄’法。呔，接招！”手中青竹杖一举，只见一片青绿的竹影，霎时间就似有七八个完颜长之，从四面八方攻来，同一时间，袭击武林天骄的奇经八脉！

武林天骄玉萧一挥，也幻出了一片碧绿的萧影，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眨眼之间，完颜长之那根竹杖已与他的玉萧碰击了三十六下，竹杖未能打碎玉萧，玉萧也未能折断竹杖。

武林天骄玉萧一吹，“呜”的一声，吹出了一口罡风，炙人如烫！完颜长之扬袖卷起一股冷风，与他的罡气抵消，身形一个盘旋，身法快到极点，一绕就绕到武休天骄背后，挥杖点他的大椎穴！

武林天骄头也不回，横掌如刀，一招“玄鸟划砂”，已是反手削出。完

颜长之哼了一声，竹杖点地，一个盘旋，闪过了一边，冷笑说道：“好一个闭气断脉的功夫，你会难道我不会么？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接我一招！”五指收拢，扬空一划，只听得嗤嗤声响，武林天骄腕脉隐隐发麻，连忙默运玄功，一口罡气吹出，消解了对方袭来的阴力，但亦已禁不住微微气喘，退了三步。

完颜长之哈哈大笑道：“你识得厉害了么？”双方使的都是闭气断脉功夫，但完颜长之神色自如，丝毫无损，显然是比武林天骄还胜一筹。

武林天骄横萧格开他的竹杖，蓦地喝道：“你、你是杀害古月禅师的凶手！”要知古月禅师死于闭气断脉，这功夫只有柳元宗与武林天骄懂得，当时武林天骄尚未知完颜长之亦已学成，销声匿迹二十年之后，又再从金宫出来，偷到江南，所以当时没有想起是他。

完颜长之大笑道：“你现在才知道么？”武林天骄大怒道：“岂有此理，你光明正大地去杀古月禅师那也罢了，为何冒充作我，鬼鬼祟祟地前去害人？”完颜长之笑道：“我还冒充你去会了宋国的魏良臣，故意让那笑傲乾坤发现呢？”武林天骄气得七窍生烟，骂道：“你是金国的一个将军，却干下这等嫁祸于人的卑鄙行径，你不害羞，我也为你害羞！”完颜长之大笑道：“兵不厌诈，我正是要你不容于宋国的武林豪杰，那也是为了救你，免得你与敌人勾搭，要你回到正路来啊，你不知感激，反倒骂我，当真是不知好歹！”

武林天骄气得说不出话，玉萧挥舞，连下杀手。完颜长之冷笑道：“檀贝子，你要拼命？那你可也休怪我手下无情了。”青竹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招招都是指向武林天骄的要害穴道。

武林天骄对“指元篇”的内功心法与“穴道铜人图解”的点穴功夫，学得不如完颜长之的深厚，但他的师门武功，精深博大，也是极上乘的武功，以博对专，两相比较，各有所长，论理也可以与完颜长之打成平手。

但可惜他是在害了一场大病之后，身体虽已复原，精神却非充沛。在完颜长之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之下，过了五十余招，渐渐感到气力不继，应付艰难。

眼看败象已露，险象环生，忽听得一声高亢愤慨的笑声，震得树叶纷落，林鸟惊飞，笑傲乾坤突然来到，后面还跟着一个铁笔书生文逸凡。

原来他们从山下经过，听得高呼酣斗之声，上山来察看究竟的。武林天骄与完颜长之的对话，他都听见了！正是：

重重迷雾随风散，月现云开始得明。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岂为私情忘大义 愿随一麾渡长江

笑傲乾坤喝道：“ 原来你这厮是杀害古月禅师的凶手！ ” 完颜长之一抖竹杖，冷笑道：“ 是又怎样？ ” 笑傲乾坤折扇一指，点向他的要害穴道，喝道：“ 我杀了你！ ”

完颜长之竹杖一圈，将“ 惊神指法 ” 使将出来，这是最上乘的点穴功夫，而以杖代指，又比只用手指点穴厉害许多。笑傲乾坤的点穴功夫比他稍逊一筹。只听得“ 嗤 ” 的一声，笑傲乾坤的衣裳穿了一个小洞。

完颜长之哈哈笑道：“ 你要杀我，最少还得再练十年！ ” 话犹未了，笑傲乾坤已是倏的移形换位，折扇如刀，欺身直进，朝着他的手腕，闪电般的就横削下来！

原来笑傲乾坤在点穴这门功夫上虽是技逊一筹，但他的内功造诣，却比完颜长之较为深厚，完颜长之竹杖戳破他的衣裳，却未能将他点倒。他闭了穴道，默运玄功，硬接了完颜长之一杖，杖尖虽是触及他的身体，不过是隐隐作疼而已，并无大碍。

笑傲乾坤的折扇可以当作判官笔使，也可以当作五行剑运用，这一招“ 横云断峰 ”，削他腕脉，却是五行剑的招数。以笑傲乾坤的功力，折扇削下，赛如利刃，若是给他削中，腕脉非断不可！

完颜长之识得厉害，焉能给他削中？身形不变，陡然间已是向后滑出数步，挥袖一拂，一股劲风向他卷来，要把他的折扇卷出手去。而且在百忙中还横挥竹杖，架开了武林天骄的玉箫。

笑傲乾坤折扇张开，迎风一拨，恰恰抵消了对方那股真力，两股劲风相撞，化成了一根风柱，方圆数丈之内，砂飞石走，尘上弥空，就似碰上了龙卷风一般。

双方交手数招，彼此都知道是各有所长，至多是只能打成平手，谁都杀不了谁。可是目前的形势己是变成了完颜长之以一敌二，武林天骄虽然气力已衰，但他那身深奥的武功，以及玉箫中吹出的纯阳罡气，还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更何况还有一个铁笔书生文逸凡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可以扑来。完颜长之自知今日决计讨不了好，登时打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完颜长之武功也确是高强，在两天高手夹攻之下，居然能够脱出身来。只见他竹杖一带，使了个“ 黏 ” 字劲，把武林天骄的玉箫引过一边。武林天骄气力不加，玉箫几乎把持不定。笑傲乾坤挥扇削去，完颜长之竹仗一竖，带着武林天骄的玉箫，与笑傲乾坤的折扇碰个正着，借力打力，迫得笑傲乾坤向侧面移开一步，武林天骄大怒，玉箫摆脱了对方沾黏之力，“ 呜 ” 的一口罡气吹了出来，完颜长之闷哼一声，稍稍受了一点内伤，但已是一个鹞子翻身，身子腾空，纵出了数丈开外！

文逸凡大喝一声，双笔飞出。完颜长之人在半空，使不出气力，只能运用上乘武学中的“ 卸 ” 字诀，竹杖轻轻一掠，“ 叮 ” 的一声，一支判官笔给他拨转了方向，向另一边飞出。但第二支判官笔却只是准头稍偏，笔锋贴着他的一条臂膊擦过，刮去了他好大一片皮肉，但却没有伤着骨头。完颜长之大叫一声，半空中一个“ 云里倒翻 ”，落下山坡，转瞬之间，已是跑得无踪无影。文逸凡见他受伤之后，还能施展“ 八步赶蝉 ” 的上乘轻功，也是不禁骇然。

武林天骄收了玉箫，说道：“ 多谢华兄拔刀相助。 ” 他见笑傲乾坤乃是

与铁笔书生作伴，却不见蓬莱魔女同行，心中疑虑重重，却又不便一见面便开口动问。

笑傲乾坤哈哈一笑，说道：“小孤山上我冤枉了你，如今咱们是恩怨两清，你不必谢我，我也无须负疚了。”笑声故作豁达，却也带着无限苍凉。

武林天骄怔了一怔，道：“华兄既然明白了那是好人播弄，过去的事，那就不用再提了。华兄可是从飞龙岛回来？大伙们都平安吧？”

笑傲乾坤淡淡说道：“你是记挂着柳清瑶吧？你等着和她相见吧，恕我失陪了！”

武林天骄忙道：“华兄，且慢，我有话说。”但急切之间，却又不知如何启口。

笑傲乾坤纵声笑道：“檀公子，你无须再说，这一局棋我已自甘推枰敛手，向你认输，你还不心满意足吗？”

武林天骄道：“华兄，你错了！我根本就不想和你赌这局棋。柳女侠、她、她与你乃是……”“珠联壁合”四字未曾出口，笑傲乾坤已经又是一阵狂笑打断了他，说道：“你还何必假惺惺，你托人给我传话，你们之间的事情，你的心事，我都已一清二楚。你放心，我今后是飘泊江湖，再也不会插足你们之间，让你讨厌的了！”

武林天骄诧道：“这，这是什么话？……”话犹未了，笑傲乾坤已是说道：“你的话等着向你的心上人说吧！”一声长笑，身形疾起，已是如箭下山！文逸凡叫道：“华兄，华兄！你们闹的是怎么一回事？”笑傲乾坤头也不回，只听得他朗声吟道：“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吟声渐远渐寂。文逸凡虽未完全明白，却也知道是为了蓬莱魔女，三人之间的情孽纠缠。这是天下最难解开的纠缠，他一个局外人又帮得了什么忙？文逸凡只好叹一口气，飞快地追赶笑傲乾坤。

武林天骄大病之后，激战一场，早已气力不加，要追也追不上笑傲乾坤了。

武林天骄一片茫然，心中想道：“华谷涵说我托人给他传话，这是怎么一回事情？难道有谁恶作剧，故意挑拨是非了？但听那华谷涵的言语，虽是满腹牢骚，却也似诚心向我认错？这么看来，那冒名传话的人，又似乎不是存有坏心，要播弄他与我不和了？”武林天骄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到是他姐姐。而他的姐姐，也确实没有挑拨是非，只是利用笑傲乾坤的“傲气”，把真相说明，令他自觉羞惭，退出情场的。

武林天骄难过了一会子，心道：“我自问于心无愧，华谷涵不肯谅解，那也是无可如何！嗯，我见柳清瑶呢还是不见？要是她真的是喜欢我，我，我又何必理会旁人？”心乱如麻，就想下山，忽地脸上发烧，心中想道：“檀羽冲啊檀羽冲，你曾亲口向华谷涵许下允诺，甘愿让他的。如今也不知他是因何离开蓬莱魔女，真相未明，你就乘虚而入，这岂是大丈夫所为？嗯，即使他们之间有甚么误会，他们毕竟志同道合，又都是汉人。唉，谁叫我不是汉人！”想至此处，只觉悲从中来，难以断绝，取出玉箫，把满腔的抑郁牢骚从萧声发泄。

且说蓬莱魔女为了少女的矜持，不愿追赶笑傲乾坤，与她父亲故意稍微放慢脚步，当他们从山下经过之时，正好听到了武林天骄这一曲箫声。

箫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是感慨也是自伤，蓬莱魔女心头一震，她听得出武林天骄吹的正是他们初次相遇之时，他为她所奏的那支曲子，用李商

隐的一首诗所谱的曲子："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高楼自管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消愁又几千？"

"武林天骄就在山上，是见他呢还是不见？"顿时间蓬莱魔女也不觉心乱如麻，茫然不知所措。柳元宗似是知道女儿的心事，说道："这是武林天骄的萧声。他于我有恩，和你也是朋友。你只要心地光明，又何必怕去见他？"

柳元宗已是看透女儿的心事，知道女儿在听到箫声之后，若然不见，一见武林天骄，心中定是不安，尽管她不一定就是属意武林天骄，但总是有着一份深厚的友情。不过，他在话语之中，却也非常含蓄地提醒女儿，不要为情所累，仍然是稍稍偏袒笑傲乾坤的。

蓬莱魔女本是七窍玲珑，但此时她心乱如麻，却没有领悟她父亲话中的深意，一听父亲说得有理，立即便道："爹爹既是要去见他，女儿自当陪同前往。"心想："不错，无论如何，武林天骄总是个好朋友，我也未曾许配与笑傲乾坤，何须避嫌！"

柳元宗一声长啸，用传音人密的内功叫道："是檀公子吗？"便与女儿施展轻功，一同上山。

箫声飘散山巅水涯，兀自余音袅袅。但待得柳元宗父女赶上那座山峰，却只见空林寂寂，四野茫茫。武林天骄人影已杳。

原来武林天骄站在山上，从高处望下来，他看见蓬莱魔女，蓬莱魔女却没看见他。他看蓬莱魔女果然是无恙归来，心头大石放下。他本来只是想远远地看一看蓬莱魔女的，如今目的已达，心满意足，便悄悄地溜走了。

山高林密，以武林天骄的轻功，地上也没留半个足印，不知他走向何方？

蓬莱魔女幽幽叹了口气，心道："这两个冤家都是一样的性情！"

柳元宗也很难过，却劝慰女儿道："待战事过后，总会找得着他们。咱们还是赶往来石矶吧。"

山风过处，卷起松涛，听在耳中，如闻战鼓。蓬莱魔女瞿然一惊，心道："不错，目前正是烽烟处处，胡马窥江之际。干戈未静，岂能只是挂念儿女私情？"凭高望远，江南的沃野平原奔来眼底，视野广阔，胸襟也顿开朗了。蓬莱魔女笑道："爹爹，女儿想起来了，金主完颜亮说过想到江南来度中秋佳节的，如今已是没几天了。咱们可得赶快去助虞允文，叫他非但渡不了江，还要把他们的中秋节变成超幽节。女儿只是想以身报国，还有就是陪伴爹爹。除此之外，女儿也没有闲工夫去想它了。爹爹说得对，咱们还是赶快趱路吧！"

柳元宗舒了口气，笑道："清瑶，你真是我的好女儿！"他本来担心女儿为此悲伤的，如今雨过天晴，他放下了心上的石头，便与女儿翻过山头，续向前行。

他们父女施展了上乘轻功，不怕山路崎岖，便抄最短的小路赶往采石矶，平地上的八百里路程，走山路不过五百里，第三天中午之前，已是赶到了采石矶头虞允文的军营。

蓬莱魔女曾在虞允文军中住过两日，她渡江之初，在长江遭遇与金国有勾结的水寇，还是多亏虞允文的水师搭救的，而她也曾与虞允文的水师在长江上共同作战。虞允文的卫兵还认得她。因此，无须盘问，卫兵便给她传报，虞允文听说是她父女到来，喜出望外，立即便请他们到帅帐相叙。

柳元宗与虞允文见过了礼，刚刚自报姓名，虞允文笑道："柳老前辈丹心为国，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我早已听得华大侠说过了。今日得老前辈到来相助，真是求之不得！"原来华谷涵早已由辛弃疾的介绍，在未赴飞龙岛

之前，已见过了虞允文。

蓬莱魔女急不可待，坐下之后，便探问军情。虞允文笑道：“我正是有事要与柳女侠商量。”

蓬莱魔女道：“我懂得什么，敢劳虞将军下问？”虞允文笑道：“柳女侠不必故谦，你是北五省绿林豪杰的盟主，正要你出主意呢！”蓬莱魔女心道：“想必又是华谷涵多嘴，说出我的身份了。”

虞允文接着说道：“目前金国大军已在北岸结集，听说完颜亮也亲自来了。只怕就在这几天便有一场大战。”蓬莱魔女笑道：“那我可来得正是时候了。虞将军有什么差遣，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虞允文道：“我奉命守江御准，应付金寇渡江，我是早有了准备。但敌众我寡，欲操必胜，那还得江北的义军配合。”

蓬莱魔女道：“江北的各路义军，也早有了准备，只不知目前情况如何？”蓬莱魔女渡江南来之前，虽说是早已有了周密的布置，但总难免有点放心不下。心想虞允文或者会知道北岸义军的动态，希望能听到一些消息。

虞允文道：“正巧你们那边，昨日有个人来，这人还是你的好朋友呢！我要和你商量的，就是怎样和北岸义军配合的问题。先请你的朋友来再说。”当下向一个护军吩咐了几句。蓬莱魔女听不懂军中术语，料想他是叫护军请那个人来。

蓬莱魔女心道：“虞将军说这人是我好友，却是谁呢？”正在猜度，只见一个少女已揭开帐幕，和蓬莱魔女打了一个照面，两人都不禁惊喜交集，叫了起来。一个说道：“小姐，这可好了，见着你了！”一个说道：“明珠，原来是你！是玳瑁叫你来的吗？”原来这个女子乃是她的心腹侍女之一，名唤明珠，蓬莱魔女临走之前，将山寨的事情交给玳瑁，叫明珠做辅佐的。

明珠说道：“正是。各路义军都已从各方赶来，在长江北岸会合了。但却有点困难，玳瑁姐姐叫我过江求援。”

蓬莱魔女连忙问道：“什么困难？”明珠说道：“各路义军首领倒是忠勇奋战，决意要在金寇后方干他一场。可是这些首领，你也知道他们都是草莽英豪。比不上官军的纪律，玳瑁姐姐虽然代摄你的盟主职权，可是，可是……”

蓬莱魔女道：“哦，我明白了！他们不听号令，不甘心让玳瑁指挥，是么？”

明珠说道：“一方面是群龙无首，谁也不肯服谁；一方面玳瑁姐姐她也有点胆怯，恐怕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这不比往常的应付金寇‘围剿’，这是要在敌后的一场大战。玳瑁姐姐她也没有指挥这么大兵力的经验。所以她叫我渡江，找小姐回去。要是找不着小姐，就请虞将军派人帮她指挥，南北两岸，义军与官军的联络，也得早早商量妥当。”

蓬莱魔女听了明珠的禀报，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翼飞过长江，当下说道：“我放心不下的正是这件事情，既然如此，明日我就过江，请虞将军拨一条小船给我。”

虞允文沉吟半晌，说道：“本来柳女侠亲自回去，那是最好不过。可是，我只担心，担心一样——”蓬莱魔女道：“担心什么？”虞允文道：“柳女侠，你是在北方长大的，只怕不大懂水性吧？”

这正是蓬莱魔女弱点所在，当初她南来渡江之时，就因为不懂水性，吃了樊通的大亏。她面上一红，说道：“我本来不懂水性，但这次前往飞龙岛，

经历过海上风波，也比较习惯了。明珠在海上的经验比我更少，不是也来了吗？我只要你给我一条小船，一个熟练的舟子。”

明珠说道：“小姐你有所不知，我这次偷渡长江，亦是九死一生。来的四个人，中途碰到金寇的船只追击，其他三个人都牺牲了。我们的小船被敌人击沉，有两个人战死；我和另一个受伤的兄弟夺了敌人的一条小船，那位兄弟忍着伤痛给我操舟，到了南岸，他也伤重不治了。”想起那几个为她英勇牺牲的伙伴，不禁潸然泪下。

明珠抹了眼泪，接着说道：“如今金寇大军云集，江面的布防，只怕比我来的时候更为严密了。他们以水师封锁长江，要想偷渡，难上加难。唉，小姐……”她偷渡长江，本是为了要把蓬莱魔女找回去的，但身经了危险之后，却又不能不为蓬莱魔女担心；可是北岸的义军，却又确是急需蓬莱魔女回去；明珠心中忐忑，急切之间，也不知是劝阻小姐的好，还是鼓励她回去的好？

蓬莱魔女柳眉一竖，毅然说道：“不管如何危险，我都得回去。这一战关系太大，我岂能只是考虑个人的安全？”

虞允文击节赞道：“壮哉此言！柳女侠既有如此雄心，我自当尽力设法，让你安渡长江。”原来他已想到了一个计策。

柳元宗道：“虞将军老谋深算，愿闻妙计。”虞允文道，“这一段江面，敌我隔江对峙，战线长达数十里。明日午夜时分，我在上游佯攻，柳女侠你这条小船就在下游偷渡，我叫两个最熟悉长江水道的水手给你操舟。明天是八月初十，即使有月亮也只是一弯眉月，你们趁着天黑偷渡，那就安全多了。”

柳元宗道：“这计策很好，瑶儿，为父的和你一同渡江！”蓬莱魔女本不愿连累锋镝余生的老父，再与她同冒这样大的危险，但想到这次渡江关系太大，而父亲又下了决心，她也就不再反对了。

计议已定，第二日虞允文把那两个水手找来，介绍给蓬莱魔女相识。身材魁伟的那个名叫李吉，短小精悍的那个名叫王祥。这两人原来都是“翻江虎”李宝的部下，李吉还是李宝的堂侄。他们在长江上做了十多年的水寇，不但深谙水性，而且对这一段百数十里的长江水道，熟悉得就似自家门前的道路一般。

虞允文交待了这两人之后，命他们退下，对蓬莱魔女说道：“这两个人忠心耿耿，你可以放心。你渡江之后，赶紧把各路义军联结起来。金寇声言是要到江南来过中秋，说不定在这几日就要大举进攻。但我自信可以守得住长江，决不至在中秋之前让他们得逞。我计划在八月十四反攻，已约好了李宝在山东海面策应，希望你们北岸的义军，也在同一天发动，扰乱敌人后方，和我们配合。”蓬莱魔女心想，明晚若是偷渡成功，还有三天工夫，时间是仓促了些，但无论如何，也得做到。当下说道：“将军放心，我只要不死，一定遵令而为。”虞允文道：“好，祝你今晚一帆风顺，平安渡江。你们现在可以走了，先到渡江的地点准备，一切有王祥、李吉给你们安排。”

蓬莱魔女谢过了虞允文，便与她爹爹以及明珠，随同李吉、王祥出发。明珠因为要给蓬莱魔女带路，义军是分散了隐蔽在乡村的，非她带去寻觅不可，故此一同回去。

这晚天公作美，是一个阻霾遍布的天气，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对寻常的舟子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天气，决不能冒险开船的。但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最适宜偷渡的天气。

到了二更时分，李吉、王祥带领他们下船，这两人真不愧是最高明的水手，在风浪之中，小船稳稳地向前疾驶，赛如奔马。最妙的是，他们只是竹篙轻轻一点，便能够把小船操纵自如，竟没发出丝毫声响，小船就似贴在水面滑行一般。蓬莱魔女心想：“我在陆上可以施展踏雪无痕的轻功，这两人的操舟技术，也可以算得是水面上的上乘轻功了。”

他们开船不久，已是三更时分，虞允文的水师在上游发动佯攻，用“折冲机”发出石头炮弹，数千军士摇旗呐喊，引得金国的舰只大部开来，防备宋师偷袭。蓬莱魔女等人在下游也隐隐听得呐喊的声音。

沿途虽碰上几艘金国的巡逻船只，但在黑夜之中，他们还未分别出来的是否是自己人，王、李二人操纵的小船，已是无声无息地轻舟疾过了。只有一次，有艘金国的战船，打起火把，喝问口令，但王、李二人诈作听不见，绕道避开，黑夜如墨，江面辽阔，船上的人略有疑心，但也无可奈何。

轻舟逐浪，乘风疾驶，过不多久，已隐约可以望见对岸。蓬莱魔女松了口气，心道：“谢天谢地，大约可以平安上岸了。”心念未已，忽觉小舟倾侧，似被一股激流卷进了一个喇叭形的港汊。李吉悄声说道：“不要惊慌，咱们寻觅一个偏僻的地方登岸。”原来他是有意将小船开进这个港汊的。要知金国水师沿岸驻防，越近岸危险越大，李吉、王祥熟悉这里的水道，知道这港汊狭窄，水流湍急，金国的战舰开不进来，危险便可大大减少。

小船钻进了芦草丛中，船身也渐渐稳定了。夜色如墨，但岸上那连绵不断的篷帐，黑压压的如一大片丛林，还是可以看见。李吉叹了口气，小声说道：“还有一盏茶的时光就可以上岸上，今晚渡江，总算是有惊无险。”

话犹未了，一阵风过处，忽听得芦草猎猎作响，蓬莱魔女还以为是风吹草动，不怎么在意，李吉、王祥却停了划船，小声道：“有人来了，伏下身来。”

突然间也是一只小船从芦草中钻出，无声无息，显得那船上的舟子也是高明之极。李吉拨转船头，正要躲开，只听得“嗤”的一声，一道蓝色的火焰已从那只小船上射出，一个妇女的声音喝道：“来的是谁？”

柳元宗当机立断，一记劈空掌发出，将那支蛇焰箭打灭。但在这火光一闪之间，船上的那个妇人已看见了驾船的李吉、王祥。蓬莱魔女目光锐利，从船舱中望出去，也认出这个女人正是她当日初次渡江之时，在长江上遭遇的那个贼船婆娘。

那婆娘冷笑道：“原来是你们两位，来这里做什么？”李吉道：“韩三娘子，请看在往日之情，放我们过去。”

蓬莱魔女听得“韩三娘子”这个名字，不由得蓦地心头一动，记起了在飞龙岛上，那“闹海蛟”樊通临死之时，显得无限悔恨，所咒骂的就是这个韩三娘子！那时蓬莱魔女虽然不明真相，但从他的口气之中，也可以隐隐猜测得到，樊通之所以失身投敌，多半是被这韩三娘子所累。

蓬莱魔女心道：“向这贼婆娘还求什么情？”果然便听得韩三娘子又冷笑道：“你们不是跟随李宝投降了官军么？嘿嘿，你们害死了樊通，不顾江湖义气，还有脸向我求情？你船上藏的是什么人，说出来，我或许可以放你们过去。”

李吉、王祥在这危急的关头，哪有心情和她争辩，调转船头，立即便逃。那韩三娘子驶船技术不在他们之下，紧紧追来，冷笑道：“你们还想逃么？”摸出号角便吹！

韩三娘子那只小船虽是紧紧跟在他们后面，但也有十数丈之遥。夜色如墨，芦草又密，蓬莱魔女纵有极高明的暗器功夫，也是无可奈何。

号角呜呜声响，划破了江面的寂静。但也只是吹了两下，只听得“蓬”的一声，江心突然涌起巨浪，那号角声也顿然静止了。原来是柳元宗听声辨向，以绝顶神功，向韩三娘子那只小船发出了一记劈空掌！

柳元宗只恐摧毁不了她那只小船，掌力是打在她船头的水面上，以柳元宗的绝顶神功，这一下劈空掌击在水上，登时就似掷下了千斤大石，激起数丈高的水柱，韩三娘子冷不及防，饶是她最擅操舟，也已把持不稳，突然受震，号角脱手飞出，人也跌倒了。小舟失了掌舵的人，被巨浪一冲，整个翻转过来，登时沉没。

蓬莱魔女刚刚松了口气，李吉忽地叫道：“不好！”只听得韩三娘子一声冷笑，那笑声已似到了她的船边。蓬莱魔女蓦地一惊，这才省起韩三娘子精通水性，有极高明的潜水功夫，上次她渡江之时，误搭贼船，也是在把韩三娘子打落水之后，给她在船底做了手脚，凿破船板，险险令她葬身鱼腹的。敢情这一次又是故技重施！

柳元宗的绝顶神功只能施之陆上，在水上也是像他女儿一样，毫无办法。他不懂水性，倘若是用劈空掌功夫打下去，掌力打到深水以下，未必能把韩三娘子震伤，而激起的波浪，自己这只小船先要沉没了。

李吉道：“我下去对付这贼婆娘！”跳下水去，只见波浪翻翻滚滚，既听不到兵器碰击之声，黑夜中连水底的人影也瞧不见。只是从波翻浪滚的情形，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水中拼斗，非常剧烈！

王祥看出情形不对，说道：“柳女侠，你们用重身法稳住这只小船！”“卜通”一声，也跳进水去，与李吉联手，合斗韩三娘子！

波翻浪滚，比前更为厉害，柳元宗父女一个站在船头，一个站在船尾，使出千斤坠的重身法定住船身，小船兀是倾斜颠簸。蓬莱魔女手心捏了把汗，默默祷告，求上苍保佑王、李二人打胜。

忽见江面上现出一道长长的水纹，似是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将一条白线拉过对岸，蓬莱魔女正自不知吉凶如何，忽听得“噗哧”声响，王、李二人己分开波浪浮了上来，上半身冒出水面。蓬莱魔女大喜道：“你们胜了？”李吉道：“不错，那贼婆娘已给我们赶跑了！”声音微颤，缓缓向小船游来。柳元宗精于医道，一听他们的声音，心头不觉一沉，连忙把竹篙伸出，将他们拉了上来。只见王、李二人浑身染血，果然都是受了重伤，李吉伤得最重，胸膛给韩三娘子的分水刺划开了三道伤口。

柳元宗道：“两位躺下，我给你们敷药。”李吉道：“时机紧急，顾不得这么多了！”一上船便抢去掌舵，王祥也咬着牙根抵痛，抓了一杆竹篙立即划船。

柳元宗以轻巧的手法，将他们湿液液的衣裳撕开，蓬莱魔女与明珠同时帮忙，在他们的伤口上敷上了金创药。

只听得报警的角声呜呜吹起，原来是金国的水师发现了韩三娘子射出的那支蛇焰箭，此时正在向着这边赶来。几十只船的船头挂起了瓦风灯，已经照见了他们这只小船！

港汊狭窄，大船进不了口，折腾了一会，才调来几只小船。

王、李二人驶入芦苇丛中，使尽了浑身气力，可惜受伤之后，终是气力不加，速度自不及追来的小船。

柳元宗摸出了一把铜钱，用金钱镖的手法，反手发出。腕力惊人，打得又准确之极，那几只追来的小船，最近的距离也在十丈开外，最远的几乎有三十丈，但船头上的瓦风灯，却给他的铜钱“卜”的打灭了一盏，“卜”的又打灭了一盏，片刻之间，几只小船上的十几盏瓦风灯全部熄灭。王、李二人在芦苇中把小船绕了个弯，追兵失了灯火，看不见目标，在芦苇丛中乱闯，王、李二人已是悄无声息地把小船划到岸边。

但岸上也是人马喧腾，想是得到了水上的讯号，也正在向着这边跑来。柳元宗正待把王、李二人抱起，但王祥、李吉二人已是不约而同地跳进了水中，李吉冒出半个头叫道：“你们赶快上岸，我不能连累你们！”追来的小船，听得声音，又飞快向这边划来。

蓬莱魔女潸然泪下，但她既不能下水将他们拖起来，形势又是极端危急，小船距岸还有数丈之遥，只好当机立断，与父亲托起明珠，先把明珠抛上岸去，他们二人随即也跟着跳上。李吉嘶声叫道：“柳女侠，请告我家舵主，务必把那韩三娘子除去！”蓬莱魔女回头一看，只见水上两个漩涡，正卷起一片红浪。原来是王、李二人，不愿遭擒、被辱，已在水底自戕。

蓬莱魔女难过之极，但这时也己没有余暇给她悲伤了，她心中暗暗发誓：“李宝杀不了那贼婆娘，我也必定杀了她给你们报仇！”当下，三人展开了轻功，避过了正面而来的那队骑兵。

虽然未曾脱险，但到了陆上，三人都是精神陡振，镇定了许多。明珠轻功稍差，但有蓬莱魔女带着她，也能跟上。

三人东躲西闪，刚刚绕过一重营帐，东方已是曙色初开，迎面忽地碰上了一小队巡逻的金兵，喝道：“是谁？口令！”柳元宗一掠数丈，迎了上去，天色还未大亮，但他认穴不差毫厘，片刻之间，己是把那十几个人全都点了穴道。

前面那队骑兵听得喊声，忙折回来，发现十几个逻卒倒在地上，吃惊非小，大呼小叫道：“贼人在这一边，在这一边！”“在哪一边？怎的不见？”“咦！身上没有血迹，受的是什么伤？怎的不醒？”“看看咱们的人还有救没有？先搜查贼人要紧，若是刺客，惊动了皇上，这罪可就大了！”纷纷扰扰，七嘴八舌各有主张。

柳元宗父女与明珠三人，早已拐了个“之”字路，又绕过一重营帐。蓬莱魔女听得那些人言语，心里想道：“完颜亮果然是到了这儿，哼，哼，他竟敢‘御驾亲征’来了！”

“　，　，　！”有人敲着大锣叫道：“来的只是几个小贼。各守营盘，不许自将惊搅！巡逻队进行搜捕！”原来金国的前路指挥怕是虞允文之计，派一小股人潜来捣乱，随后大举进攻，若然乱了阵脚，便正中敌方之计了。

好在他有这个顾忌，要不然各营士卒尽都出来，柳元宗等三人纵有天大神通，也是插翼难逃。

柳元宗眼看天色就要大白，巡逻队已经出动，四面兜截，天亮之后，实是难以躲藏。他一看，附近有个馒头形的小山丘，虽非山高林密，树木倒也不少。柳元宗当机立断，说道：“上那山丘，人少，就杀过去；人多，就躲起来。山上比平地容易掩藏！”蓬莱魔女道：“是！”拉着明珠，助她一臂之力，展开绝顶轻功，转瞬间，便上了山，天色尚未大亮，山中有树木遮光，比平地当然更沉暗得多。那些巡逻队伍，竟然没有发现他们。

山中黑影幢幢，柳元宗内功深厚，目力异乎常人，定睛看去，只见每隔

十来步远，便有两个全身披甲的卫兵并立站岗。柳元宗心头微凛，想道：“这里岗哨如此之密，难道是主帅的营帐所在？”但既来之则安之，说什么也只好闯过去。

柳元宗悄声说道：“从树上过去！”树木虽非茂密，但每两棵树之间的距离，至多也不过四五丈，凭着他们父女的绝顶轻功，从这棵树跳过另一棵树并不困难，只是明珠较弱，但有蓬莱魔女拉她一把，也可以勉强跳得过去。

他们捷似猿猴，轻如落叶，无影无声，那些站岗的卫士做梦也想不到有人就从他们的头顶飞过。

山高不过数十丈，不多一会，就到了山顶。这时早已是天光大白，一轮红日且已从东方升起了。一到山顶，近接着满天阳光，眼界豁然开朗，柳元宗一眼望去，不由得大吃一惊，暗暗叫苦！正是：

避他鹰犬追踪急，却到龙潭虎穴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立马投鞭言炎炎 挺身抗暴气昂昂

只见剑戟如林，戈矛耀日，一排排的披甲武士，在山上隐隐列成阵势，正中插着一杆三丈来高的杏黄大纛，武士们列成的阵势，看得出就是拱卫这杆大纛的。

柳元宗吃了一惊，心道：“这是天子的仪仗，难道……”心念未已，只听得士兵们齐呼“万岁”！一座帐篷开处，一个披着金色袍甲、威风凛凛的中年汉子，在卫士们簇拥之下，缓缓走了出来。果然是金国的皇帝完颜亮！

蓬莱魔女热血沸腾，手摸剑柄，手指微微颤抖。柳元宗悄声说道：“瑶儿，不可造次。小不忍则乱大谋！”蓬莱魔女瞿然一惊，登时冷静下来。心中想道：“不错。我这次回来，是要聚集义军，在金虏的后方，与宋国的大军配合作战的，这责任何等重大！若然此时跑出去行刺完颜亮，成功也还罢了，倘有失手，插翼难逃，岂不坏了大事？而在剑戟森森的拱卫之下，要刺杀完颜亮也是谈何容易？”

幸亏他们藏身的那棵大树，枝繁叶茂，距离那些兵士，也还有数十丈之遥，兵士们全神注意的是保卫皇帝，怎想得到在满山遍布岗哨的情形之下，有人已经偷偷上了山，藏在树上？

蓬莱魔女在树叶缝隙里看出去，只见完颜亮登上一座石台，眼望前方，也不知他是否看到了长江的波涛澎湃？

过了半晌，完颜亮缓缓说道：“昨晚战事如何？江面似乎看不见敌人的舰队？”

一个将军模样的人站了出来，说道：“禀告陛下，昨晚那些南蛮子只是趁着黑夜，出来捣乱，发了一阵石炮，摇旗呐喊了一会，也就退了。我方损失轻微，只是被打坏了几艘船，需要修补。”

完颜亮哈哈笑道：“人人都说虞允文是个将才，依朕看来，也是不济事！他只敢虚张声势，偷袭一下，岂敢与朕正面交锋？”

那将军大拍马屁道：“陛下天纵圣明，智勇双绝，莫说虞允文，就是岳飞重生，也不能是陛下对手。”

又一个将军道：“咱们的兵马比他们多了十倍，他们若敢与咱们硬碰，那就正应了一句俗话，是以卵击石了。陛下，咱们的大军如今已经齐集，就是等待陛下的御旨渡江了！”

完颜亮道：“这个，我己早有安排。到临安过中秋嘛也许来不及了，但总可以渡过长江，在江南欢度佳节。”

将士们听了他的“豪语”，又是山呼：“万岁！”完颜亮拍了拍掌，止了喧哗，又向那将军问道：“听说昨夜有敌人偷渡过了江，是什么人，人数多少，已经捉到了没有？”那将军惶恐说道：“还没有。不过陛下放心，几个小贼，总是逃不了的。”

完颜亮“哼”了一声，说道：“几个小贼，究竟是多少个？两个、三个？还是五个、六个？几十万大军，连几个小贼都捉不到！甚至连确实的数目都不知道！贼人的模样都说不出来！要你们何用？”

那将军惶恐万状，跪下来不敢言语。旁边闪出另外一个将军，说道：“陛下息怒，我倒是查问清楚了。偷渡的那只小船，两个舟子已经死了。另外三个人上了岸。”完颜亮怒气稍减，说道：“是什么样的三个人？”那将军道：“是两个女子和一个老头。”

柳元宗听得声音好熟，定睛望去，认得这人正是他的那个老对头完颜长之。原来完颜长之乃是宗室，比完颜亮长一辈，是完颜亮的疏堂叔叔。这次他从江南回来之后，完颜亮已恢复他原来的官职——御林军统领，并加“太子少保”衔。

完颜亮心中一动，转怒为喜，说道：“究竟是皇叔能干。但你昨晚不是一直在这山上的么，几时下过去查问了？”

完颜长之道：“我正要启禀陛下，我收录了一个女贼，本是长江水寇，投降了咱们的那个樊通的手下，名叫韩三娘子，昨晚韩三娘子碰上了敌人的那条船，那两个舟子就是她杀死的。可惜她现在受了重伤，不能来见皇上。”其实王祥、李吉这两个舟子，乃是自杀的。不过，韩三娘子虽然冒领功劳，她所报告的却确实是第一手材料。

完颜亮道：“哦，那么，这韩三娘子认得那三个人吗？那两个女的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完颜长之道：“黑暗之中看不清楚。不过，据韩三娘子说，那两个女的从体态看来都很年轻，她怀疑其中的一个乃是蓬莱魔女。这个魔女听说是北五省的绿林领袖。武功很是高强。”

完颜长之怕完颜亮不明白，要给他详说蓬莱魔女的身份。

完颜亮却已微微一笑，说道：“这魔女朕是早已见过的了。那次朕在泰山封禅，这魔女跑来捣乱，可惜没捉着她，这次可不能容她跑掉了。”

说罢，忽的朝着那仍然在跪着的将军斥道：“起来！你下去传令，务必要捉到那两个女的，只许生擒，不许伤了她们！你在御营挑选一百名最好的武士，捉不到人，你别回来见我。”

原来完颜亮那次见过蓬莱魔女之后，对她的美色念念不忘，因此听说是她来了，心里是又惊又喜。想道：“即使这魔女本领再高，在几十万大军围捕之下，她也是插翼难飞。待捉到了她，朕叫皇叔废去她的武功，就不怕收她作为妃子了。”

那将军站了起来，但仍是伛偻着腰，声音颤抖，说道：“陛下，这，这……”完颜亮喝道：“你听清楚了命令没有？快去！”那将军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不敢向完颜亮禀告，只好用求援的眼色抛给站在一边的完颜长之。

完颜长之道：“启禀陛下，那魔女的本领很是厉害，陛下只许生擒，不许伤她，恐怕，恐怕很难。”完颜亮道：“我知道她的本领厉害，但再厉害也厉害不过我的百万大军吧？”完颜长之道：“不错，倘若发现了她，大军一拥而上，不难将她踩成肉饼。但难在不许将她弄伤。不能伤她，咱们的人就要伤亡多了。”

完颜亮怒道：“你们一众将士，出发之前，都曾宣誓效忠于朕的。既是赴汤蹈火尚且不辞，如今去捉一个女子，反而害怕伤亡了？麻将军，我叫你挑选一百名勇士，就是准备这一百人都死光了，也要把那魔女捉来的！”

完颜长之这时已猜到了完颜亮的心意，暗自想道：“当将士的，冲锋陷阵，为国捐躯，那是份所应为。但为了一个女子，却要葬送无数勇士，岂不教将士寒心？”心中不忍，说道：“陛下，不如让我去吧。”他自忖拼着受点伤有把握可以活捉蓬莱魔女，免得众多武士伤亡。

完颜亮双眼一翻，说道：“皇叔，你别忘了你是御林军统领，你的职责是保护我的，你不能离开我的身边。好了，不必多言，麻将军，朕限你在午时以前，将那魔女带到，否则提头见我！”完颜亮因为完颜长之是皇叔身份，

不便对他发脾气，对那姓麻的将军他可就不客气了，发出了最严厉的命令！

那将军见皇上动怒，吓得面色灰白，只好叩头说道：“奴才领旨！”当下便挑选了一百名武士，立即下山。这一队人恰巧从蓬莱魔女躲藏的那棵树下经过。蓬莱魔女暗暗好笑：“我就在你的眼前，你没发现，这可活该你倒楣了。”

完颜亮道：“皇叔，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韩三娘子，你给我重重犒赏她。”完颜长之道：”是。陛下，这韩三娘子倒是有心为咱们大金效力。她还有一条妙计，可以助咱们渡江，一举尽歼虞允文的兵马。”完颜亮诧道：“她一个女流之辈，有甚力量，可助咱们渡江？”

完颜长之道：“她熟识长江水道，据她说，每年八月十五前后几天，长江潮汐比平时大得多，她可以给咱们带路、领航，在一个最适宜的地方，黑夜渡江，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只是她现在身受重伤，非得赶快给她医好不可。”完颜亮道：“好！传旨叫御医去给她治伤！”完颜长之道：“她，她还有话说。”

完颜亮道：“她怎么说？”完颜长之道：“成功之后，她要求陛下一件事情。”完颜亮道：“什么事情？”完颜长之道：“她不愿无功受禄，要事成之后才说。但却须陛下御旨许诺，灭宋后允她所求。”完颜亮笑道：“这婆娘倒是古怪，但却也公平。好，咱们就当买卖做吧。你对她说，朕允她所请就是。”

完颜长之怔了一怔，道：“要是她所求之事，是咱们难以办到的，这——”完颜亮大笑道：“灭宋之后，朕富有四海，天下之事，哪有朕办不到的。除非她要天上的月亮！孤王的宝座！但谅她是个女流之辈，也决不至于要裂土封王。”完颜长之道：“这个谅她不敢。”完颜亮道，“好，那还怕什么答应她？嘿，嘿！何况权柄操在咱们之手，倘若她真敢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咱们不会，——嘿，嘿！‘■嚓’一刀，把她杀了？”

完颜长之心道：“一国之主，岂能失信于妇人。”但完颜亮已然如此说了，他也只好说道：“陛下圣见，非臣可及。当今最最紧要之事，是如何渡江，这韩三娘子能力咱们带路，陛下先下御旨，允她所求，令她一心一意为陛下效力，确是上上之策。”完颜亮笑道：“现在最紧要之事，是赶快把她医好了！”当下立即传令营中太医，由完颜长之的护兵带他去给韩三娘子治伤。

蓬莱魔女气得七窍生烟，心中想道：“这韩三娘子助纣为虐，竟要带敌人渡江，真是万死不足以偿其辜！”恨不得一箭把那太医射死，叫他救不了韩三娘子。可是在这样剑戟森严的防护之下，她纵是满腔愤恨，也只能强忍住气。

只听得完颜亮又道：“那婆娘说八月十五前后，长江潮汐异于常时，最利渡江。但我要知道得更切实一些，什么时候起潮？”

完颜长之道：“这个我倒问过她了。是八月十三月亮起时。不过，在什么地方最宜偷渡，却还须她领航、带路。”

完颜亮道：“好，那咱们就在八月十三晚上三更时分渡江。你马上叫人传下密令，叫各营总兵准备！”

在完颜亮周围的都是他最亲信的心腹将士，他颁下密令，自是无须顾虑会泄漏出去。

却不料隔“邻”有耳，躲在树上的蓬莱魔女已是听进耳中，心里又喜又

惊，要知此刻已是八月十一日的早上，距离完颜亮所要渡江的时间，不过是三个白天和两个半晚上了。而虞允文与她约好，由义军与南岸官军配合出袭的时间，却是八月十四的白天。

蓬莱魔女心急如焚，想道：“时间紧迫，我必须把这消息送出去，否则差不那么半天，可能就误了大事！”

完颜亮定期在八月十三午夜偷渡长江，现在是八月十一日早晨。那么，在这三天之内，蓬莱魔女至少要做到下列三件事情：一、找到玳瑁；二、与各路义军的领袖会合；三、派人送信给虞允文，要他提前半天发动攻击。而第三件事情又必须在第一件事情成功之后，才能找得到人送信。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做到这三件事情，一定要机缘凑巧，处处顺利，否则稍有阻碍，就要前功尽弃！

时间这样紧迫，但现在他们却还被困在山上，根本无法脱身。蓬莱魔女几乎想不顾一切，硬闯出去。但山上有金国最精锐的羽林军武士千人，山下更有数十万大军，硬闯出去，无异自投罗网！

蓬莱魔女正自心中焦急，只听得完颜长之又道：“还有一个喜讯，禀报陛下。”完颜亮道：“什么喜讯，仔细道来。”

完颜长之道：“柳元甲是江南一霸，水陆两路的黑道人物，都奉他为主的。如今咱们已与他接洽好了，只等陛下定夺。”

完颜亮道：“他提出了什么条件？”完颜长之道：“咱们一旦渡江，他就在江南作为内应。他准备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在他力所能及的地盘之内，不许宋国官军通过。”

完颜亮道：“很好，咱们有几十万大军，不必他出兵助战，只是这样已经大大有助于咱们灭宋了。”

完颜长之道：“还不止呢，他现在身任江南的武林盟主，还有一位副盟主是飞龙岛的一股水寇头领，实力比从前投降咱们的那个闹海蛟樊通更大，他也与咱们约好了，咱们几时渡江，他就与咱们配合，在水上接应。”

完颜亮道：“这更妙了，马上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在山东海面攻击宋国水师。这里的采石矶之战，有咱们对付虞允文已足够了。朕所忧虑的是他们东面海上的援军。”

完颜长之对完颜亮的残暴寡恩虽然微有不满，但对他的战略部署，却甚佩服，由衷赞道：“陛下指挥若定，恰如六辔在手，一尘不惊。今番定可以并吞南宋了。那飞龙岛主有众逾万，虽然还不算很强，但在水路截断宋国援军，最少也可以阻迟他们几天。那时咱们早已渡过长江，大功告成了！”

完颜亮道：“他们要咱们答允什么条件，你还未说呢。”

完颜长之道：“柳元甲想请陛下把两淮南北的地区让他割据。他愿对金国纳贡不来朝，听调不听宣。”

完颜亮道：“哦，这么说，他是要自成一国，自立为主，只做咱们的藩属了？”

完颜长之道：“不错，他的意思正是这样。两淮南北是江南最富庶之地，陛下圣意如何？”

完颜亮道：“当然答允他！”完颜长之道：“是。我懂得陛下意思了。权柄操在咱们手上，渡江之后，赏罚还不是由得咱们？”

完颜亮道：“不，这次的赏是真的，渡江之后，让他为王！”

完颜长之自以为懂得了皇上的意思，听了完颜亮这番话，大惑不解。完

颜亮哈哈笑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柳元甲的身份与那韩三娘子不同，对付他们也自当因人而施。江南未定，对这样的人需加笼络。待到天下都是大金的之后，那时再设法除他不迟。汉高祖刘邦与项羽争天下之时，韩信求汉高祖封他为假齐王，汉高祖索性封他为真齐王。但韩信最后还是免不了未央宫的一刀。汉人的史事，也可以供咱们学到一些东西的。皇叔，你身为大将，也该多读史书。”

蓬莱魔女听了这番议论，也自不禁有点不寒而栗，想道：“完颜亮之残暴阴狠，实是人间少有！可恨我那丧尽良心的叔叔，竟然受他利用，助纣为虐。”

完颜长之大为佩服，说道：“陛下天纵圣明，文事武功，都足以震古烁今，这番定然一举荡平江南！”

完颜亮哈哈笑道：“朕刚才做了一首诗，念给你们听听！”他独立石台之上，顾盼自雄，半晌，手指前方，朗声吟道：“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诗意是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不能容南宋与大金并立。吴山是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内的一座山，“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那已是把临安当作囊中之物，准备进军之后，在吴山立马庆功了。就诗论诗，气概倒是十分豪迈。

完颜长之等一众将士齐声欢呼，立即就把他们皇上这首诗唱起来，完颜亮拔剑斫石，纵声狂笑！蓬莱魔女气得心肺欲炸，想道：“完颜亮你如此狂妄，我倒要看你横行能到几时？你要立马吴山，只怕先要葬身鱼腹。”

完颜亮的将士正在欢腾，忽见一个军官骑马上山，完颜长之喝道：“圣驾在此，什么人胆敢骑马！”那军官翻身下马，膜拜说道：“臣前路指挥使哈尔盖有紧急事情禀报，请皇上恕罪。”

完颜亮斥道：“何事大惊小怪！难道南蛮子敢渡江来攻咱们不成？”

哈尔盖颤声说道：“军情倒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只是——”完颜亮厉声道：“只是什么？”他做了一首自以为“气吞牛斗”的好诗，正在飘飘然接受臣下的颂赞，这个时候，当然不喜欢有人来败坏他的“豪兴”。

哈尔盖讷讷说道：“昨晚偷渡的那几个敌人，有人看见是向着这个方向逃跑，只怕、只怕已经上了这座山了。奴才怕万一是刺客，惊、惊动了圣驾！”

原来这哈尔盖以“前敌指挥使”的身份，昨晚亲自率领巡逻队搜查。但因这座山是他们的皇帝“驻跸”之地，在别的地方他可以随意搜查，这个地方，他的手下却是不能随便上来的，必须禀明皇上，才敢搜查。

昨晚负责值夜的侍卫长大吃一惊，道：“哈将军，是你亲自看见的么？你拿得准刺客当真是上山了？这山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我就不信刺客能够上来，而居然没有给人发现！”要知倘若哈尔盖所说是真！这侍卫长就难逃“守卫不严”之罪。

哈尔盖虽然怕结怨于侍卫长，但更害怕敌人潜伏山上，查了出来，这天大的干系他可担当不起。只好硬着头皮说道：“奴才昨晚率领巡逻队四处兜截，那几个黑影到了这山下就没了踪影，只怕、只怕多半是藏匿此山了。”

完颜长之深知蓬莱魔女的轻功本领，说道：“既然如此，总是小心谨慎的好。还是搜一搜吧！”

完颜亮这一惊亦是非同小可，但随即想道：“这么多人，又有皇叔在此，怕她什么？”于是哈哈笑道：“朕正要活捉那个魔女，她若当真是自投罗网，

朕正是求之不得！山下有人把守了么？”

哈尔盖道：“奴才所部的三千铁骑，已把这座山团团围住了！”

完颜亮大笑道：“好，这一回可要叫她插翼难逃！立即搜查！”

蓬莱魔女暗暗叫苦，完颜亮的手下，能够纵高窜低的能人不少，这一搜他们决计难以藏匿。蓬莱魔女银牙一咬，正要请她父亲与她一同冲出，忽见父亲摇了摇头，示意叫她不可妄动，蓬莱魔女心道：“难道束手待毙不成！”这时完颜长之与哈尔盖已率领武士，列成队形，就要向两边伸开搜索了。

就在此时，蓬莱魔女忽听得似是有人在她耳边低声说道：“伺机向西北逃！”正是武林天骄的声音。他用的是上乘的“传音入密”内功，人却不知躲在何处。他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对方至少要与他功力相若，方能听见。

蓬莱魔女又惊又喜，但却不知他所说的“伺机而逃”，这一“机会”从何而来？心念未已，只听得完颜长之已是猛地喝道：“林子里是谁？”原来他的功力与武林天骄乃是在伯仲之间，后者的“传音入密”功夫，可以瞒得过别人，瞒不过他。但因武林天骄所在之处离蓬莱魔女较近，离他较远，所以蓬莱魔女听得字字分明，而完颜长之则是隐约感到有人藏在林中，悄悄说话，至于说的什么，却是听不清楚。

武林天骄一声长啸，挺身而出，朗然说道：“你们都没长眼睛吗？我就在这儿，你们还要到哪里搜索？”

武林天骄这一骤然现身，自完颜亮以下，人人都是大吃一惊。完颜亮喝道：“还不快快给我拿下！”众武士惊魂稍定，发一声喊，登时如潮涌上，将武林天骄团团包围。完颜长之不敢离开皇帝，取出了一对判官笔，仍然在完颜亮身边，担当保护之责。

武林天骄不慌不忙地举起玉萧，凑到唇边，“呜呜”地吹了两声，纯阳罡气从暖玉箫中吹出，威力惊人，只见在他面前的一棵大树，树叶纷纷坠下，转瞬之间，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本领较弱的武士，耳膜如受利针所刺，慌忙把双手掩住。

武林天骄放下玉箫，淡淡说道：“皇上，这些年来，你派人到处找我，如今我自己来了，你就不能容我说几句话么？”随即玉箫一挥，双目横扫包围他的那群武士，接着说道：“我不想伤害本国弟兄，但你们若是强来，我也只好被迫自卫了！请你们稍待片时，容我把话说了，我甘愿束手就擒！”

武林天骄在金国是一个传奇人物，对他的武功，有许多夸张的迹近神奇的传说。尽管他与金主完颜亮作对，但金国的武士，却十居八九是对他暗暗佩服的。此时见他又露了这手惊人的功夫，一时之间，竟是无人敢上。

完颜亮听得他口称“皇上”，怒色稍霁，说道：“檀羽冲，你心目中原来还有君父么？我只道你是丧心病狂，自绝于国人的了？好，你既然还有一点良知，我就容你说几句话！”

武林天骄剑眉一竖，朗声说道：“我此来只是劝你一句话，古人说要‘悬崖勒马’，我是劝你‘临江勒马’，早早回头！”

完颜亮大笑道：“我灭宋已在旦夕之间，你却劝我临江勒马！我不依你，你又如何？”

武林天骄冷冷笑道：“你不听我所劝，那就是丧心病狂，自绝于国人了！我只怕你未能渡江，已是身败名裂！”

完颜亮心中怒极气极，却发为狂笑道：“你休道天堑不能飞渡，我投鞭足以断流！我为大金浑一天下，功业震古烁今，国人对我歌功颂德还来不及

呢，你居然敢诽谤于我。”

武大天骄以更响亮的笑声压过了他，说道：“你悉索敝赋，妄图侵宋，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即使你能吞并江南，对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外？老百姓早已民穷财尽了！何况前有虞允文扼守长江，后有老百姓的民军，义旗纷举，你把国运作孤注一掷，必败无疑！你说什么功业彪炳？依我看来，只是痴人说梦，水月镜花！”

完颜亮大怒道：“住口！”武林天骄不理不睬，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道：“再说，你以为你有百万大军，就足以投鞭断流了吗？咱们的士兵与宋人无仇无恨，背井离乡，冒葬身鱼腹之险，所为何来？他们根本不知为何而战，岂肯为你尽力！”

完颜亮道：“哼，哼！你敢煽惑军心，背叛朕么？你身为金国之人，竟诅咒金师，盼它全军覆没么？”

武林天骄道：“我正是为了爱护金国，才来劝谏，请皇上临江勒马，转祸为福。那时金国百姓，才会真心歌颂陛下功德！请陛下三思！”

完颜亮冷笑道：“檀羽冲，在你之前，也有许多人劝阻朕兴兵伐宋，你可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

武林天骄淡淡说道：“我知道那些人都给你杀了。连你的亲生母亲，因为你妄图侵宋之事，说了你几句，也给你毒死了！我今日敢来劝谏，性命早已置之度外！”

完颜亮尽杀劝谏诸臣之事，人所共知；但他毒死母亲，却是外人还未知道的秘密。武林天骄说了出来，把完颜亮气得浑身发抖。一众将士听了也暗暗寒心。完颜亮怒气稍过，才说得出话来，冷笑道：“你造谣诬蔑，诅咒王师。好，我现在不杀你，待我渡江之后，我要你亲见我的胜利，我才拿你祭旗！叫你自知愚蠢，死得瞑目！”

完颜亮正待发令将他活擒，忽听得山下人声喧闹，完颜亮抬头望去，只见一个军官驰马上山，大声禀报道：“那两个女贼，已经发现了！”

这军官是哈尔盖的副将，奉命领兵包围此山，防备藏匿山上的敌人逃跑的。但如今己在山下发现了他们皇上所严令捕拿的两个“女贼”，所以他们必须赶紧上来请示，是该遵守原来的“将令”包围此山呢？还是遵奉皇命去追捕“女贼”呢？

蓬莱魔女听了，大为奇怪。心道：“哪里又来的两个女贼？”

心念未已，只听得武林天骄哈哈笑道：“完颜亮，你以为你聪明得紧么？嘿，嘿！饶你再聪明，你也须中了我调虎‘围’山之计！”他故意更改一字，把三十六计中的“调虎离山”说成了“调虎围山”。

完颜亮本是一心一意要活捉蓬莱魔女的，只因武林天骄突如其来，他的注意力才暂时移转。如今听得手下禀报是在山下发现了“女贼”，又听了武林天骄这一番讽刺的话，蓦然一省，不由得面色大变，喝道：“檀羽冲，原来你是与那魔女串通了的！”

武林天骄大笑道：“不错，你这才知道上当了么？嘿，嘿，要不是我有心让哈尔盖这蠢材瞧见一点影子，我怎能把你这三千铁骑引来！”

哈尔盖大惊失色，心道：“原来我们的人，昨晚发现有人上山，竟是武林天骄故意布下的疑阵。上山的是他，不是那两个女贼。我却把三千铁骑都调来包围此山，这可真是中了他调虎‘围’山之计了！”自完颜亮以至哈尔盖等人，此时尽都“恍然大悟”；却哪里知道，这才真正是武林天骄的“故

布疑阵”，他们的“恍然大悟”，恰巧又正是“误入迷途”。
　　完颜亮大怒，指着哈尔盖骂道：“蠢材，还不赶快下山，飞骑追捕！呆在这里作什么？”哈尔盖连忙应道：“是！”抢着跨上一匹战马！疾马下山，率领他原来围山的三千铁骑，追赶“女贼”。
　　完颜亮发了命令，随即纵声笑道：“檀羽冲，朕还是要笑你是个蠢材，你故布疑阵，只是能骗得过哈尔盖一时而已。在朕的铁骑追捕之下，你的心上人始终逃不过朕的掌心！哼，你使的什么巧计，也不过是自投罗网而已”“把他拿下！待那魔女擒来，叫他知道朕的厉害！”那班武士，虽然敬畏武林天骄，但主子已经下了命令，非立即活擒武林天骄不可，他们只好豁出性命，一拥而前。
　　武林天骄蓦地飞身疾掠，从众武士头上飞过，迳向完颜亮扑来。完颜长之双笔齐出，喝道：“你好大胆，冒犯皇上！”武林天骄横挥玉箫，将完颜长之双掌架开。他们功力悉敌，武林天骄固然不能前进，完颜长之也不能将他迫退。那一班武士只恐武林天骄伤了皇上，慌忙又跑过来，将他团团围住。场中登时乱成一片。
　　躲在树上的柳元宗悄声道：“时机到了，跑！”展开绝顶轻功，一溜烟地向着西北角疾奔。蓬莱魔女带着明珠。紧紧跟在父亲后面。此时蓬莱魔女对武林天骄，当真又是感激，又是心伤。她知道武林天骄是有意牺牲自己，救她们父女脱险，可是她有大事在身，却只能自顾逃跑，不能兼顾武林天骄了。
　　蓬莱魔女使出“八步赶蝉”的绝顶轻功，虽然拖着一个明珠，仍是迅逾飘风。那些武士，都在用神对付武林天骄，十之八九，毫无发觉。有几个人发现了他们，但只是一晃眼间，蓬莱魔女等人已是翻过山头，在他们眼前消失了。
　　完颜亮站在高处，隐隐还可看见一团白影。他虽然看不清楚蓬莱魔女的形貌，但看到了衣袂飘风，也大致可以分辨出是两个女子。这一下，完颜亮才当真，恍然大悟：又上了武林天骄的当了！
　　完颜亮气得七窍生烟，大喝道：“务必拿下，死活不论！活擒封万户侯，格毙赏黄金千两！”
　　武林天骄知道蓬莱魔女已经脱离险地，心上放下了一块石头，遂纵声笑道：“完颜亮，你连一个女子都奈何不得，还做什么吞并江南，统一天下的春秋大梦？你要杀我，我让你杀好了。我是金国的大好男儿，恨的只是暴君，我决不与本国弟兄拼命。嘿，嘿，你杀了我，我也不过在黄泉路上先走一步而已，只怕你将来的下场，比我还更不如！”说罢，哈哈一笑，停止抵抗，束手就擒。
　　完颜亮怒极气极，说道：“你求速死，朕偏不如你心愿！你敢小看我，好呀，我就留着你慢慢折磨，叫你亲眼看到朕‘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后，再挖掉你的眼珠，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今生今世，永远做个贱奴！”
　　蓬莱魔女已经翻过了这座山头，但武林天骄的话语，随风吹送，她还是隐约可闻，不禁心中痛如刀割。柳元宗知道女儿的心情，低声劝慰她道：“瑶儿，你要记住你肩负的重担！只有打赢了这一场仗，彻底击败了完颜亮，这才是救了宋国的白姓，也救了金国的百姓。也只有这样，才是报答了檀羽冲救命之恩。”
　　蓬莱魔女吞下了眼泪，说道：“孩儿理会得。”但她虽然懂得这个道理，

悲痛仍是不易消除，心中想道：“ 檀羽冲舍身救我，我却不能救他。今生今世，只怕是永远不能报答他了。 ”

她因距离太远，完颜亮后来说的那段话，她没有听见，只道武林天骄落在完颜亮的手中，已是必死无疑。

背后忽地传来一阵呐喊声，原来是有一班武士，兀自想擒住蓬莱魔女领功，紧紧追来。

蓬莱魔女瞿然一惊，如在恶梦中醒来，知道已是没有时间容她悲伤了。于是强抑悲伤，加快脚步，那班武士，怎赶得上她，转瞬之间，己给她远远甩在后面。正是：

休夸天堑能飞渡，一女挥刀胆己寒。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刁斗风生来侠女 胡笳声动聚群豪

翻过山头，走了一段羊肠小径，沿途虽然经过十来个“哨岗”，但那些站岗的卫士，焉能是柳元宗父女的对手，幸而柳元宗不想伤人，只是把他们点了穴道，要不然他们连性命都难保全。

山路越来越是险窄，穿过了一个山拗之后，前面已无哨岗。但见山坡上满是荆棘，瘦石嶙峋，寸草不生。柳无宗迈开大步，就从荆棘上跨过。明珠的轻身功夫较弱，要飞越这一大片荆棘，稍有困难。蓬莱魔女不想耽搁时间，双臂贴着明珠，轻轻将她一带，衣袂迎风，嗖、嗖、嗖，一口气飞掠过一片荆棘，转瞬间已到山下。

柳元宗父女松了口气，抬头一望，这才知道了武林天骄指点他们向这个方向逃跑的原因。原来因为此山的西北面地形险峻，而又寸草不生，不但这一面山上的哨岗较少，山下也没有兵营。金国的骑兵多，安营立寨之处，必须是多有水草之地。而且这一面的地形，也不宜大军驻扎。

原来围山的三千铁骑已经撤走，再也无人阻拦。柳元宗当先开路，向着田野疾跑。但也还未能立即跑出长江北岸金国大军的防区。

只见东南面烟尘滚滚，健马嘶风，一大队金国的骑兵，正在向前追逐。前头是两骑骏马，跑得非常之快。大队的金国骑兵，采取扇形的包抄之势，但最近的前锋，和那两骑马的距离也还在十丈开外。

蓬莱魔女道：“咦，马上的似是两个女子！”定睛看去，隐约可以认得是赫连清云和赫连清霞两姐妹，转瞬之间，她们那两骑快马己过了视野之外，远远看去，平原上只见两个黑点。后面那一大队骑兵仍然紧追不舍。

蓬莱魔女恍然大悟，原来敌人所说的那两个“女贼”，就是赫连姐妹，是她们替代自己，引开了金国的追兵。这一巧妙的安排，当然是武林天骄所出的主意了。

蓬莱魔女又是感激，又是担心。心道：“赫连姐妹的坐骑虽快，但却怎能摆脱金国的大队追兵？”

心念未已，忽又听得号角齐鸣，隐隐听得东面的金兵喧哗之声，柳元宗凝神一听，说道：“那些金虏说是发现有敌人来袭！”不久，南面、西面也响起了号角声、金鼓声，那两面的金兵，也在喧哗叫嚷，说是发现敌人，“战场”上登时混乱，追赶赫连姐妹的那队骑兵不知来了多少敌人，不敢离开大营太远，连忙回头。

蓬莱魔女笑道：“好了，赫连姐妹和咱们都可以脱险了！”

柳元宗父女放下了心上的石头，由明珠在前带路，一口气跑出了十里路程，回头一望，并无追兵，这时他们已远离了金国大军的营地，才算是真正脱险了。

蓬莱魔女放慢脚步，让明珠喘过口气。走了一会，蓬莱魔女张目四顾，忽然“噫”了一声，说道：“奇怪！”

柳元宗道：“何事奇怪？”蓬莱魔女道：“偷袭金军的是哪路人马？怎的来无踪去无迹的，此事不是太奇怪了吗？”

要知南岸的宋军隔着一条长江，若是宋国发动攻击，一定是在水上交锋，绝不能突如其来。所以唯一的可能，只有是小股的义军，来偷袭金国大营。但若然如此，必定是达成了破坏的任务之后，便要立即撤退的，可是他们一路行来，却没有碰见一个义军，四面张望，甚至连一匹马的影子都看不到。

柳元宗想想也觉奇怪笑道：“ 既是猜想不透，那就只有到了义军的营盘，再问个明白了。 ”

说话之间，忽听得马铃声响，前面突然出现了一小队金国骑兵。柳元宗一看不足十骑，随手便抓起一把石子，正要发石伤人，蓬莱魔女急忙叫道：“ 爹爹住手，来的是朋友！ ”

柳元宗愕然住手，转眼之间，那小队骑兵，已经到了他们面前，为首的那个军官，不是别人，正是耶律元宜。

耶律元宜跳下马背，说道：“ 恭喜，恭喜，柳女侠，你脱险了！ ”听他说话，早已知道了蓬莱魔女被困之事。

耶律元宜是辽国志士，辽亡于金之后，他伪降金国，图谋恢复大辽。他是赫连清霞的情人，与武林天骄也是至交好友。这些事情，蓬莱魔女都是早已知道了的。但见他还有七八骑金国武士随行，却也还不禁有点惊疑不定。

耶律元宜笑道：“ 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并非金人，有话但说无妨。 ”

蓬莱魔女道：“ 我们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怎的打这里来？ ”

耶律元宜道：“ 武林天骄昨晚就是住在我的帐中。昨晚你们偷渡，给人发觉，我也曾假意帮忙哈尔盖搜索。武林天骄定下计策，让清云、清霞两姐妹冒充你们主婢的身份，引开金国追兵，我怕她们有什么危险，假作追捕，护送了她们一程，这才绕道回来。蓬莱魔女恍然大悟，说道：“ 刚才金军在四面发现‘ 敌人 ’，敌情也是你们弄的玄虚？ ”

耶律元宜笑道：“ 正是。我叫手下偷偷的在四个营帐里点起火来，然后又叫他们在四处奔跑乱嚷，假报军情，引起混乱，要不然赫连姐妹还真不容易逃脱呢！ ”

蓬莱魔女道：“ 幸亏有你暗中相助，要不然我们也难逃脱呢。只是，你也忒大胆了！ ”

耶律元宜笑道：“ 人多众乱，哪能查究出为首捣乱之人？而且我也早有准备了，我立即离开营地，随着哈尔盖追踪‘ 女贼 ’，就是为了避免嫌疑。 ”

蓬莱魔女叹了口气，说道：“ 你们冒这么大的危险，救了我们父女，我们实是感激不尽。唉，只可惜—— ”

耶律元宜听了几句，已知她要说的是谁，吃了一惊，连忙问道：“ 不错，我正要问你，武林天骄是怎么了？ ”

蓬莱魔女黯然说道：“ 他已被完颜亮所擒，如今生死未卜。 ”

耶律元宜想了片刻，说道：“ 只要不是当场格杀，倒还有一线生机。 ”

蓬莱魔女道：“ 何以见得？ ”耶律元宜道：“ 完颜亮自大成狂，妒忌之心极重。武林天骄在金国素著声望，武士们对他尤为佩服。完颜亮是容不得别人在任何一方面高过他的，所以，即使武林天骄不反对他，他也是早就把武林天骄当作眼中钉、肉中刺的了！ ”

蓬莱魔女道：“ 这么说来，武林天骄还焉有生还之望？ ”

耶律元宜道：“ 正是因为完颜亮妒忌心重，他非得把武林天骄压下去不可。他以为他这次必定可以并吞南宋无疑，我料他由于此念，多半会把武林天骄留下不杀，待他‘ 成功，之后，再当众折辱武林天骄，好显出自己见识高明，才华卓绝，无人能及。嘿，嘿，只要武林天骄还未丧命，我就有机会可以救他了！ ”耶律元宜“ 追随 ”了完颜亮多年，倒也算得是摸透了完颜亮的脾气。

蓬莱魔女半信半疑，但心中总是多了一层希望。于是说道：“ 如此只有

全仗将军为他尽力了。”

耶律元宜哈哈一笑，说道：“我与他也是情如兄弟，不须女侠多嘱咐了。”蓬莱魔女给他一笑，不觉杏脸泛红。

耶律元宜似乎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肃容问道：“柳女侠从江南来，想必是见过虞将军的了？义军派遣使者渡江与虞将军联络之事，柳女侠知道了么？”

蓬莱魔女笑道：“我正是从虞将军那儿来。这位明珠妹子，就是前两天渡江的义军使者，如今又随我回来了。耶律将军，你怎么也知道这事？”

耶律元宜喜道：“这就好了。我昨天才见过玳瑁姑娘，正有一件疑难之事。”

原来耶律元宜蓄意与义军联络，来个里应外合，与虞允文配合，击败金军。赫连清云与玳瑁有过一段渊源，就秘密地给他引见。

耶律元宜以金国高级军官的身份，行动比较自由，他遂假借巡视外围阵地的名义，由赫连清云带引，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会见了玳瑁，可是因为明珠还没回来，双方如何具体配合，玳瑁还不能给他以确切的答复。

耶律元宜谈过他与玳瑁相会的事情之后，对蓬莱魔女说道：“完颜亮渡江在即，目下最紧要的事，是约好一个日期，三方面同时发动，一方面是宋国水师渡河攻击；一方面是义军攻他后方，我再从中里应外合，三方面夹击之下，完颜亮必败无疑。但时间必须配合得准确，否则就要功亏一篑了。你们从那边来，不知可与虞将军约好了么？”

蓬莱魔女道：“日期是约好了，但情况临时有变，我也正有一件疑难之事，要与耶律将军商量。”

耶律元宜道：“有天大难事，我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蓬莱魔女道：“完颜亮已决定八月十三晚上三更提前渡江，虞将军所定的时间却是八月十四日间。当务之急，就是必须设法通知虞将军，咱们也将时间提早。”

耶律元宜道：“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办好啦。我今晚就派人渡江向虞将军送信。”

蓬莱魔女正愁期限短促，往返需时，得耶律代办此事，大喜过望。当下说道：“这就最好不过了！咱们便约定在后晚二更时分，同时发动吧。”

耶律元宜道：“好，后晚我以三支响箭作为讯号，你们向我这边攻来，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擒贼擒王，出奇兵先打完颜亮的御营。同时，我也想法救出武林天骄。”

蓬莱魔女与他商量定妥，正要告辞，耶律元宜蓦地想起一事，说道：“你们是急着回到义军之中吧？玳瑁姑娘的地址已经改了。”

明珠诧道：“改了，改在什么地方？”

耶律元宜道：“改在天柱山下一个山村。”当下说了地址。

明珠颇有点感到疑惑，原来她们这部义军驻扎之处地形甚好，距离金军的驻地也近一些。如今改了地方，虽然更为隐蔽，但距离却是稍远，利于防守，不利出击。但她知道耶律元宜决不会虚报消息，当下就谢过了他，按址去找寻玳瑁，心中的疑惑，也只有等到见了玳瑁之后，再问个明白了。

蓬莱魔女道：“耶律将军，你肩负重担，回去须得多多小心。”一行三人遂与耶律元宜分手。

路上明珠说起她心中的疑虑，蓬莱魔女也觉得临时更改总都的地址，其

中必有缘故。于是三人加快脚步，赶往那个山村。

柳元宗等一行三人，展开了“八步赶蝉”的超卓轻功，疾如奔马，不到两个时辰，跑了一百多里，中午时分，便赶到了那个山村。村头有把风的小兵，认得蓬莱魔女，又惊又喜，慌忙上来迎接，说道：“寨主，你回来了，这可好啦！”

蓬莱魔女问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么？”那小兵道：“没有。但各家寨主，各路头领，正在咱这儿集会。寨主，你回来得正是时候！小的给你备马。”

蓬莱魔女说道：“不必，你也用不着声张，惊动众人。”那小兵本来要发响箭报讯的，听得蓬莱魔女如此言语，便即停止。当下给蓬莱魔女指明了路向。明珠吁了口气，说道：“还好，没发生什么意外。但只怕玳瑁姐姐，服不了众家寨主。”蓬莱魔女道：“所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且看看他们闹些什么？”

蓬莱魔女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赶到。刚刚转过山拗，忽见有两人迎面而来。这两个人相貌都很特别，一个是铁塔般的黑汉子，只有一条臂膊；一个是熊腰虎背，魁梧奇伟的红面汉子，手上拿着两只铁轮。两人都是跑得气呼呼的。蓬莱魔女虽然忙着赶路，但一见了这两个人，却不由得不停下了脚步。

原来这两个人都是各领一路的义军首领，和蓬莱魔女也都是早就相识了的。独臂汉子是“关东铁汉”铁大鼎，红面汉子是“风火轮”宋金刚。这两个人又都是公孙奇的仇家，当年曾由宋金刚倡首，招集了许多江湖好汉前往桑家堡寻仇，正巧碰上蓬莱魔女，后来就是蓬莱魔女给公孙奇解了围的。那一战，朱金刚受了重伤，铁大鼎则中了桑青虹的毒功，自己用匕首切断了一条臂膀，才保全了性命。

这一次，他们又巧遇上蓬莱魔女了。蓬莱魔女连忙问道：“怎么你们两位不是来此聚会的么？是不是已经散了？却怎的只见你们两位出来？”

宋金刚气呼呼地说道：“盟主，你若是顾全绿林道义，就让我们过去！你若是只知袒护师兄，就把我们擒下！”宋金刚在北方绿林中的地位极高，仅仅次于蓬莱魔女，但也还是蓬莱魔女属下，按理应该以盟主之礼见过蓬莱魔女的，如今他连应有的礼貌也顾不到，可以想见，他是忙着逃命。

蓬莱魔女大吃一惊，说道：“什么，公孙奇那奸贼是在这里么？你们放心，有我在此，他决不敢动你们毫发！”

宋、铁二人听得蓬莱魔女把公孙奇称作“奸贼”，颇为惊诧，但却也稍微安定了下来。

宋金刚道：“公孙奇早已来了！”蓬莱魔女道：“他来干什么？”宋金刚冷冷说道：“他来干什么，盟主你还能不知道？”

蓬莱魔女柳眉一竖，道：“我怎么会知道了？”宋金刚也觉惊诧，说道：“公孙奇不是你请他来的么？他带了桑家堡旧部，也是号称一路义军，说是要与咱们共同抗金。”

蓬莱魔女跌足道：“这是假的！”

宋金刚见她完全表明了态度，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说道：“老实说，我们也信不过他，但义军抗金，是来者不拒，我们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与金虏勾结，何况他又是你柳盟主的师兄，谁敢拒他参加？”

蓬莱魔女无暇多说，连忙问道：“他在哪儿？”

宋金刚道：“他现在正在聚义厅中与群雄集会。我们与他有仇，不敢与

他同席，也不愿与他为伍！”
蓬莱魔女道：“好，他来得正好，我这就去擒他，你们不必走了，在这里静候消息吧。”
蓬莱魔女匆匆便走，连明珠也抛在后头。柳元宗则紧紧跟在女儿后面。玳瑁的临时“总舵”设在一家地主人家，这家人家在战火未起之前，早已全家逃了。这人家占着村中最大的青砖房屋，蓬莱魔女已听得那小兵说过，一看就知道了。
蓬莱魔女到了门前，守门的是她旧日的侍女，一见了面，也是又惊又喜，说道：“小姐，你来得正好！”
蓬莱魔女悄声说道：“里面情形如何？”那侍女道：“刚才有位姐姐来说，说是里面争吵。还没出事。”
蓬莱魔女道：“好，你不必声张，我进去看。聚义厅在哪边？”
蓬莱魔女问个明白之后，两父女立即飞身上屋，从屋顶过去。为的是不想打草惊蛇，叫公孙奇有逃走的机会。
临时所设的聚义厅，就是原来这家人家的客厅，前面有个 院子，围以短墙，从墙头上看进去，已经隐约可以看见厅中集会诸人，公孙奇果然是坐在当中，代盟主玳瑁反而坐在一旁，蓬莱魔女心道：“公孙奇这厮居然一来便敢喧宾夺主，真真可恶！这次说不得只好废去他的武功了，事后再求师父谅解吧。”
院子有棵槐树，高逾墙头。蓬莱魔女就借这棵槐树作为遮掩，在墙头上暂且驻足，观察里面情形，正好听得公孙奇在大声说话，他声音高亢，把会上诸人嘈嘈杂杂的声音都压了下去。只见他指着玳瑁说道：“你不知道我是你的小姐的师兄么？”
玳瑁道：“是又怎样？”公孙奇冷冷一笑，说道：“那你还好意思替代你家小姐当这盟主么？快把令箭交出来！”
玳瑁面色一端，说道：“我只知依从小姐的命令，小姐叫我暂摄此位，我只有尽力而为！你要令箭，可有小姐的命令？”
公孙奇道：“笑话，我是你小姐的师兄，要什么命令？我不是早就对你说得清清楚楚了么？你家小姐赶不及回来，我们师兄妹在江南已经见了面，是她请我火速回来，代她做这盟主的！”
玳瑁冷冷说道：“口说无凭，必须有我家小姐手书的命令，我方能信你！”
公孙奇双眉倒竖，怒声说道：“玳瑁，你是什么东西？你也不想想，你只是一个丫头，岂能当这盟主？”他所求不遂，索性撕破了脸，揭出玳瑁的身份，将她侮辱。
玳瑁泪珠儿在眼眶打转，竭力忍住，站了起来，峭声说道：“不错，我是一个丫头，但小姐信得过我，她把这重担交托给我，我就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效劳，人皆有责！难道也要讲什么身份吗？”她神色凛然，声音越来越是响亮。本来她已是有点想哭了的，说到后来，义愤填膺，英姿飒爽，再也没有楚楚可怜的模样了。蓬莱魔女躲在墙头，将聚义厅中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听了玳瑁这番话，心里暗暗赞道：“玳瑁不畏强梁，当真不愧是我的好妹子。”
东海龙的大弟子杜永良也是一路义军的头领，看不过去，立即也站起来道：“据我所知，玳瑁姑娘和柳女侠是姐妹相称。但此事无关宏旨，目下金寇就要渡江侵宋，当务之急，是咱们要同心协力，共抗金寇！此时争权夺利，

岂不教天下英雄笑话？我拥护玳瑁姑娘！过去我与公孙堡主也曾有点过节，但而今大敌当前，我也愿意与公孙堡主尽弃前嫌，携手抗金！”

“青海三马”马奔、马驰、马行也都站起来道：“杜大哥之言有理！我们青海三马也是与杜大哥同一主张，愿意听代盟主玳瑁姑娘的调度！”他们三兄弟过去也是与公孙奇结过冤仇的，当年围攻桑家堡，也有他们三人在内。不过他们以国家大事为重，却不愿避开，教公孙奇得逞。

公孙奇心里实是怒极气极，以他的本领，本来可以一举而尽毁杜永良与“青海三马”，但他也是城府极深的人，目前他要的是盟主之位，杀人泄愤对他有损无益。于是按下怒气，反而哈哈笑道：“杜舵主，你们也未免把公孙奇看得太小了！我岂是为争权夺利而来？”

“青海三马”中的马老大是个憨不畏死的人，公孙奇笑声未己，他便起而言道：“公孙堡主，你若然不是为争权夺利而来，却为何又定要玳瑁姑娘让出盟主之位？”

公孙奇侃侃言道：“我正是为了要抗击金寇，担起更重的担子，这才不避嫌疑，不畏讥笑，请玳瑁姑娘让出这盟主之位的。试想目下金国大军百万，旦夕就要渡江，这是何等艰危的局势！指挥各路义军的盟主，是不是应该选个适当的人？玳瑁不过一个小小的丫头，力不足以服人，德不足以服众。叫她率领义军，做咱们的头儿，应付如此险恶的局面，这不是儿戏吗？我并非要当盟主，但却必须另推盟主，诸位也都是一方之雄，难道就甘心受一个丫头指挥了？”

与会的各路义军首领虽然都是为抗金而来，但十之七八，都是强悍不驯的草莽豪强，蓬莱魔女在的时候，他们畏惧蓬莱魔女，不敢存有异心，如今蓬莱魔女不在此地，他们却是各不相让，谁也不肯服谁，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公孙奇这一番挑拨的说话，正好打中了他们的心。当下有许多人便嚷：“不错，是该另选一位领头大哥，暂摄盟主之位！”另外这些人中也混有几个公孙奇的党羽，同声嚷道：“公孙堡主武功盖世，有德有才，又是原来盟主的师兄，由他来代盟主，最是适合不过！咱们不必争论了！”

公孙奇私通金国之事，与会各人均未知道。蓬莱魔女则是早就知道的，但她从前为了顾念师兄妹之谊，只想暗中制止，也未公开揭发，所以玳瑁也还未知。

公孙奇这几个党羽发话之后，会场更是混乱不堪。有好些人自忖无能来当盟主，心想让给公孙奇来当也好，竟也随声附和。

社永良见形势紧迫，急得站起来大叫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大敌当前！岂可先自乱了自己的阵脚？只怕咱们议论未定，敌人兵己渡河了！依我说，就是要选盟主，也该等到过了这一仗之后！”

公孙奇的党羽喝道：“胡说，胡说！咱们就是要新盟主率领咱们打好这一仗！”“青海三马”叫道：“要新盟主也不能要公孙奇！”那些人大喝道：“那你要选谁？除非蓬莱魔女如今在此，否则这盟主不让公孙堡主来做，还有谁人能做？”

公孙奇知道杜永良是反对自己的主要人物，恶念陡生，混乱中便要对杜永良暗下毒手。

就在此时，蓬莱魔女忽地一声长笑，飞过墙头，进了大厅。尘尾一甩，几条尘丝射向公孙奇的手腕。公孙奇刚要使出隔空点穴功夫，伤害杜永良，听得笑声，微风飒然，已经射到。公孙奇一惊，慌忙缩手。

玳瑁喜极而呼："小姐，你回来了！"公孙奇也赔笑道："师妹，你回来了？有话好说，何必动气？……"话犹未了，蓬莱魔女已是厉声骂道："奸贼，你敢假借我的名义，到此行骗，胡作非为！我认得你，我这剑不认得你。"

蓬莱魔女此言一出，全场轰动，杜永良道："哈，原来这厮说你叫他回来代作盟主，这是假的！"玳瑁道："小姐，他还逼我交出令箭呢！"马奔嚷道："盟主斥他奸贼。哼，公孙奇，你是不是私通金虏了？"

公孙奇面上一阵青、一阵红，他起初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蓬莱魔女顾念师兄妹之情，不要当众拆穿他的假面具，哪知蓬莱魔女竟是大义凛然，迳斥"奸贼"，毫不留情。

公孙奇恼羞成怒，冷笑说道："柳清瑶，你就不念你是在我家长大的了？我爹爹——"蓬莱魔女斥道："住口！你爹爹快要给你气死啦，你还敢提到他老人家！也罢，看在恩师份上，你自废武功，省我动手！"

公孙奇纵声笑道："柳清瑶，你要废我武功？好，你容我再说一句！"蓬莱魔女道："还说什么？"公孙奇踏上两步，说道："爹爹当年本是有意将你配与我的。如今我妻子没了，你我正好再续前缘！"

蓬莱魔女大怒，一声断喝："无耻奸贼！"拂尘一展，使出"天罡尘式"的杀手"裂石崩云"，立即便向公孙奇横扫过去。

这一下若然给她拂尘扫着，公孙奇的琵琶骨便要寸寸碎裂。这是公孙奇的家传武学，他岂有不知之理？原来他是有意激怒师妹，以便取得有利机会，一举制胜。

高手比拼，最忌心躁意浮。公孙奇身手何等矫捷，一见师妹上他的当，发怒猛攻，左肋已是露出"空门"，立即一个盘龙绕步，骄指如戟，点她胁下的"愈气穴"，冷笑说道："你要废我武功？哈哈，还是让我先废了你的武功吧！"

哪知蓬莱魔女正是要他如此，她深知公孙奇两大毒功的厉害，恐防一举制服不了，他就伤害多人，故此佯作动怒，卖个破绽，料准了他必要如此进攻。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剑光一闪，公孙奇双指堪堪点到，蓬莱魔女已是陡的反手一剑！

只听得"铮"的一声，公孙奇大笑道："你精乖我也不笨，你还以为我是旧日的吴下阿蒙么？"他改戳为弹，"铮"的一声，正正弹中了蓬莱魔女的剑脊。蓬莱魔女虎口一震，剑虽没有脱手，虎口已是热辣辣的，如受火烙一般！

饶是蓬莱魔女技高胆大，也不禁心头突震，猛吃一惊！公孙奇的功力本来是不及她的，如今却已是胜过她了。原来公孙奇通过孟钊之手，骗得了桑家的内功心法，那两大毒功，都已炼到八成火候，本领突飞猛进，迥非昔比。他使出"隔物传功"的本领，一指弹中蓬莱魔女的剑脊，所用的就正是两大毒功之一的"化血刀"。幸而"隔物传功"毕竟是隔了一层，蓬莱魔女还可以勉强抵受，不至于即遭毒手。

公孙奇与师妹交了一招，己探测出对方深浅，心中大喜，"桑家的内功心法果然奇妙，嘿、嘿，我的毒功虽未大功告成，亦已经胜过这丫头了。从今之后，我是不必再害怕她啦！"他"得理不饶人"，呼呼几掌，欺身进迫，要想一鼓作气，活擒师妹，慑服群豪，登上盟主的宝座。

但蓬莱魔女虽然技逊一筹，相差也还不远。仗着轻灵迅捷的身法，腾、

挪、闪、展，公孙奇在瞬息之间，连攻七掌，蓬莱魔女就连退七步。公孙奇的双掌始终沾不着她，但她也只有招架之功，谈不到阻拦他了。蓬莱魔女退了七步，公孙奇已是抢到了门边。

“青海三马”见蓬莱魔女形势不利，登时热血沸腾，按捺不住，攘臂而起。三兄弟不约而同地跑了出去，要想夹攻公孙奇。

这三兄弟都是耿直的莽夫，他们明知公孙奇的本领比他们不知高强多少，但愤气填膺，戆性一起，生死存亡，早已置之度外。

公孙奇哈哈大笑：“不要命的就来吧！”“青海三马”正在向他冲去，谁也没有因他的恫吓止步。忽地，就在这刹那间，“青海三马”都感到一股柔和的力道，将他们轻轻一带，三兄弟都是身不由已地被这股力道带过一边，接连退了五六步。三兄弟大为惊诧，他们丝毫不感痛苦，显然并未受伤。若说这是公孙奇的劈空掌将他们震退吧？公孙奇却怎会手下留情？

“青海三马”立足未稳，便即回头望去，只见在他们与公孙奇之间，有一个短发萧疏的老者，一足微跛，挟着一根铁拐。将他们轻轻带开的这人，果然不是公孙奇！

原来柳元宗之所以不立即出手，是为了保护众人，他恐防公孙奇发了兽性，不分青红皂白，乱伤聚义厅中的群雄。公孙奇则因为在未见柳元宗之前，自忖可以活擒师妹，所以他也根本没考虑到要伤人、逃命。

如今公孙奇追逼师妹，接连踏出七步，已是到了门边，与厅内的群人有一段距离了。柳元宗见时机己至，这才骤然现身，一面截断公孙奇的劈空掌力，一面将“青海三马”拉开。

公孙奇发现了柳元宗，他是在柳元宗手下吃过亏的，这一惊也是非同小可！

柳元宗沉声说道：“回头是岸。公孙奇，你还不回头？”用的佛门“狮子吼功”，其他人并不觉得怎么，在公孙奇听来，却如雷鸣狮吼，不由得心头一震。

但公孙奇自忖聪明，误入歧途，已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虽有柳元宗狮子吼功的“当头棒喝”，他也是不能回头的了。

公孙奇心头一震之后，随即却是想道：“我两大毒功已经练成，这老匹夫也未必便能胜我？哼，哼，要我束手就擒，我毋宁身败名裂！”

柳元宗大袖一挥，隔开了公孙奇与她女儿。公孙奇蓦地回头，一声冷笑：“回头你又如何？”

柳元宗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回头便好！”公孙奇倏地便是一掌打来！

柳元宗挥袖一拂，只听得声如裂帛。柳元宗的半截衣袖化成了片片蝴蝶，随着公孙奇的掌风飘散四方。柳元宗这一拂之力，刚好与公孙奇那一掌之力抵消。

公孙奇大喝道：“再接我这一掌！”他见单掌所使的“化血刀”伤不了柳元宗，这次竟是拿出了全副本领，双掌齐出，左掌是“化血刀”，右掌是“腐骨掌”，两大毒功，都使上了。

柳元宗铁拐支地，单臂一个“临江截壁”，横架公孙奇双掌。只听得“蓬”的一声，如击木石！公孙奇一个踉跄，身形闪跌，已是出了大门，但却并没有真个跌倒。

柳无宗只觉臂上如有虫行蚁走，麻痒痒的好不难受。心中也不禁微微一凛，想道：“这厮练成了两大毒功，果然今非昔比。老袖是不能手下留情了！”

原来柳元宗是因为看在旧友公孙隐的份上，还不愿对公孙隐的儿子痛下杀手，不过，他那单臂一架，也已经用上八成功力了。在他以为，八成功力，已足以废去公孙奇武功，哪知公孙奇如今本领之强，已是超出了他的估计。

说时迟，那时快，柳元宗如影随形地跟着公孙奇出了院子，举起手中铁拐，点他背心的风府穴。这一次柳元宗已是用到九成以上的功力，不敢有丝毫大意。

公孙奇听得背后风声，也已解下了围在腰间的软剑，反手一剑，“ ”的一声，剑杖相交，火花迸发！

公孙奇大叫一声，“哇”的一口血吐了出来，软剑脱手飞去。但见他趁着那身形前倾之势，脚步不停，倏地一个“黄鹄冲霄”，已是越过了墙头！原来以他现在的功力，虽然比不上柳元宗，但也还勉强可以挡他的雷霆一击了！他虽口吐鲜血，受了点伤，却依然还可以施展上乘轻功，匆匆逃走。

柳元宗本领虽是高强，但因跛了一足，必须铁杖点地，才能施展上乘轻功，如今他用铁杖打落公孙奇的软剑，一物不能两用，公孙奇趁他铁杖还未落地，已是飞过墙头。柳元宗落后一步，追之不及。他记挂着女儿，公孙奇既然出了这个院子，也就只好由他去了。

柳元宗回过头来，问女儿道：“你觉得如何？”蓬莱魔女道：“没什么，只是胸口有点作闷。”柳元宗一掌贴着女儿背心，以内家真力，助她推血过宫，蓬莱魔女运气三转，吐出了一口浊气，胸中烦闷之感登时消失。

蓬莱魔女道：“好厉害的毒功！爹爹，你有无受伤？”柳元宗道：“尚无大碍。”默运玄功，一支血箭从中指头喷射出来，色浓如墨，腥臭扑鼻。流出了一小茶杯的腥血，血色方转鲜红，柳元宗这才敷上了止血的药。众人看了，无不骇然。

柳元宗道：“公孙奇这两大毒功已练到了八成火候，他身兼父亲公孙隐、岳父桑见田两大名家的武学，正邪两派的上乘武功合而为一，倘若再练成了这两大毒功，我也未必能胜他了。不过，目前他给我的震伤，至少也得三五日方能恢复，暂时却可无忧。”

柳元宗父女回转聚义厅，只见厅中多了四个老头，上前迎接，同声说道：“多谢主人又一次来救了我们。”原来这四个老头，乃是桑家旧仆，桑见田死后，由他们协助桑白虹当桑家堡执事的，桑白虹以长辈之礼相待，身份颇高。桑白虹临死将桑家堡交与蓬莱魔女，蓬莱魔女怕公孙奇会加害他们，故而叫他们躲来山寨，也好给玳瑁作个帮手的。

这次他们随同玳瑁来到此间，不料他们的旧主人公孙奇也闯来开会。他们怎敢让公孙奇看见？直到公孙奇给赶跑之后，他们方敢出来。他们曾领受主母临终的遗命，故而对蓬莱魔女以“主人”相称。

蓬莱魔女拦阻他们，不许他们行主仆之礼，说道：“四位老人家不必多礼，你们都在这里，这好极了。我正有一事，用得着你们。”桑家四个老仆都道：“主人有什么吩咐，我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蓬莱魔女道：“玳瑁，你先说说，公孙奇是怎么来的？他带领的部属，住在什么地方？”

玳瑁说道：“公孙奇带领那支人马，约有千人，其中大部是桑家堡的旧人。他们前日突然来到，不知怎的，给他知道我的所在，公孙奇便来访我，说是要与我们共同抗金。我不敢信任他，只好虚与委蛇，待他走后，我便从原来的住处搬来此地。”

蓬莱魔女说道：“ 好，你处事机警，做得很对。 ” 此时，明珠与宋金刚、铁大鼎三人已经来到。宋金刚听说公孙奇已被赶跑，对蓬莱魔女的疑虑早已一扫而空，当下问道：“ 盟主，你斥公孙奇这厮作奸贼，这厮可是与金虏当真有了勾结的么？ ” 他刚刚来到，只知大概，未知其详。

蓬莱魔女道：“ 不错，公孙奇私通金虏，意欲在山东自立为王。牵线的人就是那玉面妖狐连清波。以后你们可得防范这两个人，切不可上了他们的当。 ”

公孙奇那几个党羽吓得面如土色，慌忙跪下，说道：“ 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被瞒在鼓中，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公孙奇是盟主的师兄，所以刚才随声附和，拥戴那厮，这都是因为盟主未曾回来，我们不明真相之故。 ”

蓬莱魔女也不敢完全相信他们，当下说道：“ 只要你们以后与大伙儿同心抗敌，我也绝不会对你们无故起疑，有所歧视。但目前你们必须听我的调度。 ” 这几个人忙不迭的都道：“ 盟主之命，岂敢不遵。我等但求洗脱嫌疑，感恩不尽。 ”

蓬莱魔女说道：“ 我这个调度是为了便于用兵，并无他意。

你们的部众，人数不多，应该集结起来，拨归铁大鼎统率。铁大鼎，你现在就与他们同去收集队伍，限你明日午时整编完竣，听候命令。 ” 蓬莱魔女如此安排，两面兼顾，倘若那些人当真只是一时受了欺蒙，他们在铁大鼎指挥之下，可以有立功机会，洗脱嫌疑；但倘若他们存有异心，铁大鼎性烈如火，武功高强，他们的部队已被收编。在铁大鼎管辖之下，料想也做不出坏事。

铁大鼎明白盟主的用意，说道：“ 盟主放心，弟兄们都是矢志抗金的，即使有几个败类，也成不了气候，我一查出，就把他们宰了。当然，若是自问清白，也就不必惊扰。我这个人最是公平不过的。 ” 接了命令，便与那几个人退下。

玳瑁接着说道：“ 我那时尚未知公孙奇与金虏有所勾结，但对他已是有所怀疑。我心想义军总部给他知道总是不妙，因此立即搬移。随即我便秘密招集各路义军首领到此集会，并没通知公孙奇的。却不知怎的，又给他打听到了，我们刚刚聚集，他便突然闯来。 ”

蓬莱魔女道：“ 底下的事情我己知道，你不必说了。我现在只要知道，他带来的那支人马，现在何处？ ”

玳瑁说道：“ 就驻扎在总部原来所在的那个山村。 ”

蓬莱魔女对那四个桑家老仆道：“ 好，现在用得着你们了。 ” 说罢，掏出一支黑黝黝的哨子。

这支哨子约有五寸来长，黑黝黝的，非金非铁，乃是千年犀角所制。蓬莱魔女递给那为首的老仆道：“ 你拿去吧。你们本是桑家堡的旧人，有了这支哨子，更可以省却许多唇舌了。 ” 那老仆慌忙跪下，恭恭敬敬地接过哨子。

原来这犀角哨子，乃是桑家堡老堡主桑见田的遗物。声音特异，桑见田在生之时，就是用这支哨子来招集手下人的。吹的方法，也有规定，是三长两短，连吹三遍。桑见田临终之时，将哨子传给大女儿桑白虹，让她执掌桑家堡。桑白虹后来遭了毒手，临死之前，又把它传给了蓬莱魔女。因为这支哨子有这么一个来历，所以谁的手里拿着这支哨子，懂得那固定的吹法，谁就可以行使桑家堡主人的权力。

桑家这四个老仆当然识得哨子的来历与用途，因此一见蓬莱魔女掏出了

这支哨子，也就立即明白了蓬莱魔女的用意。蓬莱魔女是要他们去招降桑家堡的旧属。公孙奇带来的人马，十之七八是桑家堡旧人，将他们收抚之后，其他人等，势薄力单，势必要随同他们归附义军。

蓬莱魔女说道：“ 公孙奇受了伤，怕我们追捕他，多半不敢回到原来往处。不过，也不可不作万一的准备。 ”说到这里，回头对她父亲说道：“ 爹爹，你和这四位大叔走一趟吧。 ”柳元宗笑道：“ 我巴望不得碰上公孙奇，那么，我就可以为我的老朋友管教管教他这不肖的儿子了。 ”

桑家四个老仆得到柳元宗与他们同行，自是无须顾虑碰上公孙奇。当下，接了命令，便即起程。

蓬莱魔女道：“ 好，你们本来是到此会商的，现在继续开会。 ”

各家寨主，各路义军头领齐声欢呼，一致表示拥戴蓬莱魔女回来重当盟主。

蓬莱魔女问道：“ 你们可曾谈到了军事的部署么？ ”玳瑁答道：“ 此会一开，公孙奇就一直逼我让出代盟主之位。其他的事情，根本就没有谈及。 ”

蓬莱魔女道：“ 好，那么秘密就不怕泄漏了。咱们现在立即部署进攻！ ”群豪个个热血沸腾，但也不无有点顾虑，纷纷问道：“ 进攻？金国的军力比咱们大了十几倍啊！不过，咱们本来是要来拼命的，盟主既然有令，我等粉身碎骨，也是在所不辞。 ”

蓬莱魔女笑道：“ 咱们是打有把握的仗，并非作无意义的冒险牺牲。 ”当下，将怎样与宋国大军配合作战的具体方案提了出来，群雄这时才知道胜利确有把握，兴奋百倍。

蓬莱魔女请宋金刚与杜永良分担左右两翼的指挥，当下约定后日晚间更鼓一起便同时出击。正是：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挥剑已寒奸贼胆 挑灯夜话女儿心

会议结束，己是掌灯时分。军情紧急，会议当中，各人都顾不得吃饭，只以大饼充饥，会议结束之后，也就各自赶回原地，部署后晚的出击。

群雄散后，玳瑁说道：“小姐，咱们要不要立即迁移？公孙奇已经知道这个地方——”蓬莱魔女道：“完颜亮准备后晚渡江，料想他不会分散兵力来对付咱们。不过，多加小心，总是好的，你叫他们增强岗哨吧。”玳瑁应了声“是”，遂将当值的头目唤来，发下命令。

诸事料理妥当，玳瑁这才松了口气，想起这些天来所受的委屈和困难，不觉潸然泪下，说道：“小姐，幸亏你回来了，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样应付这个局面呢？”

蓬莱魔女轻轻搂着她的肩头，柔声说道：“妹子，多亏了你了。你应付很是得宜。我让你挑这样重的担子，未能早日赶回，实是过意不去。请受愚姐一拜。”

玳瑁慌忙跪下去道：“小姐折煞我了。”蓬莱魔女将她扶起，说道：“从今之后，你我以姐妹相称。我比你大一岁，你应该叫我姐姐才是。”

玳瑁感激涕零，说道：“小姐——嗯，姐姐，我想问一问你——”蓬莱魔女微笑道：“说罢。”玳瑁说道：“姐姐，你在江南，可曾见着珊瑚姐姐？”玳瑁与珊瑚感情最好，早就想问了，如今 才有这个余暇。

蓬莱魔女黯然说道：“她做了尼姑了。此事话长，待咱们打完了这一仗，我再和你说吧。”

蓬莱魔女因她提起珊瑚，不觉因珊瑚而想到珊瑚的师父——武林天骄的姐姐，再想到了武林天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心念未已，只听得脚步声响，柳元宗笑着说道：“瑶儿，我给你带来了一位稀罕的客人，你看看是谁？”

说话声中，一行人走了进来，前头是柳元宗，后面是桑家堡的一位老仆，中间却是一位胡服少女，不是别人，正是赫连三姐妹中，最小的那个赫连清霞。

蓬莱魔女大喜道：“赫连姑娘，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你二姐呢？”

赫连清霞道：“二姐没与我同来。嗯，你们的事先谈吧。”

那桑家老仆说道：“禀告主人，事情很是顺利，公孙奇不出所料，果然没有回去。我们一到，吹起老主人的哨子，对桑家堡的旧人揭发了公孙奇的真相，那些人，都愿意听从命令，不再跟从公孙奇了。还有一些原来不是桑家堡的，也都愿意弃暗投明。这个哨子，请主人收回去吧。”

蓬莱魔女道：“这是你故主之物，我拿着也没用处，就送给你，让你约束下属吧。”那老仆大为惶恐，说道：“这怎么成？小人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要这哨子！”蓬莱魔女道：“为什么？”那老仆诧道：“主母移交这哨子之时，还未曾说过它的用处么？”蓬莱魔女道：“我只知道它可以招集你主人的旧属。另外还有什么用处？”那老仆道：“这哨子等于是皇帝的国玺，谁拿了它，谁就是桑家堡的主人。”

蓬莱魔女这才恍然大悟，心道：“怪不得桑白虹交给我时，那么郑重其事；而后来桑青虹见了这个哨子，又是露出那么惊奇的神色。”于是说道：“原来如此。只是你主母虽然故世，还有你们的二小姐呢。也罢，就由我暂时保管，待将来还给你们的二小姐。”

那老仆道：“桑家堡这支人马如何处置？”蓬莱魔女道：“原地驻扎。后晚更鼓起时，听候命令出击，由左路统领宋金刚指挥。”

那老仆接了命令退下，蓬莱魔女这才对赫连清霞说道：“今朝早多亏了你们姐妹了，不是你们引开了金国的追兵，我只怕很不容易脱险呢。”赫连清霞道：“哦，你已经知道了？”蓬莱魔女道：“我碰上了耶律元宜，那时他刚刚送走了你们姐妹，回到中途。”赫连清霞道：“宜哥他还说了一些什么？”蓬莱魔女道：“你要知道什么？”赫连清霞道：“他有没有提及一些事情，嗯，关、关于我的事情。”蓬莱魔女不知所措，含糊答道：“他称赞你机灵，这次的事情，和他配合得很好。”赫连清霞好似满怀心事的样子，低头不语。

蓬莱魔女知道她定是有些事情，不愿意当众来说，于是说道：“你吃过晚饭没有？”赫连清霞道：“我在槐树庄吃过了。槐树庄就是桑家堡那支人马驻扎的地方。我来找玳瑁姐姐，在那里遇上你的爹爹的。”接着笑道：“想不到你的爹爹就是我的老邻居，从前我和你说起他来，还口口声声称他做老和尚呢。如今他还了俗了，我可不能再叫他做老和尚啦。”

蓬莱魔女笑道：“多谢你告诉我爹爹的消息。那时我也还未知道你说的老和尚就是我的爹爹呢。”

明珠出来报道：“小姐，房间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赫连姑娘的房间——蓬莱魔女说道：“霞妹子，你不嫌偪促，就与我同房吧，时候已晚，你也该歇息了。”蓬莱魔女是想找个机会与她单独谈心，赫连清霞明白她的心意，笑道：“姐姐不嫌弃我，我也乐得亲近姐姐。”蓬莱魔女笑道，“瞧你这小油嘴儿，怪不得我爹爹喜欢你。”蓬莱魔女的父亲曾指点过赫连清霞的武功，十分夸赞她的聪明，所以蓬莱魔女这么说。赫连清霞笑道：“姐姐，你认我作你妹子，我这个作妹子的可要向你讨见面礼的啊！”蓬莱魔女笑道：“可惜我的功夫不配教你。”

两人进房之后，卸下了装，蓬莱魔女先上了床，赫连清霞却还在倚窗遥望。蓬莱魔女道：“咱们也学古人来个抵足夜谈吧。咦，霞妹，你有什么心事，又是在想念你的宜哥了？”

赫连清霞性情坦率，叹了口气，说道：“我是在挂念着宜哥。柳姐姐，你心上就没有挂念的人么？”蓬莱魔女怔了一怔，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

赫连清霞忽道：“姐姐，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你可别怪我冒昧。”蓬莱魔女道：“什么？”赫连清霞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武林天骄？”蓬莱魔女满面通红，半晌，说道：“我不知道你说的‘喜欢’是什么意思。檀公子救我脱脸，我是很感激他的。”赫连清霞道：“那么你不想嫁给他了？”

蓬莱魔女想不到她问得如此坦率，说道：“我没有想过。我拈刀弄剑惯了，我想女子也并非一定就要嫁人。”赫连清霞笑道：“姐姐，你是在骗我。你一定曾经想过这个问题的。姐姐，你是不是心中另有他人？”

蓬莱魔女佯作着恼，说道：“女孩儿家老是谈论嫁不嫁人，害不害臊？咱们不谈这个——”赫连清霞“噗嗤”笑道：“姐姐假正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害臊的？我知道你口里不说，心里可在想着呢！好吧，你说不谈这个，那你要谈什么？”

蓬莱魔女给她弄得啼笑皆非，又是喜欢她的天真烂漫，又有点怕她寻根究底，说道：“我想问你，你二姐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她是我们山寨的恩人，和玳瑁她们都是早已熟识的。前天她不是和你的宜哥来过一次的吗？怎

么今天她却不陪你来了？”赫连清霞一本正经地说道：“我的二姐恼了你，她不高兴见你。”蓬莱魔女怔了一怔，笑道：“我可没有得罪你的二姐啊，她为什么恼了我了？”

赫连清霞道：“她恼你没有良心，檀羽冲对你这么好，你却欢喜他人。你可知道檀羽冲是我们的师兄，我们当然是帮着他的。”

蓬莱魔女叹了口气道：“此事不知叫我怎么说才好。霞妹，你恼不恼我？”

赫连清霞道：“有一点儿，可没二姐恼得厉害。瑶姐，我知道你喜欢的是华谷涵。华谷涵一向对我也很好的，所以你嫁给华大侠也好，嫁给我师兄也好，我都一样高兴的。只是我却认为你不该作弄我的师兄。我是有话便说的人，你别见怪。”

蓬莱魔女道：“我正是喜欢有话便说的人。但你说我作弄你的师兄，那却是冤枉我了。”

赫连清霞道：“你要是不喜欢他，就应该让他早些知道。似如今这样，你即使不是有意作弄他，那也是害了他了。”

蓬莱魔女心头隐隐作痛，黯然说道：“你说得不错，这都是我的罪过。但我也有我的为难之处，难以和你说得明白。嗯，如今我只盼他能够平安脱险，我心里才得安宁，也才能表白我的心迹了。霞妹，你能够原谅我么？”

赫连清霞道：“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绝不会故意作弄我的师兄。我说过我只是有一点儿恼你，要不然我怎会上你这儿？”

蓬莱魔女忽地心头一动，暗自想道：“她的二姐为何那样恼我？莫非、莫非——”她是过来人，隐隐猜到了赫连清云的心事，心道：“敢情赫连清云的心事，武林天骄毫不知道？连她妹妹也蒙在鼓中？”

蓬莱魔女“发觉”这个意外的秘密，心中又是辛酸，又是欢喜，问道：“那么，你二姐上了哪儿？”

赫连清霞道：“二姐是去找檀师兄的姐姐——慧寂神尼去了。她要恳求慧寂神尼救她兄弟。”

蓬莱魔女道：“耶律元宜已经在设法营救了。他是最适当进行营救的人。慧寂神尼武功虽高，要进百万军中救人，恐怕于事无补，反而有害。”

赫连清霞道：“我也劝过二姐，可是她不愿意来求你，只有去求檀师兄的姐姐了。嗯，如今已经知道，完颜亮后晚就要发兵渡江，宜哥要救人，必须在这期限之前。二姐即使一路无阻，顺顺利利地见着慧寂神尼，也是赶不及的了。可是宜哥虽然设法营救，只怕，只怕也大不容易。”

蓬莱魔女恍然大悟，“原来赫连清霞来我这儿，是打算求我救武林天骄的。”当下说道：“你的宜哥有什么为难之处？”

赫连清霞望向窗外，半晌不语，蓬莱魔女拉着她的手道：“霞妹，我要救檀公子之心与你一般。有什么困难，请你不必隐瞒，我力之所及，定必助你。”

赫连清霞回过头来，缓缓说道：“姐姐，你给什么见面礼与我？”蓬莱魔女怔了一怔，笑道：“怎么忽地又扯到见面礼来了？我爹爹他可以教你武功，我可是不配教你的啊。”武林中人讨的“见面礼”，习惯所指，便是武功了。

赫连清霞道：“见面礼并非就一定要的是武功呀？”蓬莱魔女笑道：“我只怕别的东西你不放在眼内。好吧，你不要武功，要的什么？”

赫连清霞道：“听说你们绿林中人经常备有一种易容丹，可以变换面貌

的。是么？”

蓬莱魔女道：“你要易容丹作甚？”

赫连清霞道：“我想乔装打扮，扮成男子。重回金国大营。但我怕有人认得我，非得变换面貌不行。”

蓬莱赝女吃了一惊，道：“你要回到你宜哥那儿？”

赫连清霞道：“不错。我、我放不下，他，他独自一人

蓬莱魔女笑道：“这一战过后，你们就可以相见了。只这几天的相思之苦，你也不能忍受？”

赫连清霞嗔道：“姐姐，人家着急，你却拿来取笑。我这是为了正经事儿，我怕宜哥独自一人，坏了大事。”

蓬莱魔女道：“什么大事？现在只有咱们两人，你可以说了吧？”

赫连清霞这才说道：“宜哥有一个计划，要在金宋战事一起之时，活捉金主完颜亮！这计划除了我们姐妹二人知道之外，还有檀师兄也是参与密议的。

“我们本是藏在宜哥营中，只等时机一到，便即发动。但想不到昨晚出了你这桩事情。檀师兄知道你被困在山上，山下是百万大军。他要助你脱险，不能不临时改变计划。本来他是不可以露面的，为了你的原故，他只好亲自出马。而我们姐妹，也听从了他的布置，冒充你们主婢，引开金兵。

“如今檀师兄己是遭擒，我们姐妹也离开了。唯一行藏尚未破露的，只有宜哥。

“宜哥是摸准了完颜亮的脾气，料他不会在渡江之前杀害檀师兄，所以才向你担保，说是他有办法营救檀师兄。

“可是完颜亮帐下高手如云，只他的叔叔完颜长之一人，武功就远在宜哥之上，宜哥孤掌难鸣，怎不叫人担心？

“檀师兄在金主渡江之前，性命或许可保，宜哥也或许可以救出他。但宜哥独自一人，要按原来的计划活捉完颜亮一一那恐怕是绝难办到了。弄得不好，连檀师兄也未必救得出来。你说，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赫连清霞这句问话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蓬莱魔女的心湖，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湖，更给它冲击得波翻浪湧。

“武林天骄为了我的原故，落在完颜亮手中，耶律元宜孤掌难鸣，我岂能置之不理？何况这不单单是为了救武林天骄！”蓬莱魔女想了又想，终于缓缓说道：“霞妹，我不能让你一人冒险，我和你一同去！”

赫连清霞喜出望外，说道：“姐姐，你也要去？可是，可是蓬莱魔女道：“怎么，你不欢迎我与你结伴同去么？”

赫连清霞道：“不，不。我给你说了实话吧。我到这儿，本来是想求你帮助的。但到的这儿之后，我可又不敢开口了。你是众人拥戴的义军盟主，你怎能擅自离开？我也不应将义军的盟主拉走。姐姐，你肯同去，在我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可是，这里的事情你怎么办？”

蓬莱魔女道：“这里的事情，我自有安排，你就不用管了。我只问你，你有没有把握混进金国的军营？有人盘问，你怎么应付？我只怕弄得不好，反而连累了耶律元宜。咱们是胆欲大而心欲细，百万大军可也不能视作等闲的啊！”

赫连清霞说道：“金国的百万大军在长江北岸布防，绵延数十里。倘若不明虚实，那的确是危险重重，插上翅膀，也飞不进去的。但我知道宜哥的

驻防之地，可以从一条山路走去。我还有一面巡逻队军官的腰牌，可以应付盘查。我怕的只是有人认得我，因为我们姐妹，今早冒充你们主婢引开金兵之时，曾在百万军前露面。所以我才要乔装打扮，最好能够易貌改容。”

蓬莱魔女道：“好，你既然很有把握，我也有把握把你变作另外一个人。你现在安心睡觉吧，明早醒来，你就要自己认不得自己了。”

赫连清霞满心欢喜，甜畅的睡了一觉。第二日一早醒来，蓬莱魔女已经准备好了男子的衣裳，给她打扮。

赫连清霞道：“你果然有易容丹，哈，这真是太神奇了。”原来在蓬莱魔女给她化装之后，她揽镜一照，只见镜中人影，是个俊俏的少年，脸型也都已改变，果然连自己都几乎认不得了。

蓬莱魔女笑道：“还稍嫌俊俏一点。不似一个大兵。”又把一枚易容丹化开，给她敷上一层油膏，粉脸略带了几分古铜色，倘若是在黑夜之中混进金营，估量也可以蒙混得过去了。

赫连清霞道：“好，现在该轮到你打扮啦！”蓬莱魔女手中拈着一颗易容丹，却似若有所思。

赫连清霞道：“姐姐，你教我如何使用这些油膏丸散，我来给你装扮。咦，你在想些什么？”

蓬莱魔女笑道：“没什么。我虽有易容丹，但我可从来没有扮过男子。扮作男子，走一步路都得留神露出破绽，我受不了拘束。好好一个女孩儿家，却掩藏了自己的本色，学做男人，这不是有点好笑么？”

赫连清霞道：“但这是为了大事呀！”蓬莱魔女笑道：“不错。所以我也只好甘心受这个拘束了。”当下教晓赫连清霞如何调配那些药品，教她给自己化装。

蓬莱魔女并没有吐露出她心中的秘密，原来她是在这个时候想起了笑傲乾坤。她记得她第一次去访寻笑傲乾坤的时候，珊瑚、玳瑁也曾劝她改装扮成男子，在江湖上行走可方便得多，她不肯依从。后来笑傲乾坤知道这件事情，曾对她说过一句笑话，赞她不肯掩藏女儿本色，也就是英雄本色了。

如今，她为了武林天骄，却不能不改装了。虽然情况不同，但她还是不禁勾起往事，想起了笑傲乾坤。

这两个人在她心中的位置，曾经起过许多次变化。最初是难分轩轾。后来她听了父亲的劝告，比较偏向于笑傲乾坤；后来笑傲乾坤负气离开了她，到了前晚，又发生了武林天骄不顾性命、助她脱险之事，这件事情，使她大受感动。两人的位置，又在她心中颠倒过来，武林天骄的份量是大大加重了。但想不到的是，昨晚与赫连清霞一席深谈，蓬莱魔女却又发现了一个秘密，赫连清霞的二姐清云十分关心武林天骄，甚至为了武林天骄而恼怒蓬莱魔女。这种感情，似乎不是普通的师兄妹的感情所能解释的了。蓬莱魔女是过来人，隐隐猜到了赫连清云的一份心事。虽然只是猜度，但蓬莱魔女相信是：虽不中亦不远矣。这么一来，她的心情，又发生了一度变化。她打定了主意，这次去营救武林天骄，是为了报恩，同时也是为了“了结这一段相思”，她要让武林天骄明白，他们只能是好朋友，好让武林天骄另配良缘。

赫连清霞哪里知道她的这些心事，嘻嘻哈哈地给她化好了装，两人又在房中练习男子的走路姿态，看看已没有什么破绽，就手挽着手，一同去见蓬莱魔女的父亲。

柳元宗突然看见两个陌生人进他房中，怔了一怔，道：“你们找谁？”

蓬莱魔女噗嗤一笑：“ 爹爹，你不认得我了？ ”

柳元宗这才知道是女儿与赫连清霞，哈哈笑道：“ 你们怎么这样顽皮，改了装来戏弄我？ ”蓬莱魔女道：“ 爹爹别怪，女儿是有正经事儿要和爹爹商量呢！ ”

蓬莱魔女把耶律元宜的计划与他目前的处境，一一告诉了父亲。柳元宗道：“ 这么说来，你们乔装打扮，敢情是要混进金营，助耶律元宜一臂之力了？ ”

蓬莱魔女道：“ 不错。女儿并不仅仅是为了去救武林天骄。想目前，金国大军百万，虎视江南，咱们各方合力，为的就是要打胜这一场大战。倘若能够活擒金主完颜亮，胜利就更有把握。而且咱们可以事半功倍，双方士卒，也可以减少许多伤亡！如今有耶律元宜作为内应，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女儿以为决不能错过！ ”

柳元宗沉吟道：“ 这计划攸关大局，时机也确是不应错过。但你是义军盟主——你一去，这里群雄无首，却怎生处置？ ”

蓬莱魔女道：“ 所以女儿才来与爹爹商量，请爹爹代我做这义军盟主。 ”

柳元宗笑道：“ 原来你是打着这个主意。但我二十年来陪伴古佛青灯，久己不理尘世之事，只怕挑不起这副重担子了。 ”

蓬莱魔女笑道：“ 爹爹，你当年威震天下，与我的师父一般，同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你来当这盟主，只有比女儿更为适当，谁敢不服？何况也只是几天的功夫？各路大军的部署，昨日也都会商好了。明晚更鼓一起，他们各依原来的计划出击便行。我想大约也不会有什么意外。

“ 爹爹，你隐姓埋名，在荒山古寺过了二十年，为的不就是等待有朝一日，一雪国恨家仇吗？如今时机已到，难道你反而消失了当年的豪气雄风？ ”

柳元宗哈哈大笑，说道：“ 知女莫若父，知父也莫若女。好，我算是给你说动了。想当年，我进金宫盗宝，身闯虎穴龙潭，也从未想到艰难二字！做几天盟主，那又何足道哉！女儿，爹爹刚才是和你说笑的，这担子你卸下来，为父的不给你挑还有谁挑？ ”

蓬莱魔女道：“ 好爹爹，我早知道你会答应的，所以我昨晚才敢一口应承清霞妹子呢。 ”

柳元宗道：“ 但盼你此去能够事事顺利，救出檀羽冲。只是，你—— ”

蓬莱魔女知道父亲的隐忧，粉脸微红，轻声说道：“ 女儿之事，女儿也己有了主意，爹爹不用担忧。 ”

柳元宗道：“ 好，有了主意就好。我知道你比男儿更强，我可以放心你的。 ”

蓬莱魔女叫人将玳瑁唤来，玳瑁见她们这副打扮，也很惊诧。

蓬莱魔女把一些应该交代的事务，交代了玳瑁，叫她协助柳元宗，明晚按原定计划进行。诸事料理妥当，便与赫连清霞悄悄离开。

蓬莱魔女不想惊动众人，吩咐玳瑁不可声张，便与赫连清霞从后门出去，悄悄离开。她已经改容易貌，谁也认不出她就是盟主，沿途的几个义军岗哨，见她侍有令箭，稍加盘问，便即放行。

黄昏时分，开始走进金军防区，两人藏匿树林之中，待到天已经黑下来了，方始出动。由赫连清霞带路，抄一条险峻的山径，前往耶律元宜的驻地。

她们二人都是一身上乘的轻功，这一条路上巡逻的士卒不多，赫连清霞根本不必用到腰牌，就避开了。

两人走了一会，山路越行越险，这段路程，连一个巡逻的士卒也不见了。赫连清霞悄悄说道：“翻过这个山头，下面便是宜哥的军营了。”蓬莱魔女从高处眺望下去，只见火光点点，有如黑夜的繁星，一座座的营帐，在江边连绵伸展，望不尽头，那些灯光，就是从各个营帐之中透出来的。蓬莱魔女见了这个阵势，也暗暗有点心惊，小声笑道：“霞妹，幸亏有你带路。他们经过前晚的一场惊扰，今晚的防范又严密多了。各处军营，都没有熄灯灭火，当真是个枕戈待旦的光景。”赫连清霞道：“到了宜哥的驻地，虽有盘查，也不碍事了。”

话犹未了，忽地隐隐似闻脚步之声，蓬莱魔女心头一凛：“这两人轻功不弱，他们却不似有意施展轻功，但也走得颇为迅速，而且发出的声音也比常人轻得多，委实不可小觑。”要知蓬莱魔女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从脚步声中，就可以判断来人武功的深浅，正因来人不是在施展轻功，而她却听出了是上乘的轻功功力，这两人的功夫就更是非同小可了。

赫连清霞稍后亦已发觉，立即手按刀柄，意欲跃出。蓬莱魔女把她一拉，悄声说道：“不可打草惊蛇，伏下来！”

两人伏在茅草丛中，不多一会，那两人的脚步声已是越来越近，连说话的声音也听得见了，只听得其中一人哈哈笑道：“戒日法王，原来你也吃过那魔女的亏。这魔女可真是一朵带刺的鲜花呢，莫说是你，我们的皇上可也给她扎了手！前晚一场大闹，终于还是给她逃跑了！”声音铿铿锵锵，恰似一面破锣。

蓬莱魔女心道：“原来是这两个秃驴。”原来声音似破锣的这个人，乃是金主完颜亮的“护驾法师”，法号鸠罗，蓬莱魔女第一次在泰山碰上完颜亮之时，曾和他交过手的。

那个“戒日法王”来头更大，他是吐蕃国的国师，也就是蓬莱魔女曾经在西湖白堤上碰见过的那个番僧竺迪罗。

鸠罗怯师武功虽然不弱，也还罢了；这竺迪罗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他的武学是天竺一派的秘传，又善于使毒。那次古月庵古月禅师的被害，就是他和完颜长之合谋，嫁祸于武林天骄的。

蓬莱魔女心中想道：“这秃驴以吐蕃国师的身份，到了南宋的首都，如今又来到此地，不问可知，定是对宋国大大不利的了。完颜亮身边又多了一个能人，对我们的营救武林天骄，也是大大的不利。嗯，倘若我与清霞联手，杀不了他，至少可以令他受伤。但这么一来，我们的行藏也要破露了。”

蓬莱魔女心念未己，竺迪罗与鸠罗法师已经越走越近，而且他们正在谈论着蓬莱魔女前晚的事情。

只听得竺迪罗哈哈笑道：“法师说笑了。小僧也是出家人，出家人四大皆空，哪能贪恋美色？我此来只是为贵国效劳，岂有他图？”

鸠罗法师笑道：“我不说穿你的心思也就是了，你可也不必和我高谈佛法了。哈哈，说什么四大皆空，我还指望你提携我呢！你和皇叔是方外至交，他日我大金统一天下，你也不必做一个西域小国的国师啦。”

竺迪罗笑道：“你是皇上的护驾法师，我也还要请你多多照应。那个金老怪我瞧着不顺眼，先得把他挤掉。”

鸠罗法师道：“金老怪屡次吃了败仗，最近他去了一趟飞龙岛，又受伤回来，皇上很是不悦。他这国师，我看也是做不长的了。你放心，他这位子终须是你的。只是目前有件事情，皇叔可还得请你帮忙。”

鸠罗法师说的“ 皇叔 ”即是完颜长之，蓬莱魔女心道：“ 完颜长之与竺迪罗乃是知交，有什么事情，何以却要鸠罗法师代表？ ”

竺迪罗果然说道：“ 是呀，我正想问你，你邀我到耶律元宜的营中，是为了何事？这是皇叔的意思吗？ ”

鸠罗法师道：“ 不错。只因皇叔是御林军统领，必须时刻陪着皇上，这件事说来话长，他还没有机会找你密商，而时机又必须立即动手，所以他才要我邀你同去。 ”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只听得竺迪罗已把她心中的疑问说了出来，道 :“ 动手什么？ ”

鸠罗法师道：“ 皇叔请你助我除掉耶律元宜，但必须杀他于不知不觉之间，决不能叫人发现他是给咱们杀死的！ ”

竺迪罗笑道：“ 这个容易，但这却是为了什么？ ”

鸠罗法师道：“ 这个——咦，有什么不对吗？ ”声音忽地停止，原来这时，他们正走到蓬莱魔女身前丈许之地，竺迪罗突然停下了脚步。竺迪罗陡地喝道：“ 什么人躲在草丛里？出来！ ”

赫连清霞大吃一惊，蓬莱魔女却在她的手心轻轻捏了一下，示意叫她不可妄动。蓬莱魔女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听得竺迪罗这么呼喝，立即知道他其实并未发现她们藏身之处，否则这距离只有丈余之遥，他只要拨开茅草，便能发现，何须大呼小叫？

鸠罗法师道：“ 师兄，你怎么知道草里有人？ ”

竺迪罗道：“ 我听得似乎有点声息。 ”

原来竺迪罗内功深厚，听觉特灵，蓬莱魔女与赫连清霞的呼吸虽然加以控制，缓慢而又微弱，但还是瞒不过他的耳朵。

那一大丛茅草高逾人头，蓬莱魔女与赫连清霞此时又屏息呼吸，鸠罗法师丝毫也听不出来。

鸠罗法师笑道：“ 怕是你的错觉吧，我怎么没听见一点声音？ ”他有事在身，言下之意，实是不愿到茅草丛中搜索。

竺迪罗也有点怀疑，不敢肯定草中确是有人。他想了一想，随手取出了一把梅花针，说道：“ 好，管他是人是兽，我把它赶出来再说！ ”“ 呼 ”的便是一把梅花针，向乱草丛中撒去！

但这把梅花针却没有射中她们，而是射到她们的后面去了。原来她们的呼吸气息轻微，笛迪罗根据一般人的呼吸轻重来判断，听声测远，判断错了。他这把梅花针打到了三丈开外，却不知她们就在他的面前。

这把梅花针没有打着她们，却误伤了草丛中的一条青蛇，吃梅花针一刺，嗖的窜了出来，正对着赫连清霞的藏身之处。

赫连清霞生平最怕毒蛇，吓得几乎就要跳起，幸亏蓬莱魔女早有提防，及时地按住了她，折了一支几寸长的茅杆，轻轻一挑，把那条青蛇挑起，青蛇箭一般的在草丛中游走，这次却是对着竺迪罗游过来了。

青蛇似乎知道竺迪罗是它的仇人，昂起蛇头，向着竺迪罗嘶嘶喷气。竺迪罗笑道：“ 原来是一条长虫，倒是我瞎疑心了。 ”拔出戒刀，一刀把那条青蛇斩为两段。

鸠罗法师笑道：“ 如何？我说这草丛里怎能藏有个人？巡逻的士卒无须躲藏，敌人则怎敢上到这儿。快三更了，咱们赶快去吧，否则恐怕耶律元宜已经睡了觉了。 ”

竺迪罗有点不好意思说道：“可恼这条蛇儿，倒把咱们的话柄打断了。你刚才说到哪儿？对啦，为什么要把耶律元宜暗中除去，你给我说说。我虽然不大明白贵国的事情，与这位耶律将军也没见过面，但却听说他似乎很得你们皇上的宠信呢！”

鸠罗法师道：“就是因此了。简单地给你说吧，皇叔怀疑他是奸细，但怕皇上宠信他，不肯将他除去。”

竺迪罗吃惊道：“耶律元宜胆敢私通敌国么？”

鸠罗法师道：“虽无实据，却是可疑。前晚有两个女子，冒充蓬莱魔女主婢，引开我们的追兵；军中又有人散播谣言，说是义军偷袭，并且在好几处营帐纵火，引起了一场大大的虚惊，以至那魔女在混乱中逃走了。这种种可疑的事故，皇叔认为定是有人在幕后指使的，而嫌疑最大的就是耶律元宜！因为他本是辽国王族，部属又都是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查不到实据，又不能将他无故拿办。所以皇叔才要法王帮忙，不着痕迹地将他除去！

竺迪罗道：“哦，原来如此！但此事未得你们皇上的许可，日后——”

鸠罗法师笑道：“你放心，日后即使皇上知晓，也决不会加罪于你的。皇叔要除去暗藏在军中的祸患，也都是一心为了大金。皇上总会知道他的忠心的。皇叔他若不是有十分把握，怎敢请你下手？”

其实还有一个秘密，鸠罗法师未肯明白地向竺迪罗说出来。原来这件事情，并非完全瞒着金主完颜亮。完颜亮其实对于耶律元宜亦已颇有猜疑，但他怕公开地杀了耶律元宜会摇动军心。因为在他的军队中，虽然主力乃是金人，但其他各族也占了不少，有的是原来的降卒，有的是被他强迫征来。若然无故杀了耶律元宜，军队中不是金籍的战士，定然不服，说不定还会引起兵变。所以完颜亮必须谨慎从事，他可以默然同意他的叔父暗杀耶律元宜，而不能由他亲下命令。

竺迪罗也是个满腹心机的人，听得鸠罗法师说到这里，心中亦已雪亮，当下哈哈笑道：“你要杀人不露痕迹，这个容易！包在我的身上，略使一点毒药，就可以叫耶律元宜一命呜呼，任何人都不能看出他是受毒死的！”

两人在大笑声中，又走过了蓬莱魔女躲藏之处，距离约有十数丈之遥了。但他们这些话语蓬莱魔女与赫连清霞都已听得清清楚楚。

蓬莱魔女深知竺迪罗使毒之能，从前古月禅师那么深厚的武功，就是因为先中了竺迪罗的“魔鬼花”之毒，完颜长之才能够将他暗杀的。

赫连清霞更是吃惊，悄悄问道：“怎么办？不如由咱们先杀了这两个秃驴？”蓬莱魔女心意踌蹰，忽地就在此时，起了一阵大风。

蓬莱魔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寻思：“先阻他一阻再说。”抄起一颗石子，施展“弹指神通”的功夫，便即向前弹出。

这时正是狂风大作，沙飞石走的时候，她这一颗小小的石子，杂在风沙之中飞出哪能分别出来？鸠罗法师行走之间，忽觉脚跟一麻，不由得一跤摔倒。山路崎岖，这一摔竟变作滚地葫芦，在那险峻的斜坡上骨碌碌地滚了下去。原来他正是给蓬莱魔女这颗石子弹中了脚跟的麻穴。蓬莱魔女在黑夜之中认穴不差毫厘，所用的力道又恰到好处，鸠罗法师只道是偶然给狂风刮来的石子打中他的麻穴。哪想得到是有人暗算？

竺迪罗吃了一惊，慌忙扑下去将他拉起，下面是石笋嶙峋的山谷，幸亏抢救及时，要不然这一跌实是不堪设想。

鸠罗法师道：“晦气，晦气！恰恰给石子碰着了麻筋。可得歇一歇才能

走啦。”竺迪罗虽觉此事太巧，但也没疑心，说道：“好，我给你揉搓揉搓。”

蓬莱魔女悄声说道：“咱们抢在他的前头，先去报讯。”这时竺迪罗还在山坡上给鸠罗法师揉搓麻筋，医治伤足，蓬莱魔女、赫连清霞二人已经施展绝顶轻功，毫无声息地从上面这条 山路走过去。

转瞬间走到山下，正是耶律元宜的驻地，警卫的士兵，穿梭来往，守备严密，但她们二人穿的是巡逻队的服饰，又有腰牌，沿途自无拦阻，赫连清霞还告诉那些士兵，说是山上发现两个人，不知是否敌人，叫他们小心戒备。竺迪罗是新来的，赫连清霞料想士兵们没见过他；鸠罗法师虽是完颜亮的“护驾法师”，兵士们也未必认得。虽然他们必然能够找到证明，最后也终须要让他们通过，但能够阻得一些时刻，也是好的。

两人走到耶律元宜的营帐，叫人进去禀报。耶律元宜刚要睡觉，听说是哈尔盖（巡逻队的长官，金国的左路指挥使）派了两个人来，有军情要向他禀报，耶律元宜只好暂且不睡，接见他们。心中则是大大惊奇，寻思：“哈尔盖与我各领一军，互不统属，深夜派人来此，是何缘故？只怕不是禀报军情，而是怀疑我这里藏有奸细吧？”

耶律元宜见了二人，觉得这两个人竟是“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是在哪儿见过的，心中正自狐疑，赫连清霞已上前行军官礼，说道：“哈将军有秘密军情，要我们前来禀报！”

她行礼的时候，悄悄地掏出一个指环，套上中指，在耶律元宜面前一晃。正是：

指环为证相呼应，掀起长江浪拍天。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